武俠世界

山獵狼（民初「追捕」故[illegible]劍飛・著

名捕手海角天涯這一次[illegible]了[illegible]一頭「野狼」，[illegible]孤身犯險，混入匪幫中，憑着[illegible]的機智與胆色，[illegible]次化險爲夷……險中取勝，捕捉了那頭「野狼」。



$5.00

第28年
10

編者話

名捕手蕭原自從奮緣邂逅認識了一位令他傾心的張鳳琴後，心情開朗，喜氣洋洋……今期刋出的民初﹂追捕﹂故事﹂象山獵狠﹂，是講述他爲了緝捕一頭﹂野狠﹂——李添貴的通緝犯，途經一個麒麟鎮，喬身賭客，不惜孤身犯險，混入匪幫中，憑着他的機智與胆色，﹂獵狠﹂歸案。誠然，蕭原屢次出馬辦案，往往都是化險爲夷，險中取勝的，但這次捕捉那頭﹂野狠﹂，似乎有點棘手，且看他今番際遇如何，看過本文，便有分曉，刋今期本刋第3頁。

☆　☆　☆

長篇故事﹂魔踪俠影﹂今期開始連載，是篇恩仇俠情倫理巨構，內容由說不盡的恩恩怨怨，仇仇恨恨的事迹結構而成，感人肺腑，蕩氣迴腸，誠屬一部不可多睹之佳作，刋今期本刋第122頁。

☆　☆　☆

下期的巨型故事是﹂青出於藍﹂，內容叙述二位名鏢頭承保一宗暗鏢，被一個簑衣人劫去，此事被兩位鏢頭其中之一的愛子發現其父有通敵之嫌，暗中追查，發現果有其事……請留意下期本刋。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10期
（總號140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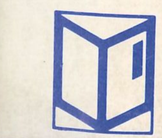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民初「追捕」故事

象山獵狼

雲劍飛·文
可飛·圖



喬裝賭徒 混入匪幫

蕭原自從認識了那位令他一見傾心的巾幗英雌後，這一段日子以來，總是心情開朗，喜氣洋洋的。

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他那種樣子吧。

蕭原這時候已在雲南省一個名叫麒麟鎮的鎮集上，他是昨天才到的，來此的目的，乃是想找一個名叫李添貴的通緝犯。

這李添貴乃是橫行於湘桂交界一帶的一股悍匪的頭子，據說槍法奇準，爲人兇殘奸狡，多年來爲害地方商旅，令到地方政府頭痛不已，但卻奈何他不得，因爲他爲首的那股悍匪，仗着那一帶山高林密，連綿百十里，加上熟悉地勢，採用游擊戰術——光顧一處地方作案，便立刻流竄到別一處地方，因而令到地方上的軍隊雖然屢加清剿，但卻連他們的「尾巴」也咬不上。

有一句俗語說：「上得山多終遇虎」，又或是上天有眼，註定他們那股無惡不作的土匪遭到報應吧，總之，在二個月前，他們終於踩下附近五縣治安當局佈下的一個陷阱中，被悉數殲滅了，幾乎無一漏網。

之所以說「幾乎」，因爲那一次的圍剿合擊，就只走漏了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被當地人稱爲「野狼」的匪首李添貴！

這人能夠從那個「天網地羅」中逃脫出來，可說是異數，也可以說是他命不該早絕。

俗語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五縣的保安大隊在清點後，發覺獨是不見那匹「野狼」的屍體，大爲緊張，馬上四出搜捕，但卻徒勞一場，爲了永除後患，於是，由五縣政府聯名，加上五縣的富紳各自忍痛拿出一筆賞金，發下了通緝告示：若有人能夠將野狼李添貴的下落密告，並令到他落網受擒的，賞銀元五百塊；若有人能夠將野狼生擒或是捕殺，將其送到五縣中的任何一縣，賞銀元一千伍百塊！

這是「公私」合共出的最高賞額。

別說是一千五百塊大洋了，就是一百塊，在當時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這自然令到道上那些以緝捕通緝犯爲生的捕手，趨之若鶩了。

蕭原雖說爲人正義，富有同情心，但他總是人，而且，他也是以緝捕匪徒，拿取賞金爲生，這一段時間以來，他雖然沒有閒下來，連續幹了三件俠行義舉，可是連一個大洋的報酬也沒有拿，難得這次有這麼一個好機會，他自然不會放過這麼個「發財」的好機會。

更何況，同道中，已有不少捕手知「難」而退——四出找尋打探李添貴的下落，卻一點綫索也沒有，自不免心灰氣餒，打了退堂鼓。

越是棘手難惹的人物，蕭原就越有興趣，這不但夠刺激，賞金多，也極具挑戰性，而且，人棄我取，那就不會招來同道的忌妒，以免傷了和氣。

蕭原之所以能夠成爲追捕手這一行的頂尖好手，除了有過人的身手外，消息靈通也是很重要的。

他前後只花了十五天的時間，便打聽到野狼李添貴逃竄到雲南邊陲——靠近緬甸一帶的深山密林中，所以，他便趕到麒麟鎮——距那一帶深山密林最近的一座鎮集來。

他之所以這麼急急趕到麒麟鎮，乃是他還打聽到一個消息，李添貴爲了報那「一箭」之仇，正秘密地在麒麟鎮一帶招兵買馬，以作捲土重來，血洗五縣，爲其死難的手下報仇。

蕭原聽到這個消息，爲了阻止李添貴血洗五縣，所以，他必須在他招兵買馬，勢力未成的時候，將他擒殺，以免五縣百姓遭其荼毒殺戮！

× × ×

麒麟鎮乃蕭原舊遊之地，蕭原在出道兩年後，爲了追捕一個被省府通緝的劇盜，曾到過一次，故此，對於這裏，他可說是不大陌生。

本來，他那一次到麒麟鎮，也曾認識一兩個當地人，他也打算找這兩個「朋友」打聽一下最近有什麼特別的消息，可惜，那兩個「朋友」一個死了，一個已不在鎮上居住，故此，一時之間，他不知從何下手才是。

不過，他馬上便有了主意。

他在鎮上閒逛一下，說不定會有什麼收獲！

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往往，有時候眞是有奇跡出現，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在鎮口那家張記飯店吃了午飯，蕭原盯上了一個年約二十出頭，身材精瘦，一臉流氣，鼻子有點歪的二流子，看到那個二流子結賬離去，馬上也跟着會鈔了，急急跟出去。

那二流子咀上叨着一根烟捲兒，一步三搖地沿着大街往內走，街上的行人，不少投以討厭的一瞥。

但是他卻若無其事的，遇上那些大閨女小媳婦的，還嘻皮笑臉的，惹來一兩聲啐罵，他卻洋洋自然，似乎不知羞恥爲何物！

蕭原在後面看着，不禁大搖其頭。

忽然，那二流子高興地招手大叫：「狗皮膏藥，你媽媽的，這半天死到那裏去了，怎麼找也找不到你？」

蕭原放眼望過去，只見一個頭上滿是癩痢，貼着不少塊油紙膏藥的猥瑣漢子，正從一家叫醉香居的飯店內走出來，一手

搔頭，一手拈着一根牙籤在剔牙，那模樣旣滑稽又令人噁心。

那「狗皮膏藥」一聽，馬上睜眼「哺」一地吐掉那根牙籤，裂開一口黃牙，笑嚷道：「歪鼻老二，找我幹麼？是不是昨晚贏了錢，想請我吃一頓？」急急斜走過大街，向那二流子走過去。

那歪鼻子老二却仍然一步三搖的，笑罵道：「狗皮膏，就算我現在請你到醉香居大吃，你也吃不了吧？」

狗皮膏摸着肚子笑道：「可以請吃下一頓啊！」

蕭原看到兩人站在一家店舖前肆無忌憚地大聲說着話，他急忙亦停在一家茶葉莊門前，裝作要買茶葉，與那位出來的老闆在敷衍着，眼角却一直瞥視着那兩個傢伙。

那兩個傢伙不知低聲說了句什麼，忽然敞聲大笑起來，引得途人爲之側目。

兩人却旁若無人，互相摟着肩頭，向前走去。

蕭原馬上離開那家茶葉莊，跟着那兩個傢伙。

那兩個傢伙轉入一條橫街內，蕭原自然也跟着走進去。

前面那兩個傢伙忽然又轉入另一條巷子內，似乎像是發現了有人跟着他們，在轉入那條巷子的刹那，乘機偏轉頭朝後瞥了一眼。

這自然逃不過蕭原的目光，知道那兩個傢伙已警覺到自己的跟踪，當下脚步一緊，疾快地走向那條巷子。

但他在轉入那條巷子時，却將脚步放慢下來，兩道目光警惕地射入巷口。

他果然沒有白小心，那兩個傢伙一左一右，貼站在巷口的兩邊，蓄勢以待，他若是不加提防，一直走進去，那肯定遭到那兩個傢伙的猝然襲擊。

蕭原頓時脚步一窒，但却朝那兩個傢伙友善地笑笑。

那兩個傢伙却沉着一張臉，兇惡地瞪視着蕭原，左邊的「歪鼻子」開口道：「喂，你跟着咱們幹嗎？」

左邊那個狗皮膏也咋唬道：「你媽的，你又不是大閨女小媳婦，居然『看』上了咱哥兒倆，不會是喜歡那種調調兒的相公吧？」自覺好笑地裂開咀，嘻嘻哈哈地笑起來。

蕭原却不以爲忤，朝歪鼻子道：「兩位朋友，請別誤會，我是從昆明來的，初到貴地，閒着無聊，想找個地方消遣消遣，但又怕被人當羊牯……剛才在大街上，無意中聽到兩位也好玩兩手……想請兩位關顧一下……有什麼可靠的地方，玩上兩手。」

蕭原說話時，裝出一付謹愼戇直的樣子。

「你媽媽的，你要玩兩手，大可到祥發，或是金寶去賭啊，三不識七的，找上咱哥兒倆，混賬！」癩痢頭不耐煩地嚷叫起來。

但是歪鼻子眼珠一轉，朝癩痢頭打了個眼色，裝出一副笑臉，對蕭原說道：「朋友怎樣稱呼？那裏發財？」一副江湖口吻。

蕭原胡謅道：「小姓胡，名家發，一向幹的是……沒本錢的買賣。」

歪鼻子的一聽，登時改容相向：「胡朋友，兄弟倒是失敬了。」一頓接問：「不知胡朋友發的是那一種財？」

蕭原語聲一沉。「玩鎗的！」接目光一冷，寒聲道：「兩位不會隨便對別人說吧？」

歪鼻子的忙擺手道：「胡朋友，你請放心，咱兄弟倆也是出來混的，不過……嘻嘻，咱們可說是一條道上的，還望胡朋友你多多關照。」

「兩位，我就是看出兩位也是出來混的，才不揣冒昧，找上兩位，想與兩位交個朋友！」蕭原臉色頓改，裝出「江湖」的樣子。

癩痢頭的「狗皮膏」知道蕭原是「玩槍的」之後，態度頓改，因爲憑他只能在本地「混」的角色，根本不能與蕭原在江湖上混的身份相比，而他也明白了歪鼻對他使眼色的意思——想從蕭原的身上得些好處，是以，他的語氣也和緩下來。「胡朋友，請恕我剛才有眼不識泰山，得罪了朋友，難得胡朋友看得起，咱哥倆能夠與你交個朋友，那可眞是求之不得啊！」

歪鼻子也搶着接口道：「胡朋友，咱兄弟是交定你這個朋友了。」一頓，又道：「胡朋友眞的想找個地方玩兩手？」

蕭原笑笑道：「難得兩位這麼爽快，我總算沒有看錯人。不錯，我若是閒下來，便有點手癢，聽你這麼說，兩位一定有什麼靠得住的好去處吧？」

歪鼻子正想說話，癩痢頭「狗皮膏」已經搶先說道：「胡朋友，咱哥倆帶你到一個朋友開的賭檔去玩一下，咱哥倆可以担保，那裏是絕對靠得住的，包你玩得開心！」

歪鼻子眨眨眼，曖昧地笑着說道：「胡朋友，若是你摸膩了牌九什麼的，還可以摸摸那些花不溜丟的姐兒……嘻嘻，包你盡興！」

「聽兩位這麼說，我已心癢難搔，忍不住了！」蕭原裝着滿有興趣的樣子，催促兩人道：「兩位請這就帶我去吧！」說時有意無意地撞動一下衣袋，發出一陣大洋撞擊的清脆悅耳聲音來。

兩個土混混霎時皆露出一絲貪婪興奮的神色來，齊聲道：「胡朋友，咱哥兒倆這就帶你去。」

× × ×

那是一座有點破敗的大宅子，從外面看出，任何人也看不出，那是一座賭窟，直到進入宅內的一座大廳堂，那裏可就熱鬧了。

而在進入宅內時，先要經過兩道「關卡」，蕭原看得出，若非有歪鼻子這兩個土混混帶着，他很難可以登堂入室，而從那歪鼻子兩人與那些守着「關卡」的人那種熟絡的樣子看來，一定是這裏的常客。

而很自然的，蕭原也招來不少露出奇怪的目光。

甚至，蕭原在牌九枱前下注賭時，曾瞥到一個長相頗陰沉的中年漢子，將在骰寶枱上賭着的歪鼻子悄悄拉開去，說了一陣悄悄話，從那中年人不時瞥過來的目光，蕭原猜測，那中年人一定是向歪鼻子盤詰他的底細。

他心中暗笑一聲，全神貫注地賭着，看他那表情十足的面部變化，十足十是一個嗜賭的賭徒！

說起來，蕭原雖然不好賭，但由於身在江湖，自不免也要逢場作興，所以，他不但會賭，也頗精。

當然，賭之一道，十賭九騙，但除此之外，便要看你的賭技與運氣了。

蕭原在入局賭之前，偷偷地向歪鼻子兩人的手上塞了七八個大洋，因此，他相信歪鼻子兩人在收受了他的「恩惠」後，一定會替他說好話，不會對那陰沉的中年人亂說話的，所以，他毫不担心會有什麼「意外」發生。

而他在賭時，也不着痕跡地打量着賭場內的諸色人等，他馬上便發現到，在這裏賭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是善類，更且賭注頗大。

這就讓他明白了，難怪這座賭窟守衛打手如此嚴密，所以有這麼多人來賭的緣故了。

第一，賭注大，刺激也必然大。

第二，這裏旣然不是隨便什麼人也可以進來的，那自然與人一種神秘以及自高身份的感覺，那自然令到有些人以能夠進入這賭窟爲榮了。

第三，這賭窟守衛嚴密，自然與人一種安全的感覺……只此三點，便足夠吸引人來「玩兩手」。何況，若是還有興趣，還可以「玩」女人，而男人之中，好賭的，又有那一個不好嫖的？

蕭原的運氣似乎很好，抓到的大多是好牌，故此，一個鐘頭下來，他已贏了二百多個大洋。

而他下注也越來越大。

——這才像一個嗜賭的賭徒。

結果，他在離開前，贏了五百塊大洋有多。

但歪鼻子與狗皮膏的手風却很差，早早便像兩尊守門神一樣，左右站在蕭原的背後，看着蕭原面前的大洋與票子越堆越多，兩人的眼中都射出貪婪的光芒來。

最後幾手的牌却轉弱了，一口氣輸了三百多塊大洋，直急得歪鼻子兩人瞪大眼，恨不得出手阻止蕭原再賭下去。

因爲蕭原若是敗光的話，那他們便分不到甜頭了。

蕭原又輸了一手，只剩下百多塊大洋，歪鼻子兩人的鼻子上已急出汗珠來，要不是顧忌開設這家賭窟的人物，他倆早已一把扯了蕭原就走了。

蕭原却一點也不在乎，毫不在乎地將面前的那堆大洋及票子推出去，來個孤注一擲。

其他的賭客都不由瞥望了蕭原一眼。

蕭原的嘴角一直噙着一絲毫不在乎的笑意。

歪鼻子兩人看到蕭原孤注一擲，再也忍不住，發出一聲近似呻吟般的低叫聲，咀唇噏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話來。

蕭原伸個懶腰，扭頭朝兩人笑說道：「兩位站累了吧？我也賭膩了。是輸是贏，也拍屁股走人！」

庄家打了骰後，便分牌，歪鼻子兩人都緊張地伸長脖子，湊前去瞧着蕭原一手抓起的牌，看清楚後，兩人不禁同時發出一聲失望的嘆息聲。

蕭原抓的那副牌很差，頭二尾五。

抓着這種牌，起碼輸了八成。

難怪兩人如此失望了。

蕭原在開牌後，已準備站起來便走，但莊家開出來的那副牌更差，竟是蹩十頭尾三，頓時引起一陣歡欣的哄叫聲，其中以歪鼻子兩人的叫聲最响。

庄家通賠。

結果，蕭原連本帶利，袋回三百多塊大洋（其中大半是大洋票子），與歪鼻子兩人與高彩烈地離開了那處賭窟。

走出賭窟，蕭原每人賞了他們二十塊大洋，歪鼻子兩人一陣連聲多謝之外，瞧兩人的神色，簡直已將蕭原視作知己財神爺！

蕭原還請兩人到鎭上那家最有名氣的飯店——張錦記酒家吃喝個不亦樂乎。

結果，三人扶醉走回歪鼻子的家中，胡亂地睡倒下去。

× × ×

三個人醒過來的時候，陽光刺眼，原來已經是午後了。

馬虎地洗了把臉，又是蕭原請客，在醉香居吃了午飯後，歪鼻子與癩痢頭互相看了一眼，看着蕭原，心癢癢地道：「胡老哥，今天又到那裏玩了？」

蕭原吡吡牙道：「當然是去玩兩手了，兩位難道不想發財麼？」

兩人已經將蕭原視作財神爺，自然是跟定了他，唯他馬首是瞻，忙不迭道：「胡老哥旣然還想乘勝追擊，咱哥兒倆自然是樂於奉陪。」

結果，三人又到那家賭窟賭起來了。

蕭原仍然在牌九枱賭牌九。

歪鼻子兩人却在打「游擊」，這裏賭一手，那裏又賭兩把，最後，兩人都失了踪。

原來，兩人溜到後面去嫖姐兒了。

這一次蕭原的牌風很差，一連輸了七八手，輸了也有百多塊大洋。

之後，他轉到骰寶枱，又輸，再轉到番攤枱，仍是輸，最後，他轉移到賭小牌九的那張枱子，坐下來不再走。

待到歪鼻子兩人自後面快活完畢出來，蕭原也正準備離去。

兩人看到蕭原面前空空如也，連最後的一張票子也推了出去，正等着庄家在分牌。

兩人不禁相顧一眼，知道蕭原今日運氣欠佳，輸了。

結果，最後那一張票子也輸了。

蕭原站起身，拍拍屁股，轉眼看到兩人就站在身後，不由苦笑笑，說道：「不賭了，今日手風很差，兩位如何？」

歪鼻子與癩痢頭「狗皮膏」相顧一眼，同時攤攤手道：「咱倆也輸了。」

狗皮膏問道：「胡老哥，一共輸了多少？」

蕭原毫不在乎地聳聳肩道：「不太多，大約五百塊大洋左右。」實則，他只是輸了二百塊大洋左右。

他之所以報「大數」，是有他的目的的。

歪鼻子兩人一聽蕭原說輸了五百塊大洋左右，都不由瞪眼咋舌，心痛不已。

要知道，他們在這鎭上混混，最多的一次，也不超過五十塊大洋，五百塊，在他們來說，是何等鉅大的一個數目，怎不敎他們吐舌不已。

蕭原伸手拍拍兩人的肩頭，滿不在乎地笑笑道：「兩位，咱們且到外面吃飽喝足，然後再回來翻本！」拍拍口袋，表示他還有本錢再賭。

歪鼻子兩人聽蕭原那樣說，知道還有油水可揩，那自然高興不已，兩人幾乎是開聲道：「胡老哥不愧是箇中高手，會得在運氣差時收手不賭，咱倆可是佩服得緊！說不定在吃過飯後，財氣大旺，贏回他媽的千元八百也說不定！」

蕭原也滿有信心地道：「對，有賭未爲輸！」與兩人離開賭窟，找地方吃晚飯去也。

× × ×

那頓晚飯足足吃了有二個鐘頭，三個人少說點，也喝了有五斤米酒，都有了六七分酒意，紅光滿臉的。

三人乘着酒興，又回到那賭窟中，蕭原並且大方地各給了歪鼻子與狗皮膏兩人二十塊大洋，作爲賭本。

兩人自然滿口稱謝，急不迭接過，各自去賭了。

這一次蕭原在小牌九那張賭枱上賭。起初，他的手風不錯，贏多輸少，但賭到下半夜時，手風奇差，結果，在天未亮時，他已將身上的錢輸了個清光。

但歪鼻老二與狗皮膏却略有斬獲，但看到蕭原那沒精打彩的樣子，兩人本來還想賭下去的，結果還是陪着蕭原離開了賭場。

這時候離天亮大約還有半個鐘頭左右，外面夜黑人靜，偶爾，一兩聲狗吠驚破了沉寂的夜空傳來，三人走在那死寂的街巷內，那單調而又有節奏的脚步聲，一直跟在他們的脚下响起。

轉出了一條橫街，歪鼻子終於悶不住，開口道：「胡老哥，今晚輸了多少？」

蕭原故意等了一會，才悶悶地道：「不算多，大約六七百塊大洋左右。」

「還說不多！」狗皮膏咋舌道：「胡老哥，你怎麼不及早收手？」

蕭原苦笑一聲：「狗……你老哥在賭到興頭上，會收手麼？不想將輸了的錢贏回來麼？」

「胡老哥說得對！」歪鼻子道：「狗皮膏，你只會說人，你自己想一下，有那一次不是輸到找一個銅板來也沒有，才收手的麼！」

狗皮膏頓時閉上咀巴，但馬上又不服氣地反唇相稽道：「老二，你還不是一個樣！有一次，你不是在祥發輸到被人連那套新買的竹紗衫褲也脫下來，只穿着汗衫內褲被趕出去麼？」

歪鼻老二見狗皮膏揭他的瘡疤，不由又尷尬又氣惱，正想也揭揭狗皮膏的醜事，蕭原已哈哈一聲，笑說道：「這算什麼，不怕對你們說，有一次，我輸到要替一間賭場的老闆娘倒了十日的夜壺！」

一頓，拍拍胸口道：「有道是：大丈夫能屈能伸，韓信未做官時，還不是忍辱像狗一樣從人家的胯下鑽過去？他媽的口袋裏有錢時，還不是大爺！」

歪鼻子兩人連聲附和道：「胡老哥的確是高論，能屈能伸，方才是大丈夫眞漢子！」

蕭原忽然道：「兩位夠不夠朋友？」

兩人一聽，弄不懂蕭原忽然那樣說是什麼意思，遲疑了一下，還是拍拍胸脯道：「胡老哥，咱們出來混的，若不夠朋友，那還是個人物？」

「我也看出兩位是夠朋友的人，不然，也不會結交兩位了。」蕭原乘機捧了兩人一句，跟着說道：「實對兩位說，我如今全部家當只剩五塊大洋，不過，兩位別慌，我不會吃兩位的……」

歪鼻子忙「夠朋友」地說道：「胡老哥，咱們已經是朋友，分什麼彼此，何況咱倆不是也曾受過胡老哥你的恩惠麼！你盡管放心，只要我有能力，我一定義不容辭！」

狗皮膏生恐歪鼻子將好話說盡了，搶着說道：「胡老哥，咱狗皮……不是那種不講義氣的人，我有吃的，你便不會沒有喝的！」

蕭原裝出感動的樣子，拍拍兩人的肩頭，說道：「兩位老哥，我眞高興認識了兩位，兩位眞是沒得說的！我很感激，不過，我這個人不慣受人關顧，只要還有辦法可想，便不想負累朋友……」

歪鼻子兩人先前「拍胸」口說「夠朋友」，十有其八是出於那種出來混必需有的「表面」義氣，講到眞，他倆可有點那個了，這一聽蕭原不會「輕易」「玷」着他們，心頭可輕鬆了不少，急忙充義氣地道：「胡老哥，你這麼說，可是不將咱倆當作朋友啊！」

蕭原忙說道：「兩位千萬別誤會，我不是曾對兩位說過麼，我是玩槍的，只要有槍在手，有人出得起價錢請我做事，那不是白花花的銀子，轉眼便又塞滿衣袋了麼？」

歪鼻子比較機靈，馬上道：「胡老哥的意思是……」

蕭原只好明說道：「不怕對兩位說，我是一位專門替人殺人的鎗手，間中也幹些沒本錢的買賣，兩位老哥在這裏是地頭虫，看看有沒有辦法替我找到買賣，我是不會少了兩位的好處的！」

「胡老哥，你是想咱們替你找到肯出錢請你殺人的主僱？」狗皮膏睜大眼瞧着蕭原，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說眞的，像狗皮膏這種土混混，只會在地方上胡混弄錢，對於殺人，可是從沒有嘗試過，如今知道眼前的「胡老哥」乃是位以殺人爲職業的鎗手，面對之下，怎不敎他生出一股寒意來。

「也不是獨沽一味的！」蕭原笑笑，說道：「只要是能夠弄到錢的，什麼我也可以幹！」

歪鼻子道：「這就好辦了，胡老哥，我一定會替你打聽打聽的！」他可不像狗皮膏那樣「少見多怪」，他想到的，只是有好處可得，那麼，管他殺人還是放火，反正又不是自己幹的！

「那就拜托了。」蕭原對歪鼻子老二說道：「越快越好，五塊大洋，捱不了多少日子。」露出一絲苦笑來。

「胡老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

定會盡快爲你找到門路的！」歪鼻子拍拍胸口，接口氣一轉，說道：「胡老哥若不嫌我那個窩侷促，那就請搬到我那裏暫住，省掉那筆房租。」

蕭原忙道：「你的好意我心領了，房租你倒不用爲我担心，我一向有一個習慣，每到一處地方，在住旅店時，都會預付半個月房租，那是恐防賭與大發，手風奇差時，輸光了，也不致露宿街頭，我相信老哥一定會在這十天半月間，替我找到賺錢的辦法的！」

歪鼻子那一句本是客氣話，聽他那樣一說，自然不會再「力邀」，當下說道：「胡老哥，咱倆一定會盡快替你找到門路的！」

「那我先謝了。」蕭原向兩人拱手道：「總之，我不會忘了兩位的！」

「胡老哥，別這麼客氣見外。」狗皮膏說道：「爲朋友，說不得要盡心盡力一番。」

「天快亮了，走，咱們找個地方喝早茶去！」蕭原晃動一下袋中的五個大洋，相碰之下，發出一陣清脆的碰擊聲來。

「胡老哥，這一頓早茶，該咱倆做東！」歪鼻子充江湖地急急說道。

蕭原哈哈一笑道：「那一個請也好，走吧。」一手一個，攬着兩人的肩頭往前走。

× × ×

蕭原之所以故意結識歪鼻老二及狗皮膏兩人，示以恩惠，再故意輸光身上的錢（實則他總共只輸了二百多塊大洋），那是他在沒有辦法下的第一步行動——投石問路。希望藉着歪鼻子這兩個地頭虫，能夠結識到當地一些有勢力的江湖人物，進而打聽到有關「野狼」李添貴的消息，從而查出他的下落，將之捕捉！

當然，最好就是直接觸到野狼李添貴此人，那就省時省力得多了。

而他之所以揑造自己是一個「鎗手」，那是因爲他曾聽聞，李添貴在此地暗中招攬人手，欲再組匪帮，返回那五個縣「報仇雪恨」，而他揑造的身份，正合乎李添貴招攬的標準，說不定，那麼巧，歪鼻子兩人眞的替他找上這條門路！

不過，第一步行動能不能達到想像中的目的，那只是未知數！

但無論如何，第一步已走了，那自然是寄望有所收獲，而他也相信，只要他能夠結識到當地有勢力的江湖人物，那一定可以打探到有關李添貴的消息的。

因爲李添貴在當地「招兵買馬」，不會沒有與當地的人物聯絡的，說不定，有什麼人暗中作他的靠山也說不定。

如今，他是靜待歪鼻子兩人的消息。

這兩天，他除了等消息之外，也到鎭上各處去逛，希望能夠打聽到一些消息。

已經是第四日了。

歪鼻子與狗皮膏兩人似乎失了踪，沒有到旅店去找過蕭原。

蕭原雖然心急，但還不至於沉不住氣，他也曾到歪鼻子的住處找過，但大門却反鎖着。

這種情形，自不免令人懷疑，歪鼻子兩人是有意避開他——也就是說，那晚的承諾，只是敷衍他。

不過，蕭原却相信，歪鼻子兩人不會敷衍他，因爲他曾一再明言，會有好處給他們，而他又已證明了，他是個疏爽的人，那麼，像歪鼻子這兩個土混混，又怎會放着肥肉不咬一口呢！

已經是第五日了。

蕭原在旅店中等到中午時分，才出外去吃飯。

在臨出旅店大門前，他還囑咐那位坐櫃的老闆，若是有人來找他，可叫來人到鎭上那家悅來飯店找他。

在悅來飯店吃完飯，他想返回旅店的，但想了想，他決定到那家賭場去看一下，是否能夠找到歪鼻子或是狗皮膏。

因爲，他不能再乾等下去，說不定在這幾日，野狼李添貴已招攬了足夠的人手，返回原地，那他豈不是要徒勞往還？再說他必須要在李添貴招攬人手返回原地去「報仇雪恨」之前，將他擒殺，以免那五縣的官紳百姓，遭到他的屠殺。

他是基於正義與同情心，才必欲阻止李添貴向那五縣的「官民」報復！

當他走到距那家賭場還有一條巷子的距離時，從前面那個巷口，轉出一個口中叨了一截烟屁股的漢子來。

那漢子轉出來的那頭，正是通往那處賭場的，而瞧那漢子沒精打彩，吊兒郎當的樣子，九成九是在那賭場內賭輸了，所以，蕭原只是打量了那漢子兩眼，便毫不戒備地往前走去。

那漢子搭拉着的眼皮也只翻了翻，看了蕭原一眼，便自搖搖擺擺地走過來，似乎沒有看到蕭原的存在那樣。

就在蕭原與那漢子擦身而過的刹那，那漢子陡地偏轉身，「呸」地一聲，將含在唇上的烟屁股吐向蕭原的臉上。

而在烟頭吐出的刹那，那傢伙脚下一勾，同時一肘撞向蕭原的脅肋部位！

原來，他吐烟頭只是想將蕭原的注意力引開，眞正的殺手鐧是那一肘一脚！

蕭原在那刹那自然驚覺地將頭面偏歪過去，以閃避那吐射過來的烟屁股，待到他察覺到對方的殺着是一肘一脚時，那傢伙的脚已勾在他的左足踝上，手肘也堪堪撞上了他的脅肋！

急切間，他只好避重就輕，抬臂一擋，「托」一聲，恰好擋住了那一肘，但身子一個歪晃，已被那傢伙勾得往橫歪跌出去！

在歪跌出去的刹那，他却閃電般乘勢掃出一脚！

那傢伙兇狠地「嘿」了一聲，自然不會讓蕭原有還手的機會，身子急轉中，一拳直砸向蕭原的頸側！

蕭原若是捱上那傢伙的這一拳，就算不閉氣昏過去，也會失去了反抗之力。

但那傢伙却顯然小覷了蕭原，所以，根本想不到蕭原在被勾倒的刹那，乘勢一脚掃出。

所以，他的拳頭才砸出，便已被掃中，悶叫一聲，斜蹌開去，那一拳自然威脅不到蕭原了。

蕭原肩頭跌撞在屋牆上，一彈便站直了身子，雖然肩頭劇痛，也顧不了，朝那個穩住身子的傢伙喝道：「朋友，你想發財麼？找錯人了！」

——他認爲那傢伙向他出手襲擊，極有可能是賭輸了後，見有「羊牯」走來，便以爲可以「宰」之而奪到錢財，再去翻本，所以才向他下手。

那傢伙哼了一聲，兇殘地道：「要命的，將身上的錢財拿出來！」白光一閃，拔出一柄短七來，作勢欲撲。

蕭原冷笑一聲：「朋友，動刀子？嚇不到我的！」夷然不懼。

「你媽的！不見棺材不流淚！」那傢伙悶喝聲中，有如一頭惡狗般撲向蕭原，短七虛空一劃，斜戳向蕭原的腰側！

蕭原一見那傢伙的出手，便知道那傢伙有兩下子，當下不敢掉以輕心，往前斜搶一步，同時反臂一格，右拳却有如炮彈般，斜擊向那人的左肩頭！

那人料不到蕭原不但不閃避，反而斜步搶進，吃驚之下，那戳出的短七，不但戳空，還被格了開去，急忙疾退一步，但還是横了蕭原一拳，所幸他在肩頭中拳的剎那，身形巳退，所以，卸去了一部分勁力，挨的並不重！

蕭原自然不會給那傢伙有反擊的機會，一步標前，飛脚踢向對方的小腹！

那傢伙身形未定，眼見蕭原那一脚又又疾猛地踢至，根本巳無法擋架，他自然不會眼睜睜硬挨蕭原一脚，只好順勢一跤斜跌落地上，才避過蕭原那一脚。

急切間，他並且胡亂地將手上的短七擲了出去。

蕭原一脚踢空，正欲搶撲落那人的身上，驀見刀光飛射過來，匆忙間急不迭將身子往側一歪，那柄短七自他的身側射過來。

那傢伙乘這機會，巳連滾帶爬的，竄出六七尺外，一個轉身，口中疾喝一聲：「站住！」手中赫然握住一支駁殼鎗。

但他才喝出一個「站」字，那個「住」字便噎在唇邊，瞪着雙眼，定定地，有點驚駭地盯着蕭原的右手！

蕭原的右手中，赫然也握着一支匣子鎗，烏黑的鎗咀對準了那傢伙的胸膛！

原來，蕭原在往側歪閃開身子的剎那，一眼瞥到那傢伙右手往身上摸去，他便心知有異，那剎那他可想不到那傢伙的身上會有鎗，所以想不到他會拔鎗，但爲防萬一那傢伙狗急反噬，閃電般拔出鎗來，欲用以指嚇住那傢伙，那知道對方亮出來的，也是一支鎗！

幸好是以鎗對鎗，不然，他就落在下風，任由那傢伙宰割了！

「朋友，爲了幾個錢，居然動鎗，未免太狠毒了！」蕭原冷森地道：「要不要比一下，誰的鎗快？」

對於這種心狠手辣的人，蕭原一向是非常憎恨的，絕不會輕易放過！

而他自信，他的鎗要比對方的快！

那傢伙的眼色變了一下，眼角的肌肉跳動了兩下，正想發狠，忽然從身側後的那頭巷口閃出一個人來朝蕭原叫道：「胡老哥，是你，我正要去找你啊——」下面的話忽然中斷了。

那自然是被眼前的情勢嚇得他呆愕住了。

蕭原一聽，便聽出那是歪鼻子老二的聲音，可惜，他看不到，歪鼻子老二正向那個傢伙連打眼色。

那個傢伙一見歪鼻子現身，馬上壓下那股爭勝之心，邊以鎗指着蕭原，邊慢慢地站起身來，然後一步步向巷子的另一頭退去，直退到巷口頭，才站下來，盯視着蕭原有半刻鐘之久，才一閃身，閃沒在左邊的那條巷口內！

蕭原在那剎那，也一偏身，閃靠在牆上，以防那傢伙忽然又閃出來，向他開鎗射擊。

同時，他也急喝一聲：「歪鼻……老哥，快伏下來！」

歪鼻子老二却動也不動，狀似傻呆了一樣。實則，他是知道那個傢伙斷不會開鎗。

說得明白一點，那人之襲擊蕭原，以及他的及時出現，都是有人安排的。

只不知蕭原看不看得出來。

貼站在牆上約有一刻鐘左右，前面那頭巷口仍然沒有動靜，蕭原才敢扭轉頭向後面望去，一眼看到歪鼻子老二呆站着，沒有伏下來。忙向他叫道：「唏，你怎麼了？你那樣很危險的啊！」

歪鼻老二這才像是被喝「醒」過來，神情震動了一下。驚慌地急急向蕭原走過去。「胡老哥，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動了鎗，嚇死我了！」

蕭原一把將他扯到身邊，吐口氣道：「那傢伙以爲我是羊牯，居然向我下手，……」將剛才的經過，向歪鼻子老二說了一遍。

而剛才他若不是怕殃及歪鼻老二，他一定會與那傢伙比一比鎗法，敎他知道厲害！

歪鼻老二聽完蕭原的述說後，連聲道：「那傢伙眞是窮瘋了，居然有眼不識泰山，向胡老哥你下手……剛才，我眞怕你與那個人開鎗射擊啊！」一頓，接問：「胡老哥，你沒有什麼損傷吧？」語氣與神態皆很平淡，與剛才的神態不大相符。

蕭原是何許人，豈有看不出來的道理，再想一下，歪鼻老二的出現，未免太巧合了，不由心中起疑，但又不便明說出來，何況，他又沒有什麼損失，於是問道：「你不是去找我麼？可是替我找到了什麼門路？」

歪鼻子老二「啊」了一聲，急急道：「是啊，剛才那一嚇，幾乎忘記了！」

「快說，替我找到了什麼門路？」蕭原裝出焦急的樣子，急不及待地催他說出來。

歪鼻老二却朝巷子的兩頭掃了一眼，低聲道：「別急，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找個地方，坐下來慢慢對你說清楚。」

蕭原露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到那裏……」

「來吧，咱們先到醉香居喝它兩杯，邊喝邊說！」歪鼻老二拉着蕭原的手臂就往前走。並且接說了一句：「這一次，我請！」

蕭原精神爲之一振，跟着歪鼻老二急走。

歪鼻老二像是故意要吊吊蕭原的胃口，慢慢地喝了一杯酒，還不說話，悠閒地咀嚼着一塊鹵水豬耳。

蕭原替他倒了酒，露出急切的樣子，

催促道：「快說，是什麼門路？可是有人僱我去殺什麼人？」

歪鼻子這才好整以暇地道：「你猜錯了，是這樣的……」咽下在口裏咀嚼的那塊豬耳朵，拿起杯子，呷了口酒，才說下去。「我替你打探到，有一伙人正在招攬人手，據說是欲做一宗大買賣，若做成功，每人油水不少，不知你有沒有興趣？」頓了一下，加說一句：「那伙人要的都是會玩鎗的好手，我一想，你合適，所以，便來找你，門路也替你搭通了。就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

「只要有白花花的大洋分，怎會沒有興趣！」蕭原裝出貪婪的樣子。「何況，人窮志短……」

「胡老哥，那你是答應了？」歪鼻子高興地道。

蕭原却馬上皺皺眉頭，擺手遲疑地道：「不過……我一向是獨來獨往的，不慣與人合伙……」

歪鼻子聽蕭原那樣說，不禁着急地道：「胡老哥，馬死落地行啊！什麼事也有第一次的啊，是不是？」

蕭原眉頭一舒，點點頭道：「你說得對，爲勢所迫，說不得也要破例一次！」雙眼一睁，直視着歪鼻老二。「是不是幹成買賣分了錢後，便散伙各行各路？」

歪鼻老二搖搖頭道：「這一點……我可不大清楚，胡老哥，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了。」

「因爲我不想入了伙後，便脫不了身，我不慣受人管束的。」蕭原道。

「這……」歪鼻子露出作難的神色。

「胡老哥，你可以向他們聲明[illegible]啊！」緊張地瞧着蕭原。

蕭原瞧他那緊張兮兮的樣子，猜想他一定有什麼好處的，而他也認爲自己的裝作巳夠了，再裝作，那就過火了，當下頷首沉吟道：「嗯，你說的也是，我可以向他們聲明一句的啊……」

歪鼻子馬上喜道：「胡老哥，你是答應了？」

蕭原苦笑道：「若不是我在那日輸了上千大洋，我是不會破例的。那就怪我身上只剩三個大洋……」

「胡老哥，你答應了眞好！」歪鼻子歡喜之下，脫口漏了口風，蕭原馬上捉狹地問道：「有什麼好？」

歪鼻子頓時紅了一張臉，吶吶地道：「不是……好麼！你在……事後分了錢，不會……忘了……我吧？」

蕭原不由暗笑一聲，沒有說穿他，伸手拍拍他的肩頭，笑着道：「放心吧，我不是那種過橋抽板的人，在江湖上混，最要緊的是朋友多，我不會忘記你這位朋友的！」

歪鼻子慌忙道：「胡老哥，快別這樣說，我可沒有那意思……只要你記着，咱們是朋友便是了！」

「我會的！一定會！」蕭原豪爽地道：「什麼時候帶我去見那些人？」

「不用急，我還要去對他們說一聲，約定時間地點，我再通知你。」歪鼻子接口說道。

「不會等太久吧？」蕭原蹙着眉道：「你也知道的，我一副家當只有三塊大洋，挨不了多久。」

「你放心，最遲不會超越明天回覆你。」歪鼻子說道：「只要你們雙方談妥了，你便不用再發愁了！」

「那要多多拜托你老兄在那些人的面前，美言幾句了。」蕭原拍拍歪鼻子的肩頭。

「那還用說！」歪鼻子拍拍胸口道：「水漲船高，胡老哥你有好處，我也可以沾點光啊！」終於說出了他的心裏話。

「那是一定！」蕭原說着端起杯子。「來，乾一杯，預祝馬到功成！」

「乾！」歪鼻子也端起杯子，與蕭原的杯子碰了一下，兩人一口喝乾了杯子中的酒。

× × ×

傍晚時，歪鼻子來到旅店中找到蕭原，興高彩烈地說道：「胡老哥，他們要見你。」

「眞的？」蕭原高興得從床上跳起來。「什麼時候？」

「馬上。」歪鼻子轉身便往外走。「我這就帶你去。」

「什麼地方？」蕭原邊穿上鞋子，邊問。

「你去到自然知道。」歪鼻子在房門口停下來，扭頭朝着穿好鞋子跟着往外走的蕭原神秘地笑一笑，扭回頭，一步跨出門外。

蕭原沒有再問，跟着走出房外，將房門關上並下了鎖，與歪鼻子老二一道走出了旅店。

走在那條通往那座賭場的巷子內，蕭原巳猜到，九成是往那座賭場與那些人會面。

而他在與歪鼻子於醉香居門前分了手後，回到旅店房中，躺在床上，猜忖那些邀他入伙的人到底是些什麼人物時，他可是極之希望，那伙人的領頭人，就是野狼李添貴。

不過，不管是與不是，他有機會混入那伙人之中，起碼也可以設法阻止那伙人幹出傷天害理的事來，這是一件好事。

「胡老弟，現在不用我說，你也猜到，我帶你到什麼地方了吧？」歪鼻子忽然偏頭朝身旁的蕭原眨眨眼說。

蕭原望一眼就在眼前的那座破舊的大宅子，笑笑道：「我又不是白痴！」接皺皺眉說道：「在賭場內見面，裏面鬧哄哄的那麼多人，不大方便吧？那些人怎會揀在那裏見面的？」

歪鼻子忙道：「胡老哥，別担心，你進去後，便會放心的了。」

說着，兩人巳走入大門內，通過那些「關卡」後，歪鼻子却沒有帶他走入開賭的那座大廳堂。帶着他往後面走去，來到一座小小的院子中。

那小院子除了一個小天井外，便是一排三間屋子，三間屋子都有燈光透射出來，但却不見有人走動。

但蕭原才走進去，馬上便感受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無形壓力，仿彿在黑暗中，有無數的眼睛在盯着他。

從這種特別的感受，蕭原猜測這座小院子內，防守嚴密！

歪鼻子似乎也感受到那壓力，不敢隨

便亂走，示意蕭原在屋子前面停下來，接着朝當中那間屋子略爲提高聲音說道：「老大，我將人帶來了。」

話聲才落，屋內有人說道：「歪鼻子老二，帶那位朋友進來。」語聲沉而沙。

歪鼻子老二答應一聲，低聲對蕭原道：「胡老哥，請跟我進去。」

蕭原沒有說什麼，點點頭，跟着歪鼻子往當中那間屋子走去。

而他在歪鼻子向屋子內的人說話時，他已發覺到，左右兩間屋子內響起一陣雜沓的聲響，其中有腳步及吱格的床板壓迫聲，他馬上推測：左右屋子內有不少人，聽說有入伙的人來了，都好奇地想看一下來入伙的是什麼人。

他果然沒有猜錯，在走到當中那間屋子門口時，他看到從左右兩間屋子的門口紛紛探出腦袋來，閃灼的目光皆集中射向他的身上。

跟着歪鼻子一腳踏入屋中，在昏亮的火水燈光照射下，蕭原一眼便看清楚了屋內的情形。

而在踏入屋子內的刹那，他雖然渾身是胆，但仍然不由一陣緊張。

他緊張的是，若是屋內的人之中，有什麼人那麼巧，認出他的眞正身份來，那麼，他就等於一腳踏入了鬼門關！

因爲這座小院子無異是一個龍潭虎穴，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也闖不出去。

×　×　×

堂屋內的佈置很簡單，當中靠牆處放着一張八仙桌，左右放了兩張靠背椅，分別坐着兩個一身唐裝衫褲的中年漢子，由於那盞火水燈是放在進門處的一張高几上，所以靠門的部份頗光亮，那兩個中年人却溶入了燈影中，故此，一時間，不易看清楚對方兩人的樣貌。

而在靠門左邊的牆角裏，各自站着一個交抱着手臂的漢子，腰側褲頭上插着一支短鎗，這種陣勢，若是未見過「世面」的人，一定會心頭發慌，不知所措。

但蕭原經歷過生死，這種「場面」他根本不放在眼內，故此，他很沉着，不過，暗中他仍然提高了警覺，以應付隨時有可能發生的意外。

「老大，這位就是我對你說的那位胡老哥胡朋友。」歪鼻子一走入屋內便微微躬着身，朝坐在右首邊的那個中年人說。

蕭原極力想看清楚那兩個人的樣貌，但由於那兩人是溶在燈光的暗影中，故此，無論他目光如何銳利，也只能瞧到兩人那模糊的臉影，反之，那兩個人從暗處往光處看，自然將蕭原看得清清楚楚。

不用說，這種情形，自然是那些人着意弄成的。

「歪鼻老二，你沒事了，出去吧。」右首的那人對歪鼻老二擺擺頭。

歪鼻老二答應一聲，走了出去。

蕭原不等歪鼻老二走出去。便開口說道：「這算是什麼意思，這與省城監獄訊問犯人的刑室情形，有什麼分別？歪鼻老哥，我受不了，我與你一道出去！」轉身便欲往外走。

坐在右首邊椅上，歪鼻子口中的老大馬上說道：「胡朋友，咱們這樣做，純是爲了小心謹愼起見，請你不要見怪……」

蕭原微哼一聲道：「你們既然這麼不相信人，爲什麼又要招攬外人，我這個人一向獨來獨往，這一次要不是……我也不會答應歪鼻老哥入伙，我雖然是個粗人，也聽說過一句話，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說句實話，我可不是來投靠你們，而是彼此合作一次而已！」

蕭原忽然表現這麼不滿，乃是以退爲進，好讓對方不會看輕他，以後入了伙，行動上也方便些，同時，他作出毫不在乎的樣子，好讓對方不會太過懷疑他的身份來歷。

而他在來此的路上，早已在心中編好了一套有關他身份來歷的說詞。

歪鼻老二料不到他有此一着而愣住了，蕭原忙道：「老二哥，很對不起……」

忽然，左首邊那個中年漢子開口打斷了蕭原的說話。「胡朋友，請別生氣，其實，也是你太多心了！」

蕭原轉回身，睜眼道：「朋友，我多心？試問，換轉是你，你會怎樣想？這哪裏是合作之道？」

左首椅上那人乾笑兩聲，一雙眼在暗影中灼灼有光。「胡朋友既然不喜歡燈光太暗，那再拿盞燈來不就成了麼，胡朋友滿意了吧？」

蕭原剛才是故作姿態，聽左首椅上那人這樣說，自然是見好就收。「這位朋友既然這麼說，顯見你們確是有合作的誠意，咱們都是求財的，我若是還要走，那就太不近人情了，令朋友以爲我是來胡混的了。」

「好！」左首椅上隨即朝站在門左邊牆角的漢子吩咐道：「再拿盞燈來！」

那漢子答應一聲，便走出屋外。

很快，手上拿着一盞火水燈回來，在左首那人的示意下，將燈放在那張八仙桌上。

黃亮的燈光立刻照亮了坐在八仙桌左右兩邊的那兩個中年人，而屋內也一片光亮。

蕭原終於看清楚了那兩個中年人。

左首椅上那個中年人年紀約三十七八四十不到，一張面窄長有如馬面，粗眉、牛眼、鷹鼻、厚唇，留着黑黑的鬍渣子，若不是那雙眼兇光隱透，倒給人一種異相滑稽的感覺。

蕭原一眼看清楚左首那人的長相後，心頭暗跳了一下，但臉上却一點變化也沒有。

右首椅上的那人大約四十出頭，生得高頭大馬，一頭濃密蝟豎的短髮，臉相粗魯中透出一股兇悍之色，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

那兩人雖然早已將蕭原打量個透，但四道目光仍然射在蕭原的身上，彷彿要將他看穿看透一樣。

這時候的蕭原，模樣與以前大不相同，頭髮蓬亂，臉色灰灰髒髒的，長滿了參差不齊的鬍渣子，衣衫不整，看上去流裏流氣的。

這模樣，蕭原是在進行第一步行動前，便已着手先將自己的模樣「改變」的了，因爲他知道，什麼人，便要有什麼樣那樣，才符合自己的身份。

這時候，屋內已不見了歪鼻老二。

「胡朋友，現在滿意了吧？」左首的馬臉人開口道。

蕭原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胡朋友大名怎樣稱呼？」仍是左首的馬臉人問。

「家發。」蕭原簡單地答。

馬臉人與右首椅上的「老大」互相看了一眼，馬臉人才道：「胡朋友以前一向在什麼地方發財？」

蕭原想也不想便答道：「說不上發財，一向多在昆明甚至安南一帶走動，都是獨來獨往，幹的大多數是收買人命的活兒，偶爾，也會做些買賣。」

馬臉人又與那個「老大」互相看了一眼，又問道：「那胡朋友爲何忽然來到這裏？」

蕭原苦笑一下，聳聳肩道：「就在個多月前，我接的一筆生意出了一點紕漏，當地的保安隊四出追查，我見風聲太緊，恐怕被追查到，便決定避避風頭，一走，便走到這裏來。」

「胡朋友，你可認識一位在昆明一帶發財，道上稱他做瘦皮猴的金鐵漢金老大嗎？」

蕭原想也不想，一口便答道：「沒有聽說過。」

他之所以答得這麼爽快，那不是他清楚昆明一帶的匪盗人物，他是憑直覺猜測，馬臉人是胡謅一個人名來試他的，所以，他才答得那麼乾脆。

就算他猜錯了，馬臉人因而向他質疑，他也有說話令到對方釋疑。

馬臉人又與那位「老大」對看了一眼，臉上隱露出一絲寬鬆的神色。「胡朋友，歡迎你入伙。」站了起來，臉上也露出笑容來，走向蕭原。

蕭原一聽，那一直繃緊着的心房這才放鬆下來，暗自舒了口氣，忙說道：「這位老大，你們不再懷疑我了麼？」

他這麼一說，只是故作姿態，其實，他一聽馬臉人那麼說，便知道對方已相信了他的說話，而他也九成九猜對了，馬臉人最後問他的那句話，是揑造出來試探他的。

要是他答「曾聽聞過他的大名」，只怕這時他已成了甕中鼈，變成階下囚！

馬臉人哈哈一笑道：「胡朋友，情非得已，你我也算是同道之人，這種事，相信你也會小心謹愼的吧？你不會見怪吧？」走到蕭原的面前，伸手握住蕭原伸出來的手，搖了搖。

蕭原忙語氣一改，笑笑道：「老大，這是應該的，我怎會見怪。請你也別怪我說話不知輕重，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馬臉人又搖搖手，這才放開蕭原的手，說道：「胡兄弟，我就是喜歡直性子的人。」

蕭原笑笑道：「老大，我還未請教高姓大名。」

馬臉人「哦」了一聲，忙自我介紹道：「我姓利，名富。」一頓，偏身朝着坐在右首邊的「老大」一擺手道：「那位是巫老大。」

蕭原忙朝兩人分別招呼了一句：「利老大，巫老大。」

利富忙道：「胡兄弟，別客氣。」那個巫老大也朝蕭原點頭爲禮。

蕭原吞吐了一下，才說道：「利老大，我可以問一下，今次的買賣及行動的情形麼？」

利富爽快地道：「咱們已是自己人，那當然要讓你知道的，我現在先約略告訴你，咱們這一次的買賣，我已和巫老大已計劃周詳，成功之後，包保每一個人都可以分到一大筆錢財！至於行動時的詳細安排及步驟，到了那一天，我與巫老大自會向各位兄弟詳加細說。」

蕭原滿意地點點頭，不用再問下去，但却提出一個問題。「利老大，咱們合伙做了這一筆買賣，是不是就散伙？」

利富看了蕭原一眼，說道：「胡兄弟，若這一次的買賣順利，我倒是希望，咱們繼續合伙幹下去。」

蕭原却道：「利老大，相信歪鼻老哥也有告訴你，我要不是賭輸了，手頭拮据，我是不會找門路弄錢的，我一向獨來獨往慣了，這一次可說是迫不得已，所以，我想只幹這一次……」

利富擺擺手道：「胡兄弟，你既然這樣說，我絕不會勉强你的。不過，你若是有興趣，信得過我，我倒希望，咱們可以繼續合伙幹下去！」

一頓又說道：「不怕對你說，這一筆買賣之後，我已計劃好了一連串的買賣，其他的兄弟已答應繼續合伙幹下去，我可以保證，你若是與我們合伙幹下去，包你可以發一筆大財，就算從此洗手不幹，逍遙快活他十年八年，下半輩子也無憂無慮了！」

「胡兄弟，你出來混，還不是求財！」巫老大接上口道：「只要可以發財，管他是合伙還是單幹！再說，你在昆明一帶已不可能再混的了，也就是說，你已不能再回那裏，與其你一個在不熟悉的地方瞎摸盲找門路，倒不如與利老大繼續合伙幹下去，你說是麼？」

不等蕭原說話，利富又說道：「胡兄弟，這麼吧，你可以考慮一下，待到咱們這一次的買賣做成後，你認爲滿意，可以與我們繼續合伙幹下去，才答覆不遲，我們是不會勉强你的。」

蕭原裝出感激的樣子，朝兩人道：「兩位，我會好好考慮一下的。」

「好，就這麼決定吧！」利富拍拍蕭原的肩頭，接大方地道：「胡兄弟，你手頭不方便，大家又是自己人，我這裏有壹百塊大洋票子，你拿去花吧，若有興趣，可以到外面去賭幾手，這是巫老大開的。」從衣袋中取出一張銀票子來，塞在蕭原的手中。

蕭原也不推托，說道：「利老大，待分到錢後，我會還給你的！」

利富却豪爽地道：「自家兄弟，別計較得那麼清楚。」

巫老大也說道：「胡兄弟，利老大爲人豪爽，你不要與他計較，只管拿去玩幾手。」一頓，打着哈哈道：「不過，若手風順的話，請手下留情，別贏太多，弄得我肉痛！」

利富笑說道：「胡兄弟，別聽他瞎說，他和你說笑吧了，你在他的賭場內輸了

那麼多錢，有機會贏，那自然要有風駛盡悝了，去玩個痛快吧！」

蕭原也打着哈哈道：「那我去賭兩手了，這幾天覺得我手癢癢的！」

「胡兄弟，我差點忘了告訴你一句話。」利富摸摸鼻子道：「你若是不介意的話，可以在這裏住宿，那樣可以省下旅店的房租，有什麼事，我們找你也方便一些，未知你意下如何？」

蕭原遲疑了一下，才說道：「利老大，我巳預付了半個月房租，而且，我又不慣與太多人住在一起……不過你們若是……那我可以去退了房……」

「既然胡兄弟這麼說，那我們也不會勉强你了。」利富通情達理地擺手截斷了蕭原的話。「不過，在行動的前一天，你必須要與我們在一起，以免臨急臨忙去找你。」

「利老大，我明白的。」蕭原說道：「行動之前集合在一起，那是應該的。」

「那沒什麼了。」利富吁口氣道：「胡兄弟，你到外面去發財去吧！」

蕭原馬上道：「兩位，我不客氣了！」朝兩人拱拱手，便轉身往外走。

那兩個站在牆角的漢子，自始至終，沒有動過一下，也沒有說話，就像木頭人一樣。

待蕭原走出去後，利富與巫老大皆相視發出會心及高興的笑意來。

深入狼窟　欲捕野狼

蕭原在回到旅店房中時，經巳鷄啼天亮了。

這一晚蕭原的手風不錯，贏多輸少，到離開的時候，連本帶利，帶走三百多塊大洋（大部份是大洋票子），他沒有忘記歪鼻子，給了他五十塊大洋。

歪鼻子簡直將他當成了財神爺。

而他在賭場內，也盡量顯露出一個賭徒的本色。

躺在床上，他回想起「入伙」時的情形，不禁嘴邊泛起一抹笑意來。

他自信自己的「表現」恰到好處，也相信利富與巫老大縱然對他還有點不大放心，但也不會懷疑他的身份來歷，而對於那位利富的身份，他自一眼看清楚他的長相後，便巳認出，他的眞正身份來！

「利富」這個姓名，根本就是胡謅出來的，因爲他從「利富」的那副尊容，認出他就是他要擒捕的通緝犯——野狼李添貴！

對於李添貴的那副尊容，他是從通緝告示上看到的，並且深印在腦海中，而李添貴的那張馬臉，可說是一個令人一見難忘的「商標」，所以，他在李添貴自稱是「利富」時，禁不住在心中暗笑了一聲。

而他在乍然認出「利富」就是他要緝捕的李添貴的利那，心中驚喜不巳，却沒有太大的意外，因爲他在這之前，巳有幾分意料到，歪鼻子說不定一找便替他找到李添貴這條門路。

——李添貴正在招兵買馬，想回去「報仇雪恨」！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不過，雖然找到了李添貴，但對於如何才能下手將李添貴擒捕或是擊斃，那却大費思量。

當然，若是不顧一切，在乍然認出李添貴時，大可以拔鎗將他擊斃，但他也勢必無法脫身，死在那個小院子內，所以，他一直壓抑着心頭的那股蠢動。

——他必須要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可以將李添貴擒捉或是擊殺，又可以安然脫身，這就要他大費心思了。

目前，他雖然找到了李添貴這頭「野狼」，並且「入了伙」，但他却是孤掌難鳴，因此，他必須盡快想出一個好辦法來，否則，就更難下手了。

「我可以馬上到鎭上的民防隊去通報的啊，借助民防隊的力量，來個迅雷不及掩耳，不就可以將李添貴與他巳招攬到的匪徒，一網打盡了麼？」蕭原一念及此，一下子從床上挺坐起來，但馬上便又躺倒下去——否决了那個辦法！

要是李添貴暗中派人監視着他的動靜，那麼，他這一去民防隊「告密」，勢必被監視的人發覺，那不但他暴露了身份，也打草驚蛇，那時，不要說又要費一番功夫重新找尋李添貴的「狼踪」，只怕亦變成了他在明，對方在暗，隨時會遭到「野狼」的毒手。

而他雖不知道李添貴是否有派人暗中監視他，但他却幾乎敢肯定，那頭「野狼」十九有派人暗中監視他，就算不是出於懷疑，就憑「不放心」與「小心謹慎」這兩點，換轉是他，也會派人暗中監視的。

他相信，李添貴與巫老大就算不懷疑他的身份，但出於小心起見，必然會派人監視他的。

任何人，也不會對一個毫不認識，不知其底細的人，完全信任的。

所以，他不敢冒這個險。

一時之間，他想不出還有什麼好法子，可以安全地將那頭「野狼」捕捉或是鎗殺！

他不免心中焦灼起來，不知怎的，居然昏昏然睡了過去。

×　×　×

翌日，他爲了證實自己的猜測有沒有錯，故意在鎭上亂逛，並且還進祥發及金寶賭場內「玩」了兩手，結果，讓他發覺了，果然有一個人偷偷地一直跟着他。

他不禁慶幸沒有到民防部隊去「告密」，不然，他可就露了餡，白費一番功夫了！

既然確定了有人暗中跟着他，他自然不敢有什麼引起「野狼」他們思疑的舉動——也就是說，他不敢亂走亂動，但也裝出沒有發現有人跟踪的樣子，泰然自若的，後來，乾脆又到巫老大的賭場中去「玩幾手」。

別看他在賭場內賭得與高彩烈的，實則，他一直在動着腦筋，思量怎樣才能捉到那頭「野狼」，阻止他們的「買賣」行動！

心神不集中，連帶手風也不順，一個鐘頭不到，他在小牌九枱上，巳輸了二百多塊大洋，他馬上集中精神，說起來眞邪，他的牌運馬上轉好，一連拿了幾手好牌，贏回了輸去的錢。

忽然，有一名漢子走到他的身邊，低聲對他說道：「胡老兄，咱們老大請你到裏面說幾句話。」

蕭原偏頭一看，從那漢子的衣衫上，巳認出是賭場內的人，手上巳拿起那兩張牌摸起來，邊看邊問道：「是巫老大麼？」看過那兩張牌，手一翻，便將牌翻了過來。

那漢子頷首道：「是。」

「好吧！」蕭原一手抓起面前的大洋票子與十多塊大洋，往衣袋內一塞，站起身來，跟那漢子往後面走去。

剛才那手牌，他輸了。

來到後面的一間小廳子內，坐着的那個人却不是巫老大，而是野狼李添貴，也就是「利富」！

蕭原那刹那心頭跳動了一下，目光警惕地在廳子的內外掃視了一眼，發現不到有什麼可疑的情形，才放鬆了些，不過，仍然暗中提防着。

他之所以突然生疑，是因爲要見他的巫老大變成了「利富」，這怎不叫他心中懍然，猜測可能有什麼不利他的事情會發生。

身在虎穴，換轉是任何人，情形稍有不對，也會加以提防的。

李添貴一見蕭原走入來，馬上起身招呼道：「胡兄弟，打擾了你的賭興，希望你不是在手風正順的時候吧。」

蕭原打了個哈哈，說道：「利老大，我要多謝你才是，我的手風正好轉差。」一頓接問道：「利老大，不是說巫老老大找我……」

利富笑笑道：「是我找你，不過，在外面，還是說巫老大找你較好。」

蕭原恍然道：「原來如此，利老大找我有什麼事？」心中的疑念隨之全釋，但却沒有放鬆警惕。

「我想你見一下其他的伙伴，同時互相認識認識。」利富眼珠轉動了一下，說：「胡兄弟，你也想認識一下其他的伙伴吧。」

蕭原聳聳肩，說道：「互相認識認識當然好，以免行動時，因爲互不相認而缺乏默契及協調，甚至產生誤會，那可就壞事了。」

「我正是這個意思。」利富說道：「同時，我也有一件事要當着所有的伙伴宣佈的。」

蕭原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定定地看着利富。

利富道：「胡兄弟，我帶你去見一下其他的伙伴。」

蕭原點點頭，跟着走出小廳子的利富往左邊的那座小院子走去。

走入小院子內，蕭原一眼便看到，那三間屋子的當中那一間，巳經聚集了不少人。

利富一直向當中的屋子走去。

蕭原跟着，心中却陡然緊張起來，恐怕屋內那些人當中，有人會認出他的身份來，手心也忽然濕了。

盡管他心中緊張，但却不得不硬着頭皮跟着走進去。

因爲他這時候巳是騎虎難下，有進無退的了。

當然，他也作了最壞的打算。

屋子內的人看到利富及蕭原走進來，忙起身的起身，讓開的讓開，一時間熱哄哄的。

蕭原一步走入屋內，便馬上溜視起屋內的那些「伙伴」來。

屋內大約有十三四名漢子，從他們的形態擧動，一眼便看出不是善類，蕭原發覺不到有什麼眼熟的人，提起的那顆心放下了一些，但這並不表示屋內的人沒有一個認出他的眞正身份來，因爲他不認識屋內的那些人，並不表示屋內的人沒有一個曾見過他的。

利富往當中一站，將蕭原拉到身邊，掃了屋內的那些人一眼，高聲道：「各位兄弟，讓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新入伙的兄弟，大名胡家發！」

說完，一雙眼烱烱地掃視了那些人一遍。

蕭原表面上微笑着，抱拳環揖一匝，暗裏，緊張得他一顆心幾乎跳到口腔內，手心一陣汗濕，而他的目光，也乘勢掃視着那些人的表情變化，只要有什麼不對，他便要先下手爲强。

那些人在聽了利富的介紹後，紛紛抱拳朝蕭原回禮，所有的目光，自然也集中在蕭原的身上，幸好，沒有什麼人神色有異，或是說出懷疑的說話來。

蕭原看着，那顆心才慢慢地滑落回原位。

「各位兄弟，請各自向胡兄弟報上姓名，互相認識認識。」利富又說道，同時又指指身側左邊的一個長着一雙金魚眼的漢子道：「老金，你先說。」

那個金魚眼漢子扮了個鬼臉，惹得不少人笑起來，挺了挺胸，說道：「我叫金明。」

蕭原忙朝金明笑着點點頭。

跟着金明身邊的那個漢子接口報上姓名：「張大根。」

「陳伙友！」

「蔡水。」

「蔣達。」

「王老全。」

那些漢子一個接一個的，報上姓名，蕭原一一點頭爲禮。

「胡兄弟，你與他們巳見過面，也算是認識了。」

利富指指蕭原拍拍他的肩頭，接高聲說道：「各位兄弟，我現在有一件事情要宣佈。」

所有人的目光立時投射在利富的身上，靜聽他的宣佈。

利富掃了屋內的人一眼，咳了一聲，才沉聲道：「我宣佈的是：明天便是咱們行動的日子。」

利那，所有的人皆哄地一聲，歡叫起來。

蕭原也裝出高興的樣子，他直到這時候，總算完全放了心，那是因爲他沒有發現有什麼人對他特別感到好「奇」，也就是說，應該沒有什麼人認出他的眞正身份來。

「各位！靜一靜，」利富，擧起雙手交叉揮了一下，待到那些漢子都靜了下來，他才高聲說道：「爲了隨時可以召集你

們來，也爲了各位的安全，各位自現在起，請不要離開這座屋子，各位，沒有人反對吧？」

衆人你望我，我望你，沒有人出聲說話，利富又掃了衆人一眼，於是說道：「既然沒有人提出其他的異議，那便是同意了。」

一頓，又說道：「各位，爲了預祝咱們這一次的買賣旗開得勝，馬到功成，我預備了兩桌酒菜，讓咱們今晚好好地吃一頓……」

立時，衆人又歡呼起來。

蕭原冷眼旁觀，發現其他的「伙伴」大多是互不相識的，這證明了，那些人都是先後被招攬入伙的。

這對他來說，是有利的。

因爲彼此不太熟悉，那必然有些隔膜，行動的時候就沒有那麼配合與默契了，那麼，對付起來，就容易一些。

「喂……靜一靜，我還有話說。」利富舉手揮了一揮，待衆人靜了下來，再說道：「酒足飯飽之後，我會向各位詳細地說明今次行動的目標，同時分派好人手，所以，希望各位不要喝醉了，以免誤了大事。」

衆人又七嘴八舌，拍打胸口保證，今晚不會喝醉。

利富滿意地揮揮手，接着又道：「各位，現在距晚上還有一段時間，哪個有興趣的，大可以到外面玩幾手碰碰運氣！」

蕭原裝出一個賭鬼的樣子，第一個往外走，同時笑說道：「我這就去大大地賭幾手，過足癮，贏了自然好，就算輸了，過兩日，還不是又錢財滿了麼？」

在道上混的，那有一個不愛賭喜嫖的，剎時便有大半人嚷嚷着，跟着走出去，到外面去玩幾手。

剩下來的，除非是袋內無錢，否則，也去賭場後面的「樂園」去好好地樂它一樂。

× × ×

蕭原的手風頗順，贏了不少錢，突然有點便急，他只好將面前的大洋票子抓塞落衣袋內，往茅廁走去。

正自小解着，走入一個人來，站在蕭原的身邊解溲，蕭原認出他是其中的一名「伙伴」，便朝那人點了點頭，打一個招呼。

那人却忽然壓着聲道：「你不是胡家發！」

蕭原猛地打了個震顫，右手疾往腰間摸去，同時冷凜地睨視着那人。

那一個句話的震撼力實在太强烈了，那是因爲他根本就料不到，這位伙伴語出驚人，一言道破了他的身份。

那人却篤定地自顧自在撒着尿，一點也不爲所動，反而笑了笑，說道：「我還知道你的眞正身份。」

蕭原在乍然被那人點破身份的刹那，幾乎忍不住便拔槍先發制人，但隨即他便心念一轉，冷靜下來。

因爲他想到，焉知對方不是有意試探他的，他若是稍有異動，那無異使他露破綻，承認自己是假冒的了。

冷冷地盯了對方一眼，蕭原不悅地道：「老兄，東西可以亂吃，玩笑却不可以亂開，若是讓別人的人聽到了，那可是不得了。」

那人仍然鎮靜地笑着，說道：「我開玩笑？你別裝了，正所謂眞人面前裝不了鬼……」

「老兄，你若再胡說八道，我便不客氣了！」蕭原疾喝一聲，沉下臉來。

那人撒完尿，放下褲脚，先往外看了一眼，才說道：「別緊張，我是沒有惡意的，否則，我在屋內時，便當着那些人的面前，揭破你的身份了。」

蕭原道：「閉咀，你他媽的，不給你一定厲害嚐嚐，你還以爲我說笑！」霍地拔出鎗來，指着那人。

那人連忙搖搖手道：「別這樣，請將鎗收起來，我才對你說個清楚明白。」

蕭原雖然覺得他們剛才說的那句話未嘗沒有道理，但是他仍然恐怕對方是哄他相信他的話的，故此不爲所動，冷狠地道：「正要你說個清楚明白，否則，我不會放過你！」

那人匆匆探頭往外窺看了一下，縮回頭，匆匆地說道：「不怕對你說，我與你一樣，都是想將那個自稱『利富』的傢伙擒捉或者是殺死的，相信你巳經認出那傢伙就是那名五縣聯合通緝的通緝犯李添貴了！」

語聲一頓，又急匆匆地低聲說道：「撒尿不能撒得太久，以免引人起疑，有機會，我才再向你解說清楚。」不等蕭原有什麼表示，也不理會蕭原手上的鎗正指着他，一扭頭便走出了茅廁。

蕭原咀唇嚅動了一下，似乎想阻止那人走出茅廁，但還是眼睜睜看着那人走出去，吐口氣，急忙將鎗挿回身上，也走出了茅廁。

那人就在他前面的數步遠往賭場後面的「美人窩」走去，連頭也不沒有轉動一下。

蕭原看着那人的背影，心潮狂翻，但任他怎樣猜，也猜不透那人的意思是什麼，也無法想得起，那人的姓名是什麼。

他只好眼睜睜地看着那人施施然走入「美人窩」，强壓着緊張的心情，走入賭場內。

坐回牌九桌上，無論他怎樣努力，也無法平復翻騰的心緒，專心定神地將注意力放在四張牌九牌上。

他簡直有如坐針氈的感覺。

因爲這關係到他的生死，若不弄明白那人是敵是友，叫他怎能安心？

心不在焉的結果，他大輸，只輸剩三十塊大洋左右，他就沒有心機再賭下去，便乘機起身離開了賭枱。

但不賭了，到那裏去好呢？

他站在那裏呆住了。

本來，在賭着時，他有兩次忍不住想走去賭場，不再回去，因爲他一直猜不透那人葫蘆內所賣的是什麼藥，那就是說，他隨時有殺身之禍，說不定，他一走入那座小院子內，便成了甕中之鼈，他並不排除那人巳悄悄向利富告密，巳佈好了陷阱等着他。

不過，他又捨不得白費一番功夫心機，他之所以遲疑不走，全因爲那人臨走時對他說的那句話：「不怕對你說，我與你

一樣，都是想將那個『利富』的傢伙擒捉……」令到他又思疑，那人有可能與他的目的一樣，混了入伙，那麼，大家就是同路人了，他這麼一走，豈不是很可惜，所以，他硬着頭皮，決定繼續留下來，雖然冒險的成份多一點，但是值得的，再說，若是那人巳在利富的面前揭破了他的身份，那麼，這時候他想離開，只怕也走不了。

「胡老兄，怎麼呆住了，是不是又輸了？」

忽然有人在他的身邊說話，蕭原幾乎被嚇了一跳，定定神，扭頭一看，原來是歪鼻子老二，暗中吁一口氣，他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聳聳肩道：「差不多輸光了，眞不知撞了什麼邪，走了一趟茅厠回來，便一直輸下去，他媽的，早知鼈着不去茅厠了。」在說話的時候，一直注意着歪鼻老二的神色變化，但却看不出他有什麼異樣。

歪鼻老二拍拍蕭原的肩頭，說道：「胡老哥，輸了有什麼要緊，聽說你們快去做買賣了……那時候，還不是又大大把錢了麼？愁什麼！」

蕭原也拍拍歪鼻老二的肩頭，笑說道：「他媽的，那時我一定好好地賭他媽的個痛快，狠狠地贏他一大筆！」

一頓，接道：「老二，我不會不忘記你的！」

歪鼻老二正想着怎樣才能暗示蕭原不要忘記他的好處，聽他那麼說，不禁裂開咀笑了。「胡老哥，錢多氣壯，那時，你一定會手風大順，贏到笑哈哈的！」

「承你貴言！」蕭原的口氣十足一個賭徒，忽然壓低了聲音道：「老二，你怎會知道咱們快行動的？」

歪鼻老二得意地笑笑，眨眨眼道：「胡老哥，我自有辦法打聽到的。」

「嗯。」蕭原裝出恍然的樣子道：「你是巫老大的人，我差點忘記了，自然多少聽到一點風聲的。」一頓，正色道：「別亂說出去啊，知道麼？」

歪鼻老二也正經地道：「我知道的。我只有一條命，怎麼會拿自己的命來開玩笑！」

蕭原壓着聲問道：「老二，你還聽到了什麼消息？」目光注定在歪鼻老二的臉上。

歪鼻老二搖搖頭道：「沒有了。」神態很自然。

蕭原不敢再多說什麼，以免引起歪鼻老二的思疑，當下拍拍他的肩頭道：「老二，你不是也輸光了吧？」

歪鼻老二有點不好意思他點點頭道：「早就輸光了！他媽的，不知是不是昨天摸過那……的大屁股，手風很差，你媽的，買大開小，買小開大……」

蕭原不等他說完，便從袋中將輸剩的二十多塊大洋全掏出來，塞在歪鼻老二的手上。「老二，我只有這幾個大洋，你拿去翻本吧！」

歪鼻老二做作地推還給蕭原。「胡老哥，這怎成，我……」

蕭原大力將他的手推回去：「老二，別客氣，拿去吧，橫豎過兩三天，我便可以分到大把錢，這幾個大洋放在袋內，累累贅贅的！」

歪鼻老二早就想收下了，當下不再客氣，便將那些大洋放落在袋內，興高彩烈地多謝了蕭原一句，便又去賭了。

蕭原看着歪鼻老二的身子擠入一張賭枱的人羣中，才伸了個懶腰，目光乘機在賭場內迅快地瞥視了一眼，看不到有什麼異樣的情形，心安一點，決定走回那座小院子內，就算是龍潭虎穴，也要闖一闖的了。

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這時候巳是騎虎難下了。

× × ×

走入那座小院子之內，蕭原發覺到沒有什麼異樣的情形，所以心頭又放下了一些。

因爲若是他的身份被揭穿了，那麼，他走入小院子時，院子內的其他「伙伴」，必然會用異樣的目光看他的，但却沒有，有幾個還向他打招呼，這證明那些「伙伴」還未知道他的眞正身份。

但也有一個可能，那就是利富聽了那人的告密後，忍隱着，暗中作了佈置，出其不意地對付他，那就太可怕了！也不易應付。

但無論如何，他也要「等」着瞧下去的了。

所以，他雖然暫時看不出什麼來，却不敢掉以輕心，仍然暗中警惕提防着。

這時候，巳經是黃昏時分，天邊巳現出暮靄來。

蕭原很想找到那個人，弄清楚究竟是友是敵，這麼再等下去，那簡直比死還難熬。

蕭原裝出無聊的樣子，在小院子內走動着，找遍了三間屋子，也找不到那個人的影子，大概仍然在「美人窩」內，摟着一個姐兒正幹得「歡」。

找不到那人，蕭原確是有點無聊起來，因爲那些「伙伴」他一個也不熟悉，自然沒有什麼可說的，勉强與一個人聊了幾句，便無話可說了。

在屋子內坐了一會，就像櫈子上有針一樣，再也坐不下去，便起身走出屋子，那知道一眼便看到，那個令到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寧的人，一頭從院子外走入來，四道目光相接，那人朝蕭原笑着點點頭：「胡老兄。」

蕭原却怎麼也想不起他的姓名，只好也朝他點點頭，算是招呼，但兩道目光仍然射在那人的臉上。

那人的神色自若，跟幾個「伙伴」打了招呼，便裝出便急的樣子，急急走向屋角後，院牆邊的茅廁。

走過蕭原的身邊時，朝他眨眨眼。

蕭原待那人走入茅廁內，才轉身也走向茅廁。

才走入茅廁內，一眼便看到那人蹲在茅坑上拉屎，沒有別的人，他站在尿缸前，裝作撒尿，可以透過大半個人高的泥草牆頭，看到外面是否有人走過來。

「喂，你到底是什麼人？」蕭原一邊撒尿，一邊看出外面，語聲很低，但却含有威脅性！

那人笑笑，輕聲道：「我不是說過，與你的目的一樣麼！」

此時蕭原勃然道：「你到底說不說清楚？」

那人才收斂了笑容，說道：「別緊張，我要是對你不利，這時候你還能夠在這裏撒尿？」

一頓又道：「我姓徐，名叫志通，你大概聽說過我這個人吧？」

蕭原一聽那人報出姓名，不由霍地扭頭盯視着那人。「你眞的是徐志通？」

「蕭原，原來你果然聽聞過我這個人，」那人露齒一笑：「不怕對你說，你一走入屋子內，雖然你的樣子改變了一些，但我還是一眼便認出你這位大名鼎鼎的名捕手來。」

對於徐志通這個姓名，蕭原一點也不陌生，因為他在出道時，便已聽聞過這個名——追捕手中的有名人物，也可說是他的前輩，此人有個外號，神出鬼沒，不但行蹤詭秘，據說，也精擅化裝改容之術，經常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據說很少人看過他的眞面目，因此，被冠以神出鬼沒這個外號。

蕭原與他可說是同行。

但蕭原却一直只聞大名，從沒有見過此人，故此，他仍有點思疑。

至於這位自稱徐志通的人怎會認出他，他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你怎會認出我——」蕭原心神震動之下，知道強自掩飾反而多費唇舌，橫下心坦認，但他已全神戒備着。「我想不起，曾與你見過面。」

那自稱徐志通的人擠擠眼，笑道：「我見過你！那是在你押解沙雄回南寧，在監獄門外遇上你的！當時我也押解一名犯人到監獄，比你先一步，我的樣子也與現在稍有不同，相信你已沒有什麼印象了。」從茅坑上站起來，拉上褲子，繫褲帶。

（註：關於蕭原押解餓虎沙雄回南寧的故事，在拙作金沙灘中載述。）

蕭原也已放下褲管，邊往外走出一步，一邊極力回想押解沙雄回南寧監獄時，所遇到的那些人，倏地，他斜睨着「徐志通」，低疾地道：「你就是在監獄門外，遞烟給一個衛兵的那個年約四十出頭，面目黝黑，有點像鄉巴佬的那個人？」他的眼睛一直督視着外面。

「徐志通」邊走下茅坑，邊微微頷首道：「好記性！那麼平凡的一個人，你居然在數月後，仍能想起來！」

蕭原這時已走出茅廁，邊走邊低聲道：「我曾聽說你擅於化裝改容，由於我從來沒有見過你，所以，我仍然不敢完全相信你就是徐志通。」他口裏這樣說，實則心中已有八分相信了。

「這是難怪你的。」徐志通也往外走。「但你這時候必須要相信我！」

「為什麼？」蕭原慢慢地往前走，留意着有沒有人走來，聲音很低。

「因為咱們就只有兩個人，却要對付『利富』與其他的『伙伴』，在別無他法之下，就只有咱倆合力來對付他們了。」徐志通在後面低聲說：「不怕對你說，我比你先四日混入來，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機會，目前時間緊迫，必須要設法阻止他們的這一次行動，並乘機下手擒捕那頭野狼，我正自發愁人單勢孤，這麼巧，認出了你，便決定找機會向你透露身份，多一個人，畢竟多一份力量。」

正說到這裏，一眼看到一個叫陳伙友的急步走來，兩人立時閉上了嘴巴，蕭原含笑與那個陳伙友點頭招呼一聲，那傢伙也向他點頭招呼，並說道：「胡老兄，快開席了。」

後面的徐志通也向陳伙友點頭招呼，那傢伙點頭還禮，急急走入茅廁。

兩人為恐又有人走來，所以，都沒有說話，直到走到屋角前，後面的徐志通才低聲急急道：「吃完飯後，有機會咱們再談說一下。」

蕭原沒有說話，只是略略點一下頭。

×　×　×

酒席開在小院子屋前的空地上，每張大圓枱上，擺了三盞火水燈，倒也明亮。

蕭原雖然與徐志通坐在一張枱，但却對面相對，沒有坐在一起，彼此也沒有說過一句話，只是隨着衆人在哄鬧着，猜拳喝酒。

巫老大與利富坐在另一枱，那枱的人可就沒有這一張枱的人那麼放浪了。

吃喝得差不多的時候，利富忽然站起來，擺動着雙手，抬高聲音說道：「各位兄弟，時候已經不早了，不要喝得太多，以免喝醉，明天天亮前，咱們便要立即出發。」

蕭原那邊有人說道：「利老大，你不是說，飯後向咱們宣佈今次行動的目標及如何安排人手麼？」

蕭原認出那人叫王老全。

利富馬上就說道：「本來是的，但恐怕各位在有了酒意之後，難免有人聽不清楚，所以，在明天出發之後，才對各位說明。」

接着不等有人說話，已舉起杯子，朝衆人環舉了一下，大聲道：「我敬各位一杯，祝這一次的買賣一舉成功，也祝各位無損無傷！」

巫老大首先站起來舉杯，衆人紛紛跟着起身，拿起杯子，往當中一碰，捧杯就唇，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

待各人重新斟過酒後，巫老大也站起來舉杯道：「我敬各位一杯。」

衆人呼應着，再次乾了一杯。

接下來，便是互相敬起酒來，鬧了一會，利富與巫老大首先離席，走出了小院子。

慢慢的，衆人也意興闌珊地離席，有的仍然呆在外面納涼，有些却連臉也不洗，便走入屋子內，倒在床上便睡。

這時候，經已是春夏之交時分，本來還不算太熱的，但喝了酒，那就不同了。

蕭原也坐在牆角邊的一棵桃樹下，背靠着樹幹，仰頭望着天上閃爍的星星。

徐志通去了一趟茅廁，也搬了條長板櫈，放在桃樹下，躺了下來，腦袋對着樹幹，相距蕭原的身子兩尺不到。

蕭原自然明白，徐志通是找機會與他說話，他却依舊靠着樹幹沒有動一下，等着徐志通先開口說話。

徐志通雖然仰躺着，眼角却瞥視着呆在院子內的那些人有沒有走近來，咀唇微微嚅動着，以蚊吶般的聲音說道：「蕭老弟，那頭『野狼』眞謹慎，居然要到明天

咱們出發後，才向咱們說明這一次的目的地以及行動的步驟！這頭野狼確是不易對付。」

蕭原耳朵聽着，眼却望着天，也盡量低聲道：「你入伙了這幾天，一點消息也聽不到？」

徐志通道：「那頭野狼一點口風也沒有露。我相信他自五縣保安隊的圍捕中逃脫後，至今猶有餘悸，而他對招攬來的人手，可說一點底細也不清楚，轉換是你，也會暗中提防的，何況他又被通緝。我猜他這一次遲遲不宣佈行動的目的地，就是恐防有什麼人混入來，看來要經過這一次的行動後，他才會完全相信咱們這些手下。所以，咱倆一定要小心注意自己的行動，切莫露出破綻來！」

「你說得有道理。」蕭原雖然已相信了他就是徐志通，但在未有事實證明之前，他仍然暗中提防着。「你怎麼不去通知鎮上的民防隊，圍捕他們？」

徐志通溜了院子內散坐或躺在各處的「伙伴」一眼，才悄聲說道：「不要說，恐怕有人暗中監視我的行動，就算我已確定了沒有人監視，我也不會去民防隊請求他們協助。」

「為什麼？」蕭原心頭跳動了一下，馬上便想到了一個可能。

「因為我在未混入來之前，已打聽到，巫老大乃是鎮上民防隊長的大舅爺！」

蕭原聽他那樣說，沒有太大的驚詫，因為他剛才已猜到徐志通那樣說，極可能民防隊的人與巫老大或是利富有什麼牽連。不過，他仍然暗自慶幸自己沒有貿貿然去找民防隊的人「告密」，不然……怪不得利富這麼放心，在他入了伙後，還讓他自由行動！

蕭原正想說什麼的時候，徐志通忽然「啪」地一聲，一掌拍打在手臂上，同時嘀咕道：「你媽的，眞討厭，趕也趕不走，叮得我好痛！」

蕭原馬上閉上咀，也抬手疾快地一掌輕拍在臉上，目光斜瞥之下，看到一個漢子正向這邊走過來。

——剛才徐志通拍打蚊子，其實是暗示他：有人來了。

那人一直走到蕭原面前，說道：「胡老哥，利老大請你去一趟。」

蕭原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但表面上却神色不動，伸個懶腰，坐直身子，看着那人道：「利老大叫我去有甚麼事？」

那人搖搖頭：「我不清楚。」

蕭原沒有說甚麼，站起身來。

那人邊轉身往前走，邊道：「請跟我來。」

蕭原狠狠地盯了徐志通一眼，徐志通却朝他搖頭眨眼，蕭原心頭打着鼓，暗中摸了一下身上的鎗，跟在那人身後，往院子外走去。

走着，他腦海中却不停地猜忖着，但却猜不透利富突然派人來找他去，到底有甚麼事幹。

——那一個也不叫，偏偏就叫他，這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他的身份已被利富知道了！那麼，一定是徐志通揭破他的身份的，而徐志通根本就是假的！

猜忖及此，他一顆心不由抽緊，喉頭也一陣發乾，手心冒出汗來。

因為除了這個可能外，他想不出還有甚麼別的事情，利富會忽然派人來叫他去的。

暗暗咬着牙，他恨不得衝回去，拿鎗柄狠狠地將那個徐志通的一口牙齒砸掉下來！

但這時候悔恨又有甚麼用？

不過，這只是猜忖，所以，他雖然驚疑，但是仍然力持鎮定，決定到時見機而動！

說甚麼他也不會束手待斃的了！

說起來，外間的人看到幹捕手的每一次抓到一個通緝犯，便可以領取到數目不菲，甚至很豐富的賞金，不免有所妒羨，他們那裏知道，幹捕手的，在捕捉一個通緝犯的過程中，經歷多少兇險，甚至隨時會喪命！就像蕭原如今這樣，只怕胆量小一點。又或是神經稍弱的人，處在這種疑懼驚悸的情形中，只怕早已受不住，整個人崩潰了。

那人將蕭原帶到一間屋子前，回頭看了蕭原一眼，一步走入屋內。

蕭原在那刹那目光飛快地在屋子前掃視了一眼，感覺不到有甚麼異樣，吸口氣，跟着走進去。

只聽那人已說道：「利老人，胡老哥來了。」

蕭原目光一瞥之下，看到利富坐在屋子左手邊那列硬木椅子的其中一張之上，隔着一張几子，坐着巫老大。

而門口兩邊的牆角，則站着他在小院中的屋子內，第一次見利富時的那兩個漢子。

他的心頭跳動了一下，開聲道：「利老大，叫我來有甚麼吩咐？」咀裏這樣說着，他的眼睛則監視着左右牆角那兩個漢子的動靜，全身的神經綳得緊緊的，稍有不對，他便會捷如野豹般行動！

他在走入屋子的刹那，已作了最壞的打算，也豁了出去。

利富馬上站起身來，笑着道：「胡兄弟，是這樣的，我已派人去那家旅店替你退了房，將你的包袱拿回來，也拿回了剩下的房租錢，都在這裏，你不會怪我擅自替你退了房吧？」

一頓又道：「我這麼做，是怕你忘了拿回行李，又或是半夜三更才省起，跑回旅店退房，那就影响你的精神了，所以，我才……」

蕭原聽他那樣說，一顆心頓時放下來，急忙說道：「利老大！我要多謝你才是。本來，在未吃飯時，我便想到外面賭場找歪鼻老二替我退房的了。不知怎的，忘記了，散席時，也不知怎的，完全忘記了……不過，留在旅店房內的只有兩件衣服，根本就沒有貴重物件，不要也罷！既然利老大派人替我取回來了，我仍要多謝一聲。」

「阿六，去將那個包袱拿出來。」利富吩咐那個將蕭原帶來的人，接轉對蕭原道：「胡兄弟，來，坐下來，我有些話要對你說。」

蕭原狐疑地看了利富一眼，硬着頭皮坐了下來。「利老大，有甚麼事，請你說吧。」

「利富」拿眼在蕭原的臉上溜了一轉，才笑說道：「胡兄弟，我聽歪鼻老二說，你的身手不錯，曾打跑一個向你打刦的傢伙，相信你的鎗法也不錯吧？」

蕭原一時間弄不懂利富忽然提及他的身手與鎗法是什麼意思，只好應付地說道：「利老大，這……是你過獎了，別聽歪鼻老二胡吹……至於我的鎗法，還算過得去。」

「你說過得去，那一定很高明的了、」利富說道：「胡兄弟，你能不能夠在十丈過外，一鎗將一隻放在石上的鷄蛋擊中呢？」

一頓，盯着蕭原，加重語氣道：「我希望你不要說客氣自謙的話！」

蕭原遲疑了一下，才說道：「有八成把握射中。」其實，他是有十足把握可以射中。

「嗯！好鎗法！」利富一竪姆指道：「這一次的行動，正需要你這種鎗法高明的人！」

蕭原聽他這樣說，才知道，他是要找一些鎗法準的鎗手，心頭又放下不少，當下試探地說道：「利老大，是不是今次的行動，有點棘手？」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利富」道：「是這樣的，那地方有一座碉樓，若是有幾個像你鎗法那麼準的人，對付碉樓上的傢伙——能夠準確地射擊碉樓上那些鎗眼，壓制住對方的火力，那咱們這一次的行動就輕而易舉了。」

蕭原「哦」了一聲，說道：「原來是這樣。」接又道：「利老大，相信各位兄弟中，有不少鎗法比我還準的高手。」

利富擺了擺手，說道：「有是有幾個，不過，相信不會比你高明到那裏去，我準備分派你與那幾個兄弟負責對付那座碉樓……」

蕭原忙說道：「利老大，咱們都聽你的，你分派我幹什麼，我便幹什麼。」

利富高興地拍拍蕭原的肩頭。「胡兄弟，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我很希望你能夠在這次行動後，仍然留下來，繼續合伙發財。」

「利老大這麼看得起我，我一定會好好考慮的。」蕭原裝出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

說到這裏，那個叫阿六的漢子拿了個包袱走入來，蕭原一眼便看出，那正是他留在旅店房內的包袱。

利富接過那個包袱，遞給蕭原。「胡兄弟，你看一下，可有缺少了什麼物件沒有？」

蕭原伸手接過，搖搖頭道：「不用看了，難道我還信不過利老大的人。」

「包袱內除了衣服外，還有退回的房租錢。」利富指指包袱道。

蕭原已站起身來。「利老大若沒有什麼說話，我回去睡覺了。」

利富也站起來。「好吧，詳細的情形，明天待我向各位兄弟說明白後，才向你與另外幾位負責對付碉樓的兄弟再解說一番，你回去睡吧。」

蕭原朝着一直沒有說話的巫老大點點頭，才走出去。

× × ×

走回小院子內，一眼便看到，徐志通仍然躺在那條長板櫈上，似乎已經睡着了，發出輕微的鼾聲來。

其他的「伙伴」大多已在屋內睡了，只有兩三個傢伙，大概是喝醉了，有一個伏在兩條櫈子上，另一個居然躺在一張收拾了碗碟的大圓枱面上，還有一個躺在地上，發出震耳的鼻鼾聲，都睡倒如死！

蕭原沒有馬上走向那棵桃樹下原先坐的那張櫈子，却先走入那三間屋子內看了一遍，發覺那些「伙伴」橫七竪八的，躺滿了三間屋子的那些板床，有兩個居然還睡在地上，他皺了皺眉頭，走出屋外，順手再搬了一張長板櫈，走到桃樹下，將兩條長板櫈併起來，以包袱爲枕頭，躺了下來，他準備就這樣睡一夜。

當然，他也想看一下，徐志通是否眞的睡了，若是還未睡，便與他「傾談」一下。

這時候，他已完全相信了徐志通不是假冒的。

但徐志通似乎睡着了，一直打着鼾，沒有動過。

蕭原又不便弄醒他，只好呆呆地仰望着那些像是深藍色的天鵝絨上綴着鑽石般的星星，忽然，那些閃亮的星星彷彿變成了一雙湛亮引人的眼眸……

蕭原的咀角不自禁泛起一抹陶醉的笑意來。

忽然，他的耳邊响起蚊吶般的聲音。

「蕭老弟，你不再懷疑我的身份了吧？」

蕭原陡地從神遊中驚轉過來，看了一眼躺在距他不到兩尺遠的長板櫈上，鼻子中兀自在發出輕微鼾聲來的徐志通，不禁打從心裏佩服地假裝的能耐。

因爲語聲入耳，他已聽出那是徐志通說的。

蕭原仍然仰望着深邃夜空中的星星，咀唇却微微翕動着：「徐老兄，原來你還未睡。」

蕭原雖然沒有回答徐志通那句話，但一聲「徐老兄」就等於回答了，而且承認他不是假的。

「那頭『野狼』找你有什麼事幹？」徐志通居然能夠鼻子打着鼾，咀巴一樣說出話來。

蕭原於是簡略地將去見「利富」的經過，悄聲說出來。

「老弟，看來那頭狼不但沒有識破你的身份，而且頗爲看重你。」徐志通說道：「這倒是一個好機會。」

「徐老兄，你有什麼好主意？」蕭原問。

「這……」徐志通沉吟了一下。「時間這麼緊迫，根本不能去找什麼人帮忙了，但只有你我兩個人，雖然比一個人獨力行動要好，但仍然勢孤力弱……不過，好在你我在暗，他們在明，這對咱們頗爲有利……依我之見，咱們應該隨機應變了！」頓一下，接又道：「無論如何，咱們也要阻止他們這一次的行動，並伺機擒捕那頭狼！」

「徐老兄，你說得有道理，在目前這種情形下，咱們確是只能隨機應變！」蕭原表示同意徐志通的想法，不過他却提出了他的想法。「徐老兄，我有一個想法，

在這一次行動發動的時候，咱們來個窩裏反……」接將他想好的主意詳盡地向徐志通說出來，末了，問道：「你認爲是否行得通？」

徐志通默然了一會，才說道：「這個主意很好，就這麼辦。」

跟着，他又說道：「老弟，未認識你之前，我實在有點懷疑，你的名頭冒起得那麼快，是否有點名不符實，如今與你交談之下，我相信傳聞不虛了。後生可畏，你確是咱們這一行中，少有的好手。」

蕭原忙謙道：「徐老兄，你太過獎我了。其實，你才是咱們這一行中的翹楚人物，有機會，我一定要好好地向你請敎請敎！」

徐志通忽然說道：「老弟，你我是初次合作，你大概不知道我的規矩吧？」

蕭原怔了怔，好奇地道：「徐老兄，你有什麼規矩？」

徐志通道：「我這個人一向是人情還人情，也就是公是公，私是私，所以，必須先說好你我合作的條件。」

蕭原先還以爲他有什麼苛嚴的「規矩」，聽他那麼一說不由輕鬆起來。「徐老兄請說。」

「老兄，我的條件很簡單：你我既然合作，無論誰擒捉到那頭狼，也不能獨吞那筆賞金，你答不答應？」

「這很合理，我答應。」蕭原一口便答應。

「很好。」徐志通語聲透出高興。「先小人，後君子，二一添作五如何？」

「合理。」蕭原爽快地道。

「那睡吧。明天天未亮便要起身了。」徐志通眞是個妙人，說睡就睡，鼾聲也粗重起來，沒有再與蕭原說話。

蕭原雖然也馬上閤上眼，但却好久才進入睡鄉。

因爲他想起了那個有一雙眼亮如星星般的眼眸的女子。

× × ×

第一聲鷄啼的時候，小院子內的所有人便被叫醒，蕭原自然也醒了，睜眼看一下天色，還是黯沉沉的，距天亮還有一段時間。

待到各人準備妥當，利富將各人召集在屋外的空地上，點一下人數，連利富計算在內，一共是十八個人。

巫老大沒有出現，大概不會參加這一次的行動。

院門牆邊的地上，擺放着一捆步鎗，兩箱子彈，竟然還有一挺捷克造的機關鎗呢！

蕭原看到那些鎗，心中驚異於利富居然能夠弄到那麼多鎗械，不過，他隨即便猜出那些槍械可能是鎭上民防隊暗中借出來的。

利富將那一捆步鎗——一共是六支，分發給其中的五名「伙伴」，第六個是蕭原，他居然也分到一支。

蕭原馬上便猜到，他與另五個分到步鎗的「伙伴」，可能就是被分派負責對付那個碉樓的。

那挺機關鎗却由那兩個蕭原每一次去見利富時，便像門神一樣站在兩邊牆角的漢子掌管，一個托鎗，一個托子彈箱，另一箱子彈則分發給所有的人。

跟着，「利富」便當先領路，從那座大宅子的後門走出去，往鎭外疾走。

天亮的時候，一行人已走在一條峽道上，兩邊都是連綿的山嶺，蕭原分辨一下方向，原來朝西南方向走，但却不知道走去哪裏。

接近中午時，利富下令在一處有山溝水的地方停下來，歇了一下，順便吃些乾糧。

而乾糧是在將衆人召集在一起時，便每人分發了一包，原來是六個饅頭，還是半隻鹵鷄。

各人找地方坐下來，有些到澗邊掬水喝，有些則啃着饅頭，或是扯着那半隻鷄，大嚼起來。

利富的乾糧與衆人的一樣。

待衆人吃過乾糧，利富站在一塊石上，揮手叫衆人聚攏在他前面。「各位，現在我向大家詳細地說出今次行動的目標，以及這一次行動的步驟！」

衆人靜靜地聽着，所有的目光皆集中在「利富」的身上。

利富掃視了衆人一眼，看到沒有人不聽他的，感到很滿意，說道：「各位兄弟，這一次咱們的目標是距此還有三十多里路的梧桐寨，寨內有一座神廟，廟內有一尊金神像，足有一個人般高大，那是金鑄的。……」

說到這裏，立刻引起了一陣哄動，有人叫道：「利老大，眞的是全部用金鑄的麼？」

「那豈不是有幾百斤？」又有人興奮地叫。

利富揮了揮手，待衆人靜下來後，才又說道：「我已查得清清楚楚了，那尊金神像確是全部用眞金鑄成的，估計足有三百斤以上！」

立刻又引起了一陣哄動。

「各位，那尊金神像乃是那些苗子所崇拜的一個神，故此，那些苗子將那尊金神看作命根子，除了廟內外有人日夜荷鎗嚴守之外，整座寨子也是防守嚴密……」

「他媽媽的，它就算是銅牆鐵壁，咱們也會攻破它！」衆人又七咀八舌地嚷叫起來。

「那一個阻着咱們發財，咱們就殺他個落花流水！」

「利老大，有咱們兄弟，沒有什麼是攻不破的！」

蕭原與徐志通看着那些興奮得忘了形的「伙伴」，互相看了一眼，不免也跟着嚷嚷着，裝出興奮的樣子。

「各位兄弟，我知道就算是銅牆鐵壁，也難不倒大家的，不過，我還是要向大家說明一下的。」利富看到衆人「士氣」高張，心中自然很高興，擺手壓下衆人的嚷叫聲，接着又說道：「除了那尊金神像外，寨內還有一戶土財主，他不是苗子，憑着他的手段，詐騙歛聚了不少錢財，而他也在梧桐寨落地生了根，娶了一個苗女作妻子，聽說，他的家財，不下十萬塊大洋……」

「好啊！」衆人又起哄了：「這一次咱們大大地發財了！」

「利老大，你眞會揀對象！」

「利老大，我們是跟定了你去發財的了。」

蕭原自不免也跟着衆人胡亂地叫嚷幾句。

利富看到衆人對他已開始信服，暗喜不已。「各位兄弟靜一靜，我還有話說。」待衆人靜下來，接說道：「各位兄弟，一句話，這一次的買賣若是成功，我敢保證，各位都可以發一筆大財，分到一大筆錢！」

衆人馬上歡呼起來。

待衆人興奮的情緒漸漸平復下來，「利富」舉起雙手向下按了按，示意衆人靜下來。「各位兄弟，請靜心聽着，我現在分派人手。」

頓了一下，看到衆人的目光皆集中在他的身上，才又說道：「胡家發、陳伙友、林樹……六個人負責壓制住寨口的那座碉樓上的鎗火，李來、王應、余海……等五人負責在寨後佯攻，以便牽制他們的人手……其餘的弟兄跟我一道，從寨子的右邊，直撲向寨內的那座神廟，全力攻佔廟後，再分出大半人手，接應寨口外的弟兄，解決了那座碉樓上的傢伙之後，馬上撲向那個土財主的老巢……各位，都明白了麼？」

「明白！」各人齊聲說。

蕭原聽着看着，不得不佩服利富那種天生的領袖才能，一番說話，便已挑起了衆人的情緒，不着痕跡地，令到衆人視他爲領頭人。

「好！」利富掃了衆人一眼，臉上流露出掩飾不住的笑意來。「壓制碉樓鎗火的那撥人，就由胡家發率領，負責在寨後牽制的那撥人，由王應指揮，沒有人反對吧？」

沒有人開口說話。

「既然沒有人反對，便這麼決定了。」利富忽然振臂叫道：「祝各位兄弟，旗開得勝，馬到功成。」

衆人齊齊振臂呼應。

待呼應聲停下來，利富沉聲道：「各位弟兄，立刻動身趕路！」

「刷刷刷」聲中，衆人紛紛站起身來，利富則朝兩邊山頭上負責放哨的那兩名心腹手下揮了揮手，示意那兩名手下撤下來。

待那兩名手下走下來，利富一馬當先，順着峽道走去。

衆人在後跟隨。

搶攻神廟　圖奪金像

蕭原在趕到目的地前的一個山頭上停下來的時候，找了個機會，與徐志通急快地說了幾句話。

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六時許了，天也黑了下來。

趕了半天的路，衆人自然又累又餓，不等「利富」吩咐，各自找個地方坐的坐，躺的躺，拿出乾糧來吃。

蕭原坐在一塊石上，邊啃着乾糧，邊俯望着山下不遠處的那一撮閃爍的燈火，偶爾，可以聽到一兩聲狗吠聲，那一處，就是梧桐寨！

望着那令人感到溫暖的點點燈火，蕭原忽然生出一種強烈的痛恨來，如此溫馨寧靜的村寨，寨內的人家，都是勤懇善良的，爲什麼有人要破壞他們這種冀求不大，但却自得其樂的生活，利富他們簡直不是人，是一羣兇殘的野獸！他幾乎被陡生的那股衝動，令他失去了自制之力，拔出鎗來，一輪鎗彈，將他們殺死！

深深地吸了口氣，他才將那股衝動壓抑下去。

那些饅頭很大，只要吃兩個便飽了，吃完這一頓，每個人差不多只剩下兩個饅頭，也就是說，僅夠明天中午塡飽肚子。

也因此，蕭原猜測利富可能會在今晚或是天亮前向梧桐寨發動攻擊，因爲那不但可以利用夜色作掩護，也令到寨子內的人驚亂失措，正好乘亂進攻，那對己方比較有利，而且，只剩一頓乾糧，利富斷不會傻到讓他們餓着肚子去攻打寨子吧？

但他却料錯了。

直到天亮，利富也沒有下達攻擊的命令。

這不但令到蕭原大感不解，也令到其他的人不耐煩起來——發財心切啊，竊竊議論起來。

利富却詐作看不到，不理會衆人的議論。

眞不知他葫蘆內賣的是什麼藥。

而在天亮前，利富却將衆人帶到山腳下的一條山澗中，那條山澗只有三四個人高，上窄下闊，上面長滿了籐葛草樹，幾乎將上面覆蓋了，澗底滿是凹凸的石岩，澗水潺潺，確是藏匿的好地方。

在轉移到山澗下時，衆人都以爲開始攻擊了，每一個人都很興奮，及至走下山澗底，利富吩咐衆人繼續歇息，才知道還不是行動的時候！

蕭原雖然很想與徐志通說幾句話，但又怕令人起疑，便蹩着，乾脆躺在一塊大石上，閉上眼，繼續睡覺！

徐志通則早已躺在另一邊的一塊石上，扯着鼾了。

× × ×

一綫陽光從上面的籐葛樹葉縫隙中直射下來，原來已經是中午了。

利富叫那兩名心腹手下分別將仍然睡着的人叫醒，然後示意大家吃乾糧。

待大家吃完乾糧，利富吩咐一名心腹手下沿着山澗一直往下走去，直走向梧桐寨那邊，探察一下梧桐寨附近的動靜！

然後，他示意衆人靠攏到他的身邊，掃視了各人一眼，暗中點算一下，沒有缺少一個人，才壓着聲對衆人道：「各位弟兄聽着，咱們在三時發動攻擊，二時便悄悄潛到寨子的附近，胡家發及王應那兩撥弟兄依然照原定的計劃分別潛伏到寨前寨後，準三時正，胡兄弟負責開第一鎗，王應那一撥馬上呼應，明白了麼？」

蕭原與那個王應皆點了點頭。

「利老大，爲什麼選擇在光天白日攻擊寨子，而不在昨晚或是拂曉前行動？」有人問。

利富看了那人一眼，笑笑道：「丁老弟，我之所以選擇在白天，並且是在下午三時攻擊寨子，完全是因爲那時候寨子內大部份的靑壯年苗子已在寨子外的田地上耕作，寨子內只剩下很少一部份人防守那

座廟及寨子，其餘的，全是老弱婦孺，可以說防守力量最弱，加上他們發夢也想不到，會有人在光天白日向寨子攻擊，防守的人必然很鬆懈，雖然，光天白日行動，很易會被附近的苗子發覺，但只要咱們的行動小心一點，那麼，我保證，很輕易便可以攻破寨子！」

一頓，掃了各人一眼，又說道：「當然，夜晚或是拂曉前進攻，對我們的行動很有利，但也別忘記，正因爲這樣，寨子內的人也必然防守得比白天嚴密，而且他們的人全在寨子內，發現有人攻寨，雖然慌亂，却必然全力抵抗，別忘記咱們一共才只有十八個人，要是不能一下子攻破寨子，搶攻入去，那麼，咱們就別指望還能夠攻入寨子了，甚至連溜逃也成問題！」

那個老丁聽了利富的解釋，不再說話了。

其他的人紛紛點頭，認爲利富說得有道理。

就連蕭原與徐志通，也承認他選擇在白天攻擊梧桐寨，的確是比在黑夜有利得多。

所以他倆也跟着點頭。

但他兩人也暗驚「利富」這個人不但奸狡，也毒辣，而且頭腦靈活，是個不好對付的傢伙。

怪不得他能夠在五縣聯剿中，手下全部死的死，抓的抓，他却仍能隻身逃出來了。

「各位弟兄，還有什麼人有異議的？」利富目光焖焖地溜視着各人。

「利老大，你那個主意那麼好，咱們是沒話說的了！」有人說道。

各人莫不附和，頓時發出一陣嗡嗡之聲。

利富「殊」地噓了口氣，示意衆人靜下來，並伸手指指上面，衆人馬上靜下來，有幾個還伸了伸舌頭。

「各位弟兄既然沒有甚麼異議，這事便這麼決定了。」利富目光落在蕭原的身上，朝他說道：「胡兄弟，你身上有袋錶麼？」

蕭原點點頭。「有。」

「好。」利富說道：「胡兄弟，等一會，大家就看你的了，準三點鐘發射第一鎗！」

「請放心。」蕭原拿出袋錶來看了一眼。「利老大，我這個袋錶長短針正指着一時零半刻。」

利富也拿出掛錶來，打開來看一眼，點點頭道：「正好一樣。」

收起掛錶，又掃了衆人一眼，說道：「大家準備一下，準二時開始行動。」

衆人「應」了一聲便散了開來，各自檢查起自己的武器來，又或是找地方拉屎撒尿，以免在攻擊前，因爲便急而弄出紕漏來。

× × ×

蕭原與五名「手下」（那一撥人是由他指揮）伏在梧桐寨左邊斜對着碉樓的一片只有一人高的蔗地內，窺望着那座高聳的碉樓。

那座碉樓足有五丈高下，在碉樓頂及中間那一層的牆上，開了一列鎗洞眼，若是鎗火齊發，足以控制了寨前的那一片開闊地，沒有人可以逃得過鎗火的射擊！

加上寨牆有兩人高，要是想從前面攻寨，那根本是自討苦吃。

碉樓上那一個個鎗洞眼，就像怪獸那令人心悸的巨眼，沒有人可以在它的「眼下」遁形。

蕭原不時從懷中掏出袋錶來看一下，裝出不耐煩的神色。

事實上，他們伏在這塊蔗地內，已經很久了（其實只不過二刻鐘左右），但那隻袋錶的指針就像停了一般，就是指不到三時正那個地方。

忽然，蕭原對伏在他身邊的一個漢子道：「林樹，我與你到那邊伏着，那邊正好對着那個機鎗眼！」

林樹往蕭原手指處望過去，看到那邊叢林邊沿靠路邊那面，確是正對可以封鎖寨子前一大片地方的那個機鎗眼，便點點

匪首利富向部下解說如何進攻「梧桐寨」的主要據點。

頭，爬起身來，當先往那邊躬着腰走去。

蕭原跟在林樹的後面。

一會，蕭原便折返來，走到一個正舉鎗瞄準了一個鎗眼的傢伙身邊，那個傢伙馬上警覺地放下鎗，扭頭盯着蕭原。

蕭原朝那漢子吡牙笑笑道：「林興，還有不到一刻鐘便是攻擊的時刻，你瞄準了麼？」

那傢伙——林興自負地翻了翻眼，不高興地說道：「當然瞄準了，我玩鎗的時候，你還未生鬚啊！」

蕭原沒有生氣，拍拍他的肩頭，說道：「我不過提醒你一下。」跟着便躡足走向另一個「手下」伏着的地方。

當他走到林興腳後的剎那，提在他手上的那支步鎗忽地掄動起了，斜砸落在正托起鎗來，歪着腦袋瞄向碉樓的林興的後腦上！

林興驚覺的時候，鎗托已「噗」地一聲，重重砸在他的後腦上，頓時開了花，連「哼」也沒有哼一聲，便昏死過去。

蕭原就這麼樣，順利地將那五名「手下」解決了。

而林樹是在蔗林的邊沿被他自後面一鎗托砸倒，暈死過去的。

蕭原解決了那五個「手下」，拿出袋錶來看一下，恰好是三時正。

本來，他還想奔入寨子中告知寨內的人，但時間已來不及，他必須準時發射第一鎗，以免利富起疑，因而馬上溜遁，雖說徐志通跟在利富身邊，但憑他一個人，肯定對付不了利富及其餘的五個人，所以，蕭原馬上開了一鎗！

不過，那一鎗却不是朝碉樓開的，而是向天開！

跟着，他便一頭衝出了蔗林，搖動着鎗管上縛了一件白衫布的步鎗，往寨口跑去。

鎗聲一响，寨子的後面便响起一陣急驟的鎗聲，有如爆炸一樣。

碉樓上的守衛一聽鎗聲乍响，那些鎗眼內剎時伸出一支支鎗口來，「砰」的一聲，從一個鎗眼中，射出鎗彈來，從蕭原的頭邊掠過，嚇得蕭原忙躬低身子，拚命搖動着鎗管上的那塊衫布。

碉樓頂端也有人叫道：「別開鎗，下面那人搖着白旗啊，放他進來。」

原來蕭原是撕下一個叫潘炳的身上的那件白色汗衫，縛在鎗管上的。

一陣吱吱扎扎聲中，寨口的木柵關了起來。

而寨內也有人喊叫，狗吠豬嚎，起了騷動。

而附近的地方，也响起了驚怒的呼喊聲。

一時之間，本來一片寧靜的地方，忽然驚動起來，就像末日來臨一樣。

蕭原雖然仍然奔跑向寨口那邊，但却驚覺地注意着附近的動靜，尤其是碉樓上的動靜，幸好碉樓上的人沒有再向他開鎗射擊，否則，他就危險了。

一口氣奔到寨口前，他隔着木柵的縫隙將手上的步鎗丟入去，同時舉起雙手，急促地朝從寨牆邊閃出來的一個漢子叫道：「請吩咐碉樓上的人開鎗向天射擊，我是來帮你們的，快派人去增援神廟，寨後的那撥土匪只是佯攻，牽制你們的人手，另一撥土匪從左側直撲神廟，企圖刦奪廟內的那尊金神像才是眞的，而這一邊本來也有人牽制碉樓上的人手的，不過，都讓我解決了。」

「你是誰？」從碉樓內奔出來的一個中年人劈頭就問。

「我叫蕭原！」蕭原心急地道：「我是一名追捕手，混入這帮土匪中，欲擒捕那個匪首！」

那個中年人一身漢人打扮，手上提着一支駁殼鎗，兩道目光一直盯在蕭原的身上。

「請你們相信我！」蕭原急切地道：「我還有另一個同伴跟在匪首的身邊，你們若不想那個匪首驚覺有變，而帶着其他的匪徒溜走的話，請你們快開鎗亂射一通，好讓那匪首深信不疑——那就有機會將他們一網打盡，免留後患！」

那中年人又瞧了蕭原一會，終於咬咬牙，決斷地道：「打開柵門，讓他進來。」同時扭轉頭朝碉樓內喝叫：「馬上開鎗射擊，向天！」

蕭原還未走進柵門內，碉樓上鎗聲大作，好不熱鬧。

蕭原終於喘了口氣。

而寨後那邊的鎗聲一陣比一陣激烈，忽然，左邊寨牆外响起猛烈的鎗聲。

蕭原知道，利富與他的那一撥人，開始搶攻了。

這表示，利富沒有思疑情形有變，蕭原那一撥人手出了問題。

× × ×

當第一下鎗聲一响，利富與那一撥人都馬上緊張起來了，磨拳擦掌的，準備搶攻。

徐志通不敢亂來，因爲他雖然很近利富，但他只得一個人，而且利富與一名心腹手下走在後面，他就算有把握可以殺死利富，但却沒有把握可以對付其餘的那幾個「伙伴」，也就是說，他逃不過其餘幾人的毒手！

所以，他只好忍耐着。

因爲他與蕭原已定好了策略，隨機應變。

在目前的情形下，他也只有隨機應變這個法子。

而他忍耐着，就是想等待蕭原帶着寨內的自衛隊，趕過來堵截，那他就有機可乘了。

利富却不是一個魯莽的人，在寨前那邊响起一聲槍聲，跟着便沉寂下來後，雖然寨後鎗聲激烈，但他却思疑起來，轉着眼珠，不斷地朝寨前那邊張望，同時下令那些手下暫時按兵不動。

徐志通不禁暗自着急起來，因爲利富若思疑蕭原那撥人手出了事，那麼，他一定會下令撤退，那麼，便不可能一網將這伙土匪打盡並擒捕利富，那又要再等機會了。

幸好，利富疑心更盛，正想派一名「伙伴」趕到前面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前面又响起一陣陣猛烈的鎗聲，其中還夾雜着機鎗聲，利富頓時精神一振，馬上下令他那一撥人攻擊！

徐志通只好向寨牆上開鎗，利富那名

掌握機鎗的心腹手下立刻「咯咯咯」地叫响起來，聲勢震天。

利富却遠遠地站在後面，下令徐志通等人在機鎗的掩護下，衝向寨牆。

而寨牆上，只有兩三個人在開鎗還擊，這情形，正如利富所說，寨子內的青壯人手確是不多，而且，顯然已被寨後及前面的兩撥人牽制了大部份人手。

利富那名心腹手下的機鎗一叫响，便壓得寨牆上的那兩三名「寨丁」抬不起頭來。

徐志通等人便在機鎗的掩護下，衝過去。

忽然，碉樓上面有人向這邊開鎗射擊，但却一下接一下的，顯然也抽不出太多的人手來照顧這邊。

這自然阻擋不了徐志通他們的撲攻，利富在後面看着，也跟那名心腹手下隨後衝過去。

他一直以爲蕭原那撥人壓制便牽制了碉樓上的大部份人手，却不知道，那是引他入甕。

說起來，那座碉樓的作用很大，因爲是全寨最高的，居高臨下之下，不但可以封鎖了寨前那一片地方，也可以兼顧支援左右兩邊，若是人手充足，鎗械夠火力猛，只要派一部份人在寨後等着，那眞是鐵桶也似，很難可以攻得破！

而利富選在這個時候進攻，確是明智之舉。好明顯，寨內的人手確是不多（老弱婦孺除外），要不是蕭原「倒戈」，只怕待那些在外耕作的寨民趕回寨子前，已被利富這一帮土匪攻佔了！

徐志通與另外三名「伙伴」很輕易便衝到寨牆下，在機鎗的掩護下，你腳踏我膊（肩）的，攀爬上去！

利富待一名「伙伴」攀上寨牆上，徐志通與另外二個先後抓住垂放下來的繩子攀上去時，才與那兩名心腹手下衝到牆下去。

那個最先攀上牆頭的「伙伴」顯然已控制了那一段寨牆，不停地向寨內放鎗射擊，徐志通攀上去一看，果然，這一段寨上不見一個寨丁，却有三幾個寨丁慌惶地奔向不遠處的那座神廟，不時回身朝這邊開鎗，而碉樓上仍是疏疏落落地朝這邊射擊，但鎗聲却很激烈。

徐志通雖然不願意向寨內射擊，但爲免被別的人懷疑，只好硬着頭皮，朝神廟那邊射擊，幸好寨內的人這時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家家關門閉戶，不見一個人影，連狗也不見一隻，只有神廟附近有人閃現，他估計大概是守衛神廟的寨中人。

利富與那兩名心腹手下才攀上去，便下令徐志通等人：「阿義，掩護他們衝下去！」

那個提着機鎗的心腹手下馬上將機鎗架好，趴在牆頭上，食指一扣鎗機，「咯咯咯」地向神廟那邊掃射。

神廟那邊立刻有人開鎗還擊。

徐志通等人只好縱身跳下去，往地上一倒，邊開鎗邊從地上竄了起來，往前竄去。

寨子後面的鎗聲不斷响起來，顯然，王應那一撥人手很賣力地牽制住守衛寨後的那些寨丁。

神廟那邊的寨丁在機鎗的猛烈掃射下，漸漸停止了還擊，偶爾有一兩下冷鎗响起，徐志通等人已衝到最近的一座寨屋旁邊，從這屋衝向那屋，逼近那座神廟。

利富與另一名心腹手下跳了下去，竄衝向最近那座寨屋，同時呼喝道：「弟兄們，快衝過去，只要攻佔了神廟，咱們就發財了！」

徐志通與另外三名「伙伴」馬上吆喝起來，邊開鎗射擊，邊向神廟衝撲過去。

神廟那邊立刻有人開鎗射擊，企圖阻擋徐志通他們的撲攻。

徐志通忽然「唷」地痛叫一聲，歪跌在地上。

本來，神廟那邊閃縮的射擊根本阻止不了徐志通與他的「伙伴」的撲攻的，而另外三名土匪兇猛地繼續衝撲上去，但却被徐志通的那一聲叫聲震得窒住了，各自閃縮到最近的掩蔽物後。

他們是來發財的，雖然也是玩命，但能夠避免傷亡，自然是盡量避免，免得「牛耕田，馬食谷」，拚命有自己一份，發財却沒有。所以，其餘那三名傢伙在心驚之下，自己也恐怕自己會有什麼損傷，不能活着分到銀財了。

神廟那邊的鎗聲馬上猛烈起來。

利富乍見徐志通受傷倒地（不知是死還是昏了過去，沒有動靜），也驚嚇了一下，慌不迭竄到一座屋角後，但眼前的情勢却不容許他們再遲疑，因爲時間越久，對他們越不利，必須速戰速決，不然，待到那些在寨外耕作的那些寨民趕回來，來個前後截擊，那他們就完了。

「利富」自然明白他們此刻的處境，而他也不愧是一個兇狠的人物，猛地咬咬牙，從屋角後竄出來，朝神廟那邊掃了半梭子彈，口中吆喝一聲：「弟兄們，衝過去啊！」躬着身，有如一頭惡狼般，衝向神廟。

緊跟着他的那名心腹手下，也緊張着衝前去，並不停地開鎗射擊。

那三名傢伙聽到利富的吆喝，再看到利富「身先士卒」衝向神廟，他們再怕死，也不敢再蜷縮着不衝出去了，只好硬着頭皮，邊開鎗，邊衝出去。

神廟那邊的寨丁似乎被他們的「聲勢」嚇住了，鎗聲立刻疏落下來。

利富不禁精神一振，喝呼道：「弟兄們，他們抵受不住了，不要讓他們有喘氣的機會，佔據了神廟，那尊金神像就是咱們的了！」

那三名傢伙一聽，登時振奮起來，奮勇往神廟那邊衝去。

而這時那個叫阿義的傢伙，亦已從寨牆上跳下來，抱着那挺機關槍，邊往前衝邊掃射。

霎時之間，銳不可擋。

神廟那邊的鎗聲馬上被壓制得停了下來。

利富的估計可能沒有錯，不但守衛寨子的人不多，神廟的守衛也可能只有幾個人，不然，怎會阻止不了這麼幾個人的衝擊。

利富與那幾個傢伙已衝近了神廟，只要讓他們衝入去，佔據了神廟，那麼，他們這一次的計劃就成功了，就算蕭原與寨

子內的自衛隊趕到來，也奈何他們不得，因爲那座神廟是寨子內的苗人的聖地，那座金神像更是不可冒瀆的天神，寨內的人，是說什麼也不會不顧一切地攻擊神廟的，這就是讓利富他們有以威脅寨民的仗持了。

忽然間，接連響了兩下鎗聲，緊接着又是連串的五下鎗聲。

那個抱着機關鎗邊掃邊衝向神廟的阿義首先「哎呀」地悶叫一聲，接着仆倒在地。

緊接着，利富也大叫一聲，歪跌下了去。

衝在最前面的三個傢伙，也在那連串的五下鎗聲中，有兩個發出痛叫，閃跌落地，剩下的一個急不迭往地上伏下去。

只見倒在地上的徐志通從地上竄了起來，疾撲向被阿義拋跌在地上的那挺機鎗，同時朝倒在地上的利富那邊開鎗射擊。

徐志通不是最先中鎗倒下的麼？

原來，他只不過是假裝中鎗倒地，以便伺機向利富以及其他的「伙伴」開鎗偷襲。

本來，他早就想「反戈一擊」的了，但由於顧忌阿義那挺機鎗，而阿義又一直在他們的後面掩護，所以，他根本沒有機會先解決阿義，消除最大的威脅，若他不顧一切地先向那三個傢伙動手，那麼，他肯定逃不過阿義的那挺機鎗的掃射，而在後面的「利富」也一定在勢變之下，馬上往外溜，那麼，他雖然可以阻止利富這批土匪刦掠寨子，但他自己也非死不可，而且，也捉不到利富這頭野狼了，這是他不願意的。

所以，他在焦急之下，靈機一觸，詐作受了傷摔倒在地，逼使利富不顧一切地撲攻神廟，那他就有機可乘了。

× × ×

徐志通才竄撲向阿義那邊，地上的利富忽然翻滾向左邊的那寨屋牆下，恰好避過徐志通的射擊。

他馬上開鎗向徐志通射擊，阻止他奪取那挺機關鎗。

但由於匆忙，加上驚怒之下，那二鎗從徐志通的身邊遠遠地射過。

徐志通速速又向利富開鎗射擊。

但也射不中。

驀地，一下鎗聲從利富身側的那堵牆角後響起，徐志通的身子打了個轉，撲跌在地上。

從那堵牆後立時一拐一拐地滾出了一個漢子來，赫然正是利富那個寸步不離的心腹手下。

「利富」也從地上爬起來。

陡地一陣鎗聲有如炒豆子般，爆響起來，那個漢子身子一震，「呀」地叫了一聲，却仍然跌跌撞撞地撲向地上的那挺機關鎗。

鎗聲一響，利富心頭劇震了一下，才爬起的身子急不迭撲回地上，一個滾身，滾到了牆脚下。

鎗聲繼續急驟地響起，那個漢子身上又中了兩鎗，却居然仍能挺着撲到那挺機關鎗前，身子一軟，撲倒在那挺機鎗上，雙手一抓，奮力一個翻轉身，將那挺機鎗扔向利富那邊。

跟着那傢伙的身子抽搐了一下，便寂然不動了。

原來，他身上又中了一槍。

身中數鎗才死，他的生命力也可算强盛了。

鎗聲中，又響起一聲負痛的叫聲。

原來，那個僥倖沒有受傷的傢伙，也在一羣驟然趕到來的自衛隊的鎗火下，連中兩鎗，倒在距神廟只有十多丈遠的一座屋子牆角下。

那一伙及時趕到來的自衛隊是從寨子的前面那邊奔來的，那名利富的心腹手下，就是死在他們的鎗火之中！

而在那伙人之中，赫然有一個人是蕭原。

碉樓上的鎗聲也沉寂了，不過，寨後的鎗聲更加猛烈。

利富在滾到牆脚下的剎那，已瞥望到那伙及時趕到來增援的自衛隊中，有一個是蕭原（胡家發），霎時間，恨怒得地幾乎咬碎了一口牙，眼中冒出了兇狂的厲芒來。

他恨死了蕭原，還有那個業已中鎗撲倒在地，沒了動靜的徐志通！

——要不是他兩人「倒戈」，他這時候已攻入了神廟內，以金神像挾持寨子內的人，因而可以予取予携。

原來，那座神廟內不錯是有一尊金神像——虎頭人身，但却不是全用黃金鑄成的，只不過是鑲了一層金泊，大約二三斤重左右，不過，那尊神像，却的的確確是寨子內的人虔敬膜拜的守護神，寨子內的人是寧願死，也不會讓他們的神遭到褻瀆損毀，而控制了那尊神，也就等於控制了那全寨子的人。

利富眞正的目的，就是想奇兵突出攻佔了那座神廟，控制那尊神像，以此來要脅寨子內的人，將所有的錢財金珠交出來，收穫一定鉅大。

原來，他早就探查到，這座梧桐寨內，那些苗子收藏了一批寶石以及金子，價值鉅大，乃是這一族苗人祖上傳下來的，是公產。只有在天災人禍的時候，才能夠取出一部份來變賣濟急，也只有一族之長，才知道收藏的地點，就算是妻兒子女，也不准私相傳告。

由於這數十年來，梧桐寨沒有遭遇到什麼變故或是天災人禍，故此，上一代的族長與這一代的族長，都沒有去動那一批寶藏。

而那個寶藏，確是存在的，决不是子虛烏有的一種傳說。

利富更探聽到，那一戶在梧桐寨內落地生根的漢人，之所以甘願被那些苗子同化，是有居心的——且是打那個寶藏的主意！

× × ×

利富眼見功虧一簣，心中又驚又怒又恨，而眼前的情形，根本沒有他選擇或是避疑的了，因爲蕭原已帶着寨子內那些苗人自組的自衛隊，邊開鎗射擊，邊向這邊衝過來。

咬緊一口牙，利富猛地一個向外滾，伸手一把抓住那挺機關鎗，陡地，手臂上一痛，原來被一顆子彈擦傷了。

那一鎗是蕭原開的！

利富咬得牙齒「格格」地一響，忍痛抓住那挺機鎗往懷中一抱，人還未跳起身來，食指已扣在鎗機上，「咯咯咯……」一口氣向蕭原那邊掃射起來。

蕭原眼明手快，疾喝一聲：「快伏下來！」他自己已一個斜撲，撲在地上。

也幸虧他撲得快，才撲下，子彈便「啁嗖」地從他的身上射過。

那些苗人自衛隊也紛紛慌不迭閃的閃，伏的伏，但仍有兩個慢了一點點，被射中，痛叫着倒在地上。

利富却在這剎那一跳起身，那挺機鎗仍然噴出赤紅的火舌來，有如一頭負傷的野狼般，三幾步便衝到那座屋子的牆角後面。

但馬上他便猝然掠閃出半邊身子，又掃射了一半子彈。

蕭原恰好正欲竄跳起來，嚇得慌忙扒貼在地上，不敢稍動。

鎗聲乍停，利富已經閃縮着回到牆角後。

蕭原却不敢貿然跳起身來，因爲他恐怕利富，正在牆角後往外窺探着，要是他急急跳起身來，說不定會成爲利富的鎗靶了。

他正想打手勢示意後面的自衛隊悄悄自兩邊包抄過去，却有幾名自衛隊員魯莽地跳起身來，欲向利富藏匿的那座屋子衝過去。

利富也就在那剎那從屋角後閃了出來，抱着的那一挺機關鎗吐出扇面形的火光來。

立刻便有兩個自衛隊員大叫一聲，跌倒落地，其餘的慌不迭急伏下去。

蕭原不禁又難過又着急，但却不敢莽動。

掃射了一輪後，利富又閃縮回屋角後面。

蕭原馬上示意那些自衛隊員悄悄地向兩邊掩抄過去！

而他自己亦一個滾身，往牆邊滾去。

但馬上便招致利富的射擊。

他只好不再動，貼伏在地上。

因爲，有一顆鎗彈擦着他的髮際掠過，隱隱感到一陣炙熱。

其實這時候他最担心的是沒有動靜的徐志通，因爲不知他是死了，還是昏了過去，總之不太妙。

他不禁暗自責怪自己，未能盡快起來接應徐志通。

其實，他已盡快地趕來，不過，那名中年人（就是寨子內的自衛隊長，也就是這座寨內的唯一漢人）雖然放他進入寨子內，却仍懷疑他是「詐降」的，那自不免要他費唇舌解說一番，並派人奔出寨外，到那塊蔗地查看過確是有幾個人被砸倒了，才完全相信他的話，馬上分出大半人手，火急趕往神廟馳援。

這幾乎讓利富得了手。

幸好還趕得及阻截住利富他們，不然，寨子內的人就只有任由利富這帮土匪宰割了。

但徐志通却不知生死。

× × ×

利富這個傢伙眞狡猾，第二次閃縮回屋角後，便連那挺機關鎗也棄了，閃到不知那一處寨牆下，越牆逃竄了。

就連蕭原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狡猾、機智。

而那挺機關鎗原來已彈盡了，若不棄掉，帶着只是負累。

蕭原沒有立刻急急去追尋利富，而是馬上察看徐志通的生死。

徐志通的身上有一處鎗傷，是在左胸上，離心臟很近，流了不少血，幸好，還有一點點氣息！

蕭原忙從身上拿出以雲南白藥特製的鎗傷藥來，敷在徐志通的傷口上，暫時爲他止住血，然後將他抱起來，恰好那個中年人——自衛隊長自碉樓那邊趕來，看到蕭原抱着一個受傷的人，馬上上來帮忙，合力將徐志通抬入一間屋子內。

這時，寨後的鎗聲，已疏落下來。

而那些自衛隊員不等蕭原吩咐，已自動去追捕搜尋利富的下落，不時胡亂地放一兩鎗，既壯胆，也希望可以將利富嚇出來！

那間屋子原來是那自衛隊長——鍾水春的一個大舅子的家，而寨子裏的老弱婦孺，在鎗聲一起時，便已集中藏匿在神廟下面的一座大地窟內。

撕開徐志通左肩染血的衣衫，蕭原在仔細地察看他的傷口的情形。

還好，鎗傷處雖然靠近心臟，却沒有傷及，否則，徐志通早已一命嗚呼。而且，由於子彈射穿了背後，沒有留在體內，外表上看起來很嚴重嚇人，但情形要比子彈留在體內要好，沒有那麼麻煩，蕭原雖然心頭難過及沉重，他還是忍不住吁了一口氣。

若是徐志通夠强壯的話，他一定死不了。

他馬上替徐志通清洗了一下胸前背後的傷口，再將兩包鎗傷藥分別敷在前後的傷口上，然後將鍾水春由屋子內找出來的一塊乾淨白土布撕成一條條，連縛起來，將傷口包紮好。

從鍾水春的外表看來，一點也不像一個奸惡的人，最少，蕭原就看不出來了。

寨後的鎗聲，也沉寂了。

這表示負責「伴攻」寨後的王應那一撥人不是死傷殆盡，便是夾着尾巴溜了。

鍾水春看到徐志通的臉色沒有先前那麼蒼白，氣息也粗了一點，便走出去，到神廟內的地窟將寨內的老弱婦孺放出來！

一時間，寨子內又人聲喧嘈，充滿了生氣。

徐志通彷彿感應到那一股生氣，咀裏忽然發出輕微的呻吟聲來，睫毛輕輕顫動着。

蕭原看到徐志通終於有了反應，不由喜極而低呼道：「徐老哥，徐老哥，徐老哥！……」

徐志通眼皮掀了掀，終於艱難地張開來，眼珠遲緩地轉動了一下，然後定定地瞧着蕭原，乾燥的咀唇嚅動着：「水……我……喝……水……」

蕭原驚喜得差點跳起來，喃喃道：「醒了，終於醒了……」忽然跳起來，急急道：「等一等，我這就去給你端杯水來！」但却不知往那裏去取水。

恰好鍾水春與幾個男女及孩童走進來，蕭原急忙問道：「鍾老哥，水在那裏？他醒過來了。」

鍾水春忙對身邊的一個苗裝婦女道：「快去拿碗水來！」接一步走到床前，看到徐志通眞的醒過來了，但仍然很衰弱，總算活過來了。不由吁口氣，高興地道：「蕭老兄，他醒過來就好了！」

那個長了一臉鬍子，整個人粗粗黑黑，年紀與鍾水春差不多的苗裝漢子，也走上前去看一眼，臉上露出關切的神色，以生硬的漢語說道：「他傷得很重啊！他是個好人，虎神會保佑他的。」

鍾水春看到蕭原看着那漢子，忙介紹道：「蕭老兄，這個是我的大舅子阿朗。」接又對那阿朗說道：「阿朗，他叫蕭原，是個大好人，要不是他及時相告，並帮忙我們對付那伙土匪，這時候那伙土匪已攻佔了寨子！」

阿朗感激地看着蕭原，上前張開雙臂，按住蕭原的肩頭，雙掌在他的背上各輕拍了三下，才放開他，用生硬的漢語說道：「你，也是個大好人，虎神一樣會保佑你，咱們寨子的人，全都……感謝你。」

蕭原忙說道：「阿朗兄，不用感謝我，這是我應該做的！」

正說到這裏，那個苗婦已端了一碗水來，蕭原忙接過，坐下來，托起徐志通的頭，將碗湊在他的咀邊讓他喝。

喝下大半碗水，徐志通的精神好了一些，氣息也均勻了。轉着眼珠看了鍾水春與阿朗一眼，才看着蕭原，咀唇欲動。

蕭原忙說道：「徐老兄，這位就是寨子的自衛隊長，鍾水春老兄。」接又指一指阿朗道：「這位阿朗兄的大舅子。」

鍾水春忙朝徐志通點點頭，說道：「徐老兄，你爲了阻止那伙土匪攻佔神廟而盡了全力，我代表寨子裏的所有人，多謝你。」

阿朗也上前去，握住徐志通的手，輕輕搖了一下。「你是好人，虎神會保佑你的。」

徐志通嗡動咀唇，沙啞地向蕭原說道：「情形怎樣了？那頭狼捕住了麼？」

蕭原說道：「情形很好，那伙土匪都被打跑了，還捉到了幾個受傷的，不過，却被那頭狼溜脫了，現在寨子裏的自衛隊還在追尋搜捕。」

「徐老兄，我若是早一點趕到來接應你，就不會……」

徐志通無力地擧起手來，阻止蕭原說下去。「老弟，這不是你的錯……你不要自責，我不是還活着麼……最可怕的是被那頭狼走脫了！」

「徐老哥，你放心，我一定會捉到他的！」蕭原揑着拳頭。

「我也想親手捉到他！」徐志通的眼中閃泛起亮光來。「可惜……」

蕭原忙道：「徐老哥，你安心養傷吧，他逃不了的！」

徐志通點了點頭，才說了兩句話，他的氣息便粗促起來。

鍾水春忙道：「徐老兄，別說話了，好好地躺着吧，以免牽動了傷口。」

阿朗也道：「我丟叫孩子媽宰一隻鷄，熬一鍋粥給他吃。」轉身走了出去。

鍾水春跟着也道：「蕭老兄，你看着徐老兄一會，我出去看一下。」

蕭原點點頭，他便走了出去。

而徐志通也閉上雙眼，睡了。

大約二刻鐘左右，鍾水春走入來，朝蕭原抱歉地說道：「仍然未搜捕到那個匪首，隊上的人都在附近搜尋。寨子後面的那些土匪逃得比兎子還快，但仍然被我們捉住兩個，除了被打死的一個，只逃了兩個。」

頓一下，又說道：「合共起來，咱們打死了五個，捉了八個。」

「寨子裏有人傷亡麼？」蕭原問。

「有六個受了傷，二個傷得頗重。」鍾水春說：「幸好沒有人死。」

跟着又說道：「我已經分派了從耕地裏趕回來的青壯年嚴守寨子。相信那伙土匪不會反撲吧？」

蕭原想了一下，利富與逃脫的另外那兩個匪徒，合共只有三個人，根本已沒有力量反撲了，當下搖搖頭道：「鍾老兄，他們是無力量再反撲。不過小心點還是好的！」

鍾水春看一眼睡着了的徐志通，對蕭原說道：「蕭老兄，徐老兄的傷勢不會有什麼變化的了，有阿朗夫婦照顧他就成了。阿朗夫婦將你與他看作是全寨子的大恩人，他們一定會小心照顧他的，我帶你到外面去走一下，順便去看一下那座神廟，老族長在神廟等着見你。」

蕭原看一眼睡得很熟，氣息均勻的徐志通，料想他不會有什麼變化的了，於是便點點頭，站起身來，跟着鍾水春走了出去。

剛好阿朗走進來，說道：「蕭老兄，你放心走吧，我會好好照顧他的。」

蕭原少不免多謝一聲。

×　×　×

在走去神廟的路上，寨子裏的那些苗人都很好奇但又尊敬地望着蕭原，並且與鍾水春親熱地打招呼，沒有什麼人對他露出憎厭的神色。

這令到蕭原納悶不已，因爲據利富說，梧桐寨內有一位土財主，是唯一的漢人，剝削了不少錢財，並且娶了一個苗家女做妻子，那麼，寨子裏的苗家人一定會對那漢人憎惡的才是，而鍾水春親口告訴他，他是寨子裏唯一的漢人，娶了一個苗家女，那豈不是他就是那個奸詐貪婪的漢人麼？怎麼那些苗家人對他那麼親切？

來到神廟前，蕭原立刻受到聚集在神廟前的一羣苗家男女還有孩童的歡呼。原來，那些苗家男女聽到老族長要在神廟內見蕭原，便紛紛聚集在廟前，欲睹一眼蕭原的風采。

那些苗家男女老少，都將蕭原與徐志通視作大恩人大英雄，而他們是最重視那些英雄人物的，那自然對蕭原兩人崇敬有加了。

蕭原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面對這種塲面，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好露出一臉笑容，朝那羣人不斷地點頭，跟着鍾水春經過人羣中分開來的那條街道，走入神廟內。

那些人仍然聚集在外面沒有散去。

神廟不很大，是用麻石與粗實的木料

建成的，拙樸中隱透出一種神秘懾人的氣氛來。

這大概是那些粗大的木柱上，及門簷窗壁上，皆雕滿虎虎生威的七彩虎頭像的緣故吧！

而那些苗家男女老少在蕭原走進了神廟後，便一個個肅穆而立，露出虔敬崇畏的神色來。

蕭原可說是大開眼界，第一次看到那麼具有神怪色彩的神廟。

才走入廟內，一眼便被當中聳立的一根足有合抱粗細，比人略高的大木柱吸引住了。

那根木柱是一件木雕品，雕刻成一個人身虎頭，神態生猛，漆以鮮艷的七彩的虎頭神像，乍看之下，似欲張牙舞爪向人撲噬。

蕭原不由滿有興趣地細看起來。

鍾水春却敬畏虔誠地朝那虎頭神像跪拜下去。

蕭原猜想，那一定是這寨子的苗人供奉膜拜的一個神了。

對於雲桂一帶的苗黎等族所崇拜的神祇，蕭原聽聞過不少，但還是第一次親眼目睹。

所以，他雖然好奇，却不驚異。

走過那個虎頭神像，進入了神廟裏面，也就是一般寺廟的內殿。

裏面陰陰黯黯的，香烟繚繞，四面的牆上，塗滿了形態各異的七彩虎頭神祇，有些居然有翅膀的，烟霧繚繞中，那些「虎神」像是脫牆而出，飛舞騰躍。

蕭原看着，沒來由地感受到一種令人驚悚敬畏的寒意來。

而且，也有一種强烈的神秘感。

裏面的正中靠牆的大木柱上，供奉了一尊金光閃閃，約有半人高，但神態更生動威猛，懷中摟着一個裸女的虎頭人身雕像。

而一個年紀看來已很老，鬚髮俱白，臉上堆滿了皺紋，一雙眼在昏黯中却透射出兩道怪異之光的老人，盤膝坐在一張矮櫈上，乾癟的咀不停地嗡動着，但却沒有聲音發出來。

盡管蕭原不明白爲何世上竟有人崇奉膜拜這種人獸混合的神像，但入鄉隨俗，他的神態也很沉肅，不敢像露出一種嘲蔑的神色來。

當他看到木柱上的那尊金閃閃的虎頭雕像時，他便暗自猜想，那一定是利富所說的那尊以眞金鑄雕的金神像了。

鍾水春在那老人面前垂手躬身，恭敬地說道：「老族長，我已帶來了那位解救了咱們寨子這一場大刼的大恩人，就是這位蕭原老兄。」他對老人說的居然是漢語，並伸手指了指蕭原。

蕭原忙朝那老人躬躬身。

那老人雙眼一抬，兩道透着怪異光芒的目光射在蕭原的身上，乾癟的嘴唇掀動起來。「小哥子，你解救了咱寨子的厄刼，虎神一定會保佑你的。」說的是漢語。

那老人說着從懷中摸出一塊比巴掌略小的虎頭銅雕來遞給蕭原。「請你收下這尊虎神精靈寄附了的虎神銅符，它會保護你不受虫獸所傷，也爲你化災解厄。」

蕭原遲疑了一下，却被身旁的鍾水春用手肘輕碰了一下，示意他趕快收下，他只好伸手接過。

「小哥子，你是咱寨子的大恩人，本來，我要盛情欵待你一番的，但寨子人心未安，所以，我代表虎神贈給你一塊寶石，以作報答，並吩咐鍾水春代寨子的所有人及我，招待你。」

蕭原可不是望人報答的，當下忙道：「老族長，請收回那塊寶石，我帮忙你們，不是……」

那知道鍾水春又用手肘輕碰了他一下，並悄聲在他耳邊道：「你一定要收下，虎神賜贈的東西，任何人也不能拒絕的，不然，便被視作不尊重虎神……」

蕭原聽他那麼說，知道拒絕不得，否則，可能會變成全寨子的敵人，所以，他連忙改口說道：「老族長，多謝虎神的賜贈。」

那老人本來已搭拉下去的咀角，馬上往兩邊拉長了（那是笑），又從身上拿出一塊約有姆指頭般大小，在昏黯中閃耀着晶藍芒光的石塊來，遞給蕭原。

蕭原一眼看到那塊寶石，心頭跳動了一下，因爲他看出，那是一塊罕見的貓眼寶石。

這麼大的一塊貓兒眼寶石，價值不菲的啊。

這是他想不到的，但也只好接受了。

跟着，那老人便不再說話，却站起來，五體投地地向那尊金神像跪拜下去，兩片咀唇急促地嗡動着，發出低微怪異的聲音來。

鍾水春也一扯蕭原，跪倒下去，樣子虔敬極了。

蕭原雖然不是一個迷信的人，但在這種情況下，也只好跪下，膜拜一番。

好一會，老人才起身，朝跟着起身的鍾水春道：「帶他出去，好好招待他。」說完朝蕭原點點頭。

鍾水春朝老人躬躬身，蕭原也照做，老人坐回矮櫈上，閉上雙眼，恍似老僧人入定，但乾癟的咀唇却不停地嗡動着。

鍾水春將蕭原帶出神廟，那些人居然還未散去，一看到他走出來，又向他歡呼起來，忽然，不知誰發出驚惶中透着虔誠的叫聲，那些人紛紛跪倒下去。

蕭原不由愕住了，看看那些人，再看看鍾水春，一副莫名其妙的樣子。

鍾水春却指了一下他手中拿着的虎神銅符，悄聲在他耳邊道：「你手上拿着他們供奉的虎神銅符，就等於虎神的化身，他們自然向你膜拜了。」

蕭原這才恍然，若不是眼見，他眞不相信，世上竟有人對一種神怪崇奉得無以復加，一心一意的。

「現在怎辦呢？」蕭原悄聲對鍾水春說。

「他們膜拜完便會站起來的。」鍾水春悄聲說：「那時才將神符收起來吧！」

蕭原只好渾身不自在地站在那裏，等着那些人站起來。

一會，大概那些人已膜拜完畢，紛紛站起來，但從他們臉上那種崇敬的神色，及信仰的目光，可以看出，他們已將蕭原視作了神。

蕭原急忙收起那塊神符，在鍾水春的

帶領下，從人羣中走了出去。

× × ×

再到阿朗的家中看一下徐志通，仍然熟睡未醒，於是便到鍾水春的家。

鍾水春的家就在碉樓附近，與別的寨屋沒有什麼分別。唯一的分別就是比別的寨屋整齊乾淨。

蕭原怎麼看，也看不出這像是一個土財主的家，他不由懷疑利富在出發那日午間對他們所說的話。

鍾水春的妻子確是苗家女，這從她的衣着上可以看出來，其實，鍾水春的衣着也有點像苗家裝束，只不過蕭原沒有特別留意，不大發覺吧了。

不過，鍾水春的家居飲食，卻盡量保持漢人本色。

才坐下來，他便吩咐妻子去砌一壺茶來。

而這時候，經已是黃昏日暮時分。

鍾水春的妻子很快便從灶間端來一壺茶，兩人便趁這段吃飯前的空隙，邊喝茶，邊交談起來。

蕭原看着鍾水春，好奇地問道：「鍾老兄，你怎會一個人在這苗家寨落地生根的？」

鍾水春哈哈一笑道：「蕭老兄，不怕對你說，我家無恒產，一直以靠帮人做工過日子，若是年景不好，沒有人請我帮工，我便只有捱肚餓，有一年，我因為連續一個月沒人請我帮工，於是便四出找工做……大概是那兩日只有一塊地瓜下肚吧，挺不住，昏倒在寨子外面的路邊，幸好被寨子裏的幾個苗子發現，將我救回寨子內……他們都對我很好，別看他們粗粗野野的，其實心地很善良的，他們知道我的遭遇後，便將我留下來，替老族長做事……我無牽無掛，那裏不可以為家，這裏既然有吃有住的，最要緊是他們都對我好，於是，我便留了下來，這座屋子還是寨內的人合力為我建的，而我暗暗發誓，永不離開寨子，好好地替他們做事，就這樣，我已呆在這裏有八九年了，漸漸的，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漢人。」

頓一下，滿有感觸地道：「蕭老兄，你有試過一連十多日，沒有米飯入口，每日只能猛灌清水，吃些地瓜藤或是草根的那種滋味麼？」

蕭原不是沒有捱過餓，那是在追捕匪徒中，往往因為乾糧吃盡，而要挨一天半日的餓，像這麼個挨餓法，他可是從沒有試過，相信那種滋味很難忍受。「一天半日倒是有的，像那麼——我看一定很難受吧了。」

「難受得簡直不想活！」鍾水春咬咬咀唇道：「我不想再挨餓，為什麼不留下來？」

「鍾老兄，那個匪首却對我們說你是一個土財主，在寨子內剝刮了不少錢財，當時我們還信以為真，如今看到你的家，才知道他是胡說的！」

鍾水春一點也不惱怒，反而笑了起來：「那個匪首倒眞是會胡說一通，大概他那麼說，是要挑起其他匪徒的貪婪心，那就會拚命攻擊寨子，以為可以撈到大把油水！」

一頓，深沉地說道：「他們對我那麼好，我要是對他們不安好心，動壞心眼傷害他們，那簡直不是人！不怕對你說，我已將他們視作我的家人那樣，我也暗暗發過誓，有生之年，都要盡心盡力地為他們做事，不能讓他們受到傷害，那座碉樓，正是我向族長提議建造的，並提議將寨子內的青壯年組編成自衞隊，以保護寨子，而老族長很信任我，我的提議他們都同意，我在這裏受到他們尊重，被視作他們的一份子，我已心滿意足，我感覺到，我是一個眞正的人。」

鍾水春越說越激動。

蕭原聽他那樣說，心中也感慨不已，不由對他肅然生出一份敬意來。「鍾老兄，你是一個好人！」

「不，他們才是眞正的好人！」鍾水春激動地說道：「比起他們來，我還差遠了！」

「鍾老兄，我很高興認識你！」蕭原誠摯地伸出手來。

鍾水春忙伸手與之相握。「我也是！」用力搖了搖，「你也是一個好人！」

蕭原喝了一口茶，說道：「神廟內的那尊虎神金像，是不是整個用眞金鑄雕出來的？」

鍾水春搖搖頭道：「那有這麼多的金子？外面鍍了一層金箔吧了，約兩三斤黃金左右吧！」一頓，瞧着蕭原道：「那伙土匪是不是打那尊金神像的主意？」

「是啊！」蕭原點點頭：「那個土匪首對其他的匪徒說，那是黃金鑄成的，足有二三百斤重，還說，只要攻佔了神廟，便等於控制了整座寨子。」

鍾水春肅然道：「蕭老兄，那個匪首說得沒有錯，佔據了神廟，確是等於控制了整座寨子！寨內的人都將神廟視作聖地，除非是慶典或是節日，在老族長的帶領下，才能夠進入神廟膜拜祭祀，但只限於男丁，女子不能進入，而那尊金神像乃是寨子崇拜的守護神，神聖不可褻瀆，若是那伙土匪攻佔了神廟，並以之要脅寨中的人，寨裏的人只好聽任宰割，為了他們的守護神！」

蕭原頷首道：「現在我明白了那頭狼的眞正目的了。」

一頓又道：「我猜他眞的目的不是在那尊金神像，而在全寨子的財物！」

「我猜也是！」鍾水春忽然睜眼變色道：「啊！九成九是在寨子裏的那個寶藏上！」

蕭原訝然道：「什麼寶藏？」

鍾水春吐了口氣，才說道：「那個寶藏據說是歷代相傳下來，用以濟急或是有必需時動用的，譬如天災人禍，又或是修築寨牆什麼的，那座碉樓及槍械的費用，就是從那寶藏取出來的，雖然屬於公產，但祖上傳下來的規矩只有族長才知道寶藏的地點，有權進入寶庫拿取寶藏，連妻女也不可以，相傳說，方才族長贈給你的那塊寶石，就是從寶藏中取出來的。」

頓一下，又說道：「據說，寶藏中收藏了黃金與寶石，價值鉅大。」

「鍾老兄，要是以後出了一個貪婪的族長，那……」

蕭原才說到這裏，立刻被鍾水春的話打斷了。「蕭老兄，你放心吧，除了族長

之外，他們還有一個長老會，用以監察族長的行為，那五個長老都是族中德高望重，公正廉明的長者，族長就是由長老會選出來的，不可以世襲相傳，長老會也有權罷免族長，所以，歷任的族長皆沒有一個人敢胡作胡為。因為若是被罷免，那便會遭到族中人的卑視與唾棄。」

「哈，聽你這麼說，他們比咱們的那些自認文明的鄉族規例，還要文明得多！」蕭原笑讚道：「這倒是意料不到！」

「初時我也意料不到。」鍾水春道：「也以為他們是很野蠻的，慢慢我便知道，他們不但善良，也很公正，說起來，咱們漢人有些地方比他們野蠻及奸詐多了，這也是我不想離開的原因之一。」

「聽你這麼說，這裏眞是一片樂土，若是以後我幹膩了這種生涯，倒想來這裏居住！」蕭原說笑道。

「我担保這裏的人都歡迎你來居住！」鍾水春立刻道：「對於有恩於他們的人，他們是一輩子也記着的！其實，老族長贈你那塊神符，已將你視作他們的一份子，你別小看那塊神符，不是隨便贈與人的，只有對寨子有貢獻的人，才會獲贈神符，受到寨中人的尊敬。」

「鍾老兄，那塊神符眞的如老族長所說，可以辟邪却災的麼？」蕭原滿有興趣地說。

「眞的！」鍾水春嚴肅地說：「寨子裏的人都深信不疑，我曾親眼見過，一個中了邪的人，發熱昏迷，後來老族長將一塊神符放在他的身上，翌日，那人便清醒過來，一點事也沒有了。」

一頓，又鄭重地道：「蕭老兄，你一定要好好保存那塊神符，時刻帶在身上，以後，你便會知道它的靈驗了！」

蕭原對於神靈鬼怪之事，一向抱着既不深信，也不認為無稽的態度對待之，所謂信則有，不信則無，他是信與不信之間，所以，他聽鍾水春那麼說，只是笑笑。

鍾水春的妻子已弄好了晚飯，還頗豐富的，味道也不錯，而蕭原也餓了，自然不客氣，吃起來了。

翌日，他到阿朗的家中看望徐志通，發覺他的精神與氣色比昨天好多了，但却不宜動，他只好安慰了徐志通幾句，並對他說：「徐老兄，你放心養傷吧，為了盡快將那頭狼捕捉到，我馬上便要離開這裏，追尋他的踪跡，以免延誤時日，讓那頭狼逃得無影無踪的！」

徐志通也知道越快追尋那頭狼的踪跡，越不會讓那頭狼逃脫，當下他笑笑道：「蕭老弟，你說得對，越快越好！有你這位號稱『天涯海隼』有名追捕手追捕那頭狼，我相信，那頭狼是逃不掉的！」

蕭原走出阿朗的屋子，便與鍾水春及寨裏幾名自衞隊員，押着那八名全都受傷的匪徒，趕往距此約二十里外的縣城。

而在昨晚，他已盤問過那八個傢伙，但却沒有一個知道，那頭狼可能會逃匿到那裏，蕭原相信了他們。

因為他知道那些傢伙都是利富新近招募來的，第一次與之合作，沒有一個是他的心腹，所以，利富不可能對他們推心置腹，這是可以相信的！

而昨晚寨中的自衞隊雖然四出找尋追捕利富，但仍是讓他逃脫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蕭原唯有抱着一絲希望，去找巫老大，希望能夠在巫老大的口中，問出可供追查的綫索來。

若要找巫老大，那自然要勞動縣城的保安隊了，為了證明巫老大是那伙土匪的合伙同謀，那自然要將那八名被捉住的匪徒押解到縣城的保安隊去，以便保安隊的人派出人手，與他一道到麒麟鎮去擒捕巫老大。

本來，他可以直接去找麒麟鎮的民防隊的，但徐志通已查出，巫老大是鎮上民防隊長的大舅子，只怕不但找不到巫老大，他反倒被捉了起來。

身陷險地　擒獲野狼

在晚上八時左右，蕭原與縣城保安隊的金隊副，還有二十名隊上的士兵，悄然來到麒麟鎮外。

至於鍾水春，本來是要跟着來的，但却被蕭原勸說回去了。

鍾水春也不放心梧桐寨的安全，恐怕又有什麼匪徒攻掠寨子，所以，叮囑了蕭原小心，並請他放心，他們一定會好好照料徐志通的，使帶着那幾名押解匪徒到縣城的寨丁，趕回寨子去。

本來依着金隊副的主意，馬上直入鎮上，撲向那座賭場，以免讓巫老大溜了。

但蕭原却不同意，他認為巫老大不可能知道，利富這一次的行動已失敗了，因為利富不會蠢到還趕回來通知巫老大，像利富這種奸狡的傢伙，不會不顧慮到，蕭原會先一步趕來這裏等着他的，所以，他一定不會趕回來通知巫老大，爭取時間逃走，而這時候雖說鎮上的店舖大多已關了門，但鎮上的人家大多還未上床睡覺，那就很容易驚動了鎮上的人，自然也驚動了民防隊的人，若是那位民防隊長與巫老大有牽連的話，那為了自保，他必然會傾力支援巫老大的，一個弄不好，便會讓巫老大逃脫了。

金隊副聽了蕭原的那番話，認為有理，於是，依照蕭原的主意，決定等到鎮上的人家大多已睡了，才展開行動。

而為防萬一，蕭原也偷偷地潛入鎮上，摸到巫老大的賭場附近監視。

蕭原在賭場附近看到有不少人進出賭場，不由舒了口氣，那表示賭場還開着，既然還開着，那麼巫老大就斷不會溜了。

一直等到九時兩刻鐘過後，蕭原看到附近一帶的人家已黑燈瞎火，鎮上也一片沉寂，估計大多數的人已睡了，他才摸出鎮外，找到金隊副與他的手下，通知他可以動手了。

於是，金隊副吩咐一名班長帶六名士兵由蕭原帶領，趕到民防隊部附近監視，並負責阻截民防隊的人趕去支援巫老大，他則與餘下的手下等蕭原趕回來，才與蕭原直撲那座賭場！

因為只有蕭原才熟悉鎮上的情形，那自然非要他來帶路不可了。

蕭原帶了一撥人手偷偷摸到民防隊的附近，佈置好之後，立刻趕回金隊副那裏，帶着他們撲向那座賭場。

那位金隊副曾聽聞過蕭原的大名，又

眼見他如此精明，對他簡直言聽計從，什麼也會聽他的，於是，便依照蕭原的主意，由金隊副帶領手下士兵，將賭場前後左右圍堵起來，然後由蕭原單刀「赴會」，佯裝是利富派回來通知巫老大買賣已成功，希望能夠由蕭原一個人「兵不血刃」，將巫老大擒捕，那就不用大動干戈，造成傷亡，同時又不會驚動了鎮上的人家，以至造成慌亂。

本來，金隊副認爲那樣太過危險，但蕭原也有道理，若是强闖進去，那一定會驚動了巫老大，那不但有可能造成衝突的局面，也可能讓巫老大有溜逃的機會，所以，他勉强同意了。

一切都部署好之後，蕭原便一個人直往賭場走去。

走入大門，那些「關卡」認得蕭原，都沒有攔阻他。

他直走入賭場，正想找一名巫老大的手下，要他到裏面通知巫老大，那知道歪鼻老二正好在賭場內，並且一眼便看到他，馬上抓回枱上的錢，急急走到蕭原的面前，驚喜地壓着聲道：「胡老哥，這麼快便回來了？買賣很順利吧？」

蕭原裝出興奮的樣子，左右看了一眼，才湊近歪鼻老二的耳邊，悄聲說道：「順利，我是利老大派回來通知巫老大一聲，好讓他放心並高興一下的……」

歪鼻老二一聽，高興得差一點大叫起來，自告奮勇地道：「胡老哥，我馬上帶你去見巫老大！」

蕭原一聽，這眞是求之不得，這就不用驚動巫老大的其他手下，有利於他的行動。

當下急切地道：「老二，快帶我去，好讓巫老大早一點放心！」

歪鼻老二點頭不迭。「老大聽到好消息後，一定高興死了！」說着，帶着蕭原往後面走去。

蕭原看到賭場內沒有半點碍眼的情形，心頭放下不小，他幾乎肯定，利富沒有趕着回來告知巫老大情形不妙，否則，就算巫老大自己有靠山，不捨得放棄這等基業逃遁，也不會全無戒備的。

不過，他仍然打起十二分精神，暗中警惕着，以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驟變。

沿路遇到巫老大的一些手下，蕭原都看不出那些人的神色有異，他更放心了。

來到一間屋子前，歪鼻老二邊帶着蕭原往內走，邊歡聲嚷道：「老大，有好消息啊！」

屋內點着一盞大火水燈，照得一片光亮，但蕭原却看不到巫老大，只見一個站在屋門邊的漢子橫閃出來，阻住了歪鼻老二，說道：「歪鼻老二，你嚷嚷什麼？這裏也是你隨便進來的麼？」

歪鼻老二窒了一下，隨即便聳聳鼻子道：「阿力，你神氣什麼？我可是有緊要事來找老大的啊！」

那叫阿力的漢子嚷道：「歪鼻，你媽媽的，管你是死了娘親賣了姐的火燒眉毛事，總之，老大不叫你進來，你便不能够亂闖進來！」

說着，伸手推歪鼻老二出去。

蕭原在後面正想着開口說話，一把聲音已響起來。「阿力，讓老二進來。」聲隨人現，只見一個人自左邊的廂房內走出來，不是別人，正是巫老大！

阿力一聽巫老大說話，雖然縮回手，但是却狠狠地瞪了歪鼻老二一眼，退開一步。

歪鼻老二剎時小人得志地朝阿力歪歪咀，然後又急急朝正走過來的巫老二說道：「老大，好消息啊，你看看什麼人回來了？」

邊說邊閃開一步，好讓巫老大看到站在門口的蕭原。

巫老大目光一閃，看清楚門口的蕭原正是隨了利富去做買賣的那個胡家發，再聯想到歪鼻老二說的好消息，剎時驚喜地撲前一步，朝蕭原說道：「胡兄弟，是你！可是買賣順利？」

蕭原也走前一步，裝出興奮的樣子，歡快地說道：「巫老大，利老大叫我特地趕回來，就是爲了告訴你，咱們這一次的買賣很順利，收獲很鉅！」

巫老大一聽，興奮得裂開咀笑起來，連聲道：「胡兄弟，你辛苦了，快進來坐下，歇口氣，說一遍這一次買賣的經過。」跟着又省覺地道：「你吃了飯麼？」

蕭原正想說話，並再走近一些，豈料就在這一剎那，外面「砰」地響了一下鎗聲。

鎗聲在靜夜中聽來，份外震人心弦！所有的人，包括蕭原，都不禁呆了一下。

但蕭原最快回復過來，而他的動作也好快，只見他一步搶前，便已貼在驚愕着的巫老大身前，以閃電般的手法，左手一把執住他的右手往懷裏斜斜一扯，硬是將他扯得打了個轉，並順勢將他的手臂反扭起來，右手在那一霎間，已拔出身上的鎗，抵在他的背上！

蕭原這一下動作快得無以復加，制住了巫老大，那個阿力與歪鼻老二居然還未從驚愕中回過神來。

巫老大在受制於蕭原的剎那，終於猛醒到，這是怎麼回事，仍想掙扎，但却那裏能夠，張口驚叫起來：「胡兄弟，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力終於回過神來，慌忙拔出鎗來，但却被蕭原的一聲沉喝震住了。「別亂動，不然我便對巫老大不客氣！」

投鼠忌器之下，阿力自然不敢亂動，而歪鼻老二被眼前的驟變嚇傻了，張着口，瞪着一雙驚駭的眼，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這時候，外面已接連響起幾下鎗聲，前面賭場也傳來一陣陣慌亂的嚷叫聲與紊亂的脚步聲，蕭原雖說一下子制住了巫老大，但由於不知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所以，他不免暗中心焦憂慮。

一個漢子慌慌張張地一頭衝進屋來，口裏慌急地叫着：「老大，不好了，外面有保安隊的士兵包圍了這裏……」但當他驟眼看到巫老大已被蕭原用鎗脅制住時，剎時神情急震了一下，整個人已駭愕住了。

「快站到歪鼻老二的身邊！」蕭原沉喝一聲，接朝那漢子揚了揚鎗口。

那漢子又震抖了一下，恐慌地急不迭向歪鼻老二那邊走去。

阿力却在這剎那意圖發難，身子一歪，拔出身上的鎗，但蕭原的動作比他還快，鎗咀一歪，「砰」地一聲，阿力立刻痛叫一聲，身子被震得歪側了一下，跌出一步，右手臂上鮮血湧濺，那支鎗也脫手鬆墮落地上。

「下一次我再開鎗，便不再手下留情！」蕭原厲喝一聲。「那一個不要命的，我成全他！」

歪鼻老二與那個漢子嚇得渾身抖索起來，縮着身子，恐駭地看着蕭原手上的那支鎗。

阿力用左手握着右手臂，白着一張因爲劇痛而扭歪了的臉孔，已經失去了抵抗力。

別看巫老大高高大大的，相貌也頗兇，但却很怕死，根本就不敢動一下，身子還微微發着抖，生恐蕭原會給他一顆子彈，顫着聲道：「胡兄弟，你想怎樣……要錢，我可以給你，什麼事也好商量。」

看來，他對蕭原的身份還沒有懷疑，雖然聽說外面已被保安隊的士兵包圍了，但却以爲，那可能是假冒的，目的只是爲了錢，所以，他才會對蕭原那樣說。

蕭原正想說話，外面傳來一聲喝叫：「賭場內的人聽着，我們是縣裏保安隊的，特來逮捕一個叫巫老大的人，與你們無關，只要你們不亂跑亂動，我們不會爲難你們！」

外面的騷動聲在那一聲喝叫之後，馬上平靜了不少，但却有兩三個巫老大的手下驚慌失措地奔向屋子來，並慌張地呼叫道：「老大，是縣裏的保安隊——咱們應該怎辦？」

蕭原一把將巫老大推到外面，朝那些人喝叫道：「你們的老大已被捕了，快乖乖地站到牆下！」接以鎗咀一頂巫老大的脊骨，喝道：「快叫他們不要亂動！」

巫老大被頂得「喔」地痛叫一聲，慌不迭朝那幾個手下叫道：「你們——聽到麼……還不快站到……牆下！」

那幾個傢伙看清楚制住他們老大的，竟然是先兩日在賭場內賭錢的那個「胡老兄」，都傻了眼，被巫老大一叫，自然不敢反抗，急急走到牆下站着。

巫老大忽然扭頭道：「胡兄弟，外面那些人，不是自從縣裏來的保安隊吧？」

他至此仍然不相信，蕭原會是保安隊的人。

蕭原這時聽到前面響起一聲聲呼喝，知道保安隊的人已衝了入來，心頭輕鬆不少，冷冷一笑道：「巫老大，外面的人是如假包換的保安隊上的弟兄，不怕對你說，利老大他們的這一次的買賣，已全軍盡墨，不是死傷便是被捉，我是特別趕來捕捉你的！」

巫老大一聽，大大地打了個震顫，整個人像矮了半截般，頹然道：「你……原來是……保安隊上的人？」歇了一下，又懊惱地道：「他……要是聽我的話……不胡亂招攬人手，急着去報仇……就不會……被人……混進來……一敗塗地……還連累了我！」

蕭原冷冷道：「這時候才後悔，太遲了！」

巫老大哭喪般喃喃道：「我是太貪婪了些，被他說動了，以爲可以分到一大筆錢財……而他又是我的表兄弟……不然，我才不會帮忙他！」

隨着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有幾個人提鎗奔跑向這邊，蕭原一眼便已看出，那是保安隊上的弟兄，領頭的一個，就是金隊副！

蕭原鬆了口氣，叫道：「金隊副，姓巫的已被我捕住了！」

金隊副奔到近前，看到蕭原用鎗脅制住一個人，再聽他那麼說，吐了口氣，高興地道：「蕭朋友，這就好了，看到你無恙，我才放下心。」

接上下打量着頹然搭拉着腦袋的巫老大，微哼一聲，說道：「這傢伙就是巫老大？」

蕭原點點頭，問道：「剛才怎麼忽然開鎗？」

金隊副揮揮手道：「被他們發現了，我只好先下手將那個傢伙摞倒，同時也向你告警，並製造機會讓你動手！」

一頓又道：「你知道麼？自你進入這座屋子後，我一直担心你的安危。」

「金隊副，謝謝你。」蕭原道：「民防隊那邊有動靜麼？」

「還未發覺，不過，我已再派了一些弟兄趕去馬班長那邊支援，若是民防隊的人胆敢亂來，哼！有他們好看的！」

蕭原沉吟了一下，說道：「依我估計，民防隊那邊至今仍無動靜，那一定是他們估量情勢之下，不敢硬來，否則，他們就變成了這位巫老大的同謀，他們都是這鎮上的人，除非他們豁出去了，不然，他們一定會採取明哲保身這一着的！」

事實證明，蕭原的推測沒有錯，那位民防隊長，也就是巫老大的妹夫，雖然知道賭場那邊出了事，並已帶人趕去查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們才出隊部門口，便被馬班長爲首的保安隊堵截住，向他們表明了身份，叫他們不用理會。一切有他們處理，那位民防隊長是個精靈的人，雖然心中担心大舅子的安危，但又不想惹上麻煩，所以，他權衡利害之後，決定還是明哲保身，免得自己被牽連上。

蕭原與保安隊的這一次的行動，總算順利。

× × ×

就在那間將巫老大擒捕住的屋子內，蕭原與金隊副在盤問巫老大。

而金隊副的手下，不但將這座宅子控制了。而馬班長那一撥人，仍然監視着民防隊，以防萬一。

本來，依照金隊副的意思，是立刻將巫老大押回縣裏，以免發生意外。但蕭原却要盡快從巫老大的口中查問出利富那傢伙有可能躲藏在什麼地方，爭取時間將那頭狼緝捕歸案。金隊副想想，認爲蕭原說得也是，便同意立刻審問巫老大。

「巫老大，你若想減輕罪名，便老老實實地說出，利富可能會藏匿在什麼地方？」蕭原不想浪費時間，直捷了當地向巫老大說。

巫老大雙眼一睜，帶點驚喜地道：「阿貴他逃脫了？」

蕭原點頭。「他走脫了又怎樣，你以爲他有本領可以救你？」一頓又道：「『

利富』就是李添貴，是吧？」

金隊副接口道：「姓巫的，你知道，收藏通緝犯，是要坐三年監獄的麼？」

巫老大本來一直像一隻鬥敗的公鷄般的，這時却忽然强硬起來。「坐三年便坐三年，又不是三十年，眨眼便過了，出來後，還不又是一條好漢！」

「你他媽的！」金隊副一拍桌子。「還有，你與李添貴合謀攻打搶掠梧桐寨，這條罪可就大了，起碼也要判你坐五年監獄以上，赫赫！加起來，說不定要在監獄內關十年八年！」

巫老大仍然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十年八年便十年八年。再說，我也不知道他會藏在什麼地方！」

金隊副不由勃然道：「巫大才，你他媽的，可是生成一副賤骨頭，不吃點苦，不馴服？」

巫老大一副豁出去的樣子，別轉臉，不理會金隊副。

金隊副可是火了，手一抬，却被蕭原以眼色制止了。心平氣和地對巫大才說道：「巫老大，你這麼護着李添貴，為的是什麼？」

不等巫老大說話（事實上，巫老大的樣子根本就是一副不搭理的樣子），接又說下去道：「望他報答呢？還是望他搭救你？」

一頓，又自管自說下去。「你未免太天眞，也太一廂情願了！」

巫老大哼了一聲，仍然不說話。

金隊副怒哼一聲，正欲有所動作，又給蕭原阻止了。「巫老大，你出來混了這麼多年，怎麼腦袋還不開竅？」蕭原繞到巫老大的左邊，直視着他的臉孔，「李添貴是在昨天黃昏前逃脫的，他要是講義氣，還顧念你的話，他肯定趕得及在我之前跑回來通知你一聲，好讓你也溜到別處躲匿起來！但是，他為了自己能夠逃匿得更遠，竟然撇下你不加理會，你却還與他講義氣，護着他？相信這世界上就數你最蠢的了！」

「還有，你那位身任民防隊長之職的妹夫，在利害關頭，還不是明哲保身，對你置諸不理？」蕭原又加說一句。

巫老大聽着，恍似被刺了兩刀般，渾身震搐了一下，臉上的神色接連變化着，顯得很複雜！

蕭原冷眼瞧着，知道他的話已擊中了巫老大的要害，又加了一句：「你若是執迷不悟，那你等着去坐監吧，我遲早一樣會捉到李添貴這頭狼的，那時，只怕李添貴不但不感激你，還以為是你洩露了他可能躲匿的地點，對你恨之入骨！」

巫老大全身又震悚了一下，神態又起變化，終於，咬咬牙道：「他既不仁，我也不義！」

蕭原聽他那麼說，頓時鬆了口氣，臉上露出一抹喜色來。

金隊副不由佩服地看着蕭原，笑着朝他豎起拇指。

「巫老大，李添貴在來找你之前的事，你大概也聽說過吧？」蕭原坐下來說道，待巫老大點點頭，他才說道：「李添貴招攬人手，聽說是為了回去報仇雪恥，那他為何又要去搶刼梧桐寨？」

巫老大道：「他逃竄來這裏找我時，身上帶着幾百塊的大洋票子，他確是誓要返回去報仇雪恨，但自古便有句老話：無糧不聚兵，加上他為了讓那些招攬來的人手對他信服，於是，便決定先去搶掠梧桐寨，希望搶掠到大批錢財，償還我替他墊支出來買槍械彈藥及日常使用的費用，而他手頭也因此有一筆錢，有什麼變化，也可以拿着溜逃到別的地方花用。其次，是讓那些招攬來的人手得到甜頭，因而對他信服，建立起自己老大的威望，才能夠令到那些人完全聽他的指揮。」

聽了巫老大那麼說，蕭原才明白李添貴那一次行動的眞正目的。

「他自然給了你不少好處吧？」金隊付冷峭地道。

「他答應過，不但償還我代他墊支的費用，還分給我一大份，加上他又是我的表兄弟，我便答應帮忙他。」巫老大懊悔地說：「早知他那麼寡情薄義，我才不收留他！」

「這就是貪心之過了！」金隊副譏嘲道。

「這一次他事敗逃脫，除了你這一處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投靠？」

「照我所知……」巫老大凝眸想了一會，才說下去：「他還有兩處地方可以投靠——不過，既然連我也想得到的，像他那麼狡詐的人，一定也會想到而不去投靠的。」

蕭原却不以為然地說道：「不管他會不會去投靠，你且說來聽聽。」

「第一處是在距此約五十里外隣縣的石鼓鄉，在那裏他有一位堂兄弟叫李炳權；還有就是靠着桂省的一處山鎮，那裏好像是叫象山的，那裏有他一位以前一同混過的弟兄……也是姓李的，叫什麼……福祥的。」

「沒有了麼？」蕭原默默記在心中，盯着巫老大說：「你再仔細地想想？」

巫老大認眞地想了一下，搖搖頭道：「我想不到了。」一頓又道：「他十四五歲時，便父母雙亡，上無兄姐，下無弟妹，除了我還能帮忙他之外，我想不出還有其他……」

蕭原見問不出什麼了，便與金隊副走出屋外。

金隊副先開口道：「蕭朋友，我可是服了你，那麼三言兩語的，便令到巫大才將知道的全吐了出來，確是佩服！」

蕭原望望天上疏落的星星，吐口長氣。「金隊副，你過獎了，對付這種人，必需要攻其要害……我不過與那些人打交道多了，比較清楚他們這種人的脾性弱點，所以……」

金隊副忽然轉變了話題。「蕭朋友，你眞的要去巫大才說的兩處地方去找尋李添貴？」

蕭原認眞地點點頭說道：「當然啊，在目前茫無頭緒之下……」

「蕭朋友，正像巫大才所說，像李添貴這種狡詐的傢伙，他一定會想到，我們必然會抓到巫大才，向他逼問他有可能躲匿的地方，他一定不會笨到眞的躲匿在那兩處地方，好讓你找到他的，事實上，換轉是我，也不會躲匿在那兩處地方，必是

逃竄到另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而躲匿起來。」

蕭原却不同意金隊副的看法。「金隊副，別忘了他是一名通緝犯，有不少捕手都在追捕他，而他那副尊容，又特別惹眼，加上他在攻掠梧桐寨時，受了傷，他要是到處亂竄，很容易便會惹起人注意及留下可供追踪的綫索，而他也必需找個地方，醫治受傷的地方，所以，他不可能藏匿在深山密林之中，必需要找一處可靠的地方藏匿起來，有時候，危險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因為那更加出人意料，所以，我認為，他極可能藏匿在那兩處地方的其中一處！」

金隊副聽了蕭原的解說後，想了一下，不得不點頭同意。「蕭朋友，聽你這麼說，確有道理！」

其實，蕭原在李添貴逃脫後，便動腦筋思索他極有可能逃匿到那裏，經過一番仔細的思索及分析後，認為他在目前的情形下，只有找一處可靠的地方藏匿起來這個可能性最高，所以，他才會不急急盲目地去追索他的踪跡，先趕來麒麟鎮抓捕巫老大。

「金隊副，天亮後，有勞你將巫大才押解回鎮裏，我立刻趕去那兩處地方找尋那頭狼！」蕭原說道。

「蕭朋友，別說客氣話。」金隊副忙道。「要不要我派些弟兄協助你？」

蕭原搖搖頭道：「謝謝你的好意，我一個人去便成了，人多，反會惹人注意，讓他聞風先遁。」

「那麼，我先祝你馬到功成，順利捉到李添貴！」金隊副伸出手來，握着蕭原的手搖了搖。

× × ×

翌日，天才亮，蕭原便離開了麒麟鎮，往隣縣的石鼓鄉趕去。

而金隊副也押着巫老大返回縣裏。

他不想在麒麟鎮上有什麼閃失，畢竟，那是巫大才的老巢。

蕭原在第二日，才趕到石鼓鄉。

那正好是歇晌吃午飯的時候。

而他在路上，早已恢復了他的本來面目——將頭髮弄得整齊，也將滿臉的鬍渣子刮掉，洗了臉上的污垢，整個人顯得精神爽利。

這石鼓鄉很大，村口的大樹下，有不少鄉童端了飯碗在樹下吃着飯，看到有陌生人走來，一個個都停下筷子，好奇地瞧着蕭原。

蕭原臉上露出一抹親切的笑容，來到樹下，朝那些村童裂咀笑道：「小兄弟，吃飯麼！」

那些村童大多還是好奇地怔怔瞧着蕭原，有兩個却朝他扮鬼臉。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開口問道：「你是什麼人？來找人麼？」

蕭原忙笑說道：「我是縣裏來的，來你們這裏找一個人。」

「找誰？」仍是那個年紀較大的村童問。

「李炳權！」蕭原一口便說出來。

「石頭，是找你爹的！」那個較大的村童「啊」了一聲，用筷子指着一個年紀與他相若，頭上長了一顆紅頭瘡的村童。

那個村童却遲疑地上下打量着蕭原。

「你找我爹有什麼事？」

蕭原和善地說道：「找你爹有點事商量一下。」

那孩子慢慢地站起來，嘟喃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你……」

蕭原笑說道：「哦？現在不是見到了麼！」

一句話，說得那孩子莞爾笑起來。其他的孩子也紛紛笑起來。

蕭原朝石頭招招手道：「來，石頭，帶叔叔到你家去見你爹。」

石頭三扒兩撥，將碗內的米飯全扒入口中，朝蕭原點點頭，從一個村童的身上一跳而過，向村子中走去。

蕭原跟着那孩子，走了兩步，說道：「石頭，這兩天有什麼人到你家麼？」

石頭愕然回過頭，很自然地搖搖頭道：「沒有啊，只有你來找我爹！」

蕭原在石頭說話時，很注意地瞧着石頭的神色變化，若是石頭有什麼掩飾，他自信一眼便可以看出來。

像石頭這種年紀——約十歲出頭，是不大會使機心及善於掩飾的。

蕭原看不出石頭臉上的表情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他相信石頭說的話是眞的！

而他在趕來石鼓鄉的途中，已思量過，李添貴不大可能會投靠那位堂兄弟李炳權——石頭的父親，這是一種直覺，要說原因，那勉强可說一個：在一般的鄉村中，由於鄉人聚居在一起，加上平常很少有外人在鄉村中出現，所以，要是有什麼人到鄉村中找人，那一定會在鄉村中傳開來，要想不讓人知道也不成，就像蕭原這一次來找石頭的爹，雖然村中的人還不知道，但在村口村下的村童肯定會成為傳聲筒，將有人來找石頭他爹的事傳開來，所以，在鄉村中，根本上是沒有什麼秘密的，但李添貴却不想讓人知道他的踪跡，就這一點，便不會來找石頭的爹！

蕭原既然已有八九分猜到，李添貴不可能來投靠石頭的父親，但既然來了，好歹也要問一下，說不定，可以打聽到一點消息及綫索。

來到石頭的家門前，石頭已嚷叫道：「爹，縣城有人來找你啊！」

石頭的家左右毗隣的屋子——那是別的人家，蕭原在經過時，早已引起那些人家的注意，所以，他更加相信，李添貴不會來這裏藏匿。

那根本不可能秘密地藏匿起來。

屋內立刻有一把粗獷的聲音傳出來：「石頭，是誰啊？」

接着有一個黑黑壯壯，頭髮粗短，鬍鬚很濃的壯年漢子在門口出現。

石頭立刻奔前一步，側轉身指指蕭原道：「爹，就是這位大叔。」

那個漢子立刻詫異地上下打量起蕭原來。

而附近的人家，已有人好奇地在門口張望着。

蕭原笑着來到那漢子面前，自我介紹道：「老哥，我叫蕭原，有要緊事找你，可否進去再說？」

那漢子——李炳權思疑地嘟喃一聲：「蕭原？」接又遲疑地道：「我不認識你

啊！」

蕭原不想站在屋外說話。「老哥，咱們確是不認識。不過，我却知你有一個堂兄弟叫李添貴的……」

李炳權一聽蕭原說出那頭狼的姓名來，臉色變了一下。慌不迭道：「快請進來坐下再說話。」說時，掃了一眼附近那些好奇地在瞧着的鄉隣，生恐他們聽到了什麼。

蕭原笑了笑，走入屋中。

入屋便是堂屋，當中擺放了一張飯桌，李炳權却將正在吃飯的妻子與孩子趕到灶間去吃，驚疑不定地請蕭原坐下來。懷着戒意地說道：「老兄，你……是添貴的朋友？」

蕭原笑着搖搖頭：「不是。我是來捉他的，相信你也知道他的事吧？」

接又自我介紹道：「實對你說，我是一名專門緝拿那些罪大惡極的通緝犯的，李添貴被五縣聯名通緝，最近躲藏在他的表兄弟巫大才那裏……在兩日前，糾集一伙匪徒攻掠梧桐寨……事敗逃脫了……」

將追緝李添貴的原因，詳細地對李炳權說了一遍，末了，又說道：「他在負傷之下，又被通緝，不宜到處逃竄，必然會找地方躲匿起來。而巫大才說……所以，我特地趕來向你查問一下，你那位堂兄弟有沒有來找過你，又或是匿藏在你這裏，你不會甘冒窩藏通緝犯的罪名，將他收藏起來吧？」

李炳權慌忙搖着手道：「老兄，我自從聽說添貴幹上土匪後，便發誓與他斷絕來往，事實上，他也有六七年沒來找過我了，我是老實安份的人，痛恨那些打家刼舍不幹好事的土匪，更痛恨李家出了這麼一個不長進的子弟，不要說他只是我的一位堂房兄弟，就算他是我的親兄弟，我也不會收藏包庇他！我敢對天發誓，他沒有來找過我，若是有一字說謊，天打雷劈，不得好報應！」

蕭原聽他指天誓日的，情眞意切，絲毫沒有說謊掩飾的異樣神色，他本就猜想李添貴不可能投靠這位堂兄弟的了，當下更加相信了。「李老哥，我相信你的話，不過，我仍然要對你說一句話，李添貴是一個無惡不作，也無情無義的人，巫大才就是一個例子，他帮了他，但他却爲了有時間逃竄得更遠，居然不去通知巫老大一聲，好讓他趕緊逃匿，累得巫老大少說點也要在監獄蹲五七年，你不會步他的後轍吧？」

李炳權一迭連聲地說道：「不會，不會！我不顧着自己，也要爲家中的妻兒着想的啊！」

「你明白就好。」蕭原點點頭。「若是日後他眞的來找你求助，又或是聽到他的消息，請你馬上到縣裏的保安隊通知金隊副一聲，知道麼？」

李炳權連聲道：「你放心，我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蕭原舔舔乾燥的咀唇，不好意思地道：「李老哥，可否……讓我喝杯水解一解渴？」

李炳權看看蕭原那有點疲累的樣子，說道：「當然可以，我怎麼忘了招呼你喝口水！」接扭頭朝灶間叫道：「孩子媽，拿碗茶來！」

忽然又省覺地道：「哈！這時候正是吃午飯的時候，你一定肚餓了，請你別客氣，在這裏隨便吃碗飯吧，你不會嫌棄咱們沒……」

蕭原確是肚餓了，但怎好意思開口要人家請自己吃飯？聽他那麼說，自是求之不得，也不好意思推辭，於是爽快地道：「那裏，那裏！倒是打攪你了。」

李炳權已朝灶間又叫道：「孩子媽，再拿雙筷子，盛碗飯來，再煎幾個荷包蛋啊！」

結果，蕭原在李家吃了一頓飯，才告辭離開。

不過，他在辭別李炳權時，却將兩個大洋塞在石頭的手上，說是給他買糖吃的，不等李炳權說什麼，他已急步向村口走去。

×　×　×

四日後，蕭原來到象山鎭。

這象山鎭雖然座落在山區中，但由於是附近一帶唯一的鎭集，所以，鎭上頗爲繁盛熱鬧。

而由於每一日皆有附近一帶的鄉民或是山民，到鎭上買賣他們的農產或是山貨，加上從外地來這裏做買賣的行商，故此，鎭上的人對於那些陌生人，都是見慣不怪，沒有什麼人會對一個外地人加以注意，所以，蕭原走在鎭上的大街上，沒有像在石鼓鄉時那樣，被那些好奇的目光看得渾身不舒服的！

而他對於李添貴有可能會藏匿在這裏的猜測，就更增加了幾分「有可能」的感覺。

因爲這種「四方雜處」的地方，任是什麼人出現在鎭上，也不會引起什麼人的注意，那正合李添貴要去的地方，再加上小心一點，那是不會害怕被什麼人知道他的行踪來歷的。

那他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躲匿起來了。

蕭原在鎭上信步閒逛着。這時候正是午飯過後，距黃昏還有一段時間，街上雖然不及上午時候那樣熱鬧，倒也人來人往的。

巫老大雖然記得李添貴以前的一個弟兄——李福祥，在這象山鎭上，但却不知道他幹什麼的，及住在鎭上的什麼地方，所以，別看他在鎭上滿有興趣地東瞧西看，實則，他在心中思索着，怎樣才能夠找到李福祥，而不會太過張揚。

因爲萬一驚動了李福祥，而李添貴又眞的藏匿在他那裏，一定會讓李添貴聞風先遁，那時候再要找他，就不知從何着手了。

當蕭原走過一家賭場時，他忽然心頭動了一下，李福祥以前既然與李添貴混過，雖然已洗手不幹，却不大可能洗心革面，幹上正行，說不定，幹的是旁門左道的行當。

暗忖及此，他便決定進賭場去看一下，碰碰運氣。

當他從賭場內出來的時候，已結識了一個輸得乾乾淨淨的賭徒，他乘機豪爽地請那傢伙就近的一家飯店去喝兩杯。

這時候，經已是黃昏日暮時份了。

那傢伙輸得連個壓袋錢也沒有，聽說蕭原請他去喝兩杯，這麼便宜的事，他自是滿口答應。

三杯酒下肚，那傢伙已將蕭原視作朋友，奉承地道：「老哥，你眞是個好人，你是外地來的吧？」

蕭原呷了口酒，才點點頭說道：「是，我剛從貴州那邊販了點貨來這裏，一時手癢……那知道與老兄你一樣，運氣不好，輸了一些。」

那傢伙骨地喝下一大口酒，怨天怨地地說道：「老哥，我不知撞了什麼邪，還是因爲今天早上……他媽的遇上一個尼姑，好不容易才弄到幾拾塊大洋，就這麼輸清光了！想想眞有點心痛！」

蕭原忙安慰他道：「老兄，有賭未爲輸，說不定，下一次你便贏它個不亦樂乎的！」

那傢伙一拍枱面，裂咀道：「對！他媽的，總有一次，我會連本帶利將它贏回來的！」

但隨即又頹然嘆口氣道：「但……那裏去找賭本？」斜着眼，瞟着蕭原。

蕭原替他斟滿杯子，故意蹙起眉頭道：「老兄，你是本地人麼？」

那傢伙有點好奇地點點頭：「是啊，我家世代住在這裏。」

「那你一定很熟悉鎭上的人了？」蕭原問。

「那是當然了。」那傢伙拍拍胸口，却不忘挾了塊鷄肉塞入口內，含糊地說道：「不是我誇口，那一家那一戶。上至八十老翁，下至三歲小孩，有那一個我不認識。」

「那我正好找對人了。」蕭原裝出高興的樣子。「我正愁不知怎樣才能找到那個人！」

一頓，接解說道：「是這樣的，一位朋友托我將一些東西交給鎭上的一個人，行前給了我十塊大洋作小費，但我第一次來這裏，又不認識什麼人，不知向誰打聽才好，老兄你既然認識鎭上的所有人，那我正好向你打聽，難得咱倆一見投緣，這麼吧，你若是替我找到那個人，我便將那十塊大洋的一半分給你，作爲酬勞，好讓你有本錢去翻本！」

那傢伙一聽，眼中刹時露出興奮的光采，將嘴裏嚼着的一塊鷄翼「哺」地一聲吐了出來，急不及待地道：「老兄包在我的身上，快將那人的姓名說出來！」

蕭原忍着笑，說道：「我要找的人姓李，名叫福祥……」

那傢伙一聽，「骨」地吐下一口茶，拍了一下大腿，急急地說道：「李福祥，你算是找對人了，我不但認識他，還與他很熟。」

「那就好了。」蕭原裝出放下一件心事的開心樣子。「老兄，你可否帶我去找他？」

那傢伙却乾笑着。「這……一時間……很難找……」

蕭原一見他那樣子，便知道他的意思，爽快地笑說道：「朝廷不差餓兵，我先給你五塊大洋，你再帶我去找他，好麼？」說着伸手入衣袋內。

那傢伙歡喜得迭聲道：「老哥，你放心，受人錢財，與人消災，我一定帮你找到他。」一雙眼貪婪地望着蕭原從衣袋內抽出來的那隻手。

待到蕭原將五塊大洋塞在他的手上，他馬上道：「老哥，走吧，我立刻帶你去找他。」

蕭原自是求之不得，立刻付了賬與那傢伙走出飯店。

這時候天已開始黑了。

×　×　×

走着，蕭原對那傢伙說道：「老兄，那個李福祥住在那裏？」

那傢伙伸手朝鎭東頭一指。「住在鎭東大街的那一頭。」

蕭原不由詫聲道：「老兄，那你怎麼帶我向西走？」

那傢伙「哈」地笑了一聲，伸手拍拍蕭原的肩頭。「老哥，你有所不知，福哥住在鎭東大街那頭，他開設的貨棧却在鎭西頭那邊，他除了睡覺才回家外，平時都在貨棧內，到那裏找他，一定找到！」

蕭原「哦」了一聲，恍然道：「老兄，這麼說，我那位朋友的生意，做的很大啊！」

那傢伙却「嘻」地一聲笑起來，蕭原聽出他的笑聲有點古怪，不由瞧着他。「老兄，你笑什麼？」

那傢伙欲言又止，神色古怪，一會，還是忍不住說道：「老哥，福哥幹的當然是大生意啊！」擠了擠眼。

蕭原是個機靈的人，從那傢伙的古怪笑聲及欲言又止的古怪神態，他馬上猜到，那位李福祥做的生意，必有蹊蹺！

不過，他却裝出老實的樣子，說道：「我的買賣雖然不大，但能夠認識他，說不定對我的生意有些帮助。」一頓，又高興地道：「說不定，他一下子便將我販運來的貨物全買下來，那我便可以在這裏少躭幾天，那就等於賺多了錢。」

那傢伙看到蕭原一副歡喜的樣子，忍不住道：「老哥，你別高興得太早，福哥可不是什麼貨物也有興趣買賣的。」

說着，已走到鎭西頭一座大屋子前。

那座屋子其實是一排三間的，但乍看之下，似是一間，不過，每一間也比那些民居闊大一倍有多，而窗子却開得很高，比較小並且裝上了鐵枝。

那三間屋子也離附近的民居頗遠，故此，一眼看去，顯得有點特別！

三間屋子中，右手邊的那一間有燈光透出來，而且，也有人聲傳出。

那傢伙忽然站下來，朝蕭原道：「老哥，你到左邊那間屋子便可以找到福哥，我差點忘了前幾天曾借了他十塊大洋，若見到他，那我身上的五塊大洋一定保不住，恕我失陪，你自己去見他吧！」不等蕭原說話，他已轉身撒腿一溜烟走了。

蕭原扭頭看着那傢伙的背影，搖搖頭，才轉回頭，深看了那有燈光透出的屋子一眼，才繼續走過去。

才走到那間屋子的門前，恰好有一個壯壯實實，樣子有點粗魯的漢子走出來，一眼看到蕭原，先是愕了一下，繼之瞪起雙眼，思疑地上下打量着蕭原，微翹的厚唇一掀，不客氣地說道：「喂，你是誰，來這裏幹麼？」

蕭原在那漢子打量他時，他已乘機瞥望到屋子內還有幾個粗手大脚的漢子在說着話，或站或坐的，他不由加了小心，聽那漢子那樣說，他也翻起眼，瞧着那漢子，語聲不高不低地說道：「我是來找李福祥老闆的，他在麼？」

那漢子被蕭原不亢不卑的態度弄得窒了一下，口氣不敢那麼不客氣了。「你找我們老闆幹麼？……」

忽然，屋內有人說道：「阿松，什麼人來找我？」

蕭原一聽那人的說話，便知道一定就是那位李福祥了，果然，那漢子阿松已回頭朝屋內說道：「老闆，這個人說要找你，不過從未見過的！」

門口一黯，走出一個精壯的漢子來，看年紀大約三十七八左右，生就一對八字眉，一雙眼炯炯有光，削鼻、薄唇，一看便知道是一個精明的人。

阿松看到那人走出來，立刻伸手指指蕭原：「老闆，就是這個人要找你！」

那個人一雙眼立時緊緊地盯在蕭原的身上，彷彿要將他看透看穿一樣。

蕭原在那人一現身的刹那，便飛快地打量了兩眼，不過等那開口，已說道：「這位老闆就是李福祥李老闆麼？」

李福祥「嗯」了一聲。「我就是。」頓一下，又說道：「這位……好像不認識，請教高姓大名？」

「我姓蕭。」蕭原沒有報上「大名」。「李老闆，我是初到貴地，想與你說幾句話。」

李福祥那時八字眉眉頭向上斜掀了掀，懷着戒意地道：「蕭朋友，咱們既不相認，平白無故的，你找我有什麼話說？」

兩道目光沒有離開過蕭原的身上。

而屋內的幾名漢子，都已站在李福祥的背後，擺出一副不好惹的姿態，看着蕭原。

那幾個漢子的身上雖然沒有帶着傢伙，但每一個皆是孔武有力的，要是動起手來，那肯定不易應付。

蕭原哼了一聲，說道：「李老闆，是關於一件很重要的事，可否與你單獨談一下？」

李老闆却搖搖頭道：「他們都是我的伙計，就像家裏人一樣，你有什麼說話，就在這裏說吧！」說話的語氣絕無商量的餘地。

蕭原掃了李福祥與那幾個漢子一眼，忽然，他明白那個賭徒在路上所說的，令他摸不着頭腦的話的意思了：這位李老闆所幹的生意買賣，一定是見不得光的，九成幹的是收買賊贜的生意！

幹賊贜買賣的，當然不是什麼人也可以做的，而獲利自然豐厚，有時候甚至是一本萬利，當然也要冒風險。

既然李福祥不肯「借一步說話」，蕭原只好說道：「李老闆，我是來向你打聽一個人的下落的。」

李福祥一聽，瞳孔暴縮，但隨即又恢復原狀，說道：「蕭朋友，你打聽的那個人是誰？」

「李添貴！」蕭原一字一字說出來，雙眼緊緊地盯着李福祥，留意他的表情變化。

李福祥神色却一點變化也沒有。「蕭朋友，你爲何向我打聽李添貴的下落？」

蕭原雖然看不出李福祥的神色有變化，但是却發覺到，那個阿松在聽到「李添貴」三個字時，神色變動了一下，不由暗中冷笑一下，口裏說道：「我是一名追捕手，打聽李添貴的下落，自然是要來緝捕他！」

李福祥的神情震動了一下，雙眼陡睜，疾聲道：「你姓蕭？是不是外號海角天涯的蕭原？」

蕭原點點頭道：「我就是蕭原！」

「嘿嘿！」李福祥乾笑兩聲。「聞名久矣，今日終於認識了你這位大名鼎鼎的追捕手，眞是意想不到！」

蕭原冷冷道：「李老闆，廢話少說，李添貴有沒有來找你？」

李福祥馬上點頭道：「有！」

蕭原想不到李福祥答得那麼爽快，心頭跳動了一下，「他藏匿在你這裏？」

「不是！」李福祥毫不遲疑地說：「他本來是想找我收留他的，但我拒絕了他，他向我要了三百塊大洋，走了。」

接又解說道：「我現在已是一個正當的生意人，雖然以前與他有過一段交情，我却不想惹禍上身，爲了他，毀了自己，……我也不想多作解說，以免越描越黑，……總之，你信不信由你，你要搜查我這裏，也可以！」

蕭原臉上的神色一點變化也沒有，說道：「李老闆，他有向你透露，會到什麼地方麼？」

「沒有。」李福祥又搖搖頭。「我不肯收留他，他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我看得出，他很惱怒，多一句話也不再說，拿了錢，馬上便走了。」

「他是不是受了傷？」蕭原問。

「他的左腰側似乎受了傷。」李福祥沉吟着道：「蕭朋友，你現在感到滿意了麼？」

蕭原道：「李老闆，謝謝你坦誠相告！打攪了。」說完，朝李福祥抱拳一拱，轉身便走。

李福祥却站在門前，一直看着蕭原的身影從視綫中消失，才轉身走回屋內。

那幾名漢子也跟着返回屋內，燈光仍然亮着，屋門也沒有關上。

×　×　×

蕭原躺在客棧房間的床上，雙眼望着帳頂，在思索着，怎樣才能夠從李福祥的身上，「挖」出野狼李添貴來。

因爲他根本就不相信李福祥的話。

他在李福祥的貨棧前二話沒說便走了，那只是不想惹起李福祥的疑心，從而有利於他的行動。

不過，他相信，李福祥在他未離開象山鎮的時候，一定會派人監視他的行動的，除非他眞的沒有收藏起李添貴。

而令到蕭原不相信李福祥的說話，原因之一是：李福祥的坦白太爽快了，爽快得過了份，過份則不實，不實則虛假！第二是他發覺那個阿松在聽到他說出「李添貴」三個字時，神色驟變了一下，若是心中無「鬼」，爲何會心虛？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李添貴在窮途末路之下，又負了傷，若是沒有七八分把握李福祥會收藏他

，他是不會冒險來投靠他的。這三種原因加起來，就是令到蕭原不相信李福祥的說話了。

而且，還有一種比較「玄」的原因；他在去到李福祥的那座貨棧前的時候，心中生出有如獵狗嗅到獵物就躲匿在附近的那種不安而又激動的感覺，這種「直覺」他很多時都會有，但要數這一次最强烈。

對於那種不可解說的直覺，蕭原是很相信的，因爲「屢試不爽」。

但這些都只是他的猜測，而李福祥胆敢讓蕭原搜查他的貨棧，那自是早有準備，包管蕭原不會搜出什麼來，蕭原怎會不想到這一點，所以，他也裝了出大方的樣子。

思想了好一會，蕭原忽然想到；若是李福祥派了人監視他的行動，那他可以從這方面入手，只要找出監視他的人，那不但證明他的猜想是對的，而且，也可以從監視他的那人身上，找出綫索來。

在目前，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他是想到就做，立刻下床穿上外衣及鞋子，悄悄地出了房，先在旅店內查看了一遍，沒有發現擧動可疑的人，於是，他又溜出旅店，裝出要到什麼地方的樣子，閃閃掩掩地走着。

這時候，已經是晚上九時多了，鎮上的人家，大多已進入了睡鄉，整座鎮子一片沉寂，不見一個人影。

這對於蕭原的行動，極爲有利。

因爲在這麼沉寂的街巷內，若是有人跟踪他，是很難不被他發覺的。

但他穿街過巷地走了好一會，却沒有察覺到後面有人跟踪。而他更自信，若是有人在後面跟踪，除非是鬼魅，否則，他一定可以發覺出來！

他不服氣，直向鎮西頭李福祥的那座貨棧走去，希望這一着，可以發覺出跟踪他的人來。

結果，仍是徒勞無功。

只要走過一條橫街，便可以看到那座貨棧，蕭原幾乎忍不住想到那座貨棧去查看一下，但想想，李福祥不會不嚴加防守的，說不定，他還未走近貨棧，已被他的手下發覺了，從而更加引起他的戒心。

所以，他折返回旅店。

躺在床上，他仍然一點睡意也沒有，思想着。

李福祥居然沒有派人監視他，這太不合情理，莫非他是故示清白，又或是胸有成竹，還是他所說的是眞的？沒有收留那頭野狼？

不，這不可能的，阿松的心虛，以及自己那有點「玄」，但却屢試不爽的那種直覺，又怎樣解釋呢？

——到底李福祥葫蘆內賣的是什麼藥呢？

忽然，蕭原又想到了一個辦法。

心中有了主意之後，他很快便睡過去了。

翌日，他吃過早點後，便一直在李福祥的貨棧附近走動，並讓他的手下看到。

一連兩日，他除了吃飯及睡覺之外，其餘的時間皆在貨棧附近走動，起初，李福祥與他的手下還沒有什麼，但在第二日，他發覺到他們有點不安了，而且，李福祥還走出貨棧，截住他，沉着一張臉道：「蕭原，你這是什麼意思？」

蕭原聳聳肩道：「李老闆，我不過閒着無聊，在附近走動一下，舒舒悶氣，不是犯着你什麼吧？」

「蕭原，別來這一套！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說話，我仍是那句話，你若有思疑，大可以到我的貨棧內搜查一下！」李福祥語氣不善。

「李老闆，你不怕我發現你的貨棧內，有些來路不明的貨物嗎？」蕭原笑一笑道。

李福祥的臉色變了一下，但隨即又平復下來。「蕭原，你的目的是李添貴，你不會多管閒事吧！」

蕭原仍是笑着道：「李老闆，這可說不定，這兩天的生意似乎不大好啊！」

事實上，自從蕭原在貨棧附近流連後，來「買賣」的人很疏落，顯得冷冷清清的，那些伙計皆不時向蕭原怒目而視，但又不敢動他。蕭原却詐作看不見，自顧自地走走看看，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

「你到底想怎樣？」李福祥壓抑着，但語氣却透着惱怒。

「李老闆，你也知道我此來的目的了，不需要我再說一次吧了！」蕭原仍是笑着。

「蕭原，我實在不知他竄逃到那裏，怎麼告訴你？」李福祥從牙縫中吐出那句話來。

「我也沒有迫着要你說啊！」蕭原聳聳肩道：「我不過在這附近蹓躂蹓躂，你發什麼急？」

「蕭原，你厲害！」李福祥忽然吐口氣，臉色放緩下來。「算我怕了你，這麼吧，我替你打探一下他的消息，打探到，便立刻派人到旅館告訴你！」

蕭原搖搖頭道：「一個人呆在旅館裏，太悶了，我還是在這裏走走比較舒暢，李老闆，你請回，免得誤了你做生意。」說完，逕自往前信步走去。

李福祥看着蕭原的背面，恨得牙癢癢的，猛地揑了揑拳頭，走回貨棧。

蕭原則繼續在附近蹓躂着。

×　×　×

躺在床上，蕭原想到今日下午在貨棧外與李福祥所說的話，以及他那種惱怒難禁，但又奈何不了自己的情形，不禁笑了起來。

他採取這種「壓迫」法，就是要令到李福祥忍無可忍，那必然會向他採取行動，那他就有機會可以從李福祥的身上，找出李添貴的綫索來，說不定，還會壓迫得李添貴在權衡輕重利害後，向他出賣李添貴！

像李福祥這種人，在利害關頭，肯定不會講什麼義氣的！

因爲他與李添貴是同一種人。

當蕭原想到，這一招竟然奏效，可能不出兩三日又或者是明日，李福祥便有消息告訴他，他不禁裂開咀，無聲地笑起來……漸漸，進入了睡鄉中。

翌日，他照常在李添貴的貨棧附近蹓躂，自他出現後，根本便沒有人上門，顯然更冷落。

那幾個伙記皆無聊地站在貨棧門前，

每一次看到蕭原都是怒目而視。

但蕭原却裝作看不到，不過，他却發現，李福祥不在貨棧內！

表面上他的神色一點沒改變，但暗裏，他却嘀咕起來，那傢伙去了哪裏？會不會在昨晚親自送走了李添貴？又或是暗中去安排陷阱，讓我踩下去，還是眞的去打聽李添貴的行踪？

對於最後的一個可能，他不敢樂觀，也認爲李福祥不會這麼輕易便屈服在他的「壓迫」之下，倒是第一個可能性較大。

因爲像李福祥這種人，與李添貴可說是一對狼狽，合則有利，那麼，就有可能佈下魚餌，讓他吞下去，那樣可以除去這顆眼中釘！

直到中午時分，他仍然不見李福祥出現。

蕭原雖然暗自思疑，却已拿定主意，等着瞧，而他也作好了應該的準備，肚子有點餓了，他便到最近的一家飯店去吃午飯。

吃完午飯，他又走回貨棧附近，才溜了一個圈，便看到李福祥一頭汗濕地走回貨棧，一眼看到他，便向蕭原走過去。

蕭原好整以暇地瞧着有點氣促的李福祥，笑笑道：「李老闆，一個上午都在外面爲生意奔忙麼？瞧你這樣子，辛苦了，一定還未吃午飯吧？」

李福祥却抹了一把額上的汗水，目光四下閃瞥了一下，才壓着聲，湊近蕭原的身邊，喘促地說道：「蕭原，實對你說，李添貴是被我收藏在一個地窖，我剛從他那裏趕回來。」

蕭原一聽，半眞半假地驚喜道：「李老闆，你說的可是眞的？三天前，你不是說，拒絕收留他麼？」

雖然他認定了李福祥收藏了李添貴，但對於李福祥的忽然「直認不諱」，他確是有點意外，因爲在他的猜想中，最大的可能是，李福祥向他謊說已打聽到李添貴的下落，誘他落阱，而置身事外，一舉兩得。

李福祥又抹了一把汗，咽下一口口水，潤潤喉才說道：「我是迫不得已，才謊騙你的……李添貴要脅我，若是我不收留他，他便將我的底抖出來……我在這裏經營了近十年，才創下那點基業，而且也有家有小，我不想一下子便失去所有的，也不想去蹲監房……迫不得已，所以，我只好收留他……」

「那你爲何改變主意？」蕭原目光烱烱地盯着李福祥，留意着他臉上的神色變化。

李福祥苦着臉道：「你這麼整天在我的貨棧附近走動，那裏還有人敢來做生意，這麼下去，不出半個月，只怕道上的人沒有一個再相信我，找我做買賣，也就等於毀了我辛苦建立起來的這一點生意，而除了這門生意外，我可說不懂做別的生意，我想過了，若是將李添貴交給你，那不但除掉一個負累，而且，也保住了我的生意。雖然，李添貴在被你捉到後，對我懷恨在心，一定會揭我的底，但我相信，我帮了你的忙，你一定會替我向鎮公所的人說句好話，開脫開脫，也不會將我如今做的生意的眞相揭出來吧？我承認我是爲了自己，才出賣李添貴的！」

蕭原道：「我的目的只是李添貴，只要捉到他，其它的我可以不管。你帮了我的忙，我自然會報答你的！」

「絕不反悔？」

「絕不！」

「好！我立刻帶你去李添貴藏匿的地方。」李福祥搓搓手。「不過，將你帶到那裏，你自己動手捉拿他，我不插手！」

「這個自然。」蕭原道：「我明白你的處境的。」

「那咱們立刻就走。」李福祥說走就走，甚至沒有走回貨棧去對那些伙計說一聲。

大概，他是免得蕭原思疑他暗中吩咐那些伙計，攪什麼鬼吧。

蕭原沒有說什麼，跟着李福祥便走。

× × ×

「蕭原，李添貴就是藏匿在那片果園中的屋子中。」李福祥指一下山脚上那片不很大的果林，「那片果園是我的，打理果林的人，也是我的人，只有一個。」

蕭原打量一眼那片果園，那是在鎮後頭那座形狀有點像一頭站立着的大象的山脚上，那座山就叫象山，大概象山鎮就是因此得名的。

那確是一處藏匿的好地方，因爲不是在鎮上，而那面的山脚上，就只有那座果園，不會有什麼人敢闖入果林中的，若是有什麼風吹草動，還可以溜到山上去，藏匿起來，或是竄逃。

「蕭原，我已暗中吩咐了管理果園的兩個手下，不論果園內發生什麼事，也不要理會，同時，也要他們若是看到李添貴躺在床上，不論是睡着了，還是未睡，都在果園門前掛起一件汗衫，作爲訊號。」

李福祥又指一下園門口那邊，帶點喜意地說道：「你看到麼？掛起了汗衫！」

蕭原順着他的手指方向望過去，果然看到那邊果園的門口，在左邊的門柱上，斜綁着一根竹桿，桿上晒着一件灰灰黃黃的汗衫。

「蕭原，你可以進去捉拿李添貴了。」李福祥揉揉鼻子道：「他身上有一支鎗，鎗法很準，希望你不用動鎗，便順利地將他捉到！」

蕭原沒有再說甚麼，只是深深地看了李福祥一眼，在竄向果園前，還是說了一句話：「李老闆，希望你所說的，都是眞的！」

不等瞪大眼，張口欲說什麼的李福祥說話，他已有如一頭豹子般，竄向果園門口那邊。

他決定從果園前門口走進去。

果園內靜悄悄的，只有風吹枝葉的沙沙聲，在蕭原的感覺中，有如走入一處死亡地帶。

在進入果園前，他早已將身上的匣子鎗抽出來，握在手上。

沿路沒有看到一個人，也沒有被狙擊，蕭原很快便潛到果園深處的那座以石頭砌起來的屋子側面。

他繞着石屋走了一週，發覺屋子的後面開了兩個窗，左右兩側也各有一個，屋門是半掩着的，靜悄悄的，不聞一點聲息，有種陰沉的感覺。

蕭原在屋旁的牆脚下，拿起一根約丈長的竹桿，然後藏在屋前約七八尺遠的一棵樹後，伸出那根竹桿，輕輕戳在那扇半掩的門上，將之慢慢地推開。

那扇門無聲地被推開來，蕭原可以看到，門後是堂屋，左右是廂房，堂屋內沒有人。

他收回那支竹桿，却檢了一塊大石，兩三步便縱到屋門的旁邊，抓着石頭的手往屋內一甩，將那塊石頭擲入左手邊的廂房牆上。

「托」地一下大响，跟着是石頭反彈落地的墜擊聲。

左邊的廂房內立刻有鎗聲响起。

李福祥在路上已對蕭原說過，李添貴是在屋子的左廂房內養傷，右邊的廂房則是那兩個管理果園的手下住的。

這證明李福祥沒有騙他，雖然還不能確定在廂房內的人是李添貴，但這可能性很大。

蕭原却沒有動，只是貼靠在門外的牆邊，抬起鎗，隨時準備發射。

左邊的廂房內立刻又沉靜下來。

蕭原却忽然叫道：「李添貴，出來吧，你已逃不了，鎮上的保安隊已包圍了這裏！」

屋內却一點聲息也沒有。

蕭原正想有所行動時，驀地，灶間的瓦面上，鎗聲乍响，子彈嘯掠，蕭原只覺臂側有如火炙般痛，知道被子彈擦傷了，他忙向下縮一縮，手一抬，向鎗聲响起的那個地方連開三鎗！

陡地，自他身後那邊的一棵樹後，也响起鎗聲。

而他在鎗聲响起的刹那，縮下的身子往地上撲下去，「嘯嘯」兩下激掠聲自他的頭上响起，他甚至感覺到，子彈從他的髮端擦掠過的那陣炙熱以及焦臭的氣味！

絕無疑問，他已身陷「重圍」！

而蕭原的動作敏捷如豹子，在撲下地的霎間，手在地上一撑，竄縱入屋內。

「砰砰砰」一連五六下鎗聲從屋門對正的不知那一棵樹後响起，子彈連串地射擊在蕭原撲下去的牆脚上，石屑四濺中，現出五個彈孔來！

那可說是險過「剃頭」，他若不是撲下去的霎間便縱入屋內，那五個彈孔肯定會開在他身上！

「砰砰砰」蕭原在竄縱入屋內的刹那，先發制人，以左手握鎗，反手揮臂，朝左邊廂房門口掃了一串鎗彈。

廂房門口人影一閃，响起一聲痛叫，跟着便是跌落地上的聲响。

蕭原這時候已倒地一個翻滾，接一個竄縱到右邊的廂房門邊，左手鎗封住了那個門口，右手鎗對準了左邊廂房的門口！

原來，他在翻滾的刹那，已將收藏在右腿上的一支很小巧的勃朗寧手鎗取了出來！

就在他竄縱入屋內的那刹那，從灶間的瓦面上，及另一邊屋角那邊的一棵樹後，响起幾下鎗聲，子彈自兩邊射擊在門口的地上，幾乎擦着了蕭原的脚跟！

用筆寫起來，不但似乎覺得不是一霎間發生的，而且情節頗爲紊亂，但實際的情形確是有點紊亂，並且，那描寫的情形，確是在很短的時間內便接二連三發生了的。

計算一下，從屋子的左廂房內有人開鎗射擊計起，到正面不知那棵樹後連串射擊在牆脚上弄出一排彈孔爲止，一共是四個人向蕭原開鎗。

蕭原能夠在四個人的接連射擊下，僅受了輕傷，除了他的動作夠快，反應敏捷，及臨危不亂，腦筋動得快外，似乎也有幾分運氣在內！

若是換轉另一個人，只怕早已死在接連的射擊之下。

而那四個人之中，肯定有一個是李添貴。

但蕭原却可以肯定，屋中左廂房內被他射中的那個人，不是李添貴！

因爲他聽出，那一聲痛叫，不是李添貴的聲音。

而其餘的三個人，有兩個可能是李福祥的手下——那兩個管理果園的漢子，而剩下的一個，說不定就是李福祥！

從眼前的情勢看來，李福祥是佈下了陷阱，誘蕭原踩下去，將他殺死，除去一顆「眼中釘」。

其實，蕭原在跟李福祥來果園的路上，已猜想到有這種可能，也作了最壞的打算，而他是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跟李福祥進果園的，當然，李福祥眞的是心口如一，那就最好，反之，雖然危險，他却相信，這是找到李添貴的最好的機會。

× × ×

蕭原躲入屋內，暫時來說，不會遭受到「四面楚歌」的危險，並有機會讓他定下心神來，好好思量一下如何脫險。

他很快便發覺，右廂房內沒有人，而左廂房內那個人由於腰側中了一槍，傷得很重，跌倒在地上連鎗也鬆脫跌開了，不可能再對他有威脅，這就不至於裏外受敵，情形比剛才好一點，但却未可樂觀，因爲被困在屋內，不易脫身，很易成爲甕中鼈。

趁着外面的其他三個人沒有動靜，蕭原蹲在那個倒霉傢伙的身邊，向他詢問起來。「朋友，你是不是李福祥的手下？」

那傢伙用手捂着受傷的地方，但血仍然從他的掌沿指縫中沁淌出來，身下流了一灘血，蒼白的臉面扭歪着，痛苦而又恐懼地啞聲道：「求你救救我，替我包扎一下傷口，我不想死，求求你……」

蕭原道：「你先答我！」

那傢伙急不迭道：「我……是李福祥的人。」

蕭原快手快脚地從身上拿出一包鎗傷藥來，替他敷在傷口上，然後脫下他的褲子，將傷口包扎起來，並留意着屋後的動靜。「你們老闆是不是佈下這個陷阱，讓我踩下去？」蕭原抓緊時間問。

「是啊。」那人似乎好了一點，接口就說，「我是身不由己，老闆叫我這樣做，我只好……」

蕭原打斷了他的話：「是不是有一個叫李添貴的，躲藏在這裏養傷？」

那傢伙點頭不迭。「是。」頓了一下，接說道：「他就躲藏在灶間的瓦面上，還有，阿杜躲藏在屋左邊那面的樹上，老

閫收網……」那傢伙討好地一口氣將他知道的，都說出來！

蕭原一點也不驚奇，因爲他早已猜到會有這種情形出現，不過，能夠證實並了解自己此時所處的境地與情形，對他總是有益無害的。

而目前，最緊要的就是想辦法盡快脫身，因爲被困在屋內越久，那就越對自己不利。

起初，他還希望鎗聲能夠驚動鎭上保安隊的人，及時趕來解救他，但他隨即便想到，李福祥胆敢在這裏佈下陷阱殺他，必然有周密的佈置，只怕保安隊上的人，已被他買通了，所以，他不再存奢望。

「砰砰砰」外面鎗聲乍响，鎗彈連串地射入屋內，射擊得堂屋內的枱椅牆壁現出一個個彈孔來，木碎磚屑濺射！

幸好，蕭原一直藏在左廂房內，所以，分毫無損！

「蕭原，你已成了甕中之鼈，就算插翅也飛不了，你還是認命吧！」外面有人叫。

蕭原聽出是李添貴的聲音，馬上高聲說道：「李添貴，有種的，你便進來殺死我！」

「蕭原，我不是三歲小孩，你還是省口氣，等死吧！」李添貴在外面發出一陣刺耳的笑聲。

蕭原眞的「省口氣」，不再說話，思索有甚麼辦法，可以脫身。

忽然，從外面又掃入一排鎗彈，接着，扔入了幾團着了火的禾草，一時之間，火烟騰冒。

不用說，李添貴用火攻來逼蕭原走出去，那肯定逃不過伺伏在外面的李福祥三人的射擊。

那個受傷的傢伙立刻着慌起來。「這……他們想燒死我們啦，怎辦？」

蕭原看着那騰冒的烟火，也有點驚急，但他仍然按捺着對那傢伙道：「你可以走出去啦，你是他們的人，他們不會開鎗向你射擊的。」

那傢伙一聽，慌不迭掙扎着往外走，邊走邊高聲叫道：「老闆，是我啊，不要開鎗啊！」舉着雙手，走出屋外。

但他才走到門口，一步才走出門外，「砰砰」兩下鎗聲响起，身子被子彈射擊得往後倒退了一步，便蓬地倒跌在地上，卻正好壓熄了一團燒着的禾草，只見他的胸口流出兩股血泉來！

蕭原看到那人死不瞑目的樣子，不禁血脈賁張，恨不得衝出去，一輪鎗彈，將李添貴三人殺死！連自己人也下毒手殺死，那還算是人？

接着，又拋入幾個火團來！

屋內的火開始蔓延開來，而濃烟亦滾滾騰出，要不了一刻鐘，蕭原就算不被烟火薰得暈過去，也很難吸呼。

情形對他極之不利。

看着那閃吐的火舌，蕭原有了一個主意，以火攻對火攻！

他想到便立刻動手，事實上，也不許他再遲疑了。他先將廂房內的被單及衣服那些最易着火的東西，點燃了，拋出屋外去。

他將那些着火的衣物有計劃地拋在屋前七八尺的地方，並且分散開來，他這樣做，是想利用那些烟火的掩蔽，衝出屋外去。

接下來，他又將一張爛棉被撕扯開來，用水弄濕了，再點燃，又拋出去。

他每一次拋出東西，都引來一陣射擊，但是卻沒有射中他，待到那些一團團冒着濃烟的濕棉團拋出外面，不一會，屋前那片地方立刻濃烟滾滾，幾乎將屋子遮蔽了。

跟着，他又將堂屋內着火燃燒的枱椅等物扔出去，一時間，屋外那片地方成了火海也似的！

喘口氣，他又竄入右廂房內，拿起一張櫈子，奮力砸在後窗上，「卡勒」碎响聲中，馬上响起一陣鎗聲，射擊得那破碎的窗子一陣激响。

蕭原又拿起另一張櫈子砸向另外一個窗子，也引起了幾下鎗聲，子彈在窗旁飛掠過。

接着，他將幾件衣物捲扎成兩團，飛快地分別從兩個窗子投擲出去，隨即返身衝出房外，在鎗聲中，他貼着大門旁，盡量躬低身子，一頭衝出屋外。

屋外濃烟密佈，有如一面黑色的布幕，將屋前遮蔽起來，外面埋伏着的李添貴等人，很難透過烟幕，看得到屋子內的情形。

這從蕭原一頭衝出屋外，沒有引來射擊這一點，可以證明。

衝出了屋外，並不等於就脫險了，烟火騰冒下，根本不可能停留太久，陡地，從正面那邊掃來一排鎗彈。

大概是李添貴等人發覺到，從右廂房兩個窗口拋出去的衣物，目的只是引開他們的注意，而他們也不是蠢人，馬上便猜到了蕭原的「詭計」立刻向屋子掃射，封鎖門口！

但他們的反應卻慢了一步，蕭原已伏在地上，忍受着烟火的熏炙，有如一頭蓄勢待撲的豹子，在那排鎗彈擊射在大門兩邊的牆上的响聲中，他隔着烟火，朝那鎗响處，一連發射了五鎗，隨即翻滾開去。

一聲慘叫响起的同時，屋子的右側那面鎗聲乍响，子彈「噗噗噗」地射擊在他剛才伏着的地上，幸好他滾了開去。

蕭原一滾便竄跳起來，斜斜的，一頭自屋子的左邊衝出烟火外面！

右邊鎗聲又起，蕭原一個虎撲，再加兩個翻滾，終於撲到一棵樹下，但他的左腿上，又被右邊射來的鎗彈擦傷了。

他馬上又滾到另一棵樹下。

先前他滾撲到的那棵樹下的地上！「噗噗」兩聲，激起兩蓬土泥。

好險！

蕭受一翻身，已閃到那棵樹後，一眼便瞥到，屋後一棵樹上，匿着一個人，剛才那兩鎗，就是那個傢伙射出的，覷準了，他一抬鎗，食指連勾，朝那棵樹上連開兩鎗！樹上那個人發出一聲「呃呃」的叫聲，一頭從樹上栽下來！

蕭原這才喘口氣，舉手抹一下臉上的汗水，往右邊那面窺察！

右邊那面毫無動靜，只有烟火的燃燒聲，整座果園刹時又沉寂得令人心頭忐忑起來。

蕭原雖然身上受的兩處傷很輕，但卻很痛，他咬牙忍受着，豎起耳朵，諦聽着，雙眼不斷地掃視着附近的那些果樹。

陡地，在他身側的不遠處，响起一下輕微的聲响，他馬上警覺地貼着樹身一閃，盯着那邊。

陡地，又一下細微的聲响在不遠的一棵樹後响起，他很自然的，便將目光移向那裏，但隨即他便猜到，那可能是對方故意弄出來，令到他精神緊張，一緊張便很易出錯，一出錯，在這種生死只是一綫的情形下，死的便會是他！

他雖然猜到，可惜已經遲了。

另一邊的一棵樹後「啪」地响了一聲，他雖然知道極有可能只是「疑兵之計」，但這只是可能，所以，他不得不往那邊張望一下，這不免要移動一下身子。

剎那，「砰砰」兩聲，蕭原只覺左肩頭被重重地撞擊了一下，身子歪跌開去，但在那刹那，他卻向鎗响處一勾鎗機，射擊了五六鎗！

那邊刹時响起一聲「呃」的叫聲，但一下鎗聲隨即响起！

蕭原陡覺腹側被重擊了一下，身子翻滾了兩下，仰躺着不動。

一棵樹後慢慢地探出一顆腦袋來，那雙發出兇光的眼睛往倒在地上的蕭原掃了兩眼！接一跳，竄到左邊的一棵樹後，又從那棵樹閃竄到另一棵樹。

這個人也可算小心了。

就在他閃到距蕭原倒下的地方約二丈多遠近的一棵樹後時，他已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蕭原的整個人，但他仍然很小心，也很惡毒地窺看了一下，探臂就朝蕭原的身上開鎗！

那傢伙肯定是不放心蕭原仍未死，要再在他身上開兩個窟窿才放心！

但他才探臂欲開鎗，躺在地上的蕭原卻比他快了那麼一霎，右手一抬，將鎗膛內的子彈，一下子全發射出去。

鎗聲「砰砰」中，只見那傢伙探出的右臂劇震了兩下，手上的鎗跌落地上，張口發出一聲痛叫，整個人呆了一下。

蕭原有如一頭豹子般從地上竄跳起來，衝撲過去，右手已握住那支小巧的勃朗寧手鎗！

那傢伙一呆之後，轉身欲逃，「砰」的一聲，蕭原朝他的腿脚開了一鎗，那傢伙一個踣撲，跌倒在地上，卻爬不起來。

——他的右腿肚開了個血洞。

蕭原一步衝到那傢伙的身邊，抬脚踏在他的身上，冷聲道：「李添貴，你逃不了。」

那傢伙偏着臉，斜往上望，露出半邊馬臉來。正是野狼李添貴！

「你……」李添貴扭曲着那張馬臉，斜望着蕭原。

「李添貴，你瞧清楚一下，我是誰？」蕭原仍然留意着果林內的動靜。

「你……胡家發！……原來是你！」李添貴呻吟一聲。「蕭原，你好厲害。」

蕭原笑笑道：「你好惡毒！幸好，有那虎神符替我擋了那一鎗，不然，我已死在你的鎗下。」說着，伸手從貼身的內袋內，取出那塊虎頭神符來。

那塊虎頭神符沾了不少血漬，邊沿凹陷了一點。

原來，那一鎗那麼巧，射擊在神符的邊沿上，那顆子彈卻擦着他的皮肉折彈開去，所以，他的腹側才有血流出來。

「莫非這塊神符，眞的像那個老族長所說，可以消災的不成？」蕭原摩挲着那塊神符。

忽然，他感覺到肩頭劇痛難當，這才省覺到，右肩頭上，被擊傷了兩處，幸好鎗彈斜斜從前面射入，後面穿出，沒有傷及骨頭。他忙將兩包鎗傷藥敷在傷口上。

「李添貴，別像死狗一樣賴在地上，起來吧！」蕭原放開踏在他身上的脚。

李添貴瞪眼道：「你要押我回去？」

蕭原道：「廢話！」

「我寧願死，也不跟你回去！」李添貴發狠地說。

「那你就慢慢地在這裏等死吧！」蕭原笑笑道：「我看你挨得了多久。你死了，我一樣可以將你的屍拖回去！」

一頓又道：「你死了，便連一丁點逃走的機會也沒有了。」

李添貴的神色變動了一下，終於道：「好，我跟你走，不過，你要將我手脚上的傷口包紮起來。」

× × ×

結果，蕭原押着一拐一拐，搭拉着腦袋的野狼李添貴走出了烟火漸散的果園。

至於李福祥是死是活，他無暇理會，因爲他來象山，目的只是那頭野狼！

忽然，他想起了梧桐寨，也想起了徐志通。將李添貴押解回那五縣後，我馬上便趕往梧桐寨，將這好消息告訴徐志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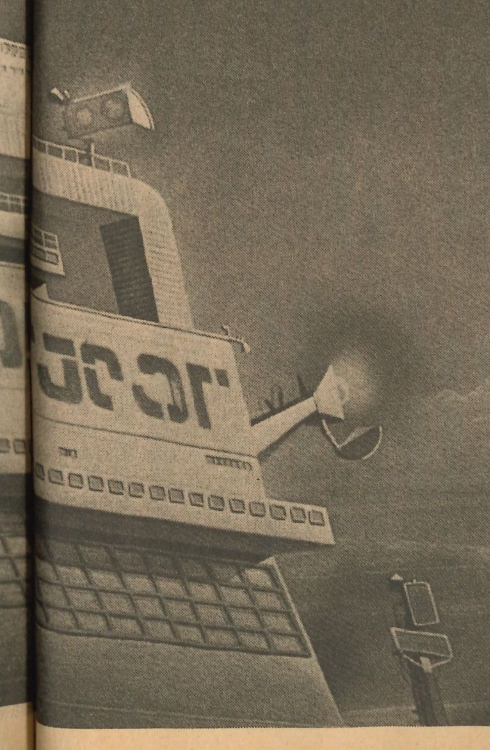
蕭原這樣想着，他的人彷彿已去到了梧桐寨，看到那金光閃閃的虎頭金神像……

（全文完）

美蘇星球防衛爭霸戰／羅唐納・文

飛行子彈

美蘇兩國已站在第三世界大戰的邊緣，秘密研究超級武器，美國情報局獲悉有人收購一千萬磅鉛，送往南極唯一的大城〔冰山角〕，將此事報告列根總統，派出超級特務金桑查探，深入莫斯科，得知蘇聯科學家用鉛製造太空堡壘，發射飛行子彈迎戰。





OCTOPUS

一千萬磅鉛送往南極

美國的第六艦隊在地中海演習，利比亞狂人卡達菲總統，突然宣佈它的海岸伸展到一百六十哩的海域以及領空，不准任何一個國家的艦隊或戰機闖入，那一條虛綫係「死亡之綫」，隨後美國的戰機毅然闖入領空，遭遇「地對空飛彈」襲擊，跟着利比亞的飛彈基地發射「飛魚」飛彈，離開海面僅有六呎到八呎之處，向美國航空母艦偷襲，雖然對準目標，被美國的護航驅逐艦發射漁網式飛彈截擊，它沒有機會飛近航空母艦，已經在空中爆炸，顯然利比亞的戰鬥力量大爲遜色了。

由於美國航空母艦被攻，美國戰機奉命炸毀利比亞的蘇製戰艦，其中有一艘沉沒，艦上一百五十人喪生，另有兩艘蘇製戰艦中彈焚燒，沒有沉沒，至於戰機在空中發生戰鬥，互有傷亡，作爲一場大戰，仍是未夠份量的，上述的戰果只是雙方的初步接觸而已，在軍事專家的眼中看來，它只是遭遇戰，倘不是整個戰局惡化，戰事升級，雙方適可而止，可以「打和」，美國奉命撤離航空母艦，狂人卡達菲只是揮拳向天怒吼，揚言報復，他在事後有任何一種攻擊性的行爲，俱與這一場戰役無涉。

爲甚麼美國肯撤走航空母艦呢？這個問題很容易找到答案，根本上美國絕對無意跟利比亞打仗，這一次地中海軍事演習，完全沒有陸軍參加，只是空軍以及海軍聯合進攻，唯一的目的就是向利比亞示威，希望狂人卡達菲明白眼前的形勢，切勿冒險向以色列挑戰，假如他有胆挑戰，美國一定插手，站在以色列那邊，既然利比亞受到相當的懲誡，美當局奪取勝利，不想戰事擴大，演習完畢，立刻收兵。

利比亞方面根本沒有甚麼損失，它所損失的只是兩枚「飛魚」飛彈，三艘蘇製戰艦以及幾架蘇製戰機，人命不值錢，武器比較值錢，只要蘇聯當局答應給他另外一批武器，他就趁風駛艃，在「打和」的局面之下停火。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單憑利比亞的力量，絕對不敢捋虎鬚，斗胆向美國正在演習的航空母艦偷襲，必然是莫斯科當局逼它這樣做，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利比亞跟美國打仗，實際上是蘇聯借此試探美國軍事力量，打輸的是利比亞，蘇聯當局不必向列根總統道歉，他們也沒有甚麼損失，因此莫斯科當局不肯付出更大的代價，逼卡達菲打一場硬仗，寧願把更新的秘密武器送給他，非洲局勢化危爲安，各國元首欣然相告。

是否這一場輕微的戰爭就此了結呢？不消說，一定有下文。

照美國列根總統智囊團分析，他們一致認爲莫斯科當局一定加緊製造各種秘密武器，送給狂人卡達菲，忽明忽暗的向美國挑戰，直到其中有一種秘密武器能夠在空中稱霸爲止，美當局暫時仍然不能夠放棄備戰姿態，除此之外，還要加緊刺探蘇聯當局的動向，特別是「戰神之眼」。

「戰神之眼」這一個組織等於秘密武器的總滙，遠在一九八零年設立，近年各種蘇製秘密武器都是透過該項組織製造出來的，他們只知道有這個組織，始終沒法獲悉它在甚麼地方，故此不能夠撲滅其兇焰。

當時列根總統從那些專家的口中獲得明確的指示，不敢怠慢，翌日深夜，單獨召見保密局長胡谷，在白宮喝杯餐酒，邊吃邊談，徹底討論這件事。

列根總統說：「胡谷，你有沒有聽見過戰神之眼這個名稱呢？」

「聽見過，而且秘密調查過，據我所知，它是蘇聯全部科學家製造秘密武器的巢穴。」

「對了，你的成績不錯，請告訴我，你們是否已經知道那個巢穴是在甚麼地方嗎？」

胡谷苦笑一下，說：「那些情報員只是在偶然的情況之下懂得有這麼一個神秘組織而已，他們並非奉命刺探它，故此沒有很確實的獲悉它在甚麼地方。」

說到這裏，胡谷忽然反問一句：「總統，你向我查問此事，料想你也知道有這個組織了，可能你比我懂得更多，因爲你可以分別從國防部長溫伯格口中獲悉這件事，又可以從太空總署獲得可靠的情報，這個組織究竟是怎樣子的？是否它準備研究出一種極有份量的秘密武器之後就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從溫伯格國防部長口中獲悉一項可靠的情報，那些情報員指出，莫斯科當局打算進行三幾種秘密武器，它的形狀有別，目的相同，俱是在發射之後不久就會爆炸的，却又不是飛彈，那些武器必然是想跟某一個目標同歸於盡，如果它在地球的表面發射，向美國進攻，襲擊紐約最高的幾座摩天大厦，使它倒坍兼且發生大火，勢必引起美國的金融混亂，人心惶惶，反之，它向人造衞星發射，被襲擊的人造衞星一定爆炸，另一方面，它還可以追擊美國空中戰機或者太空戰機，由於它的成本低，效率高，抱着同歸於盡的心理出擊，防不勝防。」

「太空總署方面有沒有這一類的消息呢？」

「照太空總署情報組的報告，確實有這個組織存在，他們還强調指出，由那個組織製造的秘密武器，以太空爲主，可能先向月球上面的美國空軍基地出擊，不可不防。」

說到這裏，列根總統眉心一皺，續說一句：「眞是可惜，你們每一個單位都探悉有這個組織存在，還知道他們加緊製造秘密武器，却又無法偵悉它製造武器的地點，否則，我們在那些秘密武器沒有百分之百的製造成功之前，把它撲滅，豈不是勝過在戰場上面交手嗎？」

「是的，總統，你的見解確是高人一籌，如果你想替這個問題找尋答案的話，我願意傾全力查緝，同時願意派出最有份量的特務殺手去毀滅它，必要時跟它同歸於盡。」

「再好也沒有了，我現時先行代表全部美國人向你道謝，希望你馬到功成。」列根總統給他一句聽了覺得高興的話，胡谷臉露微笑，站起來告辭。

旬日後，胡谷再被列根總統召見，研

究「戰神之眼」。

胡谷說：「總統，我很誠懇的向你求恕，並非我工作效率欠佳，也不是由我指揮的特務殺手不夠份量，分明有這個秘密組織存在，可是，三方面進行調查，始終無法獲得一條可靠的綫索。」

「照這樣看，你大概已經得到一些頗爲重要的綫索了，只是難以判斷它是否有用而已，請你把已知的綫索都講出來，作爲研究資料，說不定我能夠分析它是否有用。」

「是的，總統足智多謀，判斷力强到極點，我應該把它逐項講述，先讓我講出三方面進行查探的計劃，照一般情形說，製造秘密武器必須特殊的材料，例如：液態氫，純鋼，金屬當中最輕的鋁，能夠使任何金屬品外殼更加堅硬兼耐熱的鎢，都是必須具備的，我派出商業特務向國際貿易市場打聽最近三年來有甚麼人大批購買這種原料，第二條路綫是指科學家而言的，盡量向國際知名的科學家調查，特別注意西方國家是否有些科學家神秘失踪，剩下來的一條路綫就是透過兩面人的特務搜索關於戰神之眼的活動。」

「對，胡谷，你的見解不錯，現時你應該更進一步把那些綫索逐項向我報告了，我用錄音機錄取你所講的話，不必寫報告書。」

「好的，總統，現時我開始報導我的綫索了，先行講述第一種綫索，透過幾方面都熟悉的商場巨子，向金屬市場查探，懂得了一件事情，近年有人在國際市場分批買入許多鉛塊，總共超過一千萬磅，頗有可疑。」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購入那麼多的鉛，運送到甚麼地方去呢？相信不難查問。」

「我已經查得清清楚楚了，不管那些鉛在甚麼地方購入，俱是交貨到南極洲，根本上南極洲只有少許獵人以及漁民在那裏過活，沒有踏進冬季，氣溫已經是華氏零下二十五度，進入冬季，飛雪飄飄，零下六十度，冰雪特別厚的南極核心，零下一百二十度，那種地方危機四伏，寸步難移，此外，南北極都有這種現象，半年黑暗，沒有太陽照耀，另外半年，沒有黑夜，二十四小時俱是陽光，那麼古怪的地方，只是探測電磁以及南極光的科學家才會走過去，我實在想不透爲甚麼有人垂青它，打算在該地弄一個製造秘密武器的巢穴，更加想不透那個人爲甚麼買入一千萬磅的鉛。」

列根總統說：「你有沒有查過買鉛的人是誰呢？」

「查是查過的，可惜沒有結論。」

「爲甚麼沒有結論呢？」

「因爲那個人用了幾個假名買貨，自稱鄧氏家族，那些鉛由運輸公司用巨輪送往冰山鎭，有人收貨，每次收貨的人不同，不過，那些人仍是姓鄧的，可以說是鄧氏家族的一部份，這一條綫索到此爲止，沒有更進一步的消息了，如果我的估計不錯，那些鉛現時仍然留在南極洲。」

「好的，胡谷，你已經盡了全力，這一條綫索暫時保留，別理會它，第二條綫索涉及科學家，是否找到甚麼一個失踪的科學家，而且是足夠的證據去證實他投靠蘇聯呢？」

「是的，他叫做卡明博士，一生研究飛行物體的速度，寫過幾本關於太空飛行物體的書，前兩天有一晚他在寓所附近的酒吧喝了許多酒，醉後走出戶外，就此一去不返，疑心他被蘇聯特務綁架，沒法證實，從種種跡象觀察，他已經離開美國，生死未卜。」

「這條綫索也是有些份量的，如果他眞的被莫斯科特務綁架，你派出去工作的人，可能有點消息，他是否失踪之後沒有半點音訊呢？」

「是的，他失踪之後，音訊全無，我想徹底瞭解這件事的秘密，同時想了解蘇聯在西伯利亞核心建造的太空中心是否動手製造新奇的秘密武器，曾經跟三個兩面人接觸，他們已盡全力調查，那個科學家仍是踪影杳然，反而關於秘密武器有點綫索。」

「它是由一個可靠的兩面人所提供的嗎？」

「正是如此，此人喚做史波奇，一向在北歐活動，我們早已知道他是兩面人，莫斯科當局却茫無所知，憑着這種微妙關係，他可以秘密打聽關於秘密武器的消息，他最新的一項報告指出，蘇聯召喚所有東歐以及蘇聯境中的科學家，進行一種新的秘密武器試驗，它十分沉重，形狀如輪，定名：飛輪，能夠在空中發揮力量，使地面的人喪生，甚至躲在摩天大厦或者地下室的人也無法倖免，它已經接近成功的階段，一旦大功告成，他們就有力量在地球稱霸。」

「這個消息是否靠得住呢？」

「我們一向信任他，况且，他講出來的消息即使散佈到外邊去也不會發生怎樣惡劣的效果，因此之故，我覺得他是可信的，請你注意這一點，他說那種秘密武器十分沉重，可能跟一千萬磅的鉛有關，說不定它是鉛做成。」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沉重的鉛能夠變成武器的，一來它的熔點太過低，二來它不夠堅硬，我不相信眞的有人想用它做武器，無怪你說這一條綫索似乎有用却又不是很有用的了，你還有甚麼計劃沒有呢？」

胡谷說：「我沒有甚麼意見，敬請總統定奪。」

「好，此事暫時擱下，容後再談。」列根總統說。

胡谷聽了，便即告辭。

當晚列根總統召喚另外一個人入宮，他就是「金桑」。

列根總統一向有幾個十分厲害的特務殺手，儼如占士邦，必要時派他担任重要的任務，金桑就是其中的一個。

列根總統先行把錄音帶啓播，讓他傾聽一會，說：「當前的局勢似明實暗，利比亞狂人卡達菲總統受挫於我，揚言會派遣恐怖份子炸毀所有美國航機，只是虛張聲勢，實際上有力跟美國一戰的國家始終是蘇聯，不過，蘇聯必須控制十多個附庸的國家，並不容易，如果它跟美國打仗，別說打輸了，即使它打贏美國，軍力已盡，無法控制那些國家，仍是危機四伏，故

此莫斯科當局必然採取另外一種途徑對付美國，渴望創造一種最有份量的秘密武器，一旦成功，便可稱霸，反之，沒有秘密武器在手，它毫無異動，美國決不會向他出擊，我認爲最近獲悉的一項情報是相當準確的，希望你分別抓住已經獲得的綫索往深處查探，先到南極洲冰山角秘密調查一千萬磅的鉛究竟到了甚麼地方去，跟着調查失踪的美國科學家，此外，你還要到北歐跟一個屬於美國海外情報局的特務聯絡，想盡辦法在對方沒有研究出秘密武器之前，把他們的巢穴攻破。這件事情不單是要極端守秘，還要盡量爭取時間，好了，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你明天早上立刻啓程。」

金桑奉命而去。

翌日早晨，他就乘搭航機到澳洲最爲貼近南極的一個海港，走出機場，改乘遊覽船到「冰山角」。

南極洲的面積很大，靠近核心的一處，遍地冰層，極端寒冷，根本沒法到那邊去，另外一些地方，早已分別被幾個國家佔領，等於割據南極，各有各的地盤，在冰山角那一處，可以說是南極洲的入口，所有巨輪在它的海岸泊岸，故此遊覽船到南極遊覽，那個地方是必到的一處，照例遊客登岸逛逛，結伴同行，入黑之前，便即返船，夜半離去，金桑蓄意刺探秘密，故意單獨走進一間酒吧買醉，半醉出外，不知所終，遊覽船不能久候，出海之後，他才走出來，作浪子打扮，身懷巨欵，俟機刺探秘密。

他已經竭盡全力進行查探工作，可惜人生路不熟，他充其量只[illegible]在航運公司，貨倉以及商場方面打聽，任何一處職工，聽到他提及一千萬磅鉛的時候，俱是搖頭說不知情，還有些人哈哈大笑，說：「金先生，你問得眞是出奇，你懂不懂得一千萬磅的鉛放在一起有多麼大呢？簡直是堆積如山！冰山角沒有一個貨倉能夠容納得了它！」

另外一些人聽到他提出這一類的問題，哼了一聲，說：「鉛是賤物，誰肯花巨欵把它送到南極呢？你自己說吧，那一種人需要大量的鉛？」

他無辭以對，只好悶悶的走開。

因爲他每次查探俱是邀請對方喝酒吃餐然後開口，充份擺出一股濃厚的友情，倘非如此，他早就被人打翻了，他到處打聽俱是沒有綫索，留在酒店裏面，一籌莫展，越想越悶，卻又無可奈何。

有一晚，他在酒店附設的餐廳進食，有人緩步走近，向他打個招呼，說：「金先生，你想知道的事情，我可能獲悉其中奧妙，對你有些貢獻，你可否請我喝一杯酒呢？」

「求之不得！請你坐下來細談。」金桑不單是邀請他喝酒，還叫侍應送上一份全餐。

他直覺到那一個彪形大漢必然有些獨特的消息才這樣說，兩人邊吃邊談，那個陌生人向他望了一眼，說：「金先生，那批鉛塊確有其事，眞的由一間運輸公司運到南極洲，不過，它沒有搬到岸上來，立刻送到另外一種古怪的船，把它運出去，那種船就是潛艇。」

這個消息可能是眞的，金桑微有所悟，說：「潛艇把它帶走，看來它一定是運送到蘇聯的西伯利亞，是也不是呢？」

「不，如果那些鉛本來就是想送到西伯利亞的，何必多此一舉，把它先送到南極洲的冰山角呢？金先生，你再猜一猜，爲甚麼蘇聯方面的人要把它運到冰山角卻又不是在冰山角登岸？」

金桑想了想，說：「大概那些鉛打算送到南極洲蘇聯佔領區。」

「不，蘇聯佔領區距離海岸很遠，如果那一批鉛必須送到那邊去，只能用軍車運輸，不必勞煩潛艇。」

「我越來越加明白了，那批鉛必須用潛艇轉運，因爲它最後的目的地是靠近南極洲的一個小島。」

「對了，金先生，你眞是聰明！」

「你是誰？爲甚麼你向我說出這個秘密呢？」

「我的姓名該怎樣稱呼呢？跟此事無關，由於我是運輸公司的一個管工，見過那批鉛，故此我稍爲懂得它的秘密，我向你透露一鱗半爪，除了協助你徹底查探它之外，還想你賞賜多少買酒錢。」

「看來你懂得那批鉛送到甚麼一個小島了，如果你肯帶我去看看它，眞有其事，我給你五千美元。」

「好的，我想知道你獲悉那批鉛放置的地點之後，打算怎樣做，你可以說些梗概嗎？」

「這是我的事，你不必過問，儘管如此，我仍可以把兩個原則告訴你，我決不會炸毀它，也不打算盜取它，我再講一句，我只是想看看它而已。」

「好的，一言爲定，那個不知名的小島距離冰山角大概兩小時的航程，指快艇而言，如果你沒有快艇，可以用現金担保，租一艘快艇，每天的租金是三百美元，此外，你還要準備强光電筒和乾糧，如果你不懂得駕駛快艇，我可以協助你一臂之力，因爲我以前做過海員，我先行告退，翌日的晚上，入黑我就到這個地方找你，希望你記得這一句，你的目的只是想看看它，除非必要，切勿動武。」

「我完全答應你，我是很認眞的，只是想看看它。爲了使你對我不會太過多疑，我不妨告訴你，我在一間在國際金屬市場很有名氣的五金交易所工作，奉命調查最近發生的奇事，如果我有確實的證據去證明眞的有人需要大批鉛塊，我們可以在市場先行收購。」

「是的，金先生，你很有眼光。」那個不速之客很冷靜的說。

金桑夜探人頭島

翌日剛剛入黑，陌生人就到酒店的餐廳找他，金桑低聲說：「萬事俱備，快艇已經租了，還有兩柄强光電筒以及一柄手槍。」

「好，吃飽之後，即時啓程，你留下手槍好了，我認爲此行不必動武，我沒有攜帶武器。」

陌生人仍然不肯吐露姓名，金桑沒有問他。

兩人駕艇出海，輪流駕駛，正如陌生

人所述，航行了兩小時又十五分鐘，開始看見海上有一個小島，好像饅頭。

金桑說：「照地圖顯示，它必然是路德羣島了，我是否猜對呢？」

「金先生，你眞是聰明，沒有到過的地方，只是看看地圖，居然能夠猜得那麼準確，儘管你足智多謀，經驗豐富，相信有一個問題你是不容易回答的，一千萬磅的鉛相當沉重，幹甚麼需要那麼多？」

金桑很快回答：「這個問題跟我無關，我只是負責調查是否眞有其事。」

「你既然是國際知名的五金商人，如果有人大量搜購鉛塊，你應該知情的，怎會毫無所聞呢？」

「我並非毫無所聞，由於對方化名搜購，分別在五個不同的國家買入鉛塊，把它的數量加起來有一千萬磅，反映出那個顧客竭力守秘，實情如此，我們只能說在國際五金市場有一批鉛賣出去，無法獲悉那個人買它幹甚麼，唯其如此，我們拿不穩他是否不久之後買另外一批鉛，故此展開查探的工作，閒話休提了，我們快要接近路德羣島，該處是有三十多個小島，大部份是沒有人居住的，看來你打算把我帶到那些地方去，快些駕駛快艇航行吧。」

美國情報局探悉蘇聯科學家製造一種叫做「飛輪」的秘密武器，果有其事。

過了一會，快艇駛到一處沙石相連的地方，水很淺，再也不能夠前進，兩人離開快艇之前，拋下鐵錨，免得它被海水冲走，然後摸黑登岸。

陌生人在前引路，金桑緊隨着他，隨時拔槍。

金桑實在無法知道那個陌生人憑甚麼可以獲悉在三十多個小島當中選擇這一個島登陸，他堅守這個原則，由對方握着强光電筒走在前面，他沒有電筒，有的是手槍。

雖然在地圖上面像一連串互相分開的小島，看來很細，他們置身其間就不同了，覺得它十分荒涼，面積相當大，走了一程，所見的只是荒草和岩石。

島上沒有高山，卻有幾處山崗，高度不會超過一千呎，他們朝着黑沉沉的山形物體走過去，走了一個鐘頭過外，仍是白費氣力。

金桑跟他不約而同的坐下來休息，沉住氣說：「朋友，似乎我們受到別人的愚弄了，首先，你受到一個朋友的愚弄，他瞎說一頓，你信以爲眞，跟着我相信你的話，兩個人好像傻瓜似的冒險走到這一座荒島。」

「不，金先生，垂死的友人決不會說謊，我不止是他的好朋友，還是他的救命恩人，我相信他決不會說謊，島上有許多處小丘，也許其中有一處像堆起來的鉛，並非岩石，我們休息一會繼續搜索吧。」

金桑沒法可想，只好繼續搜索，逐漸深入該島。

他們的運氣並非那麼壞，半小時後，金桑突然聽到同伴驚呼了一聲，電筒也拋在一邊。

「你碰上了甚麼？是否野狼？」金桑緊握手槍，疾走過去，扭亮另外一柄電筒照射。

在電筒光氣籠罩之下，他發覺陌生人的身邊有一塊長條形的金屬品，反光性很弱，深灰的，似乎是一條巨大的鉛。

看來陌生人一定是被它絆倒了，金桑沒有扶起他的同伴之前，先行伸手摸摸它，跟着想抬起它。

他發覺那一條方形的金屬品，又窄又長，起碼有十二呎，十分沉重，不自覺的臉露微笑，說：「我們終於找到，希望你沒有受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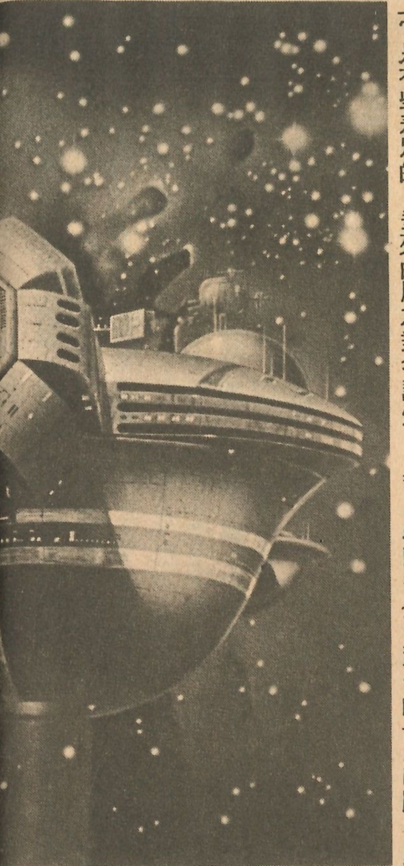
「絆倒我的東西就是它，你自己說吧，它是否一條沉重的鉛？」

「不錯，它確是我們想找的鉛，如果我的估計不錯，它決不會只是橫放着一兩條鉛的，必然堆積如山，我們向前走，務求發掘眞相，這回輪到我走在前面了，我有一柄手槍！」

金桑說時，心情相當興奮，再過一會，他們已經扳登一堆黑沉沉的鉛條最高峯，堆積如山，大概有二百呎高。

金桑作出最後的檢查之後，說：「朋友，你果然不負所托，把我帶到放置一千萬磅鉛條的地方，我說過的事情必然兌現，決不炸毀它或者盜取它，我們走吧。」

兩人駕駛快艇離開那個小島，在船上交談，陌生人說：「金先生，你眞是豪爽，相信我們回到冰山角，你就給我一張五



飛行子彈終於發揮威力，先用激光在太空堡壘六呎厚的船殼上面鑽個洞，然後闖入洞內爆炸，同歸於盡。

千元的支票。」

「我當然把它送給你，是現欵，不是支票，我有七千美元存放在酒店的賬房，如果我們能夠活着回去，立刻就把現鈔奉送。」

「金先生，你怎會說得這樣胆怯？別嚇我好嗎？你眞是多疑，鉛條那麼沉重，那一個人有本領把它盜取呢？不必自己嚇自己！」

「並非我多疑，不管是誰，放下那麼多的鉛，決不會毫無守衛。」

「我並非那麼想，它是有防禦的，只要有人合力搬起任何一塊鉛條，他們立刻被地雷炸死！」

「是的，這個方法不錯，很可能是如此擺佈的，根本上鉛條炸不爛，炸死的是人！倘有這種事情發生，住在主島的人，聽到爆炸聲，趕快駕駛快艇到小島去，故此島上沒有人守衛，好的，我們回去吧，最後，我還有一句話問問你，夜色沉沉，你怎樣知道在這小島泊岸呢？」

「金先生，所有小島相差不遠，事實上它是有些差別的，垂死的朋友對我說知道，這個海面所有小島只是這個小島的海岸有幾塊比較大的岩石屹立在沙灘之上，形如人頭，如果叫我定名，它應該稱做人頭島，將來你想再到這個島，可以憑着這個特徵找它。」

「謝謝你的提示，同時向你那一個垂死的朋友表示敬意。他是甚麼人呢？他是怎樣死的？是否在搬運鉛塊之後被人加害呢？」

「金先生，我們啓程之前，互相講好，不必查問對方的身世，希望你能夠原諒我。」

「好，你不必回答任何問題，一別之後，我到甚麼地方找你呢？」

「我收了你付給我的五千美元，立刻離開冰山角，以後不再到南極洲來，將來我在甚麼地方謀生呢？我自己也沒法預測到。」

金桑沒有再說甚麼。那晚在午夜之前，他已經回到冰山角，他沒有向陌生人盤問半句，付欵五千美元，各自分手。

翌日他把快艇交還出租給他的船務公司，收回押金，黃昏的一段時間，離開冰山角，搭船回到澳洲，他認爲短期內不會再到冰山角了，索性在「雪梨」登岸，走進長途電話公司，打電話給列根總統，報告此行經過。

列根總統在長途電話的那邊傾聽他所講的一切，同時錄音，最後，沉着氣說：

「金桑，你幹這種工作仍是缺少經驗，看來你碰上了一個相當厲害的對手，給他愚弄了。」

「你認爲那個陌生人是特務嗎？」

「正是如此。」

「你憑甚麼指證他是特務呢？」

「你在冰山角到處查探鉛條，蘇聯的特務頭子知情，於是派出一名高手跟你周旋，讓你知道那些鉛條堆放在什麼地方，假如你通知美國情報局，派出轟炸機去炸沉那個小島，他們只是損失二三十條鉛以及一堆堆看來很像鉛條的木頭。我之所以如此判斷，因爲對方十分重視鉛條，急於搜購它，利用它製造秘密武器，決不會把它看做垃圾似的放在孤島上面，甚至不派一兵一卒看守它。」

金桑嘆息了一聲，說：「我眞是沒用，請你原諒！」

「不，你此行並非毫無所獲的，最低限度你有了另外一種收獲，知道那些鉛條已經由蘇聯的潛艇搬走，省得我們派人到南極洲打聽，莫斯科當局的作風一向是如此狡猾的，他們分明想把鉛條送到北極圈，偏要先行吩咐運輸公司把它送到南極洲去。」

「我今後應該怎樣做呢？」

「你忘記了嗎？追蹤鉛條是第一條綫索，不管成敗，這一條綫索查過，你應該抓緊第二條綫索，從速返國，到維珍尼亞州調查失踪的卡明博士，還要運用你的判斷力去判斷他如果被蘇聯當局擄去，他可能在製造秘密武器方面有甚麼貢獻，調查當中，不必見我，查個水落石出，立刻到白宮見我，根本上白宮在華盛頓，華盛頓就是維珍尼亞州的首府，故此你想見我，很容易辦得到。」

五天之後，金桑透過總統府馬副官，在指定的一個晚上，十一點鐘，進入總統府的機密室，跟列總統坐談。

他很冷靜的說：「根據我調查所得，卡明博士並非老翁，今年只是五十二歲，這個年紀特別容易被美女迷惑，而且特別容易在秘密賭塲豪賭，輸到傾家蕩產，卡明博士之所以失踪，與此有關，可以說他跌進蘇聯擺佈下來的圈套。」

「那個女人一定是莫斯科特務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看來確是如此。」

「照這樣看，他一定有些獨到的本領，然後被人看中。」

「是的，他著述了三本書，其中有一本書的名稱是：怎樣建造太空城，相信他因此被擄。」

「他是自動失踪的，看來他現時已經被人軟禁在莫斯科或西伯利亞，他的家人怎樣說呢？」

「他沒有家人，十年之前，太太病逝，他就單獨過活，根本上他沒有子女。」

「這條綫索似乎沒有甚麼用，其實是有用的，說不定蘇聯當局搜購大批鉛條，

並非想製造秘密武器，只是想去建造太空城。」

「建造太空城有許多種金屬品可用，爲甚麼用鉛條呢？」

「我也不很清楚這一點，不過，我們的太空專家相信會有辦法去回答這個問題的。」

「我應該怎樣做呢？」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金桑，還有第三條綫索，需要你秘密查探，保密局的局長胡谷曾經向我講述一項跟戰神之眼有關的綫索，他們跟一名屬於莫斯科的特務史波奇有聯絡，知道莫斯科當局正在召集東歐的科學家集體製造一種秘密武器，叫做飛輪，在空中飛行之際，發出超過人類能夠忍受的音響，聽了便會喪生，事後我跟胡局長再度見面，問個詳細，知道姓史的兩面人如何接觸，你立刻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找他。」

「我立刻啓程。」

列根總統把他如何找尋史波奇的方法以及見面之後如何表白自己身份的方法說出來，叫他緊記在心。

金桑站起來告辭。

住在墳墓裏面的人

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地方闊大，花香四溢，有些地方充滿時代氣氛，另外一些地方却是古色古香，甚至包括皇宮在內，這種地方當然是對遊客有很大吸引力，可是，金桑却看也沒有看它，他只是隨意找到一間酒店歇宿，休息一會，便即展開一連串的活動，首先，他走到一個特殊機構查問一個人死了怎樣辦理死亡登記的手續，如何葬殮，首都一共有多少墳塲，貼近墳塲的棺材店有多少間，愁容滿臉，看來他就像是眞的有一個親人病逝，急於下葬。

那個機構叫做「遊客指導處」，傾全力替遊客作出各種安排，結婚的人需要禮堂，喪家需要棺材店，一切問題，該處職員必然盡力回答，故此金桑毫不費刀就知道棺材店林立的地方是西區，因爲那邊接近郊外有兩座墳塲，一座墳塲辦理天主教以及回敎的喪事，另外一座是「非宗教的墳塲」。

那時已經是黃昏，他找了兩間棺材店，然後找到叫做「流水」的一間，那是第三間了，他對店主說：「我不是買棺材的，只是想找個件工，他叫甚麼名字呢？我不大清楚，只是知道他綽號浮屍，我是他的朋友，希望你指示我應該怎樣找他。」

「是的，先生，這裏的確有一個件工綽號浮屍，不過，他並非經常露面的，如果我們有一宗生意交給他做，就要到墳塲找他，你也沒有例外。」

「那一處墳塲呢？」

「非宗教的墳塲。」

「多謝你指點迷津，我想今晚就去找他，他會不會在夜間露面呢？」

「他必須深夜然後露面，甚至是殘夜，還有一點，你走進了墳塲，仍不一定看見他，你應該坐在一處相當大的祭台上面，如果他想見你，他自然走出來」

「那個祭台是怎樣子的？」

「左右兩邊都有一頭石獅，該處只有這麼一個祭台，決不會弄錯」

「謝謝你，我跟他在白天或黑夜見面，沒有分別，因爲我是他的朋友。」金桑說完，轉身走開。

時間還早，他在外邊走動，喝了些酒，直到夜間十一點鐘然後走向墳塲。

他担心墳塲的門口有人看守，索性越牆而入。

他沒有武器，只有一個酒瓶，瓶裏有酒。

他在墳塲徘徊，找到了石獅，坐在祭台上面，那樣做使他太過突出，變成射擊的目標，他不喜歡，不過，爲了跟史波奇見面，逼於坐下來。

凌晨一時，仍然沒有新奇的發現，他多次集中視力向各處瞧望，鬼影也沒有一個。

他逐漸有些不耐煩了，想走，但仍然坐着，他深信史波奇會走出來。

再過了一會，忽然有一個沙澀的語聲在背後作响，說道：「別動！我的手裏有槍！」

「呀！我很高興，你必然是我想找的人！」

「你究竟想找誰呢？」

「我想找的人綽號浮屍，眞姓名叫做史波奇。」

「你爲甚麼找我呢？」

「當然我有些事情猜不透，然後找你，你是雀鳥專家，當然懂得怎樣分辨一隻

黃鶯是否值得一萬美元，你肯不肯替我分辨呢？」

對方沉默了一會，說：「你眞的只是爲了這樣微細的事情找我嗎？」

「是的，你是專家，根本上你不必細心推敲，只是告訴我世界上那一處出產的黃鶯最寶貴，已經夠了，難道這樣微細的事情你也不肯替我做嗎？」

「據我所知，世界上眞的有許多地方出產又美麗又會歌唱的黃鶯，不過，近來我的記憶力太差，一時想不起來，最好你把黃鶯帶來，給我看看」

金桑很快回答：「我已經帶來了，你立刻可以看見牠。」

他不由分說的轉身，把手上的酒瓶揚了一揚。

「黃鶯就在酒瓶裏？」那個人講話的時候，右手仍然緊握手槍。

金桑不慌不忙的說：「瓶口那麼闊，瓶裏躲着一隻黃鶯，並非奇事，我要把牠放出來了！」

他很冷靜的說，酒瓶突然拋向前面，瓶裏的酒正好潑到對方的臉孔，使這傢伙的視綫混淆，雖然發槍射擊，打不中他。

他滾了幾滾，躲在石獅背後，這傢伙並非儍瓜，十分熟悉地形，很快就知道對方必然躲在石獅的背後，問題在這裏，祭台左右兩邊都有石獅，他很難分辨對方躲在那一座石獅的背後。

他必須拚一拚，疾走到左邊的石獅附近，突然向前發力一衝，他置身於獅子的背後，杳然無人，撲了一個空，哈哈大笑，說：「你沒法逃走的，你一定是躲在右邊的石獅背後，我有槍，你沒有，還是乖乖的投降吧，你走出來見我好了，我不殺你！」

這傢伙口中說着，緩步走近。

他很快就會走到最爲接近石獅的一處，看準了對方然後發槍射擊，甚至可以連發四五槍。

金桑的處境很是不妙，初時他想冒險衝出來，仍然忍受，他感到敵人放輕了脚步逐漸走近。

他後悔自己沒有帶手槍。

就在這時，突然槍聲一响，有人倒下來，他還看見另外一個人露臉，手裏有槍，並非向他瞄準，顯然那個人正是他的救星。

此人站定脚步，說：「這傢伙是該死的，他根本上沒法回答你的問題，現時由我回答好了，他應該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黃鶯最好，最珍貴的黃鶯從地獄飛出來。」

金桑心上一喜，說：「你必然是史波奇了，綽號浮屍的人也是你！」

「是的，你不必這樣快就走過來，我有些話問你，你先要對我說知，怎樣處理一隻黃鶯才可以使牠的毛變黑，除非你能夠回答我這個問題，否則，你仍要死在我的槍下。」

金桑聽了，不慌不忙的說：「想把黃鶯身上的毛染黑，十分容易，只要你把牠拋入小河裏面，讓牠天天游泳，牠自然變成黑色的黃鶯。」

那個高大漢子哈哈大笑，說：「不錯，你確是自己人，我們有許多話要談，你想知道一些甚麼？隨意發問好了，我們最好同到我住宿的地方細談，順手把死了的瑞典人帶進秘窟。」

「秘窟在那裏？」

「就在這座祭台下面。」

說完，他打個手勢，先走過去，金桑跟他合力把屍體搬起來，送入祭台之下的空穴。

史波奇在百忙中還檢起瑞典人死前拋掉的手槍，送到金桑那邊，說：「這是我的禮物，請你收了它，照我看，死者的腰帶可能有一排子彈，它也是我的禮物，請你把它收下。」

「那麼，我不再客氣了，多謝你的賜惠。」

金桑很愉快的說。

兩人在空穴交談，死屍放在牆角。

金桑由衷的讚他一句，說道：「史波奇，你眞有辦法，竟然把別人的墓掘空，而又掘得那麼乾淨，有足夠的空位放下一張床。」

史波奇笑了笑，說：「你誤會了，祭台兩邊有石獅子的一座墳，必然是中國人，只有中國的富翁才會如此闊綽，自己還沒有死，先行築墓，樹立石碑，下面是空的，按動機關，即可走進去，倘若有一天，他眞的死去，他的子孫就會把他送入墳墓之內，另加泥土，依照一般人下葬的方法處理。」

「史波奇，你長期睡在空穴之內，不怕他們報案嗎？」

史波奇哈哈大笑，說：「我正是他們僱用的人，晚晚睡在空墓之內，負責守墳的。」

金桑聽了，不覺笑起來。

想了想，他忽又發問：「史波奇，剛才槍聲那麼响，不怕守衛干涉嗎？」

「這座墳場沒有守衛，回教或天主教的墳場，才有守衛。」

「我還有一個疑問，你說死的是瑞典人，是否你認識他呢？」

「我不認識他。」

「那個地方光綫矇矓，你憑甚麼知道他是瑞典人呢？」

「很簡單，如果他是美國派出來的人，決不會拔槍追殺你，反之，他是蘇聯的特務殺手，決不會跟你談及黃鶯，認爲你對蘇聯不利，立刻發槍，你早已經死在槍下。」

「史波奇，你眞的聰明！」

「這不是聰明，只是從許多次失敗當中獲得的教訓，別談我這方面的事了，還是談談你的工作吧，你遠道而來，究竟想找些甚麼？」

「我想找到一些證據去證實戰神之眼這個組織是否存在，美國科學家卡明博士是否被蘇聯特務所擄，逼他參加那個爲了研究秘密武器而設的組織，你可以回答這些問題嗎？」

「我的回答未必能夠令你滿意，不過，我必然盡所知的答覆你。戰神之眼這個組織是確實存在的，他們極端守秘，我不知道它的總部設在甚麼地方，只能對你說知，那個總部必在蘇聯境內，至於你說的美國科學家卡明博士，我反而略有所知，他在半年前患病，至今仍在莫斯科空軍醫

院留醫。」

「假如我找到他，有沒有機會勸服他回到美國呢？」

「據我所知，任何人都沒法勸他返國，因爲他或者其他並非俄國籍的科學家，一旦被擄，參加任何一種秘密工作，每天早上起床就要喝一杯鮮奶，奶中有毒，睡前再給他吃一粒藥丸解毒，假如他逃走，沒法吃藥解毒，四十八小時之內就中毒喪生。」

「即使我沒法勸他返國，也要向他提出幾個問題，叫他回答，你認爲我有決心混進莫斯科空軍醫院之內，是否有機會接近他呢？」

「很難說，你以前有沒有到過莫斯科呢？」

金桑搖了搖頭。

史波奇深思了一會，說：「我只能說我傾全力協助你，你有機會混入莫斯科，我實在沒法帮忙你混入空軍醫院，如果你奉命行事，一定要冒險到莫斯科去，我不會阻止你，可惜我的力量有限，眞的只能夠協助你走到莫斯科雪藏豬肉牛肉的冷氣倉庫。」

「你說的是冷氣房嗎？」

「是的，因爲我只有一個方法，把你藏在已經劏了的豬羣當中，從牠被抬入冷氣貨櫃開始，直到它轉送冷氣房爲止，夜靜人稀，你從冷氣房走出來，已經置身於莫斯科城內。」

「冷氣貨櫃或冷氣房是否冷到難以支持呢？」

「普通人當然沒法支持，你是自己人，那就不同了，吃了一些使身體發暖的藥丸，就可以支持四十八小時之久，不必担心。」

「好的，一切倚靠你了，我還有一句話想問問你，近來有人搜購大量鉛條，送到南極的冰山角，却又不是在該處登岸，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那些鉛條已經由蘇聯的潛艇帶走，它可能送到西伯利亞，有沒有關於鉛的消息呢？」

「沒有。」史波奇搖了搖頭。

「上次你講過的飛輪，那種秘密武器相當沉重，是否鉛製呢？」

「我不知道它用那一種金屬品製造，以常情常理判斷，它一定不是用鉛製造的，因爲鉛太過沉重，飛行之際，它的速度不夠快，此外，它不夠硬，你看見的，從來沒有人把鉛製造戰車或巴士，照我的看法，就算蘇聯已經購入大批鉛條，它不是用來製造飛輪。說到這裏，我想把最新的消息奉告，我說的飛輪已經製造成功，打算在旬日之內就讓它在北歐的空中飛行，不過，它只是示威性質，希望北歐三國的首腦懾服，不要投向美國那邊，大概不會把殺人的音波啓用。」

「那種飛輪在空中飛行的時候，可否發射地對空的飛彈把它打落呢？」

「我認爲它不怕飛彈然後升空，除非它破壞北歐國家的重要建築物或空軍基地，不宜發射飛彈打它，當心它反擊，這是我對飛輪這種秘密武器的最新消息，你不妨用長途電話報告，並向上峯請示應該怎樣做，明晚的深夜我還是在石獅子旁邊等候你，如果你沒有別的問題阻止你深入莫斯科的行程的話，我們見面之後，立刻啓程。」

「你打算採取甚麼方法把我送入蘇聯邊境呢？」

「我早已說過，到時候你隻身於豬羣之內，牠已經拔毛，劏得乾乾淨淨，至於那些藥丸，我們明天晚上見面之後，我就把它交到你的手上，記得這一點，一定要進入冷藏的貨櫃才可吃它，否則，你渾身血液發燙，外邊並非很冷，你反而支持不住了。」

一切談妥，金桑自己離去。他回到市區，進入酒店，立刻掛長途電話，打電話給列根總統的馬副官，叫對方轉達，還說他打過這個電話之後就潛入莫斯科，如果他有命回來，再打電話，在莫斯科城內，他沒法跟外邊的人聯絡，更加沒法打長途電話向總統報告。怎樣對付飛輪呢？就由總統定奪。」

打完長途電話，他才感到疲倦，睡意如潮，索性先睡一覺。

黃鶯先生碰着犀牛小姐

翌日的晚上，靠近午夜，金桑靜悄悄的走進「非宗教墳場」之內，找到空穴，先行在祭台上面向石塊打了幾拳，弄出一些聲响，等候史波奇走出來。

史波奇看見他，打一個招呼，說道：「有的是時間，我們仍是在空穴裏面交談吧。」

兩人交換意見，金桑說：「我並非隸屬於海外情報局，在北歐或者莫斯科，獨來獨往，此行可以說是極端危險，我既然不懂俄國語言，也不認識莫斯科的街巷，假如你在莫斯科認識甚麼人，對我有帮助，不會出賣我，請你把那些人的姓名地址說出來，最好是弄一句隱語，免得雙方誤會。」

史波奇想了想，說：「我認爲你最好在交談之際盡量加入黃鶯這個名稱，比較適合，如果對方問你的姓名，你就說自己是黃鶯好了，從來沒有人認爲自己是黃鶯的，決不會弄錯，莫斯科根本沒有黃鶯，更加不會弄錯了，至於你的行程，現時可以比較清楚的對你說知，瑞典只是境內有許多座高山，其中有些高山的方向剛剛對準莫斯科，前面是海和草原，故此蘇聯認爲它有軍事上的價値，看做敵人，如果你想從北歐進入蘇聯境內，並非瑞典作爲起點，應該把芬蘭作爲起點，因爲芬蘭卡樂斯草原跟蘇聯的國境邊界連接在一起，更加重要的是蘇聯的肉食不夠，經常派人到芬蘭卡樂斯牧場買豬肉以及牛肉，屠場在芬蘭境內，所有肉類俱是剝毛宰殺之後送入冷氣貨櫃，再又送上火車運出去，你想躲在一堆吊起來的大豬旁邊，就要到芬蘭去。」

「根本上卡樂斯屠場有自己人協助，讓你吃了禦寒的藥丸，送到冷氣貨櫃，再又送上火車，這個旅程並無危險，甚至可以說它抵達莫斯科，停放在巨大的冷氣倉庫之內，仍然沒有危險，火車行駛一兩天就抵達莫斯科了，沒有人檢查雪藏肉類的貨櫃，不過，貨櫃停放在冷氣倉庫，不遲早，一定有人走進巨大的冷藏庫內，把

豬肉改懸冷氣房，最好你在夜間逃出，我已經有了安排，在冷氣倉庫外邊不遠的一處，有個電話亭，亭內本來是黑沉沉的，你走進去，燈光大亮，你立刻關門打電話，沒有人干涉你，你只是擺擺樣子而已，門外有人敲門，希望你快些打完電話，如果她是女人，問你是誰，你說是黃鶯，她自稱是犀牛，她就是自己人，不管她把你帶到甚麼地方去，你放心跟隨她走好了，你跟卡明博士接觸過，也是她想辦法協助你逃走的，你必須百份之百的信賴她，言盡於此了，你還有甚麼事要問的？」

「沒有了，多謝你的安排，我們甚麼時候啓程呢？」

「就在今晚，我的意思是立刻動身。」史波奇很爽快的說。

金桑依照他的指示去做，很順利的從芬蘭邊境進入蘇聯。

一向只是不甘受人控制的人從蘇聯逃出來，沒有人逃入蘇聯，故此邊境的關卡對外邊運入的肉食貨櫃沒有檢查，送上火車，也沒有人檢查，金桑達到目的了，成問題的是他藏身在死豬中間，不斷的嗅入一股臭味，很不舒服，不過，有決心做特務的人，怎樣艱苦的處境也要忍受，他絕對不會口出怨言，他所担心的是抵達莫斯科之後不容易跟那個自稱是犀牛的女人聯絡。

火車行駛了很久，起碼有四十個鐘頭過外，半途還有兩次停頓，終於抵達莫斯科。

史波奇已經對他說知，火車抵達的終點是莫斯科火車站，照行車的時間估計，大概是深夜，雖然貨櫃沒有窗，他不能夠望見外間的情景，可是，有一輛十分巨大的搬運車，把每一個貨櫃從火車卡搬下來，改送別的地方放置，他覺得貨櫃震動得很厲害，不必查問也知道是莫斯科總站了，後來，他藏身的冷氣貨櫃還被人多次搬運，忽然停下來，他更加清楚的獲悉已置身於甚麼地方。

照史波奇在事前講述，那一輛火車抵達總站，貨櫃必然分批送往指定地點，包括冷藏肉類的在貨櫃內，它先行停放在巨大的冷藏庫廣場，翌日然後把肉類從貨櫃取出，懸掛冷氣房內，隨時取出，分派各區肉食商，故此他必須在天亮之前逃出廣場。

顯然他的身上有一柄手槍，除非萬不得已，他不宜使用它，儘管那柄手槍已經裝上了滅聲器，仍是不宜使用，故此他很有耐性的潛伏，看看手腕的夜光錶，知道眼前已經是凌晨二時，然後開門走出去。

他相當幸運，那種貨櫃所放置的全是肉類，沒有人盜取，當局爲了預防搬運工人偶然被關在貨櫃之內，活活的冷死，故此那種貨櫃可以從裏面拉開橫放的鐵條走出來，倘非如此，他就沒法逃生。

過了一關又一關，他終於逃出貨櫃了，廣場相當闊大，許多個貨櫃放在一起，中間留空，彷彿一條小巷，那些地方沒有狗，只有軍警在夜間巡視，圍牆只有十多呎高，他很順利的扳登牆頂，向外邊躍下去。

一切順利，他已置身於莫斯科的「屠場大街」。

他很小心的在路旁樹影籠罩之下走動，花掉二十分鐘，找到了電話亭。

他已改穿莫斯科居民習慣穿的服裝，走進電話亭，抓起了聽筒，嘴上一開一合，其實是演戲，即使有些軍警在街上巡視也不會走過去查問，因爲那條大街全是肉食的廠房，並非特務活動的地方，此外，一個平民偶然走過，想打電話返家，並非奇事，故此他們不會干涉，憑着那些有利條件，金桑在電話亭內逗留了二十分鐘，沒有意外事情發生。

他終於聽到電話筒的玻璃窗上面有敲打之聲了，向外邊望去，他看見一個超過二百磅的胖婦。

他推開半邊門，說：「我有權打電話，你爲甚麼騷擾我呢？」

「先生，如果你知道我是誰，你就不會埋怨我騷擾你了，我是犀牛。」

「我明白了，犀牛小姐，你可以使用這個電話，我的電話打完了，你不必問我是誰，我可以告訴你，我叫做黃鶯。」

「黃鶯先生，三更半夜，你走進電話亭幹甚麼？」她仍要查問。

他很冷靜的說：「我養的黃鶯飛去了，我打電話給黃鶯公司，拜托他們替我把黃鶯找回來，最好是一隻隻黃鶯送給我辨認。」

胖婦哈哈大笑，說：「黃鶯先生，你眞是風趣，伴着我散步回家好嗎？」

「好的。」他漫不經心的說。

那個胖女人在事後對他說知，在那一條路上面兩邊的房屋俱是肉食公司的，包括屠場，冷氣庫以及製造肉類罐頭的工廠，從午夜到黎明都有工人放工，步行回家，軍警照例沒有查問。

跟着她很冷靜的說：「黃鶯先生，即使你有手槍，仍要把它收起來，槍聲一响，你就完了，根本上寡不敵衆。你千辛萬苦潛入莫斯科，當然有一個目標，你的目標是甚麼？」

「我知道空軍醫院的頭等病床，有一名病人叫做卡明博士，是美國科學家，我想見見他。」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見見他，交談幾句，我們可能替你辦得到，反之，你想救他，那就辦不到了，因爲醫院內外，軍警林立。」

「此外，他每早必吃毒丸，晚上吃另外一種藥丸解毒，誰也沒法救他離開莫斯科，此外，他本人未必有勇氣擺脫蘇聯的拘留。」

「好，你跟菲麗絲商量見他的方法好了，我叫她走出來，今晚你到她的房間睡覺，沒有人騷擾你們的，此外，我還想告訴你，我是鴇母，她是應召女郎，像她那種女人，我擁有三十多個。」

金桑聽了愕然，沒有開口。

很快就有一名少女走出來，她的國籍是波蘭。

波蘭小姐一向是曲綫飽滿而又十分熱情的，她把金桑帶到房間裏，說：「黃鶯先生，你這樣英俊，體型很美，竟然幹殺人的勾當，眞是難以想像，我們給命運安排，聚在一起，也是難以想像的，我能夠安排你進入空軍醫院去看一個病人，可以說是你的運氣，因爲我的男友當中，包括

了一個男護士阿湯，他剛好在空軍醫院的五樓工作。」

金桑喜形於色，說：「聽你的口吻，卡明博士似乎在五樓的一個病房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先行跟他交談，查探這件事，明晚我才把更進一步的計劃告訴你。現時我想問你一句，你有沒有把握一拳打暈一個比你更高大的人呢？」

「當然有把握，你不是想安排我打暈阿湯吧？」

「我正是那麼想，他只是我的男友，並非自己人。」她很坦白的說。

隻身闖虎穴死裏逃生

在菲麗絲細心安排之下，金桑穿了工人服裝，潛入空軍醫院，直上五樓，找着阿湯，說：「菲麗絲有一句十分要緊的話，叫我轉達，請你找個比較幽靜的地方談談。」

「好的，到貯物室交談好了，現時只是上午九點鐘，沒有人到那裏去。」

阿湯高六呎四吋，十分結實，他走在前面，把金桑帶進貯物室。

阿湯走在前面，剛走進去，門也沒有關上，金桑已經發動攻勢，左右兩手握拳，先行撞擊他的腰部，趁着他低下頭來，雙拳齊出，攻他的左右兩邊額角，剛剛打中太陽穴，阿湯一聲不响的倒下來。

金桑把他拖在一邊，改穿男護士的服裝，那種衣裳有很多套，放在貯物室內，正合他的心意，百忙中，他還要找一枝原子筆以及一張白紙，在紙上寫了幾句話。

他這樣寫着：「卡明博士，我是美國特務，担心此地有錄音機，不敢開口發問，我們隨意交談好了，我想問的問題寫在這裏，請你盡快用筆回答，我看過它，立刻把那張紙吃掉，決不會牽累你，如果你不合作，必然死在我的手上。」

跟着有五個問題，金桑有把握使對方屈服，假如卡明博士並非蓄意投靠蘇聯，只是被逼離開美國，或者被人綁架，一定很樂意回答那些問題的，只要他鎮靜從事，必有收獲。

他穿了衣裳作男護士打扮，走到五零五號房間，開門入內，先行關門，把那張紙送上，然後說：「卡明博士，醫生說你的氣色很好，你的病很快告癒，你聽了這一句，是否開心些？」

「是的，我很高興。」

卡明博士隨口回答一句，右手不停的寫。

金桑不想他分心，希望他集中精神去寫，自管自的說：「卡明博士，有幾晚你失眠，純粹是思慮過多所致，你應該懂得，像你這種病人是必須獲得充份睡眠的，睡得越甜越好，你不宜吃太多的安眠藥，明白嗎？」

「我明白的，我盡力控制自己。」卡明博士說。

金桑看見他揮筆疾書，十分高興，聽了接口說：「上了年紀的人，必須多穿一點衣裳，免得受凉，因爲受凉，以後就有可能發燒發熱，令到病症加深，有幾種病是絕對不應該發燒發熱的，如果體溫高達華氏一百零五度，便是進入危險綫，到時會發生不測之憂，值得注意的病，首推心臟病，其次是肺病、肝病、胆囊發炎、盲腸炎、腹腔病……」

「夠了，我懂得你想說些甚麼，別說下去了，讓我好好的休息吧。」

卡明博士嘴上說着，把那張紙及原子筆交給他。

金桑接過了它，趕快把視綫移在紙上，盡快看他寫的是甚麼，而且盡快把每一句話吸收，藏在腦海裏，隨即撕碎那張紙，混和着唾液，把它吞入肚內。

那張紙只是普通的紙張，並非特製品，只是受過高級訓練的特務才有本領把它匆匆忙忙的吃掉，金桑能夠做得到，最低限度，不會牽累卡明博士，總算是一件好事，不過，他想安然逃走，却非那樣的理想，因爲阿湯不過被他打暈，有人走進貯物室，救醒之後，通知警衛人員，拉動緊急警報，逐層搜索，最爲貼近貯物室的五樓任何一間病房，受到嫌疑最大，他還沒有走出來，外面已經有人大力敲門。

金桑伸手向卡明博士打了一個手勢，從窗口躍下，他剛剛離去，卡明博士大聲喊救，外面的人破門而入，走近窗口，向下面發槍射擊，金桑已經躍下四樓，沿着防火鐵梯向下飛奔。

聽到槍聲卜卜，他立刻改變主意，從防火鐵梯走進三樓，沿着梯級走下去。

二樓有一簇人阻擋，他只好衝落地面那一層。

他沒有任何武器，只有那一枝可以看做炸彈的原子筆，它是他最後的一件秘密武器，只是到了最危險的生死關頭，才可以抛出去。

那時他被困在地面以及二樓的梯角，逼於使用它突圍而出，拉開原子筆，看見它冒烟，立刻抛向人叢，順勢衝出去。

它是催淚彈，對方雖然人多勢衆，手上有武器，突然眼睛刺痛，不斷流淚，沒法睜開，看不見身邊的人是誰，不敢發槍射擊，他突圍而出，沒法阻止他，到了他們稍爲恢復視覺的能力，他已不知去向。

那些人不肯干休，除了在地面展開地毯式搜索，還走下地窖揭開水渠的鐵蓋，在水渠裏面逐吋找尋。水渠裏面的水，高過人頭，看來他沒法躲在水裏，他們預防他冒險沉入水中躲起來，派四個人留守，不停的用强光電筒照射。

水渠的出口有人守衛，地面任何一處出口也是有人看守的，他怎會像一縷輕烟似的消失呢？

當時他從梯角衝下地面，曾經使勁撞開兩個擋路的人，看來他決不會轉身走上二樓了，更加不會走上更高的一層，究竟他到了甚麼地方去呢？這個問題，令到所有守衛發生困惑。

至於阿湯，雖然他被一個穿了工人制服的人打暈，看見這傢伙的臉貌，無濟於事，醫院當局在事後召集全部工人站在廣場，讓阿湯細心辨認，仍是找不到他。

除了特務，沒有人能夠幹得那麼出色，事後警衛的負責人啓聽那個特務闖入卡明博士的病房講話的錄音，平平無奇，卡明博士認爲他沒有可疑之處，那些人更加莫明其妙。

所有醫院中人，只是阿湯一個，略有所知，除了菲麗絲之外，沒有人知道他在那一段時間當值，何況菲麗絲還向查問卡明博士的病房號碼呢？她更加可疑了，一來他迷戀美色，不想舉報她，二來他多次把醫院的藥物逐少量偷出來，交給她在黑市變賣，更加不會舉報她了，只是把這件事情擺在心上，不再給她利用。

金桑能夠冒險逃生，純然是他在事前得到菲麗絲充份指示，最重要的是逃入地窖之後，知道透過水渠的通道怎樣開關，在水渠當中某一處接近渠頂怎樣移開一塊石頭，縱身入內，跟着把它放回原處。

他躲在水渠的秘窟之內，忍受飢渴，始終不敢走出來，雖然他身上攜帶了幾片「特務乾糧」，每一片含有人體所需的熱量，礦質以及蛋白質，還可以協助他在肌肉取得微量的水，不至於渴斃，可是，他只有五片，換言之，他在水渠能夠捱五天之久，再過下去，他就沒法支持。

他的運氣相當好，捱到第五天的深夜，聽到那塊特別細而闊的石頭，有轉動之聲，才鬆一口氣。

那塊石頭之所以能夠轉動，只是因爲它有一個「中軸」，在它的右邊壓下去，它就變成十字形，左右兩邊都有空位，想它恢復原狀，也可以這樣做。

黑暗中有人鑽進來，第一句就說：「黃鶯先生，不用懷疑，我是自己人，你快些跟住我走出去，水渠的水位很低，涉水而行，能夠逃出渠洞之外，你就可以活下去，你能否支持得住呢？」

「我勉强可以支持。」

「很好，我們走吧。」

他終於被救了，那時留在水渠之內看守的人，已經撤走，故此他們二人可以很順利的逃出水渠。

凡是水渠照例通到小河或海洋的，有一條河穿過莫斯科，他離開水渠，置身在船上，急急忙忙的喝水，跟着進食。

救他的人向他注視，說：「莫斯科的自己人當中，你認識那一個呢？」

「我起初投靠犀牛小姐，後來，犀牛小姐叫我跟菲麗絲聯絡，我一直聽她的話去做，現時我已經達成任務，不必急於回到美國，最重要的是打長途電話。」

對方點了點頭，說：「黃鶯先生，無疑的你是自己人了，那個電話眞是那麼重要嗎？」

「是的，我必須爭取時間。」

「那麼，我們設法把你送到羅馬尼亞吧，那邊的總部有辦法接駁長途電話，打給華盛頓，至於莫斯科沒有這種路綫。」

「好，立刻把我送到羅馬尼亞。」金桑毅然說。

雖然羅馬尼亞的邊境貼着蘇聯，想越過邊境，仍是不容易的，金桑被送到蘇聯邊境，仍要躲在一輛運送肥田料的貨車裏面，然後闖過這一關。

雖然那些肥田料看來有如泥土，並不沉重，可是，他必須背負氧氣筒，有如潛泳，上面給四呎高的肥田料密密的遮蓋，沒法動彈，經過三小時之久，才可以解開這種束縛，那種處境仍是很辛苦的，險些把他壓扁。

他剛剛恢復常態，仍是渾身疲倦，立刻想打電話到華盛頓，沒有透露姓名和編號的彪形大漢說：「現時你已經安全了，好好的睡一覺，我們改用私家車把你送到山邊的石屋，你可以在該處打電話，不過，這個長途電話雖然經過轉駁之後打到華盛頓，羅馬尼亞特務機關的電訊網必然偵查，隨時派人捕捉我們，你的電話不能夠拖得太久，我認爲有危險，立刻結束，從石屋之內的「秘密地道」逃生。」

他終於用長途電話打給列根總統了，他沒法跟列根總統直接通話，只是把他想說的話叫對方錄音，由總統府的馬副官把它送交總統。

至於收聽長途電話的地方，係華盛頓一間出入口行的辦公廳，它是列根總統對外的一個秘密機構，二十四小時有人負責收聽長途電話兼錄音，馬副官每天有一次到該處收取所有當天錄取的錄音帶，因此之情，列根總統有機會聽到金桑的報告，有如直接交談。

飛行子彈摧毀太空堡壘

另外一個晚上，列根總統召集智囊團的十二個成員，研究錄音帶的內容，說：「金桑是我直接派出去的特務，他找到失踪的卡明博士，地點是莫斯科空軍醫院，卡明博士每天早上被逼吃一粒毒丸，或者被逼喝有毒的鮮奶，睡前吃解藥，否則，他就喪生，故此金桑沒法把他帶走，只能提供五個問題叫他回答，你們已經聽過他的談話，知道幾項關於戰神之眼這個組織的動向，我想展開深入的研究。

「他首先指出，卡明博士曾經參加戰神之眼的組織，集體研究秘密武器，地點是西伯利亞某一處，各位必須注意這一點，蘇聯科學家所研究的秘密武器純然是爲了對付美國而設的，包括特別長的激光以及可以使激光射向它逐漸減弱的橡膠板，其中有一項秘密武器是太空站，打算利用它跟我們已經發射到太空的一個環形太空站決鬥，它的太空站並非環形，是堡壘形，如果研究成功，我們的太空站肯定受到威脅，甚至被人消滅，月球的太空基地也受威脅。

「卡明博士負責建造太空站，他們並非把它稱做太空站，稱做太空堡壘，顯然含有很强的攻擊性，卡明博士指出，作爲太空堡壘的製造原料是鉛，前後一共四次把鉛發射到太空，共重一千萬磅，進入太空，然後很有計劃的拼合，他們已懂得在鉛的身上加進另一種化學劑使它不會受到氣溫變化的影響，由於太空的物體沒有地心吸力牽引，故此沒有輕重之分，爲甚麼用鉛代替用鋼鐵呢？卡明博士沒有解釋。

「現時我們不妨對這一點加以推斷，他可能是故意隱瞞一部份資料，免得美國擊敗蘇聯，引致他惹下殺身之禍，亦有可能是他自己也不知情，此外，還有可能是他想講出那種秘密，可惜時間無多，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各位有何高見呢？」

雖然智囊團有十多人，可是，他們只有三四個人是太空專家，聽了這番話，都說：「沒有意見。」別的人更加沒有話說，那個會議的結果只是「盡力防範，加强太空的搜索」，找到那一座太空堡壘，再

行定奪。

由於卡明博士因病留醫，有三個月之久，在那一段時間，蘇聯科學家可能完成了建造太空堡壘的任務，亦有可能是它仍未竣工，沒有任何關於太空的異象出現之前，他們不想作出任何一種推測，免得自己嚇自己，即使列根總統也是這樣想。

這種局勢促使月球上面太空基地的雷達偵察機，負担很重要的任務，不分晝夜，派出三架太空雷達機到處搜索，特別重視美國太空站附近的太空。

那種雷達機是專心爲了在太空探索秘密而設的，形如戰機，不過，它附帶一個巨型的轉盤，可以把太空上面伸展到一萬哩以外的飛行物體搜索得到，還在轉盤上面繪寫那種飛行物體的形狀，十分準確，憑着這種奇異的先進科技，它終於在太空搜索得到一座相當龐大的物體，形如堡壘，它是碗形的，停留在某一處沒有移動。

列根總統獲悉，立刻下令所有太空上面的戰機，太空站以及月球上面的空軍基地，全面戒備。

看來太空堡壘即將展開攻勢，怎樣對付它呢？列根總統有些焦躁。

跟着有另外一個消息，眞的有一件圓形物體，在北歐三個國家的上空飛過，發出極端刺耳之聲，瑞典當局向列根總統查問美國是否有這種飛行物體，如果美國沒有它，他們就發炮攻擊。

列根總統在電話說：「美國沒有這種秘密武器，相信它是蘇聯最新的武器了，你有權發炮打它，可是美國在瑞典境內安裝的越洲飛彈，矛頭指向莫斯科，並非針對任何一種秘密武器，不能用它出擊。」

瑞典當局的負責人獲得明確的指示，便即發炮，用地對空的飛彈以及激光炮同時出擊，怎料它碰上了「飛輪」，一點作用也沒有，相反的，飛輪獲悉對方的炮位以及地對空的飛彈基地，閃電般發射强光，把它摧毀，瑞典當局沒有力量招架，只好向列根總統求助。

列根總統很坦白的說：「我們正在研究制裁它的武器，普通戰機並非它的敵手，切勿出擊。」

相當明顯，蘇聯即將發動大規模的攻勢，下一步的攻擊目標不是瑞典，而是美國，可能在飛輪駕臨美國上空的時候，太空堡壘同時出動，列根總統趕快召集太空總署專家以及國防部的專家商量。

他所料不差，在太空上面果然分別發生幾種不幸事件，首先是太空雷達偵察機有一架墜毀，跟着月球上面貯藏石油的倉庫焚燒，另一方面，太空站有三個職員死亡，死於極濃的輻射綫襲擊，展開逐步蠶食的戰略，企圖奪取太空霸權。

雖然飛輪還沒有出擊，料想它只是等待時機，氣象專家認爲它大概等候颱風襲擊美國的一段時間然後展開攻勢，目的是它不怕颱風，各大城市受到颱風威脅，交通癱瘓，如果飛輪乘機出擊，更難防禦。

列根抱着焦躁緊張的心情，走進太空總署，跟副署長荷拔作最後決定，荷拔說：「眼前的局勢雖然緊張，可是，我們已經研究出兩種秘密武器對付它了，請總統放心。有一種武器叫做三叉戟，尾部噴火，速度極[illegible]，它碰着甚麼物體都可以使對方爆炸，同歸於盡，它跟普通地對空飛彈有異的地方就是它能夠閃避激光，不至於途中被對方發射的激光摧毀，請總統批准，立刻把它搬到華盛頓洛磯山頂恭候，飛輪必然向南方飛來，只要它飛入美國太平洋海岸的領空，立刻發射。至於太空堡壘，相信它利用六呎厚的鉛保護自己，在太空散佈致人於死的輻射綫，我們的對策就是發射飛行子彈，它也是可以避開激光的，它飛到最爲貼近太空堡壘的位置，然後射出神秘的光綫，能夠穿破任何飛行物體，整個子彈由破洞鑽入，在它的內部爆炸，同在太空毀滅，這種武器立刻可以使用，請總統批准，分別送交太空站以及月球上面的空軍基地。」

列根總統聽了，喜出望外，說：「我立刻批准。」

太空總署的副署長料事如神，兩種秘密武器剛剛製造出來，及時送到指定地點迎戰，它剛剛送到目的地，翌日的晚上，狂風暴雨，飛輪以及太空堡壘果然同時出擊，正好被三叉戟以及飛行子彈尅制，先後毀滅。三叉戟或飛行子彈的製造成本並不昂貴，它跟蘇聯的飛輪以及太空堡壘同歸於盡，符合消耗戰的目的，認眞合算，事後列根總統對太空總署的工作人員，傳令嘉獎，那時金桑已經從羅馬尼亞潛赴巴爾幹半島的南斯拉夫乘搭航機回到美國，列根總統看見他精神奕奕，非常欣慰，獎他十萬美元，給他三個月的假期。

一場可能發生在美國各大城市以及月球或太空站的浩刦，化危爲安，總算是西方國家的喜訊。（全文完）

刀神

短篇武俠故事／展鵬・文
可飛・圖



魔中生陰魔

這是一個不正常的正午，雨不大，淅淅瀝瀝的，卻下一個不停，不帶雨具，你會混身受濕，帶雨具，一則是不方便，二則：令你燠熱中再加一層潮熱，而叫你萬分的不自在。

就在這個時候，狀元坊、聚賢街走來了一匹馬。馬背上坐着個大斗笠遮住了面孔的客人，馬不壞，不過，走得有些疲態。照這樣的走法，很快的會走到此地洛陽第一大鏢局：「會英」。

這會英鏢局的主持人，江湖上人稱「刀神」。

當時，武林中有句順口溜：「刀神惡煞鞭神狠，戟神一出刀鞭損。唯有一對公孫拐，三仙見之避三舍。」

刀神是煞神

事實俱在；鞭神、戟神不太出面，並且，大家還有些交情，戟神在三年前，已金盆洗手，不再過問江湖事。而公孫拐是雲遊四海，可以說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最近——說最近也有那五六年了——更有訊息傳來，這位公孫老人已坐化在崆峒山之白魔峯。有的人言之鑿鑿，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人根本不理會這個消息是眞是假。因爲，他們根本沒人見過他，得罪過他，甚至於，希望借他名譽嚇唬人，人之在乎不在，還不是一個樣。

不過，江湖上，至少近一二年來，算是由刀神華亦峯主持大局，不論大小糾紛，祇要華公一到，片言可解。華亦峯成了江湖上的盟主。黑白道上的霸王，故所以，他的鏢局也是生意滔滔，應接不暇，有不少，由他作主，暗中放給了同行。這是他的大方。也是應付客商的一個好辦法。因爲，自己既然不能獨吞，何不做好人，放給同行。對客人說：一切事華某負責到底。憑這一句話，客人放心了。對同行說：一切事由你自己作主，眞要有什三長兩短，華某決不推卸。這語意中，你大可放心，決不會叫你傾家蕩產。有事，華某會代你奔走追索。

如此一來，華亦峯的聲名，如日中天。更可以說，江湖道中人，已漸漸的將個鞭神、戟神遺忘了。刀神、眞可說是獨霸江湖。

而今，此君來找他，八成是來投奔，也可能告借些盤纏。在江湖上，常有此種江湖客，這種小事，不必驚動總鏢頭——今天，想驚動也驚動不到。今天，他老人家親自討鏢出外——目下座鎮鏢局，華亦峯的生死至交陰陽判毛坤，大可代他打發此人。

馬匹果然走近了鏢局。拿，這就是此人的不是了，江湖有江湖的規矩，武林有武林的道理。今天那怕你是來續鏢的大客戶，也不該驅馬直入大門，又何況……

會英鏢局是家大業大，更是人多勢衆，看此君如此不識相，早有不耐煩的鏢師，上前相阻，會英局中的鏢師，衰極有限，手底下個個有眞功夫。照理，對付一個過路客，還能有事？

嗨嗨，天下之大，眞可說是無奇不有，他們上來兩個，一左一右，天公地道的，起手扣馬，一手則架住此君。說得好聽些，扶他下來，不好聽，就是將他來個硬摔倒地，叫他明白明白，會英鏢局，可不讓人隨意逍遙。

不壞，兩人一扣已扣住馬，馬不走了。兩人之另一手已托住了此君之脅下，祇要一聲喝，此君還不乖乖的摔個「屁股座子」，不對了！兩人之手着此君，莫明其妙的，祇覺得一陣熱……熱得邪門……不對勁，想摔手，別想移動半寸，兩個鏢頭糊裏糊塗的，讓這大斗笠客人反扣住了。

馬又動了，現在，倒像是兩個人扶住客人，牽馬入天井。不，看來得直上大廳了，眞的讓他騎馬進廳堂，這還像樣？毛坤是首先飛身而出，阻在馬前，希望這件事別鬧得更不好看，因此，左右雙手陰陽勁一放一收，以爲憑他廿餘年的先天陰陽勁，還能不將人拖下來？嗨嗨，對不起，看來別說廿餘年，再加一倍也不成。因爲，毛坤已發現，此君之深勁內斂，着實勝過自己多多！現在，不是想拖脫兩人，而是希望自己脫身。唉！不上身是你好，一上身，對不起，照樣受了制，現在，請問，可好看？四人一匹馬，在這天井中，動不動，移不移，像個什麼樣？

有不少鏢頭想用暗器，毛坤雖處危境，其心不亂。知道這一下打，暗器大有可能會讓自己三個人承受了。這不是辦法，現在，祇有捨臉求太平……

「這位英雄，尊姓大名，會英鏢局上足下有何仇怨？」任何一件事，總得有個來龍去脈，何因何果……毛坤不愧老江湖，措詞巧，而一針見血。

「會英，與我何干？仇怨，更加說不上來，我是受人之託，我是來看那個喪心蔑理，昧良無恥的華亦峯！」

啊！在場人個個叫出了聲，華亦峯正是會英總鏢頭：「刀神」是也。而一個大仁大義，名震江湖的大鏢頭，竟然有如此八字之考語。他們眞以爲，斗笠客是昏了心，迷了神。有幾個已解下兵刃，預備一擁而上……實在，自己三個人不知可能動手、脫身。尙幸毛坤出言快，才算稍緩時間：「看來是場誤會，這位先生，中人離間之計……」

爲了欣羡別人，自己無法對付，攛撥別人出手，在江湖上，卻是多的是。毛坤的說話，以爲可以令此君有所思考。不想斗笠客祇冷冷道：「叫華亦峯出來。」

「唉，朋友，事實鬧得如此喧騰，試問，總鏢頭眞的在此，他會不出來！」

「他不在會英！」

「保鏢出門了！」

「他，還需親自出手？」

「最近伏牛山出了個黑煞神，指名道姓要總鏢頭親自出會。本來，這枝鏢是小李廣的神弓鏢局所保，聽說出了事。華爺爲了江湖道義，漏夜趕去……」毛坤的語意中，已清楚說明了，華亦峯之人稱義氣，顧全江湖道理。借鐘敲音的向斗笠客說出：你，大概中人之計了。

斗笠客冷冷一笑道：「去了幾天？」

「才二天。」

「好！」好字出口，也不見他用什麼功勁，不抖不顫，而三人已莫明其妙的直擲出去。就在此一瞬之間，這匹馬也眞機靈，竟然能迅快向後退，出了天井，那些鏢頭一見自己人已脫出危境，此人想走，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暗器似雨般向那匹馬招呼。江湖人你說他是光棍玲瓏人，可以，你說他陰狠刁兇，何嘗不可以。這一陣暗器，明知招呼人，不大容易，打馬、卽使不中，也得叫人多費手脚……

只見那匹馬幾個騰跳，竟然能四蹄猛縮猛開，踢出十八件暗器，其中有四件爲燕尾雙英之燕尾刀！

耳聞錚錚聲中，四柄燕尾刀落在斗笠客之手中，突見四柄燕尾刀，直打燕尾雙英，四刀一人兩把，全釘中心臟。可憐雙英，喊也沒喊得一聲，仰面而倒，到衆人看出雙英屍身似墨，發覺雙刀有劇毒時，人，馬已走出了鏢局。

因爲此人來得兀突，去得爽朗。故此，會英鏢局亂翻了天，自從刀神華亦峯立起會英招牌之後，幾時有人敢來輕捋虎鬚。何況，人又死了兩個。這就不得不驚動了內府。好，就此將個華家大小姐催出了門。她無論如何嚥不下這口氣，她得找到那個斗笠客出這口氣……毛坤是再三勸說，連華夫人也阻止大小姐，但性如烈火的華小姐，二話不說，飛身上了她最喜愛的飛雲騅，也不管下雨不下雨，她以爲左右不過半個來時辰，她的馬快，一定能找到這個斗笠客……果然，一出狀元坊，在前面，雨影搖曳中，見到一匹馬，馬挺精健，而此人頭上也戴了個大斗笠。其實，華大小姐啊，斗笠是當時極普遍的雨具，她沒問清局中人，馬匹可有雨披，一見此人，以爲對了，可惜，大大的錯了。

來人是見雨勢不歇，心中已有些不耐

煩。嗨，前面來了一聲：「呔，小子，與我住馬！」試問：此君能不激惱的？還有，年才廿來歲，正是火氣最旺之時，無事還想找事，有事他那會避事的？

不過，當他看清來人是個蠻標緻的小姐，男的，尤其在這樣的年齡，見了好看的女子，總得容讓三分。因此，他倒蠻規矩，也算眞聽話的，住了馬，還雙手一拱：「請問小姐尊姓大名。」一句話，就可顯示出，此子有些迂。說得好聽些：文質彬彬……

他也不看看來人的聲勢，華大小姐她豈是上來與你交朋結友的？她是來找火氣，還台階的，現在既然兩馬相交，好：「取傢伙吧！」

迂夫子不禁嚇了一大跳，什麼？取傢伙，幹什麼？素不相識？我是趕路找客棧，犯了大小姐什麼忌啦？他還想解說，可是華大小姐却想起來，此君挺自負，不輕易出兵刃。事到如今，也不必客氣，自己可以逼出他的兵刃來。因此，刀神所傳十八路「有無相天將」刀法展開。刀神不愧是刀神，華小姐除了功力不足之外，這刀子似削、似劈，似挑似劃，並且，所謂「有無相天將」刀法，最厲害就是有無相，你說她這一刀是有，她偏無。有時更有無相合，天將刀，本來是剛、狠、厲、煞。再加上這些有相無相，有無相合，實可說是刀法中的一大奇着。

迂夫子連閃幾招之後，他看出來，如果不取出兵刃相對相架，自己大有可能為這位美小姐所傷，甚或一刀兩段，死，總得死個明白，等於吃耳光，也得捱打者明白自己為何捱打一般！

說到取兵刃，倒也輕易，就在馬判官中，一柄銀光泛霞的短棒，說變就變，一變為兩。這還不稀奇，迎風一抖一揚，變成了一長一短兩柄傢伙，華大小姐那裏曉得，這正是武當門下七件神兵之一的鈎鐮槍。

長的是直刃，短的槍尖有彎鈎。這一來，華大小姐不得不吃下風了。第一，她一上場就是狂風掃葉的，天將刀先劈砍了十幾招。如果迂夫子不是精熟武當八段錦，游移身法，早已中了幾刀。第二：人家白手避刀，聲勢已顯現上風，而今，他這才顯出武當門中利器。試問，她不怔，也得有些呆了！再說迂夫子之鈎鐮槍法，剛柔並濟。武當門又講究以勢圍人。好，刀神的小輩，性最激烈的大小姐，不得不被鈎鐮槍困死了刀鋒……

刀神之有無相天將刀法，刀刀出鋒，而今，却為人處處困煞。等於打拳出招，祇一半，被阻煞，沒一招可以讓你稱心如意施足施整，也可說被人蹩死在半中間，這可算是交鋒，簡直是在開玩笑……

一般人到了如此地步，不認輸，也得設法避，唯獨咱們這位大小姐，她是寧願死也不願半途而廢。若不是突然飛來一只紫金椎，阻了一阻迂夫子左手短槍，那麼，這場架，勢必令華大小姐受傷下架，甚或身受重傷不可。

「這位少俠尊姓可是闞！」分明是打紫金椎的在詢問。而一方面又是一呼叱：「玉兒，不可魯莽！」好，看來是位中年婦人的呼叱，大概是玉小姐的母親或尊長吧！

至於迂夫子，他可嚇了一跳，因為，他眞的是姓闞，這是個僻姓。而這位看來神態安詳的夫人，她那會知道自己的姓？因為，一路上，他祇是用王作姓，有個人拆穿秘密，他那會不驚的。

「誤打誤撞，好在不打不成相識，闞賢棣，就算老身托個大，算是你的老大姐了……」

「不！前輩，在下仲通！闞仲通下馬有禮……」

「啊呀呀，不敢當啊，不敢當，令師奚老伉儷可好？」

「家師父母托庇金安，前輩可好。」

那個怒氣冲冲，輸得萬分不服氣的大小姐，可也讓這樣個問答，弄得笑出聲來……自己母親萬事講究個禮，而這位少年對了母親的胃口，這算是迂人對上了對，併成了雙檔，以後，如果長日相對，那，簡直是在看戲文了。試問：大小姐那會不笑出聲來……

「玉兒，不准無禮。」一回頭，又對那闞仲通道：「看來。你是特地前來洛陽的吧！」

「是，小侄是奉命前來！」

「找誰？」

「找……」唉！這樣個迂腐人，本來，有問必答，突然，讓這兩個字可問住了。找誰？師命却說過，不見本人，決不可露出眞面目，也不可說出本來目的。此事牽涉到一件武林陰謀，極可能會引起個大風波來。因此，他有些期期艾艾的，說不出口來。

有無相天將刀已領教過，但是，他却看不出與這件陰謀有何相干，至少，天將刀刀法凌厲，更可能由刀神出手會更形厲害，說不定比華大小姐厲害十倍。可是，決不至於與這件陰謀有關……

本來，師父要他在洛陽城中，借居於民屋之中。不可管江湖事，祇不過耳朵要長，心靈要明。可是現在，一下子讓這位夫人說出個來歷來，突然，他又有一個心思升起。師門幾時有這樣一個朋友？師父母臨出門時，再三關照，不露出鈎鐮槍，决沒人能看出自己來歷。自己，一出師門就有違師命，這、他再看了一眼華大小姐的嬌容，他心又一跳。到底是正門之後，善於收束心神，發現自己實在是為色所誘，這才會故顯身手……這才會讓人看出來歷。事到如今，祇有一個辦法，立即離開洛陽。祇說往嵩山拜見善見大師，至於師命之事，唉，到時再看事行事吧！

想到這兒闞仲通是說謊了：「找師門好友鐵脚神仙，本來，他是住在祥符巷的，一找，那位前輩不在，也沒說明他幾時回來。再三打聽，也算打聽出些綫索，他老人家在嵩山少林寺與善見大師交換醫療經驗。弟子想在此找個避雨之所，然後再趕赴嵩山……」

「唉，闞賢棣，既然來到了洛陽，你不見到我，尚有可說，見到了我，那能容你住在客房民居，不潔不靜之所。走，你家華師哥，開得大鏢局，一年也不知要招呼多少東來西往的朋友，那會多了你這一位小英雄，請！」

「師命未提，怎敢叨擾。」

「我就扳個大，想當年奚先生還指撥過我幾下武藝，使我得益非淺。今日，我能放你走？這事為外人知道，我黎惠蓮的老臉往那裏放？賢棣，不必再三推四讓，請！」

一聲請，哈左哼右全是人，將個迂夫子可硬生生的押入了狀元榜，會英鏢局。

本來，闞仲通祇想住一夜就走。不能，第二天就是華大小姐玉兒親自來請。今天，她打扮得萬分的清雅，何況：又少了三分殺氣，這就透露出一股清秀華麗之氣。闞仲通可憐，他是個老實人啊，幾時見過如斯美人。還有，幾時面對美女，而又為美女硬纏不休的。他讓玉兒又拖住了……仲通這一拖，就此拖住了三天。待到他想起了自己一對鈎鐮槍時，他這才不理一切的走入馬棚。大鏢局中的馬棚特別大，有專人負責打掃。可是，一見自己那匹烏雲聚時，不禁吃了一驚。分明是被忽略了三天。順手再往判官頭中一掏，不對，這一個空槽，眞的是空空如也！不對，他們先扣住兵刃！不！為何扣住自己兵刃？難道，其中另有陰謀？

鈎鐮槍乃武當七寶之一，他們取去有何用處？

「他山之玉，可以攻錯！」

赫然是黎惠蓮。並且，今天，他手中已有兩柄刀，一長一短，與鈎鐮槍格式相同，更可惡的是：一柄短的刀尖也有鈎刃。他們與自己交過一次手，就能融會貫通，何況：鈎鐮槍尚有十三頁口訣。啊，不提起口訣還罷，一提起口訣，極自然的往胸口一摸，不對，口訣也被盜。什麼時候被盜的？呃！那個華玉兒，那可好，這三天住得可眞貴了。

闞仲通可不是個呆人。為美色所誘，也祇是一時之迷。一發現不對，好，他一個騰跳，人已跨在馬背。然後，一聲冷笑……一拎馬韁，馬，本來是匹好馬。又加主人之騎術本精，別看這一拎之力，他可是看清了方向及人多人少之處，一跨而過。過了馬棚，將鏢局中人，摔在後面。然後，雙胯一用勁，這匹看來受了三天作踐之龍駒，依然有牠的實力。四蹄一發，極快的向天井撲衝去！但是，闞仲通，你忘了，他們是有名的鏢局，而且，黎惠蓮又是江湖有名的女羅刹，她那會放你走出會英鏢局。如果闞仲通一出會英，此事四外一傳，嘿嘿，那時候會英鏢局眞的秘密大露，勢必會引起江湖上不少門派的追索前債。

誰也不會相信，看來如此清秀文雅的黎惠蓮，牠竟然是目前江湖道上唯一的一本武林活記錄。她可以根本不認識任何一個著名門派的著名人物，但是，她可以談得頭頭是道。並且、連下一輩的人也能說得天花龍鳳，活的一般。其實，她根本胡說亂道，而今，她更加上了個千嬌百媚的女兒華玉兒，她善於利用一切關係，她那放棄了自己的女兒，她一眼看出闞仲通對自己有着分依戀之意。好，她那會不利用？就憑仗了這一點，令仲通有着一分之疏忽。如今，她的確已取鈎鐮槍，又再憑仗女兒的美色，將闞仲通的十三頁古訣竊取在手。

「有無相天將神刀」，已可揚威江湖。刀神兩字，威震江湖。但是，誰也知道，有多少對頭可以尅制刀神。黎惠蓮根本不在乎刀神之聲譽威力，她祇希望能毀了戟神、鞭神、公孫拐。她要另起一幟，她要能與少林、武當分庭抗禮。她助長丈夫之威勢，然後，她將，不，必需利用丈夫之聲威，將武林攪一個天翻地覆。

因此，她必需活擒闞仲通。她必需用她的玄陰煉魂法，逼使他們乖乖的講出本身煉功之秘訣……

不想，今日，她可碰到了個天頂的硬手。闞仲通非但本身之功力深厚，就算是他跨下神駒，也不是人所能阻止，再有一個她做夢也想不到的變局，她手下那些伙伴，實在太忠心，為怕闞仲通突圍而去，一個個是暗器的暗器，兵刃是兵刃，一力的向仲通週身打來。

他們可忘了，現在的闞仲通是神智清明的闞仲通，早已說過，他對於武當的基本功夫，煉得極為深厚。他目下又是滿腔的憤慨，他會放鬆那些打出來的暗器？近身的兵刃？暗器，他不是借力打力，就是運用武當絕技借七還三的無上手法，可憐，打暗器的，十人中有七人中了他借力還打的手法，不是中個正着，死於非命，就是受了極重的反傷。

至於兵刃，對不起，就算他們是武林中的能者，一個不提防，而且拳打一個措手不及，為闞仲通竟然連搶得三刀兩劍，一花槍。如今有兵刃在手，他還肯逗留？仗跨下神駒，一個刀劍並使，武當門中最具殺傷力的三花聚頂，出了手，阻住其路的，首先為他毀了七個。就在血光迸飛之間，他是一催跨下神駒，竟然躍出大門。

但是，眼前突然一片銀霞阻住。闞仲通雖說是個迂夫子，但是，他習技極肯化功夫，更肯多問多詢，這一來，他有不少武林人士不太明白的知識，而今這銀霞，他可是認出來，分明是星宿海傍的毒物所煉：天蠶網。不過，此物自從五毒天王仲奎死後，江湖人傳說：已經絕了跡。而今，她那裏來的——現在，他決不可以後退。再入這批人的糾纏之中。如此，决難再有第二次機會脫身。至少，天蠶網本身有四面，前後左右一佈置，他依然是無路可走，勢必被困……

闞仲通根本想擲下兵刃，不再作逃生之算，嗨，就在這個時候，半空中不知從那裏飛來一條繩索。而闞仲通的耳邊突聞兩字：「抓緊！」人，在毫無選擇之時刻，那怕抓住的是條毒蛇，他也不會考慮的抓住。人言飲酖尚且可止渴，那麼，現在，終比飲酖好得多吧！

說得遲，那時快，闞仲通剛剛抓緊那條天外繩索，好，一股極强勁的懸力，闞仲通又是福至心靈的，順勢一伸，人竟然夾住了那匹馬，一齊飛出牆外，又一陣急蹄聲中，嗨嗨，待等黎惠蓮率衆追出時，對不起，深深一片灰霧之外，連人連馬，全沒了踪跡。

是誰來這一手……黎惠蓮不禁秀眉緊皺！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啊。狀元坊、聚賢街幾時出過這種事？

現在，事已過去，誰也不必埋怨誰，他們現所担心的是總鏢頭刀神華亦峯。

華亦峯是親身赴伏牛山黑風寨去找黑

煞神紐祿。本來，他是不會親上伏牛山，實在，他的好友小李廣出了事。而這枝鏢又是他讓給他的。如果自己不出面，別人還得以爲是自己故意令朋友吃毒藥。不過，他可是眞的恨極了黑煞神，說實話，紐祿，你到底有多少道行，竟敢來拔我的鏢旗—須知朋友的，也算是他的了。

不想，一到黑風寨，紐祿他可是十分的恭敬，放炮相迎，並且，在黑風堂上大擺宴席，尊華亦峯爲主座。江湖道上，不怕你硬，就怕你軟。以禮相待，刀神他決不能一言不發，就動手吧！

「華大爺，我們可眞是萬分的不好意思啊！可是，實在是無可奈何。不驚動你老人家，實在不能解決這件事！」

你以禮來，刀神決不能不講三分道理。何況：又說此事非他不能解決，有困難要求他解決，出於無奈，用到封鏢這一招……不過，是什麼大事啊？華亦峯到底是老江湖，他決不會先作允諾，也就是說，他必需弄清這些事的前因後果。

「鏢車，鏢旗，小弟是決不敢有半點移動。」黑煞神這樣說，分明算自己是小人，是怕了刀神。江湖道上，能夠做到這一點，人家面子已經給足了自己，再要過份，事實上也說不過去。人家辛辛苦苦的封了鏢，已經肯無條件的交還，然後，得看自己做事漂亮不漂亮了。

「禮下於人，必有所求，紐寨主，你有什麼難事，請說吧，但教華某力之所及，爲朋友，決不有所推辭！」

「多謝華總鏢頭的大量，此事對華總鏢頭，實在是小事一件，在下有一恩人，此人江湖稱爲鐵駝龍，也不知爲了什麼，而今被扣在會英鏢局……」

「紐寨主！」華亦峯連聲音也變了。「請恕在下耳背，也或者華某耳淺眼短，根本不知道紐寨主你說些什麼。」

「我說的是鐵駝龍袁復！」

「袁老前輩在下心儀已久，可是，我可是從來未見過此君。」

「那麼，華總鏢頭，可見過鐵駝龍的標記！」

「這，可不能說沒未見過，爲什麼，五年前，鐵駝龍他爲了救一清官向七寨十三鏢局，借過一筆鉅金，爲清官開復前程。而當時，袁復用的就是他的著名暗器鐵駝龍。鐵駝龍當然不是眞的駝龍，而是形如薄片，大小三寸，鑄成有背龍形的暗器。十三鏢局中；會英也是一家。他能說不認識，可是，他的面色可越來越變得陰沉了。

當紐祿取出一隻鐵駝龍時，他還指着駝龍身上的字跡：「總鏢頭，你看！」

「看什麼？」

「字跡分明是袁老前輩的，他說…」

華亦峯的出手快捷無比，巳手一揚，哈，明明在紐祿手上的鐵駝龍，一轉眼就巳易了主。華亦峯取了鐵駝龍，連看也不看的說道：「假的！」

這不得不引起衆怒。在場的，又有那一個不明白，華亦峯分明在撒賴。在場人閧的一响，立卽將個刀神圍在中間。

「怎麼，看來你們想以多爲勝？」

「不，總鏢頭，我們也是無可奈何啊？剛才我巳說過，袁老前輩對我有恩，而他傳出鐵駝龍，說被困會英鏢局，我祇求總鏢頭網開一面，將袁老前輩放了…」

「我說過未見過袁復前輩……」

「鐵駝龍寫得明白—」

「我說是假的！」

「那能由你說…」

「不由我說，難道由你說？」

聽，刀神的說話有多蠻，多橫？

「閣下是一心與我們作對了…」紐祿不禁也發了火。

「難道我還會怕了你……」

「須知人多壓死象！」

「倒要領教！」

教字出口，好個刀神，果然與他的大小姐不可以道里計。祇見他刀光如虹，而一刀出，必有一道血光飛起，這就說明了，刀神是刀刀出鋒，他的刀快、出手快，並且，更有一股懾人之力。人，會莫明其妙的，爲其另一手之鷄爪形一拉一攝，這可好，人，就此進入了刀鋒之內。巳經說他是刀神，出刀那會落空？才幾個回合，黑風寨上巳經橫了七條死屍。黑煞神紐祿明知刀神不是個好相與，所以一切以禮相待，以禮相逼。那想到，結果，還是落一個不能討好，弟兄一下子死了七個！黑煞神不禁起了拚命之念。

「華亦峯，如此看來，你實在是個僞君子，眞小人。也可能，不，不是也可能，實實在在，你那裏是什麼刀神，你是江湖上的魔星！」

「紐老大，你太爺本就是個魔頭，你又待怎樣？是你逼我出手，我現在因討鏢而來，你不付鏢，我就得與你較量，你就得試我的神刀！」

「完全兩回事！」

「我太爺是祇看一件，不看兩回……看刀！」

「反正是你不殺我滅口，你的心不死。姓紐的與你拚了！」

說到這裏，突然，地下砰然有聲，好個華亦峯，心靈聰慧。他看出紐祿會拚命，但想不出他會怎樣拚。如果滿寨子的手下，一齊圍攻，他可以說是毫不在心上。人，是必需殺個乾乾淨淨，因爲，他怕秘密外洩。

而今聽得地下砰然有聲，不對。分明紐祿有心爲自己毀了全寨。久聞鐵駝龍有名的火器祖宗。如果，埋下他子母雷火彈，自己即使是刀神，也難脫出此厄。可是，事巳如此，紐祿巳抱了一個魚死網爛的念頭，自己祇有先走……

他這走字念頭才定，而劈哩啪啦，轟轟轟，果然是子母雷火彈迸發。一瞬間，火光冲天，而四柱搖搖欲倒。整個大寨的屋頂，連頂揭飛。桌椅、擺設，有些根本炸得不知去向。鏢車比較重，不是被震飛，却也震得變了形，有幾輛更四散了羣，亂飛亂滑……

總而言之，這座黑風寨，變成一堆瓦礫。更加上一片火海，在場者不是被震死，就是因傷而被燒死。黑風寨別看是一個黑道上新崛起的山寨，他們上自頭目，下至嘍囉，個個都視死如歸，唉，或者是天公無道，也或者是强者得生。這一場火海中，竟然活着兩個人。一個是刀神華亦峯。他之不死，全仗他本身之武藝高强。更

且善於選擇地形，本來，他與紐祿一般的被困在火海中心。這就可見他武功之厲害，一路六十四手辟邪刀法，竟然將火海逼離身後左右三尺。仗着他心神不亂，又加心靈聰慧，竟然爲他跳上了散開的鏢車上，一滑而下，離開火海。

雖說如此，刀神也心顫神驚。可以說：他自出道以來，大小數十戰，從未受過如斯的驚險危難。

至於另一個是誰？是紐祿的孩子，年才七歲。他可是個小精靈，他早巳聽說父母提起過鐵駝龍，他更曉得今天一仗會全寨覆滅。因此，當神火彈迸發之時，別人是亂嚷嚷的東奔西跑。他却走進厨房，躲在一隻大水缸內……也可能這隻水缸的地勢好，在個陰涼偏僻之角落。大灶房一震破，水缸祇搖了幾搖，缸中有水，它就此沒震動。再加灶房一倒，灰沙泥磚一壓，水缸變得穩如泰山。火勢貼地而來，讓這些灶灰沙泥所阻，人又在水中，小傢伙總算逃出危害……如果他震勢一停，立即出現，也難活命，小傢伙竟然在水缸中一躲三日；這才眞正的得了活命。因爲，刀神並未走，並且他再回黑天寨，如果見人，不論死活，受傷……他依然送他一刀。刀是快刀，別說是傷者，那怕是活人，也難逃一死……刀神就是這樣的陰狠可怕之武林强者。二天後，他自以爲搜了個遍地無盡，他這才在那鏢旗上，高上了黑煤字：

「此乃會英刀神之物，擅動者殺無赦。」

然後飄然下山。

華亦峯聲名更加顯赫。爲朋友，眞是肝胆相照，兩脅插刀。會英鏢局實在可以領袖羣英。而神弓鏢局小李廣祁天方更是五體投地，而到處宣揚。因爲，誰也看得出華亦峯的風塵相。還有，黑風寨竟然用連珠雷火彈這樣霸道的火器。到如今，黑風寨是完了，華亦峯除了身受些火傷外，人，依然是一個整體。這份本領，有誰能及？不宣揚宣揚，也不好意思吧！

人情炎涼，世態冷暖，這是永不會變的定律。今天，華亦峯在鋒頭之上，誰也想拍拍馬屁扳個近。拍不着馬屁的，也是千方百計想鑽縫覓門。能近身而拍的，焉可放棄此機會哉！

華亦峯簡直成了人中蛟龍，英雄中之英雄，小李廣祁天方是借了近地南台，隱居當地的老拳師趙樹森宅中，召開個萬人英雄會。要向衆宣說華亦峯之大仁大義，華亦峯之神刀無敵。

華亦峯是不能太不顧人情吧！將人家的好意一抹鬍子就走了。再說：鐵駝龍之事一時不會發足，而家中，毛坤是一把好手，自己的賢內助黎惠蓮，更比自己陰柔狠毒，因此，多留幾日，就多留幾日，還怕就幾日，會出了什麼翻天覆地的大事來？想到這兒，他可也與高采烈的應邀而來趙家莊。

當日，有不少老輩名人，小輩英雄拜見求教。人多勢難一一招呼，老一輩的成名英雄，還能接談幾句。那些小輩好漢，祇能看看的份。

勢料不到，就在這時，在場人，不論老小，主客。耳朶邊全聽得八個字：「喪心蔑理，昧良無恥……」衆人正在相互愕然之間，清清晰晰三個字又來了：「華—亦——峯——」

試問：在場的有多少好手，那怕是新出道的小輩人物，也不是庸手乏脚，個個練過耳音。可惜，誰也聽不出，這十一個字是誰說的，由何出現？

照例：此地主人趙樹森最爲難堪。而神弓鏢局的小李廣祁天方也不例外。他比較年輕氣盛，首先越衆而出：「不知是何方英雄，那路豪傑，有嫌在下招呼不週，開開玩笑，其實，招呼不週，該捱駡的是我，與大英雄刀神無涉——」這一番說話，倒也不錯，是呀，招呼不週與刀神華亦峯何涉？

「你配嗎……」

「舐痔吮血之流，駡你也嫌污口！」

好，聽出來了，駡人的是兩個；一東一西……不過，人呢？是那一個如此大胆？哈，依然沒人發覺。有幾個，因爲這語聲聽來不老，引得那般少年英豪，你看我，我望你。有幾個火氣稍大的，巳開了口：「你媽的，有什麼好看！」「足下是不好看，又不是什麼大姑娘洗澡……」「你媽的滾出來！」「什麼，想出名揚萬，借機顯威……」

趙老拳師歸隱前，也是一把好手。再說：老江湖始終是老江湖，他明白，如果眞的有人打起架來，你說，結仇事小，自己的老臉往那裏放？

「統通與我住口！」老拳師依然是聲容並威，並且、人一站出，這一個站架，就可以看出，老拳師功力極深。

這一立，眞可稱得上淵停嶽峙。好了，兩個想打架的果然給震住了！老拳師還想說幾句場面話，不對了，東邊又傳來了：「這大年紀，瞎起什麼勁！」西面是：「可能想代兒子招女婿……」事到如今，誰能再忍得住氣？一下子，亂閧了天。可惜，這些英雄豪傑，實在是草包，不亂閧，尚且找不到正點子，一起閧，是正點，也得借你們的勢，失了踪，或者，靜坐一邊看好戲。

現在，趙樹森是難堪，火惱巳極，爲什麼，他眞的有個心意，代自己小兒子，人稱小溫侯趙破軍，向刀神求婚！人家當衆揚出了聲。你想：老頭子能開心的？

其次惱火的是小李廣祁天方，一個英雄宴，吹捧吹捧華亦峯，現在，竟然變成了這樣個場面……

眞正火滾的；却是那個華亦峯，他大破黑風寨，在霹靂火海中，全身而歸。他發現自己的辟邪刀法，巳可成爲辟邪刀陣。本來偷學來的天靈勁無法貫串，因火海之一逼，自己巳找到貫串眞炁之訣竅。他自忖自度，現在，就算鞭神司徒慶，戟神鐵陽生就算公孫拐出現，憑自己這十餘年來的習技——其實是巧取豪奪——他是決不至於有所遜色，並且，大有可能，勝過他們，但是，今天，竟然有人說出這樣八個字：「喪心蔑理，昧良無恥。」這不是分明揭穿自己功力之來源。不對，鐵駝龍可以有傳訊帶出，其他人，難道是死的：…自以爲做得夠穩，夠陰秘，如果，眞的有所外洩，那該怎辦？因此，在場人，沒一個比他更氣，更難堪。

突然，又是一陣亂，祇見人影飛舞，一個個向三位主人家擲來。第一個小李廣

祁天方，最沒用，祇接得一個，他可是連人帶自己，一起跌了個滾地葫蘆。其次是趙樹森，他如不擅長八仙遊魂掌，身法閃避靈巧，他却讓擲來的人跌個頭破血流也罷，跌得腰癱背直也不理。他祇求自己不跌就算數。

不過，再看一看刀神華亦峯，他竟然是借勁用力，巧妙萬分，被擲來的人，不是爲他一卸掌，就是一接勁，可是，十個八個，他是可以使展遊身訣來解決，人家却是對你之功力，泰半在胸，故而第十一個以後，兩邊有人擲到。其時，華亦峯也算看清了擲人的對手，是一對年才卅不到的文士——奇就奇在是文士。這一次擲來的人，竟然互按陰陽巧勁，華亦峯正是第一流高手。祇一搭勁，就知不妙。如果卸避，不免出醜，不卸不避，勢必損耗自己本身之玄靈清虛炁，好個華亦峯當機立斷，不接不扶被擲來之人，他是身形起，突如勁箭，看來，他是用追人爲理，讓這一對倒霉鬼，跌一個手殘脚廢。

但是，你快，人家更不慢。哈哈一笑中，身形如狼烟升空，然後，不知什麼一來，在半空中，竟然會互相一個轉折，正好，華亦峯剛剛追出。華亦峯發覺不妙，此時此境，決不能抽刀反削。因爲，兩文士之出手已到。華亦峯大小戰，不知經歷有多少，自己又有玄靈清虛炁護身，他根本想不到個敗字。但是，一股其熱似火的掌力壓倒，他不由大吃一驚。玄靈清虛訣之主人，曾經對他說過，如遇六陽神火罩，玄靈清虛炁非但難護自身，一個强掙，功力勢必受損，並且，受得重，可能半生功力，毀於一旦。而這股熾火般的掌風，果然宛如一支鑽般，直刺玄虛炁之中心……他又是一驚，這不是「燃人鑽」……

唉，他這裏的心還沒担完，另一股清平靜和之勁力而右側壓到。華亦峯幾乎嚇得叫出聲來，這不是武當門中的無終神拳中的天道玄勁……一股六陽神火罩，已令自己大叫其苦，天道玄勁再一逼，自己還能討得了好……

現在，是連拔刀的機會也沒有了。

這一對相互對視一笑：「走罷！有他自己的報應在！」然後，兩人不知用何手法，將個不可一世，被在塲人譽之爲當今武林領袖的華亦峯，硬生生的壓落在地。又聞兩聲長笑中，聲杳人去。在塲人個個注意華亦峯，祇見他疲不能與，盤趺坐地。然後一手撫心，一手撫背……分明是在調元還力。

「華亦峯，此時，我用五狼釘、釘你五大穴，將你刼往我宮中，好好招待，你可肯助我練成神刀法……」

此言一出，在塲人個個心驚肉跳。誰……敢在此時乘難發作。

可是，祇有華亦峯，他此時却面露苦笑……口中祇默念幾聲：「報應，報應……」但是、華亦峯他可不是個如此容易被人制服的人。雙目微睜，冷冷一笑道：「想不到小李廣，你竟然請得東海雙煞來助陣……」

「華大爺！我也是無可奈何啊，我……被雙煞之徒黨早已扣住了……」

華亦峯心中雪亮。怪不得有人罵我，而無法找出個正主來，其實，雙煞之徒黨早已雜在其中亂起鬨……不過，趙樹森不愧是個有干担的老江湖，他却長衣一卸，也不見他如何行動，人已站在華亦峯之前，朗聲說道：「想老朽越老越該死，名聞江湖卅年的東海雙煞，在我莊中出現，老朽竟然一無所知，這就該死……可是，祁朋友是我大弟子之結義兄弟，我這才允其所請，不想，引狼入室……」

「不，趙老兒，如果沒有兩個攪事鬼，我們也祇不過來瞧瞧熱鬧。現今，看來，有機可乘，有利可圖，咱們不妨順手牽牽羊，如此而已！」

「想順手牽羊，除非趙某死了！」

「老趙兒，我看你也別再擺什麼英雄譜了。你看，你的家人頸後，誰沒有一把刀？」

果然、趙樹森一家大小六口，不知什麼的，個個爲東海雙煞之徒黨扣住了。包括自己最心愛的三郎；小溫侯趙破軍！嘿，這就是薑桂之性，越老越辣。趙樹森是一聲狂笑，說道：「趙某爲友破家，也不在乎……」

「不必，趙老，你且退下，看看東海雙煞，到底有多少能耐。可以挾持得了我華亦峯！」

就在這幾句話中，華亦峯已立了起來。不過，這一次，他手中取下那柄威震江湖的玄鐵刀。「遲南火，遲北海，你們的五狼釘呢，爲何不打出來，讓華某見識見識。」

此言一出，羣起而鬨。而且越鬨越亂：「什麼？心慈手軟了？還是怕了我華亦峯……或者，你們想見識見識我那神刀？好，瞧眞了……」

眞可謂是不可思議，也可說是快似飛雲逐日。人快、刀快，更可怖的是眼神之快而準，出手之輕重快慢，簡直說是妙到毫巔。人過、刀起，血光飛！可憐，這扣押趙氏六口的東海雙煞之弟子，個個頭落身倒血流。

「遲南火，遲北海，現在，事已如此，你們再不出手，可莫怪我手下無情！」

「呃……華刀神，我們可祇是開開玩笑……」

「對，再說，我，可是片言不說，一屁不放…」

「東海雙煞！」

「在！」

「你可知道：華某有一規律，刀出見血！」

「已有六人……應過刀啦…華刀神，神刀華……」

「你們在東海素有兇煞之名，難道怕死？」

「死，呃……嘿！人，總惡死好生的吧！」

「你們再不想用五狼釘了？」

「不敢用五狼釘打你。」

「如此，放下五狼釘！」

「遵命。」

「還有，每人與我斷一手掌。」

「啊？」

「不捨得？」

「這……」

東海雙煞連腦筋還沒轉得過來，祇見華亦峯已出現在他倆面前。雙煞決不是江湖上沒名的小卒，尤其是雙煞所煉的長蛟索，出手不慢，何況日日近海，與海潮相搏相戲，這樣的情況下，自自然然練就了一身與海潮來覆起伏之功夫。逼得急了，人又在面前，再不拚等待何時？因此，遲氏弟兄倆是不等打什招呼，雙索已兜天捲地而落。在塲人個個聽得索鍊聲，隱隱有風浪响，沒人敢說雙煞是撓種。實在，剛才刀神之一式六刀，殺人於無聲無息，而令雙煞有所心怯。一交上手，一時間，看來刀神也不太容易收拾了這一對煞神。

在塲人個個看好華亦峯。

可惜，華亦峯他却是有苦自己知。剛才，實在爲這一對文士，將他的功力毀了大半。現在，變得華亦峯有不少精妙刀法，有法而無神，等於有心而無力。雙煞是越戰越勇，江湖人到底是光棍玲瓏心。兩人那會看不出刀神身上之隱傷未癒。還有，卅個招面不能落敗，那麼，他弟兄逃走活命之機會是有的了。所以，遲南火，遲北海是越打越定。越定，越可看出華亦峯之傷勢不輕。可是，兩弟兄越打却也越心驚，怪不得人稱刀神，怪不得能被人稱之爲英雄中之英雄，當今武林之領袖。現在，兩條長索，爲他倆所毀的成名英雄，着實不算少。爲奪東海梅花島，他與十三弟子，幾乎屠了梅花島上七友、八老……

今天，看來是極難對付，不，極難取得上風，想走，突然，想起仗以成名的五狼釘。對，何不出手？打傷了，成功了，對不起，擄了他就走。不成功的話，沒話說，借釘逃命！五狼釘之下落，也不必再打聽。因爲，從此後，刀神不死，他倆祇能隱姓埋名，祇能東躲西避。刀神如果功力恢復，自己就算有十個，也不夠刀神一割。

果然，五道黑色光華中，竟然隱具狼嗥之聲，在塲人，有一大半聽聞崆峒五狼釘，但是，誰也沒眞正見識過，一見黑烟，一聞狼嗥，立刻知道，這正是惡名傳江湖的五狼釘。

突然黑烟中有一股紅影，刀神明知這五狼釘最厲害的不在於黑烟，狼嗥，最可怕的是釘身發亢，那麼，這釘立即會迸發出無數之狼毛似的細刺。自己，本來可以仗五方速環刀陣，將五釘毀去，現在，又怕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稍有不愼，自己一世英名就此毀在此地，而且，毀在這二流雙煞手上。

「叭叭叭」一連五聲响，華亦峯却一見即知，這正是當年武林名宿，破暗器祖宗鐵駝龍的成名暗器。

五狼釘如此陰狠的暗器，一碰鐵駝龍，對不起，宛如薄紙着火，一點就燃，一燃即毀。雙煞不是不知道有鐵駝龍這個對頭剋星，但是，鐵駝龍老前輩失踪江湖已有多年，今日……他老人家會來？

兩人之心思未定，劈面金芒如虹，好快的刀法啊，兩人連中的是什麼刀法也未知，人，已向閻老五去報到了，可是，在塲人個個在歡呼：「袁老前人，袁老前人。」於此可見衆人對鐵駝龍之關心及愛護。但是，不見有鐵駝龍的人影，那麼是誰呢？

「是惠蓮？」華亦峯冷冷的問了聲，可是，傳來的是咕咕一聲笑：「爹，猜不到是我吧！」

原來是華亦峯的女兒華玉兒。華亦峯不禁有些失望，現在，憑女兒，加上半個——因他受了傷——自己，是無法可以解決這件事……

「我在身邊。」

這四個字，就此令華亦峯大放其心。因爲，他的妻子玉面羅刹黎惠蓮也到了。好，他夫婦兩人一陣耳語之後，祇見黎惠蓮她是滿面巧笑的，對小李廣祁天方道：「祁大爺，你自己說罷，你可對得起咱們當家的！」

在塲人可以說是沒人會同情祁天方。趙老拳師是更看不起祁天方。雙煞幾乎毀了自己一門，他能放過祁天方，說句狠話：祁天方該死。因爲，他不顧道義，出賣朋友！

祁天方現在變成是衆夫所指。他祇有一死以謝衆同道。但是：華亦峯却隱沉沉的說道：「知情者，附和者，均得陪葬！」這一番說話，可令不少人不滿。有些比較正直者想開口勸阻。好，越說就越不像樣，人們到今天，可以說是看到了這位刀神的另一面。說什麼磊落大方，說什麼仁義忠貞，其實，一逆其勢，他可比一般黑道人物更狠、更陰、更殘忍。

「還不快死！難道要我們出手！」

這簡直是在下斬條，斷命令了。

祁天方他承認自己該死。但是，人到死前，總想帮助自己同道出險。現在，看到華亦峯之陰狠眼兒，突然，他想到了華夫人所發出之鐵駝龍。小李廣祁天方素常有神機之稱，一時之間，他是被猝來之失敗，雙煞之威脅，弄得心神不聚。現在，他聽見華亦峯之一再要人死，而且，有些像皇帝之瓜蔓抄，誰接口誰也算一個，這可不對頭，他分明要此地見過鐵駝龍之人全死。他是在滅口，爲什麼，一定有他的不可告人之秘密！

「華大爺！我明白了……我們誰也該死！」

「知道了，還不快出手？」

「列位，就算在塲人，看來沒半個能脫出這塲浩刧？」

祁天方此言一出，可有一大半人不明白！那會全死……「凡見過鐵駝龍的，華亦峯他不會放他活在世上。因爲，他有不可告人之秘密！」

「說得不錯，給我殺！」七個字說得陰沉無比。簡直比一般人認爲魔頭的更可怖。

可怖的事立即發生！祇聽得一聲聲慘叫，厲號聲，此起彼落。爲什麼？原來，失傳江湖已久之連珠蜈蚣箭，竟然突的自天而降，世上最厲害，也最古怪的暗器，莫過於連珠蜈蚣箭。它可以平射，也可以從天而降。目下，箭如雨下，在塲的祇有七八個，憑仗本身功力，避過此箭。趙樹森是其中一個，其他，他的家人，却無一個脫出毒手。趙老是做夢也想不到，爲了一時江湖義氣—當然，他是另有企圖，代子求婚。如今，却落到如斯地步。一般人，會落得個欲哭無淚。可是，趙老是老江湖啊，他看見過不少人家破人亡。他眼前也見過不少血淚交迸之事。他明白，力之不及，除了看之外，祇能置身事外。幾十

年江湖，他自己明白，看過不少冷波。也做過不少袖手不理世事之行。而今，報應依然落在自己的頭上。他不禁哈哈大笑，笑自己的天眞，笑自己的無能，笑自己的奉承，更笑自己的愚蠢。事到如今，像他這樣的老人，死、本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過，他憤懣了！好吧，刀神！你有的獨特十八路天將刀法，而自己浸淫於趙氏龍形拳巳有四十年，即使不能取勝，即使一定落敗，看來還有幾個好手，總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所謂同舟共濟。十分可能，殺出條血路來。他不信，刀神，眞的是天下無敵。

「殺！」華亦峯第二次發號施令了。

好，但見刀鋒重重叠叠，也不知是他們用什麼手法，竟然使這刀鋒一瞬時間，籠罩住整個大廳。誰也不知；這是刀神的第十八路天將刀法中的天羅地網刀法。本來，用刀，決不可能刀刀出鋒，這也說明，單刀本來就有藏鋒歛刃的護身刀法。唯有這天將刀，沒一招、沒一式、不是以鋒外出，或走正鋒，或用偏鋒。總之，他的刀法是必需刀出見血，一刀一命……

而今，僅存的七人，竟然會被這天將刀法，活活困住，有三個人自持手中所持是武林奇兵異器，又是精鋼所淬煉，決不至於會刀鋒所斷，祇要有一分之機會，就可闖出危境，用自己獨門的輕功，加上他們華氏夫婦還得照顧其他人，想必有一條活命之望。

可惜，你們三人依然想偏了心。三人中第一個于青笠，明明仗八楞紫金鎚，巳突破一個缺口。以爲祇要讓其奪出半步，而別人又從旁插刀，他是決可逃得活命。不想眼前一花，手中紫金鎚莫明所以的一緊。並且，自己素稱腕力雄宏，嘿，今日，會撞見了煞星，一股反拗之力，竟然逼使自己無法可以抓緊兵刃。看一看清，這才明白，人家不知從那裏來一柄鈎刃，又短又小，可是一鎖一咬紫金鎚，于青笠如此精於雷神槌法之人，竟然讓這柄又短又小之勾刃，咬了個欲走無法，欲追無路。于青笠他那裏曉得，對手所用的根本不是十八路天將刀法，而是新近才得到的武當獨門兵刃：鈎鐮槍之變招。試問；他祇顧一邊，那會想到第二處。再說：他做夢也想不到，天將刀法中有武當門中的鈎鐮槍法。

待到另一刀——前文巳見過，這位玉面羅刹黎惠蓮巳用長短雙刀，那麼短的鈎刃一鎖紫金鎚，另一刀，眞正的天將刀法中的蓮花刀，一刀分五刃，五鋒相聚，可憐，雷神鎚的唯一傳人于青笠，就此湊熱鬧，將條命湊掉了。

于青笠剛倒地，趙樹森也讓一個看來年才十八九歲的美貌少女割去了首級。

天羅地網中的人，無一活命。可是，華亦峯却冷然的道：「每個人，不論死活，要害處再割一刀。」

這可夠得上陰狠厲害，除非不在塲，在塲的，可以說半個也不剩，然後，由前搜到後，由左搜到右。灶灶厨厨，可以說沒半個地方漏了些缺！不見活人，好，再來一塲火，但見大火燒穿了頂，他們這才微微一聲哼，離開火塲，半晌，祇見華玉兒巳引了一架大車，將華亦峯扶上了車，一聲命令，這輪車在車伕的鞭策下，絕塵而去。離開了這趙家莊。

如果，有心人肯數一數：黑風寨與趙家莊，一共死了多少人？一百卅有餘。

可有活人？祇有一個七歲小孩。他就是黑風寨主紐祿之子紐强，當紐强再在江湖出現之時，他巳成了一代魔頭，殺人不眨眼的惡鬼了。

現在，祇有一輛大車在山路上奔馳着。車上三人正是華氏一門。當到海陽城外的青陽林時，華亦峯與夫人、女兒下了車。駕車的以爲巳到目的地，滿心歡喜的，在等待着賞賜。自以爲沒個三十、二十兩銀子，諒他們如此氣派大的主兒也出不了手……

想不到銀子沒到手，當胸巳先吃了一尖刀。這是一柄牛耳尖刀，誰也能有，並且，出手人是華玉兒，她的功力本未到第一流境界。想驗出何門何派，根本是白費勁。何況殺一個車夫，用牛耳尖刀，連翦徑也有可能。能疑心到江湖上朋友做這號買賣……

金英鏢局將近關門時，才看見總鏢頭，滿面風塵，衣衫步履不整的回來。毛坤得信趕出相扶，祇見自己的好友神乏筋浮，分明受了極大的刺激，連忙叫出夫人……哈，病了有十來日的夫人，竟然急步衝出。於此可見，他們夫婦情深，至於小姐，本來是只野貓，這種事不讓她知更好，反正如此，不找也罷。

大概過了七天。總鏢頭才算出面理事。也祇說了聲，爲祁天方所賣，幾乎死於非命。其他，他是毫不吐露口風。將來，江湖上傳來了火燒黑風寨、趙家莊時，並且，沒半個活人出現。金英鏢局中人却明白，自己的總鏢頭又幹了件震動江湖大事。不過，他不肯說而巳。

當夜，金英鏢局中人，連那最喜歡賭博的幾個鏢客，趙子手全睡着了。鼓樓山清清楚楚傳來四更點數。看來，天在接近曉明之時，人，也是在最好睡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却有一點綠火，奇怪的是，這綠火却風吹不熄，由華氏夫婦房中出現，不幾步，就是一口井，這井是枯井。但是；華氏夫婦却一展身形，兩人巳先後進入了那口枯井之中。別以爲是枯井，其實，這井中別有天地，祇見華亦峯走近左側一條曲徑中，一閃身，人巳不見了。

誰也想不到在這枯井之側，別有好天地。並且，如果華亦峯不說，就算是你在會英鏢局住他十年八年，也極難發現，此地有個令人驚異絕倒的地牢在。

說地牢，未免太寃枉，裏面雖說是像招商客棧般，一間隔一間，可是其中佈置不凡，除了一切錦綢床几外；有些古几古琴，有的古墨大椽，宣紙滿器。有的古本佛經，木魚清磬，分明按被囚者之心喜而設。

華亦峯來到了第三間，推門而入，裏面坐着個鬚髮如飛蓬，龐首皓眉，身材高大，着得較粗，並且一身短打的老者，手中執鎚，地下散滿不少的鑼絲，彈簧，小型機關，刮削……華亦峯一進門，祇見三點寒星，迎面打來，華亦峯是早就防到這老人有此一着，巳有防備，又何況：老人本身的功力盡失，根本無法運用暗器，

他這三點寒星，何非是嚇嚇人的，但是來了就得避，嗨嗨，這是你避得快，否則，華亦峯，你不中算好，一中，照樣可以取你性命，因爲，此公之功力雖失，腦筋未死，手勁沒有，因此，他手中執鎚。這暗器是借鎚擊打而出。何況，暗器又製作得極霸道，華亦峯本以爲一避一拂，就可算了。那知道，避得快，拂却拂得十分困難。華亦峯不由大大吃一驚，這位老兄兒，不愧是暗器、埋伏之祖宗，不現則巳，一現，對不起，得逼他出來，以備後用……

「吳大竊賊，你啊，哈哈，剛才，這個玩笑，開得不太好！」老人怪聲怪氣的說着，笑着。

「老駝龍！」

原來，此老就是名震江湖卅餘年的鐵駝龍袁復！

「又有新花樣啦！」華亦峯的語氣是非常溫和婉轉。

「別來這一套。」

「那又該如何？唉……我啊，我也夠難啦，老駝龍咱們總算有過兄弟一般的交情……」

「呸！」鐵駝龍立即阻止了他的交情不交情……「老賊，算是我人老不精，鬼老不靈！想不到會落入你們夫婦的手中。一入此地，我就明白，這百陽島主也在此，我分明是讓你，與你那尊夫人用毒酒，令我慾火上升。這才中了這妖婦之計，爲你捉姦在床……唉，華亦峯，黎惠蓮，你們也算得是一對有名的江湖人物，想不到，你們也會用迷湯酒，美人計，你甘戴綠帽，她，甘願賣身，祇求是我的鐵駝龍，其實……」

「你的東西怎能祇有這些……」

「啊……」半晌，老頭兒哈哈一笑道：「我閑得沒事，做了這三隻飛星？可惜，又給你看見了。」

「還有九龍連珠神火彈……」

鐵駝龍不禁面色大變。

「你到底是如何將訊息送出去的？」

華亦峯的面色變了，老實說，今天，他並不怕什麼鐵駝龍，三飛星，甚或九龍連珠神火彈，他憎恨的是，誰將訊息送出這枯井的。

華亦峯與他妻子玉面羅刹，兩個一對是心細似髮，而且，辦事小心謹慎之徒，今日，鐵駝龍可以帶信入江湖，其他，又有誰保證不出事，再說，事巳出了，因爲，他巳吃過虧，還有，八個字的考評，分明是有風聲外洩，所以，他必需要問個清楚明白。

不想，鐵駝龍祇問了聲：「紐祿又如何？」

「被俺殺了個乾乾凈凈。」

「哇！」一聲大哭，鐵駝龍六十來歲的人，竟然會號啕大哭起來！

「老駝龍，英雄流血不流淚。」

「對，祇因未到傷心處！」

「乾乾脆脆的講，你是如何將訊息外傳？」

「華亦峯，你以爲我怕死，你以爲我再怕你由幽靈教手中奪來的幽靈火。我老駝龍早巳活得不耐煩，也活得夠丟臉了，近六十歲的人，還會與那妖狐上床。」

「住口。」

「好，就不說話！」

「那你……」華亦峯一下子給僵住了。對，他不說話，也就是說，這個洩露之秘密也不說了，一帶二糊塗，取巧兼暗頂……可是，華亦峯是個江湖之徒，但也是當代不世之奇才，他不發狠，依然與這些爲其設計扣留的人，稱兄道弟，談談山海經，擺擺龍門陣，但是，稍有拂逆，對不起，你的罪就變得大了。

如今的鐵駝龍首先遭了殃，祇見華亦峯指甲輕彈，幾聲响，這斗室立即轉爲一股慘綠色，而一股綠陰陰的火星，載沉載浮的，在空中浮盪：「老駝龍，就算你是眞的鐵打銅鑄，你見多識廣，總該明白，這九幽火之陰狠厲害……你我總有十幾年的交情，你何必逼我下毒手。」

「自你用迷湯酒開始，你我的交情巳斷。」

「再問你一次，講是不講！」

「老陰魔，我再講一次，你問到你口蔽唇焦，聲嘶力竭，你老子也不會講出來的……」

「如此，老駝龍，對不起了。」

「你那件事對得起我了……」很明顯，這最後幾個字，分明是强掙的迸出口來，再一看清，老人巳爲這九朵綠火貼住手肘、胸前、兩肩……九個最易引起心脈疼痛之要穴上貼住了。綠火本是一閃一亮，現在是越燒越亮，綠得且有光采，誰也看得出，這是火有燃料，就越燒越旺了。

至於老駝龍又如何？可惜，他當被華亦峯捉姦在床時，一時間自覺對不起老朋友，更怪自己老不要臉，所以，甘心的由華亦峯割斷了他幾條主筋要脈，他既不再習武練功，他祇有靜坐思過，現在，試問，他那有抵禦陰魔教門中四件重寶之一的九幽火。

本來，老駝龍還不甘示弱，他拚全力的迸住不開口，但是，這乃是陰燐，白骨，再加地底陰火所煉之魔火。人是血肉之軀，怎能抵受？時間一長，老駝龍人竟然會瘦成一副人架子……呼天搶地的慘叫聲中，華亦峯却冷冷的笑道：「老駝龍，你看如何？」

「何不殺我……」

「說出來，我再不難爲你。」

「好，我——講——」

一股風起，房中綠火突的一亮，一瞬間，變成了正常，九幽火巳爲華亦峯收起了。

「講……」

「講……講出來，你……也……不會相信……」

「我祇問你，如何將訊息傳出——」

「問……問……問……你我的……女兒……」

老駝龍這一句話是損華亦峯。既然自己中毒與玉面羅刹上了床，哈，那麼，他老婆也是自己的相好，他女兒自己當然也佔了一分……

現在，華亦峯心不在此，他祇是奇怪，自己女兒那會代老駝龍傳訊？這將是件武林大醜聞，女兒雖然不小，機心不足，也眞可能——

「她，代你傳訊息……」

「是啊，我還代各道友一併帶上。」

「怎樣傳法……」

「她喜歡新奇，她喜歡打獵，她喜歡用暗器，她當然也知道我這晚老子，她來問我要，好，她奔到那裏，打到那裏……不用則巳——一用……」

華亦峯幾乎眼前出火，他不會疑心，更不敢不相信，自己女兒素來慣性，現在，由鐵駝龍之造暗器本領，唉，爲什麼不將全身全廢了……使他無法再造暗器——，現在，女兒巳經上當，他說各道友，嗨嗨，看來，自己碰見的一對文士，分明是爲自己女兒引上門的鬼！

突然，他身邊响起了公孫拐王仁靈的說話：「凡事不可走偏鋒，越險着，要知世間事，一切，水到則渠成。旁門邪道，竊、攘、剽、竊，結果，祇怕以天魔纏身，陰魔反噬，那時候，你悔之晚矣……」

其實，當王仁靈所說之時，他夫婦之毒計，剛剛佈置完畢，開始行動，現在：華亦峯不敢想下去了……

現在，該出枯井去招呼老伴去，一齊想法對付這女兒闖下的大禍。

玉面羅刹黎惠蓮本來在七號房，與武當名宿地行仙劉靜一閑談。她比乃夫更陰狠，她會用說話套說話，希望將對方的說話勾出來。本來，劉靜一是出名的大炮，近來，他變了，變得有些痴呆般，時常來個問非所答。黎惠蓮早巳不耐煩，因此，聽得丈夫一打招呼？她是笑吟吟起身道：「下次再來請教。」出門下鎖，爲求安全，這一對夫妻是對禁閉之處，依然步步爲營，可是，華亦峯却心中有些不滿，他的意思是：怪責妻子不能處事愼密，現在，卻讓自己的女兒作了代傳訊息者。

「這那能怪我，我也有我要幹的事，你不在鏢局中……」

華亦峯立即接口道：「就因爲我不常在鏢局中，我不能教訓玉兒，其實，枯井間所扣押的全是你我的魔頭啊！丫頭年紀小，無閱歷，貪好玩，易闖禍，你那會不好好的管教她……現在，唉！看來是得下手……」

「毀尸滅跡……」

「祇怕以後，與鞭、戟兩神相會，勢必發出這些功夫器具……」

「到那時，人也死了，他們就算是戟神，鞭神，也祇配去向閻王爺喊寃……」

「可是……玉兒也必需好好的訓斥一番……」

他倆是邊談邊巳近後樓居住之所，不對，祇聽見華玉兒在慘叫，一條白影由自己的房中飛身而出，華亦峯眼尖，看清此人正是與另一文士，給自己大苦吃的一對中的一個，他來作什麼，至於黎惠蓮更看得明白，此人是自己設計巧邀，本來還想利用女兒美色將他勾上手的武當名宿之後；闞仲通。現在，他來幹什麼？女兒又在慘叫！突然她想起另一件事，叫聲不妙：人似飛箭的追上去……可是，那闞仲通回過頭來，冷冷一笑道：「玉面狐狸，記住，報應到了。」邊說邊將手一揚，正是那本十三頁眞經。而另一手，借着朝曦，光華閃閃，不錯，是自己設計奪來的武當名兵刄，鈎鐮槍，再一聽什麼報應到了，她不由自主打了個寒噤，這就是所謂爲人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而今華氏夫婦所作所爲，神人俱憤，那可眞的爲江湖傳了開來，如果到此地步，可憐，自己非但不能獨步武雄，解決自己畢生三個大對頭？看來，自己反而得揹了個醜名入地獄。

事巳如此，不得不來到了自己的藏經室中，好，祇見一堆血跡，再看一看清，出自女兒房中，來到玉兒房中，祇見自己認爲有過命交情的毛坤赤身裸體的倒在地上，而雙掌巳被刺了個對穿對。分明，將毛坤的大陰陽掌毀了……

還有難看的事呢，自己寶貝的女兒，到如今還未穿上件……那怕是褻衣褲吧……也是和毛坤配一對的，不過，更可憐的是，一對美媚有神之雙目，巳經爲人毀掉了。

刀神華亦峯怎能受這口氣，老實說，毛坤竟然勾引自己女兒，即使過命過性，他也不能放他一條出路，本來，他殺了毛坤，就可代玉兒遮羞，怎料到，玉兒一樣受到比死更殘忍酌慘報。不是華氏夫婦，饒有閱歷，怕不一慟倒地。還有……當兩夫婦代女兒有所安排時，啪的一聲，落下了一册發黃的經本，正是武當名宿劉靜一自己手寫的武當煉功秘訣，華亦峯一見此册，而黎惠蓮又看到闞仲通取走了鈎鐮槍及十三頁古眞經，她明白了，否則，闞仲通化十年的功夫也難奪還原物，就因爲自己女兒不爭氣，她與情郎在偷習父母巧取攘奪而來之武功秘笈，女生外向，她氣得眞想一掌擊死了這個孽畜。

可是，當她看到女兒盲眼之慘象時，不禁心如刀割。至於毛坤，爲華亦峯點了死穴，然後穿戴定當，抬出前廳，祇說他是發現敵踪，跟踪入內房，好在毛坤是總鏢頭的心腹，週時出入內房，所以，誰也沒想到別的，祇不過如此好身子，一對大陰陽掌，曾打遍五省三山無敵手，而今，竟然爲人破了陰掌不算，並且，毀了他左右雙手，然後殺死了他。於此可見，來人不容輕視。

當然，他們還不知道自己的大小姐也沾上了份。另外還有一齣色情香艷的好戲文，而他們祇是在推測，誰敢來會英鏢局搗亂？近年來，會英鏢局可以說是江湖之傑雄，鏢行之至尊，別說是無名之輩，那怕是眞正有身份的，也不至於做出這種事來……

唉，事情就有這麼巧，毛坤之棺材剛出門，就有人來哭弔，來人，有不少人認識，前幾個月來過的闞仲通。依然騎了那匹馬，他可下了馬，很規矩的對棺材作了三個揖，朗然說道：「毛先生，天地良心，我祇是出手太重，意思是警誡而巳。不想一個收不住勁，這是小可的不是，但是，我離開之時，你沒有死，皇天后土，共鑒斯言，如有虛假，雷打天燒，不得好死更全尸！」說罷，他一回身，跨上那匹馬……走了。

這那裏是來弔祭，他根本來自表清白，更說明了，殺死毛坤者，另有其人也！

華氏夫婦曰下正在照顧自己的女兒，做夢也想不到，以爲抬出棺，可以一了百了。但是，那能想得到，闞仲通傷人之後，當會英鏢局是個殯儀館，還敢借弔孝，而抖了一些底，待到華氏夫婦發覺，人

巳走了。

不能再待，該下手就下手，此地，說不定會變成另一個戰場。既然如此，先下手爲强……本來，還想用美酒佳餚，令他們儘獻所有。現在，殺！反正，枯井穴本就是個好墳塲，說做就做，當夜，又是老時候，兩夫婦走入了枯井，先從第一、第二號殺起……

不想第一號房中不見了蜈蚣先生。而對他陰陰笑的是另一個人：「華亦峯！怎樣，自違其誓了。」

「你——你——」奇怪，如此叱咤江湖的一代人家，竟然會一見斯人，話也說不出來了。

「我，又該如何了——」

「你毀了我一門還不夠？」

「你盜取他們七位前輩之秘笈、暗器、兵刄，你何嘗又認爲夠了！而今，你竟然想毀尸滅跡……」

「你……」

「家師一接鐵駝龍碎片，就發現你，是個武林陰魔。希望來找探一二，可是，一個不小心，我也幾乎送了命……」

「令師是誰……」

「你忘了天道玄勁了？」

「公孫揚王仁靈——」

「對啊——」

好！華亦峯到如今，他是再不能就此一洩到底。刀神到底有他不可輕視之實力，尤其是他剽竊了蜈蚣箭，還有天下唯一暗器祖宗鐵駝龍……唉，華亦峯，今天，你祇能乖乖用你自己的天將刀法，你所剽竊的暗器、武功，這位闞仲通既巳奉命而來，當有打算，何況：武當鎭門之寶鈎鐮槍，本身具三七巧勁，中五貫烝的出手招。再加上三豐祖師晚年詳究一生所學所積瘁之精華無終拳，好，刀神被這一長一短之鈎鐮槍所困住……

很快的，一接七招，刀神簡直想哭出來。自己認爲最具威力的追魂七刀，竟然讓闞仲通既輕鬆，又瀟洒的連接七刀。接七刀不稀奇，而七刀所過之阻力，將刀神連逼七步，連退七步！更可怕的是：雙臂竟然會被七股無名眞烝，將他震得雙臂發酸。

刀神大小數百戰，即使火燒黑風寨，再屠趙家莊，他可從來沒有担過心，沒受過傷。就因爲爲黑白雙文士之陰陽雙烝之煎熬，令他功力暴削一半。今日算是恢復全力。不料，兵刄相接，苦了。竟然此君能以勁透勁，以勁傷勁，刀神一發狠，他再不顧到不對付戟神、鞭神，決不輕易出手的偷盜剽竊而來的蜈蚣箭發出。

爲求一擧成功，而且用上了天羅地網手法……

蜈蚣箭，箭型形如蜈蚣，有曲有節，更有反鈎。老實說，那怕是一支，你也難以對付。那可以一下就來個天羅地網……

就在此時，祇聽見一聲長嘆——眼前一花，祇見一個蜈蚣先生唐伯華出現了——也不見他用何手法，祇一擧步，雙手一抖一揚……

華亦峯發現不對勁，這，根本是唐伯華的正宗手法蜈蚣廻魂手法……自己出盡心計，無法學得這一招，時間一長，他可放棄了，因爲；當世之際，還有誰能習得這一招。他不出蜈蚣箭便罷，一出，誰能活得命——趙家宅不是個更好的例子。

蜈蚣先生也一樣爲自己毀了全身的功穴，他——今日，他那能對付……那能反擊……再一看，不由大吃一驚，房中，那會有兩個蜈蚣先生……

「在下唐仲茂，找尋家兄巳有多年。若不是伏武當王先生，我是找到天涯，也難想到，家兄被困在這個土穴中。華先生，你騙得我好苦啊！二年前我來過，當時你的做功極佳啊！看來家兄之失踪，你比我更着急。不想，這時，他巳被你困在此間……蜈蚣箭在此，它決不能爲虎作倀，助紂爲虐。你，一出手就是天羅地網，倒也少費我些手脚……本來，我想請你領略領略本門的獨步穿心箭，可讓闞小俠所阻，我，也祇能勉爲其難……」

刀神華亦峯突然有了危險之感覺。禍是女兒闖的，看來，他們……那些債主全會來討債了。

公孫拐王仁靈之說話又在耳朶响道：「魔頭不受干束，反受天魔遙制，陰魔困心，看你怎生脫得了這眞正的魔擾。」但是，事巳如此，他明白，也怕不了許多。武當門中的以柔制剛手法，他偷學得不少……他不得不用武當勁來與闞仲通交手。由此，可以發現，劉靜一他可能本身功力不濟，也可能武當門眞正之功力也分高低。闞仲通所學的是頭等功夫，再加鈎鐮雙槍之助威，刀神可是越來越無法對付。

「何不用鐵駝龍！」壁角落有人陰惻惻的說了一聲。好像是提醒他，刀神可聽清，說話的正是鐵駝龍時，他担心了。看來，這被困的七人，全被人移在一處，自己想逐個對付……也不可能了……刀神是陰沉深鷙的，他本想領袖羣雄，現在，他必須離開會英。他得隱姓埋名，他得重新再起爐灶。想到這兒，他最得意的神刀手法出手了。

其實，他的刀法，可稱當世第一。有無相天將刀法，根本不是一般人可抵擋。而且，這是華亦峯自動習練而成。至今巳有卅來年之功力，與闞仲通硬碰硬，那他是會吃虧而吃驚，如果；憑仗自己刀法之變化，刀刀出鋒，或出擊，或閃避，那麼，非但保身有餘，並且，大可如其所願，殺出重圍。如果，他敢發一發狠，不理一切，拋棄會英，老實說；天下之大，那會沒有他存身之地。

現在，刀神是逼得不巳的將自己畢生所學之精粹所在神刀天將，卅六星宿之交相變動之下，但見一陣刀鋒籠罩整個斗室。其實，誰也看得出，刀神是欲退還進，在他本身之刀力之下，更加上了瑤琴仙子申天瓊的獨門九寒神功。刀法是陽剛，本來不會有陰寒之勁出現，但是，華亦峯是何等樣人，他是將九寒訣夾輔在天將刀法之中，好，變成了陰陽相合，剛柔互濟的狠厲刀法。尙幸，闞仲通本身精習無終拳藝，又習練八段錦的借力還力之法。總算將刀神之陰陽相合，剛柔相輔之殺手阻住！但是，後面有人在說：「小心鐵駝龍！更小心他走！」

果然不在此公之所料，祇見百十枚烏光閃閃的龍形薄片，滿天飛舞，這是當今江湖暗器之祖宗，也是最沒法可以對付的

鐵駝龍。蜈蚣箭祇要本身之功力不凡，祇守不攻，不稍露空隙，他是可以迸發此箭，更可借箭打箭，令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還有蜈蚣箭主人，明知自己之暗器狠辣厲害，所以，蜈蚣箭上永不上毒。但是，鐵駝龍主人却有個想法，暗器不發則巳，發則必需令對方死亡。也因此，鐵駝龍他一生研習這種暗器。非但一發一放，本身已具剛柔互濟之力。還有，這鐵駝龍其薄如紙，形狀又大，其狀如龍。如果不熟悉其輕重、剛勁之分，非爲其着身不可。唉，其實，這鐵駝龍別說着身，由於它四面出鋒，那怕爲其一劃一割，一見血，對不起，中暗器的，非死不可。因爲鐵駝龍本身染有苗疆百毒之王的白袍老祖之無形異精。

這無形異精，根本是苗疆百毒之頭，別說見血，那怕是着了衣服，稍爲四肢所沾，好，就可要你命。白袍老祖自己也說過：這毒精太殘忍，太令人難防難禦，因此，他巳嚴令告誡門下，不可輕易用此毒物。

不想鐵駝龍在年輕時隨師走苗疆，無意中救了白袍老祖之弟子龍異星。這才得到這種無形異精製法及解毒之法。也因此，他的鐵駝龍上，染有中原所無，却也聞名喪胆的無異精毒。不中則巳，中則必死無疑，除非你爲老駝龍垂憐而賜以解藥。

打法既異，防禦又難，加上有毒，試問：不是深明其理，而眞正的有充分把握，誰敢輕易招惹鐵駝龍，現在，刀神本身巳展開震動江湖之神刀法，誰想得到他會在這個時候放出一百枚鐵駝龍。

闞仲通是武當門下，後起之秀。並且奉命而來，查訪刀神之隱秘，他那裏想得到，華亦峯有幾樣剽竊而來之東西，決不是自己本領所可防禦。尤其是這鐵駝龍！

當這一大片烏金光芒，龍形暗器，盤旋飛舞時，祇聽得鐵駝龍老人一聲厲吼：「不必驚慌，老身自有破法……」聲歇人現，祇見一個瘦骨伶仃，鬚髮蓬張的黑面老人，由後間轉出，手中不知他取了一件什麼東西；馬蹄形，可四面有孔，如果不說明，讀者眞以爲是神怪小說……如此厲害飛舞盤旋，宛如擇人而噬的鐵駝龍暗器，竟然會錚錚連聲的，向那馬蹄形東西飛到。並且，一到就以蟻附膻的，靜止不動。

「你忘了天星環了吧！華亦峯！人，不能太精靈，因爲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想不到今日天星環壞了你的大事了吧！」

華亦峯做夢也想不到，鐵駝龍竟然會留下這一件的暗器尅星。好，事到如今，他祇有走，至於妻子，她該如何就如何。何況：她本領不輸於己，還有，她善於見風使悝，更善於潛身藏跡。看來，自己沒事，想起來，她多半沒事。

因此，他是奪門而出，由枯井出穴，然後，看清情形，能全家出走，最好。否則，祇有各奔西東。眞所謂：「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到來各西東。」

可憐，華亦峯，你已經來不及了。一出井穴，他立即看到自己大對頭，江湖齊名，人稱鞭神的司徒慶，戟神的鐵陽生巳圍住了自己的妻子。華亦峯江湖閱歷不淺，他那會看不出自己妻子，根本巳爲兩神所圍，而且，隨時隨地，可以送她之命。

並且，雙神列說自己夫婦之罪行，會英鏢局之上下人等，全齊集在四圍。也等於說，自己夫婦以後，根本不能在江湖上行走了。

另一個黑衣文士，善用六陽神火罩的那位，却一個又一個的將那些被困之人扶出。會英鏢局中人這才算眞正的看清了所謂領袖中之領袖，又所謂刀神之華亦峯，原來如此的可怖可惡。也所以，他們的功力會突飛猛進。

「華亦峯，由我鐵陽生來領教你這幾年來所學得之本領，究竟有多大。」

戟神之雙戟巳一分陰陽，而刀神進招。華亦峯總以爲自己具有幾十年之修爲，七年前一戰，刀、鞭、戟三神互有高低。那想到今日，自以爲既苦煉，又剽竊，加上武當門中的天玄勁，九寒門中的九寒勁，多少門戶之功力爲己所用，他總不至於不敵鐵陽生……嗨嗨，事實可是大出意料之外，不三合，自己的玄鐵刀竟然爲戟神之單面戟鎖住三次。若不是鐵陽生他一放一鬆，自己分明早巳爲鐵陽生的戟，鎖、絞脫手中刀。

「巧取豪奪，唉，沒什麼用的吧！如果，我要取你性命，大概不出十招——」

刀神做夢也想不到，自己這多年的苦心經營，其實根本不經用。倒不如潛心研究自己本門之刀法。那麼，自己也不必得罪了江湖上人，更不必落下如此之醜名。

誰也不會甘心將自己本門功夫，盡心傳人。又道是：「强扭的瓜不甜。」自己不是個笨人，那會做出如此之蠢事……妻子爲鐵駝龍所污，鬼才知道是她眞的還是助自己……至於毛坤，至於玉兒……

自己爲什麼對妻子如此言聽計從……他突然有所警惕。

「華亦峯，死烏龜，哈哈哈——你該明白了吧……」

玉面羅刹黎惠蓮在大笑：「你可知，你爲什麼不及鐵陽生，因爲，你，元陽巳喪……哈哈哈——我代師門報仇，報得總算徹底了！」

啊！華亦峯不禁一凜，對，最近出手發招，表面看來不錯，其實，黑白兩文士之出手，巳令自己巳損了大半功力。一直以爲他倆是本領過人，其實，自己是爲妻子所累，房事太多而喪斲元陽。

妻子到底是什麼人？

「西陰教中健者，本名鎖陽仙子。華亦峯，她令你風光了十多年，最後，令你身敗名裂！你以爲是令嫒好玩，通訊於外，其實，令正之傑作啊！」

說話的，正是那個六陽神火罩的文士，公孫拐主人再傳弟子陽全。

華亦峯回思前情，他對黎惠蓮苦笑了笑道：「阿蓮，你爲何要如此累我。不錯，我刀劈西陰尊者，這是爲民除害。報仇，大可明刀明槍——」

「我打不過你啊！現在，可好了，你的女兒雙眼巳盲，你，不如雙戟，又做了這多壞事——」

那想到，刀光一閃，這是華亦峯拚盡全力之最後一刀。非但殺了黎惠蓮，連自己也剖腹自盡，實在，他活不下去了啊。

女人禍水，對，女人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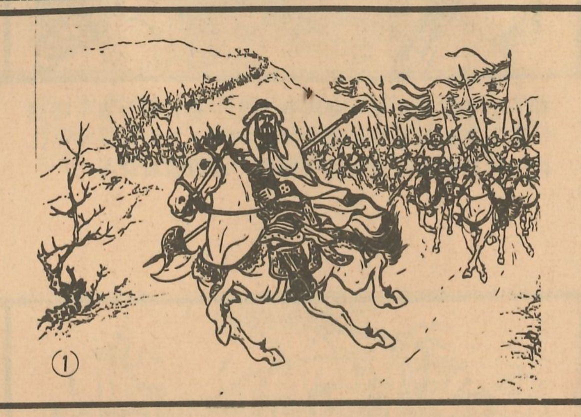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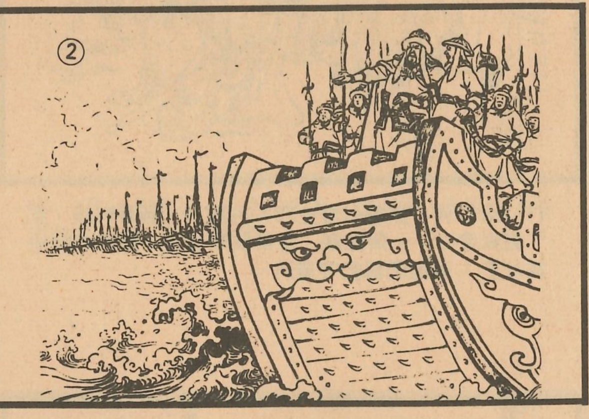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大戰愛華山（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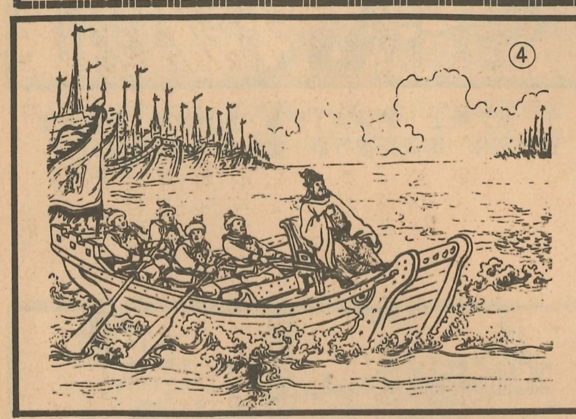
1　金兵自從青龍山戰敗後，退回河間府恢復元氣。幾個月後金兀朮親自帶領三十萬大軍，再次向南侵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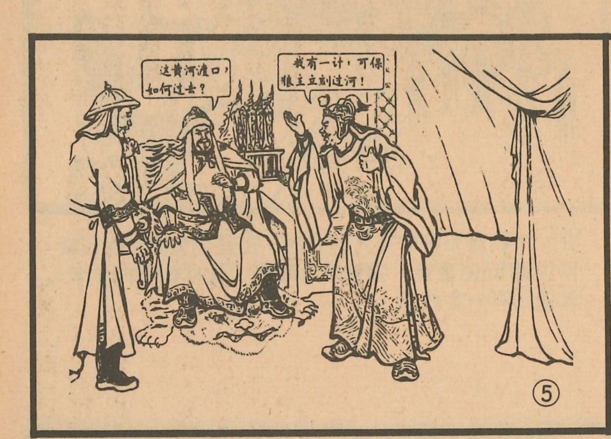
2　到了黃河北岸，金兀朮準備船只，想橫渡黃河，搶奪對岸渡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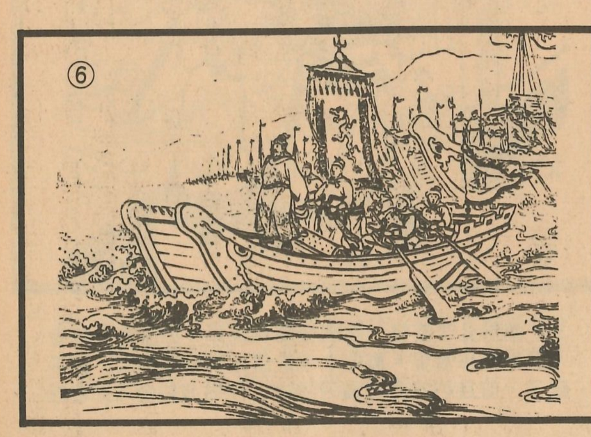
3　探事的小番報說對岸渡口擺着許多大炮，又有宋兵把守，渡河不易。金兀朮聽了，心中煩悶。



4　叛臣劉豫降金後，封爲齊王，自己不知羞耻，反而得意非常。他聽說金兀朮領兵到了，趕來求見。



5　劉豫一心想博金兀朮賞識，便向金兀朮誇口，說是他想出一個計策，可以巧渡黃河。



6　金兀朮大喜，叫人把自己船上掛的珍珠、寶簾、雲幡等賜給劉豫，作爲獎賞。劉豫高高興興，坐船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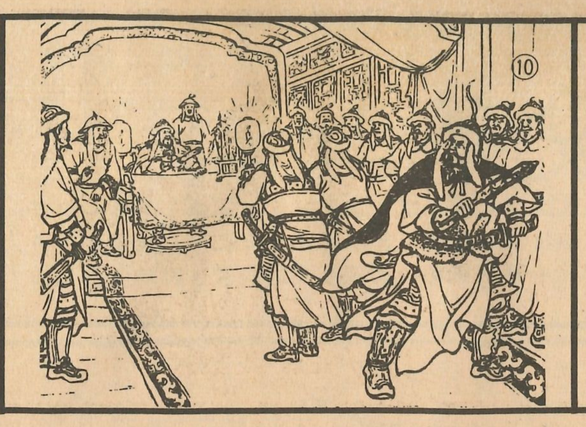
7　當天晚上，劉豫換了便服，坐着快船，偷偷划到黃河南岸，準備見機行事，勸說守河的宋官投降。



8　宋朝派來把守黃河渡口的，正是劉豫的兒女親家兩淮節度使曹榮。劉豫船近南岸，看見曹榮的旗號，知道勸降一定成功。



9　劉豫見了曹榮，說起金國的情形，勸說曹榮降金，同享榮華富貴。曹榮本來是個見利忘義的人，就答應了，並且約定獻出黃河渡口，作爲進見金兀朮之禮。



10　劉豫回到北岸，奏明金兀朮。金兀朮大喜，暗想，康王用的都是些賣國求榮的奸臣，怎麼能保得住江山！便和軍師哈迷蚩連夜傳令，準備偷渡黃河。



11　第二天，劉豫引着金兀朮的船只，黃昏時候，到了對岸渡口，一齊靠岸。曹榮前來迎接，金兀朮封他爲趙王，叫他仍舊把守黃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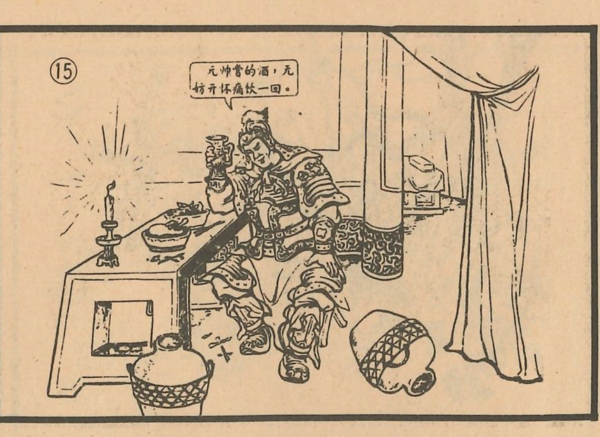
12　金兀朮過了黃河，唯恐前面有宋兵阻擋，就派探子前去打聽虛實。



13　且說張邦昌假傳聖旨叫岳飛進京的時候，岳飛臨走囑咐吉青："小心把守黃河，不要喝酒。"吉青牢牢記住，果然一連幾天沒有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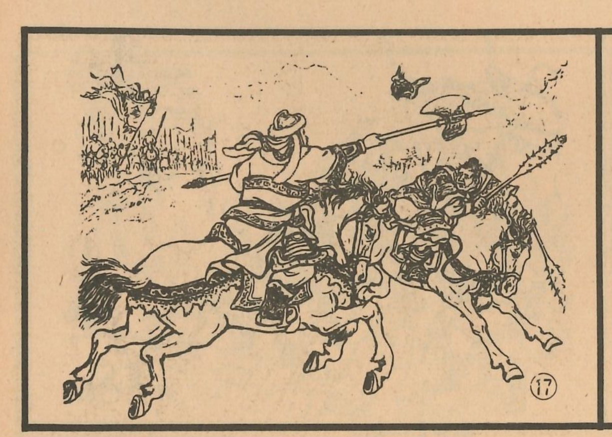
14　這一天晚上，捉住了金國一個探子，吉青派人送到張所大營，得了獎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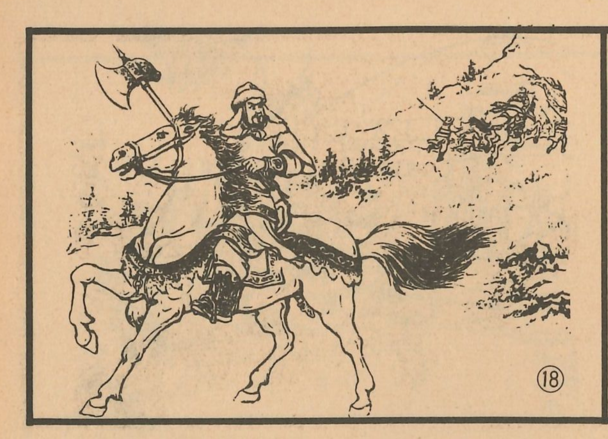
15　吉青心裏歡喜，打開酒罎舀酒來喝，不料一杯一杯，竟喝得大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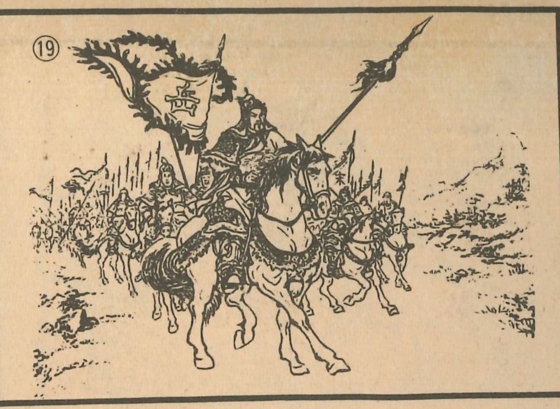
16　正喝得高興，忽然軍士來報，金兀朮大軍已經殺過黃河。吉青大怒，連忙上馬迎敵，一路上搖搖擺擺，帶着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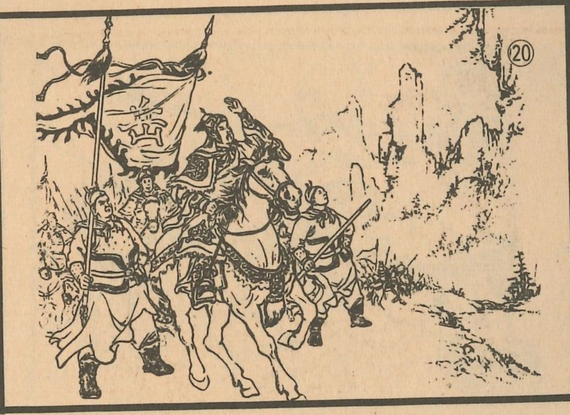
17　迎面碰見金兀朮領兵殺來，兩下交鋒。吉青醉中大意，被金兀朮用斧頭砍下了頭盔，險些喪命。



18　吉青拍馬退走，宋軍跟着後退。金兀朮緊緊追來，一連拐了幾個彎，不見了吉青。金兀朮見天色昏黑，自己的兵將，又都落在後面，只得回馬。



19　這時，被封爲副元帥的岳飛正奉旨率領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前來抵抗金兵。



20　隊伍走到愛華山下，岳飛見高峯插天，山勢險要，就想在這裏埋伏下一支人馬，引誘金兵入山，把金兵殺個乾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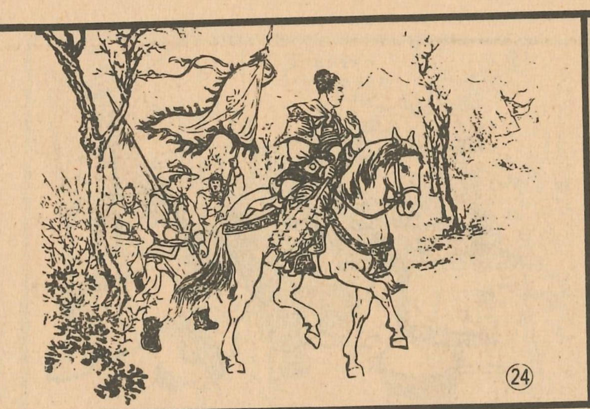
21　剛剛安營下寨，就見吉青亂髮無盔來見。岳飛料到吉青退兵，一定是黃河失守，就問他失守經過。



22　吉青向岳飛說是曹榮獻了黃河，他才打了敗仗。岳飛知道他酒醉誤事，沒有擋住金兀朮，就叫他帶兵去把金兀朮引到愛華山，將功折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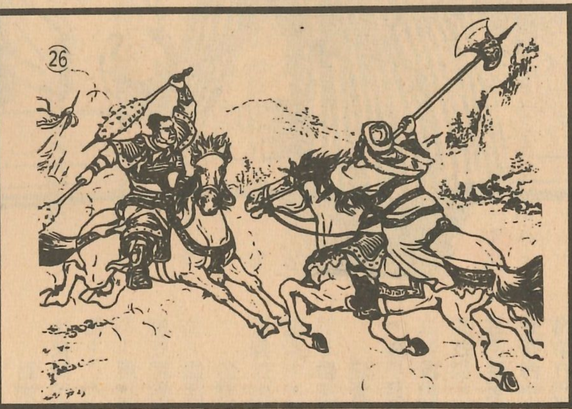
23　岳飛隨後傳令，叫張顯、湯懷、王貴、牛皋、周青、趙雲、施全、梁興八位將領，各帶兵馬，分頭在愛華山四面埋伏，等候捉拿金兀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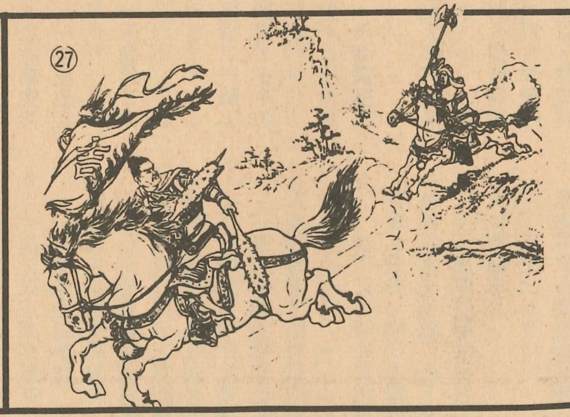
24　吉青帶着七零八落的一點人馬，一直朝大路上走去，果然遇上了金兵。



25　原來正是哈迷蚩帶了千餘人，尋找了兀朮回來。吉青拍馬上前，向金兀朮大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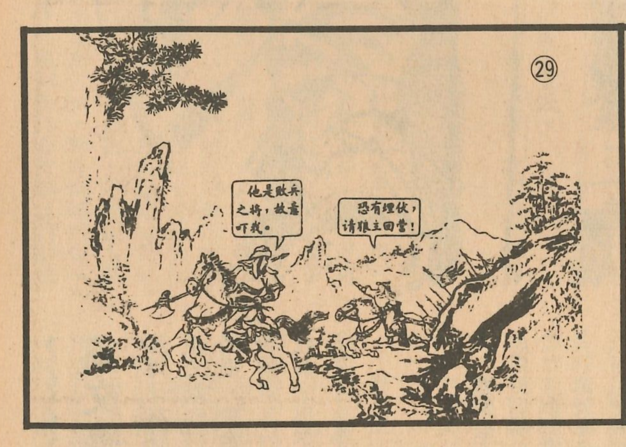
26　金兀朮大怒，掄斧來戰吉青。



27　戰了沒有幾個回合，吉青敗走，金兀朮緊緊追來。



28　追了二十餘里，金兀朮勒住馬頭。吉青見他不肯追趕，回馬又罵。



29　金兀朮怒冲冲，一直追到愛華山下。吉青轉入谷口，哈迷蚩趕來，勸金兀朮不要追趕，以免中了埋伏。金兀朮不聽，一定要打通這條向南進兵的道路。



30　哈迷蚩見金兀朮執意要追，唯恐有失，就回馬去催大隊前來接應。（待續）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通天眼（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文成彬是一個走私黃金的私梟，已賺到大錢，仍未收手，上得山多遇到虎，他手下劉海被捕，怕供出自己是幕後人，準備到日本躲避風頭，突然來了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說出要和他合作繼續黃金走私，至於劉海被捕之事，保證不會牽涉到他本人身上。文成彬認識游天虹，對他說出自己的困擾，決定改邪歸正，不做走私買賣，游天虹樂意幫助，暗中協助找尋那個要和文成彬合夥走私的人，在一處餐室捉到和文成彬接頭的人，經過拷問供出是西區黑社會頭目黑鬼廣的部下叫唐志華，游天虹估計黑鬼廣另有幕後人指使，要唐志華帶去找黑鬼廣……

紅外綫偷攝　拍裸照詐財

游天虹心裏奇怪，示意小牛攀窗入內。唐志華則顫聲說道：「黑鬼廣爲人機警，可能他已知道你們來意不善。」

游天虹說：「我是既來之則安之的，沒有人可以把我嚇倒！」

話未說完，門內已傳來異聲，唐志華突然往後奔下梯間，游天虹急竄幾步，一手把他捉住！

唐志華一邊掙扎一邊叫道：「快些伏下！黑鬼廣的槍法是百發百中的！」

游天虹也被唐志華的緊張表現嚇了一跳，

說話間，門已「呀」然而開。正待往梯間俯身伏下，但見大門開處，小牛出現其中，便不由得笑了起來。

唐志華也在驚呆中舒了一口氣！

游天虹帶着唐志華走了上去。小牛說道：「屋子裏面沒有人！」

唐志華說道：「黑鬼廣可能帶人到鄉村餐室去了，因爲剛才我曾打電話回來。」

游天虹並不了解黑鬼廣的爲人，但他到底是湖海中人，知道一些黑道中的「新紮師兄」爲了打江山，每事必親力親爲，所以，他覺得唐志華說得也有道理。

既然來了，游天虹也決不空手而回，與小牛分別在屋內展開搜索！

但是，除了一些刀棒鐵尺之外，似乎什麼可疑的東西也沒有。

游天虹正感到驚奇之際，突然，背後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師徒二人回頭一望——只見唐志華正拔腿飛奔，衝出屋外！

小牛情急智生，順手抓起一根木棒，脫手飛出，直擲向唐志華的膝蓋背後。唐志華渾身痲軟，立刻撲倒地上。小牛上前一把將他抓起！狠狠地說：「你活得不耐煩了，是不？」

唐志華的手臂給小牛扭得痛不可當，加上木棒的撞擊，腿彎處的痛楚，忍不住淚水直冒出來！

游天虹這時在牆角那邊，一盤室內植物的背後，發覺一幅柚木牆板有裂開的痕跡，忍不住伸手過去，敲了兩下。

一陣陣空洞的回聲，游天虹立即明白了這是什麼回事。

原來此處有暗間，他迅速把它弄開，裏面原來有許多鈔票和文件！

游天虹沒有移動那些鈔票，他急於想知道那些文件的內容。

游天虹把一個厚皮紙袋打開，只見其中有不少菲林底片，心裏暗道：眞的是不枉此行！

他順手把一張菲林底片移到窗前光綫充足的地方，透視之下，但見底片中人赤裸裸的，每一個女人盡是纖毫畢現！

他迅速檢閱所有的底片，竟達十多張，其中更有一些名流太太的裸照在內，而季年妻子珍妮的竟也在裏面！

游天虹現在心裏都明白了，原來黑鬼廣那傢伙是所有裸照勒索的幕後人。

「眞卑鄙！」游天虹忍不住破口罵道：「利用人家妻子的裸照作爲本錢，這辦法也開黑社會的先河！」

豈料話未說完，小牛已在那邊叫了起來：「師父，好像有人登樓！」

游天虹急忙把那袋底片納入口袋裏，然後跳到門後。

小牛也緊緊握着唐志華的手腕，沉聲說道：「只要你哼出了半聲，我就立即把你置於死地！」

唐志華被小牛握得隱隱作痛，但又不敢叫出來。

晃眼間，一條人影破門而入，躲在門後的游天虹突然伸出右脚，那傢伙一個踉蹌跌倒，似餓狗搶糞般，還未爬起，已給游天虹一手抓住頸後的衣領！

游天虹担心後有來者，把那傢伙揪住推向門後。

那人大聲說道：「你是什麼人？快些放了我！」

游天虹問：「你有多少個同黨回來？」

「只有我一個逃掉，你們是……」

那傢伙還未說完，唐志華已經由沙發那邊叫了過來：「大難才，廣哥他們呢？」

大難才也發現了唐志華被小牛制在手中，他不由自主地說：「唐志華？你怎麼會在這裏？我們給你一個電話害苦了。」

唐志華吃驚地問：「出了事嗎？」

「是的，警方在鄉村餐室把我們一千人等包圍，我趕回來毀滅重要文件。」大難才又問：「這兩位是什麼人？」

唐志華還來不及回答，游天虹已經搶先答道：「我們不是警探，你放心好了。而且，我們已經爲你們帶走一些重要的證據，走吧！」

游天虹與小牛師徒二人分別押着大難才和唐志華走出屋外。

他們剛坐車離開那條街道，便聽到陣陣警車聲傳來。

大難才不解地問：「爲什麼你們不把我們交給警方？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唐志華搶着說：「他們是『千門奇俠』兩師徒。」

大難才吃驚地瞪大雙眼。

游天虹說：「只要你合作，我們是不會傷害你的。」

「你要我怎樣合作？」大難才說。

游天虹問：「黑鬼廣是怎樣失手的？」

大難才答道：「在鄉村餐室裏，我們找不到唐志華和文成彬他們，心知不妙，因爲唐志華在電話中說過有人跟踪監視他，但決不是警探，所以廣哥便親自出馬，帶我們去查探究竟，去到那裏時，既然不見他們二人，餐室裏又有人打架的痕跡，所以，我們便迫使餐室中的人說出眞相，廣哥見他們含含糊糊，於是大起疑心，便抓住領班質問。豈料就在此時，大批警方人員將我們包圍……他媽的，平時救人他們却慢吞吞的，想不到這次，却是快得出奇。我在混亂中逃脫了。想到警方會搜到我們的總部來，所以……」

「好了，不要再說了。」游天虹打斷他的話柄，道：「以後的，我已經見到，現在你只要告訴我，暗格中那一疊裸體女人的底片，黑鬼廣是由那兒弄來的？」

「我不知道！」大難才說。

游天虹這時剛把車子開到街口，燈號已經轉紅色，於是車子停在斑馬綫之前。他認眞地說道：「左邊是通往警局去的，右邊却是另有去處，大難才，你到底選擇那一條路？」

大難才不是蠢才，只因屢次大難不死，才給人起了「大難才」這個綽號。他當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連聲說道：「不要把我送到警局！只要不把我送到警局，我什麼都肯說。」

「那麼到底是誰把裸照交給黑鬼廣的？」

「一個永不露面的人。」

「什麼？」

「那傢伙每次都是蒙面而來，我從未見過他的眞面目。」

「黑鬼廣可知道他是誰嗎？」

「我想，他會知道的。」大難才說：「但是，我怕他現在已落入了警方的手中。」

「師父，轉綠燈了。」小牛在後面提醒他說。

游天虹把車子開往右邊，大難才知道他不致被送往警局，不禁舒了一口氣！

小牛在旁說道：「想把他們帶到那裏去？師父。」

游天虹答道：「讓他們自己決定吧，現在一切將成爲過去！」

唐志華說：「也許你說得對了，黑鬼廣的全盤計劃已經給你破壞了！」

大難才嘆氣道：「這次失敗得有點意外，黑鬼廣如果僥倖逃脫，唐志華，你一定逃不了一死！因爲一切起因都是由你那個電話。」

唐志華也覺得有道理，他懇求游天虹把他放走。

游天虹把車停下來道：「你們現在可以走了，但不能回到黑鬼廣那兒去，如果我知道你們再爲黑鬼廣做事，我一定不會放過你們！」

唐志華和大難才匆匆下車，口裏連聲說「是」。

小牛問道：「爲什麼就這樣把他們放走？這不是太便宜了他們嗎？」

「他們只是無名小卒，我們不妨讓他們有一個自新的機會。」游天虹又說：「現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們去做。」

「什麼事？」

游天虹邊開車邊答，道：「現在先去找季年！」

車子開到季宅門前，游天虹師徒二人入內找季年。

季年夫婦正在發生劇烈口角，珍妮哭得像個淚人。

「你發誓也沒有用的，事實擺在眼前！」季年咆哮着說：「如果你的行爲檢點一些，我就不會弄得這麼尷尬，現在破了財還不能擋災，這分明是那個窮鬼畫家攪鬼，他想一而再，再而三的勒索我。」

「你要怎樣才相信我？」珍妮梨花帶雨地說：「難道要我死給你看你才會相信我嗎？」

珍妮說着，直飛撲向露台那邊，眼看就要縱身跳下去！

季年大吃一驚，說時遲那時快，一條身形移動，去勢如箭，轉眼已到珍妮的背後。他，正是游天虹！

游天虹一手抓住她的手臂，珍妮掙扎。這時，季年已撲上前，緊緊地抱着珍妮。

游天虹從口袋裏掏出那疊菲林底片，遞給季年。

季年表情呆木地接過了，怔怔地問：「這是什麼東西?」

「你付了代價，結果一無所獲，是不?」

游天虹笑了笑，道：「請在裏面揀出你所須要的一張，只要你兩夫婦和好如初，我可以分文不受!」

季年在揀底片。珍妮不知是驚還是喜，她含羞答答地說：「游先生，如果你來遲一步，我就會被他迫死了。」

游天虹還來不及說話，季年已由那邊走了過來說道：「游老兄，底片終於找到了！你是怎樣弄到的?」

游天虹開玩笑地問：「爲什麼你不問我是否收到了那十萬元，所以才把底片送回來給你的?」

季年說道：「我當然是明白，你不是那種人。」

珍妮想想又要哭，季年忙向她道歉。

游天虹笑道：「沒有妒忌就不是愛情，季太，你原諒他吧。」

聽了這話，珍妮嫣然一笑，但她只對游天虹發出感激的微笑，却回頭瞪了他丈夫一眼，說道：「我以後再也不會理睬你!」

說完，回頭走進房間裏去。

季年這才再三感謝游天虹，他說：「我眞不知道說什麼才好。那班傢伙，也眞不講義氣，收了錢，遲遲還不肯把底片還給我，我差點兒寃枉好人了。」

游天虹說：「我早巳經對你說過這件事不會與羅拔有關，藝術家總有一種高傲氣質，他一定不會做這種下流勾當的。」

「是的，看來我要再三向珍妮道歉。」

「道歉還是事少，最重要的，是要尊夫人回憶一下，那照片到底是如何被人拍攝到的。有了頭緒之後，打電話告訴我，可以嗎?」

「當然可以，你幫了我的大忙，還沒有機會報答你呢!」

游天虹拍拍他的肩膊說：「這些事，我不是頭一次做，但爲你們這麼多有錢人服務，我還是頭一次，希望不要給江湖上的朋友誤會才好。你進去好好地安慰尊夫人，千萬別忘記我的說話。」

「我明白了。」季年說道：「一有結果，我立即給你電話。」

游天虹終於帶着小牛離去。

小牛問：「師父，到底這疊底片，牽涉了多少人?」

「十多個名流紳士。」游天虹說着，巳打開車門，鑽進汽車內。

「師父，早知如此，我們不該把整疊底片帶走啊!」

「爲什麼?」

「可不是嗎?我們何必爲那麼多有錢人免費服務?」小牛孩子氣十足地說：「只要把你的朋友妻子的裸照拿出來就是了。」

「小牛，我不是說過了嗎?有錢人也有分好壞的，他們之中有許多都是正當商人，我就是看不過眼黑鬼廣那些無恥之徒利用別人妻子的裸照來發財。」

「也許你說得有道理。」小牛說。

「小牛，」游天虹忽然說：「你是否覺得奇怪，爲什麼會那麼多名流太太都有裸照在黑鬼廣的手中?季年太太由於以前是模特兒，曾經拍過裸照，也不出奇，但是，其他的人呢?我知道其中定有許多都是名門淑女的。」

「你的意思是：那些照片可能是僞造的?」小牛問。

游天虹說：「我想，可能有人出千，藉以騙取金錢。」

說話間，游天虹巳把車子開到寫字樓區。

他們來到江强私家偵探社樓下，把車子停好，然後走了上去。

江强的女秘書見到游天虹師徒二人，抱歉地說：「社長還在警局，協助調查我們一個主僱被殺的事，兩位可有要緊事找社長吧?」

「有關黃金被殺的事，有新消息麼?」游天虹問。

「我也不知道現在進展如何。」女秘書說：「但黃金是個有錢人，可能會牽涉很大。」

「我們還是到警局裏看看，萬一他走了，請你叫他今晚到舍下來一次。」

女秘書知道游天虹與江强的交情，所以她欣然答應下來。

游天虹和小牛離開了江强的辦事處之後，立即趕到警局去。

林浩探長正在盤問江强，因爲死者黃金是他第一個發現的。

黃金妻子的一幀裸照也在游天虹的手上，因此游天虹說道：「探長，要是你相信我，就把江强放走吧他，所講的全是事實。」

林浩與游天虹交情頗深，且與江强也是朋友，但此時此地，他不得不公事公辦。當下林浩問道：「你有什麼證據，證明他所講的是事實?」

「當然有，我手上有不少照片，其中有江强要找的——黃太那一幀在內。」

「你在什麼地方找到的?」

「一個黑社會頭子的家中。」

「誰?」

「黑鬼廣。」

「老弟，你小心啊！我剛接到消息，黑鬼廣被我們抓住了。」

游天虹說：「我知道，他們一網成擒，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有什麼事情我是不知道的?」游天虹故意開林浩探長的玩笑。他又說道：「我這裏有一疊名流太太的裸照，我可以交給你，但有條件。」

「你這傢伙，總愛管閑事，我不追究你，你還要談什麼條件?」

「我要逐個會見這班太太們。」

「你當然可以這樣做，但他們會難堪的，那又何必?」

「早知如此，我讓歹徒把這批裸照刋在那本男性雜誌上好了。」

林浩問道：「裸照有多少?」

「十多幀。」

「全是底片麼?」

「是的。」

「那麼，還未齊全。」

游天虹一怔：「那是什麼意思?」

「不妨告訴你，我們接到秘密投訴，總數超過三十宗。」

「你的意思是：有三十個人被勒索?」

「是的，」林浩說：「而且，全是用同一個方式——利用富有人家妻子的裸照作爲要脅的。」

「我以爲事情巳經結束了，想不到，這才是剛剛開始!」游天虹嘆了一口氣，說道：「探長，可以告訴我，還有誰被人勒索嗎?」

「不!這是保密的，我們要爲紳士名流們保持一點面子。」

「早知如此，我不該答應把那些底片交給你。」

「老弟，這是上頭的命令，回頭我會告訴你。」林浩低聲說道。

游天虹終於笑着，將那些照片交給林浩存案。

經游天虹求情之後，林浩探長終於把江强

釋放。江强只需簽了一份口供，便可以離開警局。

游天虹陪住江强向警局的停車場走去，說道：「黃金的妻子可知道了這件事?」

「當然知道。」江强說：「但是，她幾乎被氣死了。」

「爲什麼?」游天虹問。

「只因爲他的丈夫不是死在家裏，而是死在黑市夫人的香閨中。」

「難怪的，女人總是這樣，丈夫即使死了，也希望他是死在自己的懷抱中。」

「游老兄，我們還是不要談那些男男女女的事了，你以爲這件事是怎麼攪的?」

「天曉得!」游天虹說：「要不是你事前找過我，我知道一點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也不敢在林浩面前保你無罪。」

「會不會是勒索不遂而下的毒手?」

「很難說，我現在倒希望見一見黃金的妻子，你可以帶我去嗎?」游天虹問。

「你見黃金的妻子幹什麼?」

「有些話要問她。」

「好的，我帶你去。」

「你等等我。」游天虹說着便朝一個電話亭走過去。

不一會，游天虹從電話亭裏走出來，臉上仍掛着笑容。看見他的表情，江强一時也摸不着頭腦，站在一旁的小牛也不知他師父在攪什麼鬼。

他們一行三人來到停車場，坐上了游天虹那輛銀灰色的汽車之上。游天虹「呼」的一聲把汽車開了出去。汽車來到了一間著名的百貨公司門前，小牛立即明白了剛才爲什麼游天虹從電話亭走出來的時候，臉上會堆滿笑容。原來有一個女子站在百貨公司的門前，她並非別人，正是游天虹的女朋友——張雪兒。

游天虹把車子開到張雪兒的身旁停下了，張雪兒匆匆跳上了汽車，坐在游天虹的身邊。

游天虹伸出一隻手，輕輕地握握張雪兒的手，說道：「等會兒就要看你的了。」

「我辦事，你放心!」張雪兒頑皮地說着道。

張雪兒是一個私家偵探，與游天虹可謂志同道合，游天虹能够在江湖上揚名，張雪兒委實也帮了他不少的忙。

當下車子開到黃宅門前，那裏有警探把守着，許多記者被拒於門外。

游天虹認識那位警探，也不知是否林浩探長巳經通知了他，他竟然讓游天虹他們入內，而小牛則留守在汽車上。

黃太太哭得雙眼紅腫，江强把游天虹及張雪兒介紹她認識，她只是點頭，掩住鼻子又再痛哭。

游天虹向張雪兒打了一個眼色，便與江强走到院子裏去。

現在，屋內就只得張雪兒與黃金的妻子兩人。

張雪兒坐在她的身旁說道：「黃太，人死不能復生，現在最重要的是要緝拿兇手。請你認眞想一想，是在什麼時候給人攝下了那張裸照的?這不但對緝拿兇手很有帮助，而且對你的安全也十分重要。」

「我眞的不知道那裸照片他們是怎樣得來的。」黃太含淚說道。

張雪兒說：「會不會是你在洗澡的時候給人偷拍的?」

「洗澡時，所有門窗都關閉了，怎有可能被人偷拍?」

「那麼，你有沒有裸睡的習慣?」

黃太搖頭：「從未試過。」

「那麼，根據你的記憶，那裸照是在什麼地方拍攝下來的?」

黃太反問道：「張小姐，你有沒有看過那張照片?」

張雪兒搖頭。她的確沒有見過，一切問話，還是游天虹剛才在電話中授意她的。

黃太又說：「照片的姿勢十分明顯，是坐在一張沙發上的。你也是女人我才說，你想想，我又不是一個露體狂，會不會傻到脫光衣服在沙發上讓人拍照?」

「這麼說來，照片可能是假的了?」

「不，絕對不是假的!」

「你怎麼說得這麼肯定?」

黃太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難道我連自己的身體也不清楚麼?」

「是的，每一個人的身體，總會有一些特徵，如此說來，照片一定不是僞造的了。」張雪兒想了一會，又問道：「你有沒有參加過舞會?」

「有，但那些都是上流社會的社交場合，又不是性派對，怎麼有可能赤條條地讓人拍照呢?」

張雪兒想了想，覺得也有道理。她還問了許多問題，但始終沒有結果，最後，只好與游天虹他們一起離去。

他們都有點失望地回到汽車上。

游天虹決定帶着張雪兒到訪季年夫婦，看看可否找到綫索，順便看看他們夫婦二人是否和好如初。

江强另有要事處理，先回寫字樓去了。

游天虹他們來到季年家中，季年知道他們的來意，一邊讓張雪兒入房與他的妻子傾談，一邊把游天虹拉到客廳坐下。然後說道：「游老兄，你來得正好，珍妮巳經想起那張照片，可能是在一處公衆場所給人拍下來的。」

「甚麼地方?」游天虹問。

「一家高級餐室，那是憑她的坐姿而回憶起來的。當時與她同坐的，是一位富家太太，她們一起喝下午茶。」

「那位太太是誰?」

「許如風夫人。」

游天虹想起來了，那一疊裸照之中，就有許如風夫人在內。這分明是一項預謀。因爲憑游天虹的記憶，那許夫人的裸照也是坐着的。這表示當時有人在餐室中，偷攝兩位富家太太的照片。

但是，她們不是神經病院跑出來的，當然不會赤裸裸地坐在一家高級餐室喝下午茶。那麼，照片又如何變成裸體?

游天虹漸漸明白了，那些裸照，是給人偷攝下來的。但實情如何，他相信只有黑鬼廣才知道，但黑鬼廣現在巳經落入警方的手中。

季年又嘆氣說道：「看來還是那個『天眼通』魔家星的水晶球占卜術果然靈驗，怪不得他有『天眼通』之稱。」

游天虹說道：「你也相信那些江湖術士的麼?」

「本來我也不大相信的，但事實却擺在眼前。」

「不過，照我看，他也不算得靈驗，可不是嗎?他說你破財可以擋災，但事實却是破了財不能擋災。」

「但事實上，噩夢總算過去了。」

「我也這樣希望，可惜現在噩夢可能才剛剛開始。」

「你這話從何處說起?」

「黑社會的頭子黑鬼廣雖然巳經落網了，如果他和盤托出，讓警方一網打盡，當然是甚麼問題也沒有了；問題却是他未必肯說出眞相來。」

在這時候，張雪兒正和珍妮由房間裏步出

來。

張雪兒從珍妮口中獲得的資料，與游天虹從季年口中所獲的相差無幾。但無論如何，總算有點收穫。起碼珍妮已經能夠回憶起被人偷攝的地點來。

游天虹和張雪兒最後離開季家。

× × ×

黑鬼廣已經被解上法庭審訊，控其勒索罪名，黑鬼廣承認所有控罪，終被判入獄三年。此案就此草草結束了。

但是，游天虹和林浩探長一樣，心裏都明白這件事並未結束。

果然不久之後，又有數名上流社會的名人，收到一些附有裸照的勒索信件。那些裸照，自然又是名流的妻子。

有人要求警方澈查，但大部份人都滿足了勒索者的要求。因爲勒索的要求不太多，十萬八萬在他們眼中只是一個小數目而已。

只有視財如命的富人，寧願妻子的裸照被刋出來，也不願付出分文。因此，他們都已經報警。

但目前警方卻毫無頭緒。

警方只好通知有關的報章雜誌，凡是來歷不明的裸照，都不准胡亂刋登。

但是，儘管警方已通知報章雜誌不要刋登那些裸照，怪事還是發生了。

這一天的清晨，許多大公司的櫥窗，包括百貨公司，攝影商店，甚至戲院等，櫥窗裏面都多了一些東西，就是那些名流太太的裸照。

裸照有如海報一樣大小，掛在櫥窗內，引來無數途人圍觀。

市區有些櫥窗是整夜不加防風板的，尤其在繁華地帶，店主們爲了收宣傳之效，反正玻璃櫥窗內的貨品也不値幾個錢。

把裸照偷偷放進去的人，似乎也專揀繁盛地區，所以天色一亮，人潮就蜂湧而至；甚至連店主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由於櫥窗內的裸體女人，旣非模特兒，也不是普通的升斗市民，所以聞風而至的人，亦不限於男性，許多女人也來看看名人太太的艷照。

好奇心人人都有，尤其男人對這類照片似乎都極感興趣；這也許是一般裸體雜誌暢銷的原因吧。而眼前他們所見到的，竟是穿金帶銀的富家太太，興趣也更大了。

聞風而來的人越來越多，三兩名巡警根本無法控制大局。

他們企圖驅散人潮，但人羣在這邊散去，又在那邊聚集，因爲擺放裸照的地方決不止一兩間，所有可以利用的櫥窗，都給歹徒們盡量加以利用。因此，警察先生們實在疲於奔命。

人越來越多，市區內幾條繁盛的街道都出現了嚴重的交通阻塞。人們都明白，只要將裸照除下，問題就解決了，但誰有這個胆量？

消息很快就傳到警局裏去，大隊全副武裝的警員開抵現場。

豈料人們的好奇心有時眞的是難以解釋的。越是不讓他們去看的事物，他們越感興趣。那些百貨公司被人潮擠得無法開門營業，電影院的大堂擠得水洩不通，凡是有裸照出現的地方，就是人頭湧湧。

警方人員利用擴音器廣播，勸諭羣衆迅速離去，但人們在這邊看完了，又擠到另一些櫥窗前面去，而且不是走馬看花，而是仔細欣賞，更有些評頭品足的，指手劃脚，說得口沫橫飛。

當消息傳到一些有錢人耳朶裏去的時候，他們才知道那些勒索者果然是說得出做得到。於是他們紛紛致電警方，要求警方設法制止，以及緝拿幕後人歸案。

局長親自趕到現場，看見現場的混亂情景，實在忍無可忍，於是下令放催淚彈，驅散圍觀的人羣。

不一會兒，人們在涕淚交流中散去。警員們立即衝進各商店把裸照沒收！

事情總算暫時平息下來。但是，曾被無數眼睛欣賞過的名流太太們，有些大發嬌嗔，有些則嚷着要自殺，最少也會埋怨她們的名流丈夫，不該吝嗇那區區之數，而令她們在人前出醜！

於是那班名流又向警方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儘快把歹徒緝拿歸案。

局長召見林浩探長，限令他儘快破案！

林浩其實早已展開偵查工作，只是那些被沒收回來的裸照，一點綫索也找不到，甚至連指紋也沒有一個留下來。

至於店員們，也無法向警方提供任何資料，因爲他們根本也不會知道照片是怎樣放進去的。

林浩正在一籌莫展之際，突然，二名警員帶着一個人走了進來。

在探長辦公室中，林浩探長抬頭一望，原來進來的人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林浩問道：「他犯了什麼事？」

那警員道：「我們在街上追捕小販，他竟故意把我們的人拌倒。」

林浩是游天虹的朋友，他笑着拍拍兩名警員的肩膀說道：「算了算了，誤會而已，賞個面給我，這件事就此了結吧。」

但那警員道：「探長先生，太遲了。」

「爲什麼？」

「因爲已經落案了。」

林浩是警界中的人，知道凡是登記到册子裏的案子，依例是要起訴的，絕不能作枱底交易。

游天虹卻若無其事地說：「探長先生，別爲我說情了，反正我也想到法庭見識一下。」

林浩明白游天虹的脾氣，他拍拍游天虹的肩說道：「好吧！到你須要我出點力的時候，你便對我說好了。」

游天虹說：「暫時無此必要。」

說話間，小牛已帶着申律師走了進來，把游天虹保釋出去。

游天虹出了警局之後，對申律師說：「請到我的車子裏談談，然後再送你回來取你的座駕好嗎？」

「好吧！」由律師率先登上游天虹那輛銀灰色汽車。游天虹與他坐在後面，小牛則在前面開車。

游天虹對申律師說：「這件案子，我希望你能替我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我要你在法院裏敗陣，讓我坐牢，第二階段，你要替我上訴，把我從牢中弄出來。」

「何必多此一擧？」

「我想到牢中去找一個人，這件事非要你帮忙不可。」

申律師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律師，以他過往的紀錄，幾乎是戰無不勝的，現在這樣一件小案子，竟然要他敗陣，確是一件苦事。但是，他是游天虹的朋友，也敬重游天虹的爲人，他知道游天虹的決定一定有他的原因，於是他終於答應下來了。

小牛把車子繞了一個圈，回到警局的停車場去。

而游天虹戲弄警察一案，已經定於明晨提堂。

案子開審的時候，平時善言巧辯的申律師，忽然變得非常笨拙。於是，法官終於判游天虹入獄三個月，侮辱巡警的罪名終於成立。

事後，申律師雖然聲明要爲他的事主上訴

，但是，游天虹暫時被送進了監獄。

游天虹剛踏入獄門，就給兩個囚犯抓住，喝問道：「你是姓游的嗎？」

「是的，你怎麼會知道？」游天虹出奇地問。

「游大俠的事，我們什麼也知道！」那人又說：「現在，輪到我來問你了，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兄弟，你不是開玩笑吧？誰不知道這是監獄啊！」

「不，這是閻王殿，你也不應該稱呼我們『兄弟』，我們是牛頭馬面。」

「你說什麼？」游天虹出奇地問。

可是，沒有人答他。二名囚犯打了一個眼色，四隻拳頭便一齊揮擊過來。

游天虹知道這是監獄黑幕之一，只見他雙拳揮舞，猛向那兩名囚犯打過去，兩名囚犯被打得抬不起頭來。

一名獄警企圖過來干涉，但他還未開口，已經有四名穿上囚衣的彪形大漢蜂湧而至，顯然他們是與剛才那兩名囚犯同一路的。

他們似乎並不畏懼那名獄警，其中一人吼道：「姓游的，你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讓我們送你上西天！」

眼看他們就要動手，那獄警卻沒有制止的意圖。游天虹明知猛虎不及地頭虫，但卻不能吃眼前虧。

只見他輕輕一躍，整個人淩空騰起，然後雙脚運勁，向那四名彪形大漢掃過去！

四名彪形大漢被游天虹打得連聲慘叫。

那名獄警眞想不到游天虹有如此敏捷的身手，他也被嚇得呆了。當他稍爲清醒過來的時候，忙喝住各人，並且說道：「你這小子，一進來就攪事，讓我敎訓一下你！」說着，便從身上取出一副手銬。

游天虹不但沒有停止他的動作，反而旋風過境似的，轉眼間掩至那獄警的身邊，把他雙手扭向後面，痛得他幾乎要跪地求饒。

游天虹沉聲說道：「你小心聽着，我不是普通囚犯，我是來找人的。」

「你要找誰？」

游天虹還來不及回答，一隊獄警正朝他們的方向走過來。

游天虹心裏一凜，心想，這一回可糟了，對方人多勢衆，而且身上有武器。

游天虹正在担心之際，豈料一名獄警警官却走過來笑着對他說道：「游先生，放了他吧，一場誤會而已。」

「游先生？他稱呼我游先生？」游天虹感到十分疑惑，但他看着對方那友善的臉孔，終於也把手中那名獄警放了。

「請到我的辦事處談談。」那名獄警對游天虹說。游天虹正想找他，於是欣然答應了。

來到獄警官的辦事處，警官把門關上，然後對游天虹說：「我是林浩探長的朋友，他剛剛打電話來告訴我，他的朋友進了監獄。這裏的囚犯對任何新進來的犯人都要來一個下馬威的，剛才你也看到了。如果你有什麼事需要我帮忙的，儘管告訴我好了，林浩的朋友，也即是我的朋友。」

「多謝你。」游天虹說：「實不相瞞，我這次是故意進監獄來找一個人的。」

「你要找誰？」

「一個綽號叫黑鬼廣的人。」

「就是那個因勒索而入獄的？」

「就是他。」

「好，我把你安排到他的牢房去。」

游天虹被帶進一間細小的牢房，裏面有兩張簡陋的床，其中一張上面躺着一個人，另一張是空的，游天虹就在那張空的床沿上坐了下來。

游天虹剛坐下，對面床上那個男人便一骨碌坐了起來，用凶惡的眼睛望着游天虹。「你是什麼人？」他惡狠狠地說。因爲黑鬼廣在監獄中只算是個新丁，他沒有其它老囚犯那樣的消息靈通。況且，他在江湖上名氣也不大，所以他並不認識游天虹。但是「千門奇俠」這個响噹噹的名字，却是任何江湖上的人都會認識的。

當下游天虹答道：「你無須知道我是誰，你只需回答我一個問題就行了。」

「要我回答你一個問題？哈哈……哈哈……」黑鬼廣一陣乾笑之後，便衝到游天虹跟前，伸出一隻又黑又粗的手，企圖一手將游天虹提起，豈料游天虹把身子一縮，然後輕輕一躍，跳到黑鬼廣身後，揮拳頭向着他的後腦猛擊過去！他這出奇不意的襲擊，令黑鬼廣當場昏過去有五分鐘之久。

當黑鬼廣醒來的時候，游天虹已把他的衣服除了下來，只除剩內衣褲，然後把他的手脚細綁起來。

「你到底想怎麼樣？」黑鬼廣躺在地上問道。

游天虹坐在床沿上，一隻脚踏在黑鬼廣的肚皮上，才問道：「那裸照勒索案，誰是幕後人？」

「原來你是爲那件事入來的，但是，我已經罪有應得了。」

「不！你不是眞正的幕後人。」游天虹說：「是誰把裸照交給你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游天虹踏着黑鬼廣的肚皮那隻脚用力狠狠地壓下去。

黑鬼廣「呀！」的慘叫了一聲。

「快說！否則你休想四肢完好無缺地走出監獄！」

黑鬼廣哭喪着臉說道：「我眞的不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說的。」

游天虹說：「你不知道他是誰，你們如何聯絡？」

「他每次都是幪面而來。」黑鬼廣說：「每次都是我們先用電話聯絡，然後才進行交易的。」

「那麼告訴我那人的電話。」

黑鬼廣無可奈何地，把一個電話號碼說出來。游天虹把那個電話牢牢記住了。

最後游天虹說道：「如果我發現你說謊，當心你的腦袋！」

黑鬼廣道：「我怎敢在你面前亂說謊？快放了我吧。」

游天虹已達到了目的，終於把他放了。黑鬼廣由地上爬起來，重新躺回床上。

第二天，小牛到監獄中探望游天虹，第一句話就問：「找到了黑鬼廣沒有？」

游天虹把一個電話號碼告訴小牛，說道：「你先設法查查這個電話是誰的；黑鬼廣每次就是打這個電話與那神秘人聯絡！」

小牛點頭說道：「申律師已經立即替你進行上訴，但看情形，你還要在這裏躭幾天。」

「這是考驗你的時候了。小牛，你試一試自己去辦妥這件事。」

「師父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會辦妥的。」

× × ×

小牛依了游天虹的說話，設法去偵查那個電話號碼是屬於什麼人的。

黑鬼廣並沒有說出打這個電話時，應該找什麼人；他只說這個電話只有一個人聽。

小牛爲了不令他師父失望，小心翼翼地，不敢大意。因此，他先盤算一下應該怎樣做。

當然，他知道只要錯了一步，一切就完了，結

果就無法完成游天虹交給他的任務。

他返抵家中之後，曾打電話到電話局去查問這號碼是屬於誰的；但電話局的人說：「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是的，除非是警方的高級人員，否則，電話局的人是不能隨便把這些事對外人透露的。

小牛社會經驗還淺，他不知道這樣是無法查出眞相的，當他碰了壁之後，立刻又再動腦筋，這一次，他採取直接打那個電話號碼。

接聽電話的是一個男子，本地話講得十分生硬。

小牛胡亂說了一個名字，對方只說了一聲：「打錯。」便將電話掛斷了。

小牛捧腮沉思，良久，他若有所悟，但他仍然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於是，他又打那個電話號碼，這一次也是那個操生硬本地話的男子漢接聽。

小牛說要找一個姓郭的人，對方說沒有這個人，還警告他不要再騷擾，說完，對方又狠狠地把電話綫掛斷了。

小牛可以肯定下來，對方那男子，不是本地人，從他那滿口生硬的本地話可以推想得到，那是一位外國人。

小牛開始把範圍縮小，根據電話局的分區制度推算，這電話應該在北區。

但是，北區是很大的，外國人也多得很，如何着手偵查？

小牛最後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

他首先把靈犬幸運帶在身邊，然後駕車到北區分局去，他知道這裏有一座機樓，統制着北區的龐大電話網！

小牛駕車在附近細心視察了一遍之後，知道北區電話分局也有 停車場，而且有不少工程修理車停放在那裏。

小牛了解了那兒的環境之後，把車子停在路旁一個電話亭附近，留下「幸運」在那裏，自己則跑去打電話，他還是再撥那個電話號碼，對方還是那個操生硬本地話的男人接聽。

小牛知道對方很生氣，但還不等對方發牢騷，小牛便搶先道歉說：「先生，眞對不起，我已經跑到街上來打這個電話，我敢保證我沒有撥錯號碼，可能是我要撥的號碼綫路與閣下的混在一起，否則沒有理由整天錯到閣下那裏去……」

「他媽的！」對方也不等小牛說完，便狠狠地把電話掛斷！

小牛在路上徘徊了許久，他一直在思索着：如何才能知道這電話號碼是誰的呢？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立即加快腳步走回汽車上，携同靈犬一起迅速離開北區。原來小牛把汽車開返家中。

回到家之後，小牛第一件事是從電話旁邊取過一本厚厚的電話簿，他一頁一頁地翻下去，大約花了他一整天的時間，他終於在電話簿內找到了那個電話號碼，而在那個號碼的前面，竟然是一個並不陌生的名字，你道是誰？原來此人正是魔家星！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小牛有一陣莫名的興奮。

原來黑鬼廣經常秘密接觸的人是那個所謂「天眼通」，然則，這印度人用什麼方法可以取得這許多名流的裸照呢？

但魔家星是個預言家，他會做這些勒索勾當嗎？會不會不是「天眼通」而是另一個同名同姓的「魔家星」？但看看電話簿內那個電話號碼後面的簡單地址（只有街名和號碼而沒有第幾層樓的），又是「天眼通」的地址，小牛以前陪師父去過他的辦事處，所以他敢肯定那個電話號碼一定是那個「天眼通」魔家星的。

小牛立即開車來到魔家星的辦事處樓下，把車子停了下來，走出車外。

世事竟然那麼巧，他遠遠地看見魔家星由大厦裏走了出來。小牛立即監視着他。

魔家星本來要登上一輛停在路旁的私家車，但當他打開車門之後，拍拍口袋，似乎少了一些什麼，回頭走進一間士多裏去。

原來他要去買香烟。

小牛的腦筋動得快，他迅速走近魔星家的汽車，趁四周無人之際，立即從口袋裏取出一枚半導體竊聽儀器，抛進魔家星那輛汽車裏面去。

魔家星這時，正由士多店走出來，他已經購買了一包香烟，幸而沒有看見小牛。

小牛迅速走回自己那輛銀灰色的汽車裏去，扭開竊聽儀器的接收部份，只聽到陣陣汽車馬達之聲。

不久，小牛離遠看見那車子開動了，他也跟着把汽車開過去，始終都保持一定的距離，不敢迫得太過接近，以免引起對方的疑心！

魔家星的車子欵式頗舊，是黑色的。小牛最後發覺他把車子停在一處路邊，那兒十分僻靜，公共車輛不經過這裏。

小牛的車子離遠停在街口。

不久，一條人影在樹蔭下移動。小牛離遠看過去，根本分不清那是男還是女。

那黑影很快就竄進汽車裏去，由於那邊有好幾輛車子停放着，小牛不知道那黑影是否跑到魔家星的汽車中去。

但是，不久，就可以聽到竊聽儀器中傳出關車門聲，以及談話聲等等。小牛才知道，那黑影不但登上了魔家星的黑色大房車，而且還是個女人。

一陣馬達聲，車子開動了。

那女子說：「不要開得太遠，我只向主人要了一小時假。」

「放心好了，談完之後我便會將你送回這裏。」是魔家星的聲音。他又問：「好姐，你這個新主人怎麼樣？」

「當然很有錢，工人也有好幾個。」

「太太美麗麼？」

「很迷人。」

「迷信嗎？」

好姐答道：「她拜神的，而且十分虔誠，我正向她推荐你，把你說成生神仙一樣。她今天已經向我要了你辦事處的電話和地址，所以我先打電話約你出來談談佣金的問題。」

「你放心好了，只要她來光顧我，佣金我一定會給你的。」

「但是，這已經不是我們頭一次合作，過去我已經帮過你不少忙，把一些闊太太介紹到你那兒去，這一次，我等着錢用，希望你把佣金預支給我。」

「這似乎破壞了我們的合作規矩，」魔家星的語氣中，顯得有點不大高興。「你所講的人，還沒有來光顧我呢。」

「我保證不出三天，她一定會來的。否則她何必向我討你辦事處的地址？」

魔家星把車子停在一處黑暗街道的路邊，想了想，終於問道：「你這位新主人，叫什麼名字？」

「郭振興。」

「做什麼生意的？」

「暫時，我只能告訴你這麼多，如果你要查根問底，除非你先給我佣金，否則，郭太太明天來找你占卜的時候，你就別再想做天眼通了。」

「好吧！我怕了你！」魔家星終於屈服下來，「這裏是二百元，你收了它，快告訴我這位郭太太的底細。」

「這位郭先生表面是正當商人，」好姐收

了二百元之後，說道：「但他却是做外國狗馬的。」

「他太太喜歡什麼消遣？」

「搓麻將，也喜歡賭狗賭馬，有時還跑到隣埠去賭呢！」

「他們有兒女嗎？」

「沒有，郭太太日拜神夜求佛，就是希望養一個男孩，否則，她丈夫就會藉口娶小老婆了。」

「好吧！請把郭太太的照片給我弄一張，否則她到來占卜時，我也不知道她是郭振興太太。」

「你放心好了，我又不是第一次跟你合作。」好姐把一張照片交給魔家星，又說：「明天，阿銀會給你電話。」

「什麼事？」

「阿銀最近轉到一位大人物的家裏去做，她有十分重要的情報向你提供。」

「好極了，叫她打我的私人電話，切不可打到辦事處去。」

「你放心好了，我們這班姐妹已經和你合作了不少時日，難道還不知道規矩嗎？」

汽車又開動了，魔家星要把好姐送回原來的地方。

小牛把他們剛才的談話全聽進腦裏去了。他不禁在心中暗罵：原來這個所謂「天眼通」，只不過是利用綫人提供資料而已，用這樣的手段來欺騙金錢，也可算是卑鄙了！簡直就是老千。

小牛爲免打草驚蛇，所以他就不敢輕舉妄動。

待魔家星把車子停到他住所前的路邊時，等到魔家星登樓之後，小牛才偷偷撬開他的車門，把抛到車廂去的半導體袖珍竊聽器取回來，以免讓魔家星發覺之後，會提高警惕。

這樣一個重要的發現，令到小牛很開心。他連夜去找申律師，希望他能盡快把游天虹由獄中營救出來！

× × ×

申律師的上訴獲勝，這幾乎是意料中的事。也許別人看似渺茫得很，但申律師早已成竹在胸，否則，游天虹也不會輕易去冒那個險。

於是，游天虹又再度恢復了自由。

小牛把偵查到有關魔家星的事告訴了游天虹。

「你這次做得很好，小牛。」游天虹稱讚說。

「魔家星又從女傭人阿銀那裏獲得了一些資料。阿銀是在一名高級政府公務員家中做女傭的，據說，那高級公務員有貪污的證據給阿銀搜集到了，魔家星願意出高價收購。」

「我們不必制止魔家星，讓他繼續他的勒索勾當，我們只當看戲好了。」

「不制止他？當看一場好戲？」小牛不解地望着游天虹。

游天虹道：「小牛，現在什麼也不要問，先去睡覺。」

「睡覺？」小牛更加疑惑了。「現在還早啊！」

「我們今晚子夜時分才開始工作。」游天虹說。

小牛知道師父的脾氣，也不再問什麼，回房裏睡了。

晚上十二點鐘過後，游天虹帶着小牛來到魔家星的樓下。

游天虹和小牛以前是來過這裏的，那次是因爲來找魔家星占卜。

「這棟大厦，可有天台的嗎？」游天虹問小牛。

小牛答道：「有，十九樓就是天台，魔家星住十八樓。」小牛曾經在游天虹入獄期間來此偵查過一次，所以他對這裏的情況，比較熟悉。

師徒二人於是來到天台。

游天虹說：「我要由這裏到魔家星的家裏看看，你在此等我。」

小牛點了點頭。

魔家星居住的那間大厦是比較舊式的，所以有一個天井由樓下直通到天台，在天井內，有一些去水管，游天虹就是沿着那些去水管爬下去的。他來到十八樓一個單位的窗台上，輕輕地把窗口玻璃鎅開，然後由那個窗口爬了進去。原來這是一間厨房。

他剛爬進去，便聽到門外有腳步聲，他趕忙跳到門後，躲了起來。

一個女傭捧住托盤入來，顯然有人是剛吃完了宵夜。

那女傭只將托盤留下來，便回頭走了出去。厨房又回復了黑暗。

游天虹由門縫裏看出去，發覺飯廳就在門外的左邊，這時正有一個男子在門外走過，嚇得游天虹連忙屏息着呼吸。

那男子只是由那兒走過，然後到了右面一間房裏去。

游天虹不清楚那間屋子的間格，但後來仔細打量過之後，才知道這原是由兩個單位打通的。

那麼，右面那邊，應該是屬於另外一個單位的。剛才在厨房門外經過的那人，正是魔家星。

游天虹當然認得魔家星！

這時，游天虹又聽到那邊有人談話。其中一個是魔家星和另一個男子，游天虹不知道他是誰。不過，從那一口流利的本地話聽來，他可能是本地人。

那人對魔家星說：「郭太太的照片沖晒出來了，你瞧！十足水桶一般的身裁。」

「讓我看看！」魔家星的本地話十分生硬，「嗯！不錯啊！只是略胖而已。依我說，這種女人最性感。」

那本地男子笑了一陣，說道：「老闆，我可以走了吧？唔，你替我找到了助手沒有？我實在是太忙了。」

魔家星說：「好吧，你可以走了，明天早些到這裏來。控制室的傳眞儀器，似乎有些毛病。助手的事慢慢再說。」

那人道：「那麼，明天我就早一些來檢查一下吧。」

那男子說完之後，果然走了。他似乎是由另一個門口走出去的；而魔家星却經過厨房門口，回到左邊的廳子裏去。

不久，客廳的燈光也熄滅了。

游天虹探首厨房門外窺伺了一下，發覺魔家星正步向他的房間。

游天虹再看看右邊，那幾間房門都緊閉着的。

最接近厨房這邊的一間，房門上漆着「內住家眷，閒人免進」等字樣。

游天虹知道那正是冲晒室，因爲他聽得清楚，魔家星跟那本地人，就是站在那間房門前談話的；後來魔家星還親自把房門關上。

游天虹看看四下無人，這才竄了過去，輕輕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將冲晒室的房門鎖弄開了。

在手電筒的照射下，發覺那果然是一間設備齊全的黑房，正是攝影冲晒用的。游天虹在那裏找到一具打火機型的袖珍攝影機。一卷已經冲洗出來的菲林，隱約可見幾個不同角度拍攝下來的裸體女人。

當初游天虹以爲他們用特技冲晒，把衣着

整齊的底片加工，弄成裸照去勒索那些有錢人，可是，現在看來底片也是赤條條的。這是怎麼一回事?游天虹想得呆了，卻無法找得出答案。

冲洗盆內還浸着幾款女人的裸體照片，但是，游天虹沒有去移動它。

游天虹又記起魔家星剛才說及的控制室，可不知那又是怎麼一回事。

他走出黑房之後，首先注意那些房間的門脚下，再留心那些門鎖。門脚沒有燈光透出來的，表示未必有人在內，即使有，亦可能睡着了。

至於門鎖則關係重大。根據游天虹的經驗，門鎖越緊固的地方，越值得去看看。因此，在黑房隔壁的房間，最值得游天虹的注意，那是用上保險鎖的鋼門，即使漆上了一般的顏色，卻無法瞞騙得過游天虹。

游天虹要打開這個最新型的保險箱，也不過是數分鐘時間，現在要開啓這鋼門上的保險鎖，那更是易如反掌。

他打開門鎖之後，小心翼翼地走了進去，以袖珍手電筒往四下裏照射了一遍;果然他沒有找錯目標，從那些新式的儀器推測得出，這就是魔家星所講的「控制室」了。

室內擺設了一副電腦，還有一個文件櫃。游天虹沒有動那副電腦，卻把文件櫃的鎖打開了，櫃內全是一些資料，記錄社會上著名人仕的家境，以及有關他們過去與現在的資料。

游天虹至是恍然大悟，原來魔家星並非什麼「天眼通」，而是一個大騙子!一個大老千!然而，魔家星也非常不幸，偏偏遇上這位大名鼎鼎的「千門奇俠」，到底游天虹又會用什麼方法來對付他呢?

當下游天虹翻閱了文件櫃內的文件，赫然發現了他自己的個人資料，怪不得上次他到來占卜時，魔家星的預言那麼準!

他原封不動的，把那些文件夾全放回櫃子裏去。

游天虹既然明白了魔家星的內部組織，自然相信了黑鬼廣的說話;黑鬼廣只是被魔家星加以利用的人而已，魔家星才是眞正的幕後策劃者。

游天虹爲免打草驚蛇，悄然離開了那間「控制室」，回到厨房裏面去，然後通過窗口，攀回天台去!

回到天台，卻不見了小牛，游天虹心裏暗吃一驚!

突然，梯間那邊黑影一晃，游天虹担心事情可能有變，忙閃到水箱後面去。

步聲逐漸移近，游天虹認出那人，原來是小牛，不禁鬆了一口氣，問道:「你到那兒去了?」

「我發覺魔家星家裏有人出來，所以走下去看看。」小牛說:「那個年青人，我好像在那裏見過的。」

游天虹知道他說的那人，正是在黑房裏工作的本地人。

小牛又問:「有什麼新發現嗎?」

「如果那是電腦的話，魔家星可能利用電腦占卜，水晶球只是掩人耳目而已。」

「電腦?」小牛若有所思，突然恍然大悟，道:「我想起來了!」

「你想起了什麼?」

「剛才從魔家星家裏出來的那個人，是在一間電腦夜校裏任教，曾經教過我的教師。」

游天虹知道小牛曾經在一間電腦學校攻讀電機工程科，如此看來，那本地人便是爲魔家星處理電腦資料的人了。剛才他還聽到魔家星吩咐他明天早些來修理「控制室」的一些儀器。要想知道魔家星更多的情況，此人是最好的對像!

於是，游天虹問道:「你可記得他的名字嗎?」

小牛想了想，說道:「他好像姓何……啊!對了，何學林!」

「何學林!嗯，他可能是魔家星的主要助手。」游天虹說:「但是，還有許多事情令我難明的，例如照片如何會被拍成裸體的?還有，魔家星到底是什麼來頭?」

「聽你這麼說，我倒想出一些端倪來了，奧秘處可能全在那副電腦之中。」

「但是，密室中儲存有許多名人資料，每種資料都有縮影菲林，這有沒有可能灌輸到電腦中去?」

小牛說:「當然有。」

「嗯，我想，那座水晶球……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師父，你說什麼?」小牛莫名其妙地望着游天虹。

游天虹拍拍他的肩膊道:「小牛，我們走吧，今天到此爲止!」

× × ×

翌日，游天虹師徒二人一早就駕車在街口等候。

不久，一名青年人在那裏經過，小牛立即對游天虹說道:「何學林來了。」

原來那就是游天虹昨夜在魔家星家中，偸聽到他和魔家星談話的青年人;也就是小牛認得的夜校教師何學林了。

游天虹低聲說道:「好吧，小牛，你現在就去試試第一個步驟，如果失敗了，我們再改用第二個步驟。」

於是小牛下了車，向着何學林走過去。

「何老師，還認得我嗎?」小牛很有禮貌地說。

「哦?你……?」何學林頗覺愕然。

小牛繼續說:「我是你的學生，我只讀了兩個月，難怪你記不起我的。」

「噢!」何學林恍然大悟，「你是說××電腦學校嗎?」

「對了，何老師。」

「怎麼?你有沒有在那兒讀下去?」

「沒有了，自從你走了之後，我就沒有再讀了。」

「爲什麼?」

「一來不習慣新來的教師，二來我的環境越來越差，至今還在四下裏奔波，可惜仍找不到一份差事做。」小牛說話時的神情，很是無奈。

「你年紀還輕，應該多學一點技能的。」何學林說。

「我也這樣想，但我父母年紀大了，我要負担起家庭的責任。」小牛可憐兮兮地說:「何老師，有辦法介紹一份工作給我嗎?無論多麼辛苦，我也捱得住的，最好能夠有機會接觸到電腦方面的知識，因爲我對電腦實在有很濃厚的興趣。」

何學林想了一想，說道:「好吧!你先給我你的電話地址，如果有合適你的工作我再通知你。」

「眞的?何老師，你眞的願意帮我?」小牛顯得很興奮。但隨即，他便有點頹喪了，他說:「我是住在木屋區的，那裏有電話?不如你給我一個電話號碼，過幾天我打電話給你好嗎?」

「那樣也好，但現在我工作那裏有一個空缺，或者你今天晚上十點鐘之後，打電話給我吧。」說着，他便寫了一個電話號碼，遞給小牛。

小牛接過之後，連聲道謝。他眞想不到事

情會進展得這樣順利。

何學林又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姓林，林小牛。」

他們分手後，何學林匆匆走進那幢大厦去，小牛則帶着那張字條，回到游天虹身邊去。

他把剛才的情形一一告訴了游天虹，然後迅速離去了。那一晚，小牛果然依時打電話到何學林的家中去。何學林約小牛到他街口的一家小餐廳裏見面。

小牛大喜，掛了綫之後，便對游天虹說:「看情形我們的計劃很快便會成功的了。」

游天虹道:「太容易的事，往往會蘊藏着危機的，我們必須小心行事。」

小牛匆匆離家外出，乘坐公共巴士前往何學林處。在何學林住處附近的一個街口，小牛找到了那所小餐廳。他走了進去，何學林已經在裏面等他。小牛走過去抱歉地說:「何老師，對不起，我來遲了。」

何學林說:「不要緊，我也是剛到不久，隨便叫東西喝吧。」

小牛叫了一杯奶茶，然後佯作焦急地問:「何老師，是不是爲我找到工作了?」

「是的，我想請你做我的助手。」

「那眞是好極了，我只怕做不來。」

「這一點，你大可放心，你是學過機械工程的，那些工作會很易上手。如果你懂得冲晒技術，那就更好了。」

「是不是攝影冲晒?」

「是的。」

「我會。」

「那就好了!」何學林很高興的樣子，隨即又說:「你可以帶我去見見你的父母嗎?」

小牛一怔，問道:「怎麼?你怕我父母反對?」

「不!我工作的地方，是比較機密的，我介紹你到那兒去，必須負全責，因此，我必須了解清楚你的家庭狀況。」

這一回眞的難住小牛了，他根本就無父無母的，難道把何學林帶到游家嗎?當然不可以，但他總不能功虧一簣啊!

他想了想，說道:「好吧!何老師，那麼明天我就帶你去見我的父母。」

但何學林卻說:「不!明天我很忙，只有現在才有點時間，況且我急於找一個助手，如果沒有問題的話你明天或後天就可以上班。」

小牛差點兒就昏了過去。幸而他跟隨了游天虹多年，處事也學得冷靜了。他一邊喝着奶茶，一邊想對策，突然，他靈機一觸，對何學林說:「何老師，我差點忘記了約了一個同學，他明天早上帶我去見一份寫字樓練習生的工，我現在要打個電話推掉他。」

「好吧，你自便。」

於是小牛起身，走到櫃面去打電話。

他低聲把情形約略對游天虹說了，游天虹也覺得事情來得太突然。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已接近成功的邊緣，他們都不想放棄。

游天虹想了一陣，在電話中告訴了小牛一個木屋區的地址，那地方小牛是去過的，游天虹叫小牛把何學林帶到那兒去。

小牛打完電話之後，回到卡位上去。

何學林說:「幾乎忘記了薪金的問題，由於你初入行，每月只能給你一千五百元。」

「不要緊的，一千五百元已夠開支了。」

何學林招手叫侍應結賬之後，帶着小牛離開那家餐廳。

小牛帶着何學林乘車來到一處山脚下。山上，便是游天虹所說的那間木屋了。

小牛曾經有過一次奉了游天虹之命，把一些錢送到那間木屋去，給一對年老無依的夫婦，游天虹經常幫助那些無依老人。

既然他們受過游天虹的恩惠，這對老夫婦也許會答應從中協助小牛渡過這一關亦未可料，問題是時間這麼急促，那對夫婦萬一沒有默契，那一切就會白費心機。

不過游天虹既然在電話中給小牛這樣的指示，相信他總會設法去通知那對老年夫婦——福伯和福嬸，問題只是不知道時間是否來得及而已。

他們沿着崎嶇的山路，摸黑向着那一帶木屋走去。小牛很焦慮，他不知道師父是否已經通知了福伯他們，所以他故意放慢脚步，而且盡量繞路而行，消磨多點時間。

當小牛來到那所木屋門前時，木門緊閉，但裏面卻有燈光透出。

小牛敲門，門應聲而開，站在他面前的正是福伯，小牛正待搶先說話，以免福伯露出馬脚，豈料福伯竟然說得比小牛更快也更動聽。

福伯當作沒有看見何學林，埋怨地說:「唉!小牛，怎麼你這麼晚才回來?」

小牛只聽了這麼一句話，心頭大石便放下來了。毫無疑問，福伯已接到游天虹的通知了，也許說不定游天虹就躲在附近。

福嬸也睡眼惺忪，由裏面跑出來，想不到他們竟是一對好演員，當小牛爲他們介紹時，他們就像演戲一樣對何學林千多謝萬多謝。

何學林見過了小牛的「父母」和「家境」之後，似乎更加相信小牛急需一件工作。因此，他們相約明天早上仍然在那間餐室見面。

何學林說道:「我明天上班時，就帶你去見我老闆，我工作實在太忙了，恨不得快點找到一個助手。」

小牛又再一次多謝他的幫忙。

原來何學林每日通常是十一時半到魔家星那兒上班的。

小牛「一家三口」十分感激地把何學林送到木屋門外，小牛還堅持要把何學林送去搭車，但是，何學林說太夜了，叫小牛還是早一些睡，以便明天早起，可隨他一起去上班。小牛也不勉强，轉身退入木屋內，把門關上了。

這時候，游天虹由裏面一間小房間走了出來，拍拍福伯的肩膊說:「你們眞是一對好演員，要是眞的拍電影，準可獲得金像獎!」

各人笑了一陣。福伯說:「你時常帮助我們，難得有機會爲你效勞。」

福嬸問道:「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福伯說:「不必多問了，游先生要我們這樣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游天虹說:「今晚的事，不要傳出去，如果眞有人來問，你們也說小牛是你們的兒子好了，改天我們再來拜訪。」

兩老把他們師徒二人送走了。

他們來到橫街，取回汽車，便登車離去。

原來游天虹接到小牛的電話之後，立即駕車前來安排好一切。

游天虹的初步計劃是成功了。

第二天，小牛以何學林助手的身份到魔家星家裏。

魔家星下午才見客，但何學林每日都會在較早時回到這兒來，準備好一切資料。

魔家星見過小牛之後，悄悄把何學林拉到一旁，問道:「這小子可靠嗎?」

「放心好了。」何學林說:「我已經親自到他家裏看過，他是木屋區一對老人的獨生子，過去我在夜校授課時，他是我的學生，這種背景簡單的少年人，思想也比較簡單，正好符合我們的要求。」

魔家星道:「我一切相信你。」回頭又對小牛說:「在我這裏做事最重要是守口如瓶，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以下轉入一式〇頁)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寧勝天是神燈教教主，把霍五、邢鏗突然失踪，回家之後亦不肯吐露失踪眞相，只說是被人邀請遨遊幾天回來而已，把此情況和萬靑峯說知，也正如李天雲不肯將失踪內幕告知終南二老和三位掌門人一樣，爲什麼他們會守口如瓶，是受到那股江湖勢力影响呢？環顧目前各派都集中聯結起來，神燈教的力量也不少，經過各門派推擧黃山萬靑峯爲召集人，相當是各派的頭頭，對付這一股江湖暗流，分成幾組：偵查、連絡、通訊。然後繼續飲宴，門外突然有一個嬤嬤、兩個丫環說他們未經小姐同意，潛入莊院，要和婁通大打出手……

荒園探究竟　香主作階囚

婁通的「絕戶掌」縱然厲害，但手肘關節被人拂上了，「絕戶掌」最厲害，也使不出勁來，一隻左手軟軟的垂了下去。

婁通做夢也想不到三招之中，已使出兩種成名絕技，還是會被人所制。他究是臨敵經驗較豐，發現不對，立即一吸眞氣，雙脚離地，一個人倒飛出去一丈開外，暗自運氣，逼向左臂。

他先前還以爲被秋香拂中穴道，才會手臂軟軟下垂，使不出力道來，那知這一運氣，竟然發現左臂之間，似是被一縷陰氣滲入，並非穴道受制，心中更覺驚詫，心裏忖道：「這小丫頭練的是什麼陰功不成？」

秋香看到婁通飛退出了，不覺咭的笑出聲來，叫道：「戚嬤嬤，我贏啦！」

冬香柳眉一挑，喜孜孜的道：「現在該輪到我了。」

雙肩晃動，迅快的朝柴一桂掠了過去，在他面前七八尺遠近，站定下來，揚眉道：「喂，現在該我們動手啦！你要怎麼打法？」

柴一桂已經看到第一陣三絕手婁通出手不過三招，就敗在人家一個小丫鬟的手下，這回冬香閃身而出，向自己挑戰，他自然不敢再輕視這一個十六七歲的小丫鬟了。

口中呵呵一笑，右手一提旱烟管，左手指指揹在肩頭的鐵牌，才道：「小姑娘，妳既然問了，柴某不妨告訴妳，柴某和人動手，一向拳掌兵刃同使，這旱烟管和鐵牌，都是柴某的兵刃，妳兵刃呢？」

他因冬香身邊似乎並未携帶兵刃，故而說旱烟管和鐵牌都是兵刃，而且和人動手拳掌兵刃同使，萬一掌上無法取勝（三絕手婁通是一個例子），就順理成章的可以使用兵刃了。

冬香點頭道：「這麼說，你是要使用兵刃了？」

柴一桂道：「不錯，柴某一向都是如此。」

冬香道：「好，那麼我們就在兵刃上比劃比劃好了。」

話聲一落，忽然翻起上衣下擺，刷的一聲，抽出一柄一尺八寸長的短劍來，左手食中二指輕輕拭着劍鋒，抬目道：「你可以出手了。」

柴一桂身爲神燈教四大香主之一，香主在教中地位極高，對付人家一個小丫鬟，縱然明知對方並不易爲，也不肯有失他的身份，聞言呵呵笑道：「小姑娘，妳只管出手，柴某接着就是了。」

冬香早就躍躍欲試，口中說道：「那我就不客氣了。」

短劍一指，側身進招，刷的一劍朝柴一桂肋下刺出。

柴一桂右手提着旱烟管，故示從容，緩緩吸了一口烟，直等劍尖快要近身，才用烟斗朝她劍尖上磕去。

冬香一劍出手，可是絲毫不慢，左足跨進，劍尖忽然一昂，閃電刺向柴一桂左肩。

但柴一桂豈是等閒之人？妳劍尖一昂，他已知妳這一招所取部位，旱烟管中途變招，早已在等候着妳。

冬香劍尖堪堪刺到，就「叮」的一聲，刺在他純鋼鑄製的烟斗之上！

不，這聲「叮」，是柴一桂的烟斗迎着劍尖磕上了！

冬香總究不過十六七歲，腕力如何能和柴一桂相比？劍尖被震得直蕩開去，人也跟着被震退了三步。

柴一桂得理不饒人，倏地跨上一步，他這一步就跨得和冬香後退的三步差不多，左手也在跨上之際，豎掌直印而出。

他以「陰手」成名，外號催命符，這一掌自然使出了看家本領。

冬香被震後退，手中短劍幾乎被震脫手，心頭大爲驚慌失措，此時忽見對方直逼而上，一隻手掌已經快印到身前三尺光景，一時無暇多想，右手化掌，迅速朝前推出。

這在她來說，只是忙亂之際的本能反應，你手掌推來，我閃避不及，只好擧掌推出。

這一記，兩人左手一個推來，一個推出，自然很快就接觸上了。

柴一桂心中暗暗哼道：「小丫頭，妳居然敢和柴某硬接！」

思念未已，只聽「拍」的一聲，一大一小兩隻手掌已經接個正着。

柴一桂的「陰手」，顧名思義，就該是毫無半點强烈掌風，但冬香推出的手掌，也絲毫不帶風聲，就像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推出來的一般，因此除了雙掌接實時發出「拍」的一聲輕响，沒有絲毫勁氣。

既然雙方掌勢都不帶內勁掌力，冬香自然也沒有再被震退。

柴一桂却在此時，突然感到不對，他使出來的「陰手」，原是旁門陰功，手掌不論拍上敵人任何部位，掌心所凝聚的陰氣，就會在無形之中滲入對方經絡，但這回和冬香手掌乍接，只覺從對方手中傳來一縷陰寒之氣，反而由掌心透入，沿臂直上，自己「陰手」竟似失去了效用！

這下直把柴一桂驚出一身冷汗，因爲他練的是「陰手」，除非對方練的陰功，勝過自己，否則絕不會有此現象！

同是旁門陰功，如果對方勝過自己的話，那麼自己的「陰手」，就可能被對方一擧破去。

這就是說「陰手」一旦被破，自己所練的陰功，就會完全被對方所用，乘機反噬，這是練旁門功夫的大忌。

柴一桂一念及此，急忙往後躍退，一條左臂幾乎已完全用不上力，趕緊吸了口氣，默默運功一試，差幸自己苦練數十年，功力要比冬香深厚得多。

雖已證明冬香練的陰功，在本質上勝過自己「陰手」，因她功力尚淺，還不至於被對方破去。譬如水固然可以滅火，但對方只有一杯水，而自己却有一車薪，雖然一經接觸，立有反應，還不至於遭到尅制。

冬香似乎並不知道她練的陰功，可以尅制柴一桂的「陰手」。她甚至連柴一桂使出來的是「陰手」，都並不知道。

看他忽然身往後躍，她依然站在原地，一手握七首，在等他發招，一面眨動眼皮，催道：「要打就快點了，你還不發招，這多沒意思？」

柴一桂已知自己武功受制於人，不宜再和她動手，就擧起旱烟管吸了一口，含笑道：「柴某不想再和妳動手，就算妳勝好了。」

冬香只覺旱烟管上力道剛猛無倫，方才自己就被他震退了三步，怎麼會是自己勝了呢？

她怔了怔神，才收起短劍，回過身去，朝戚嬤嬤問道：「戚嬤嬤，是小婢勝了嗎？」

戚嬤嬤尖笑道：「他說妳勝了，自然是妳勝了。」

冬香喜形於色的道：「眞的？」

戚嬤嬤道：「老婆子騙妳作甚？好了，妳且退下，現在該老婆子上場了。」一面朝鄭玄通招招手道：「姓鄭的，該你了吧？」

却說廳上諸人眼看婁通、柴一桂兩人和人家兩個綠衣小鬟動手，都沒走出三招，不禁都傻了眼。

要知今晚在廳上的，都是江湖上的武學宗師，居然誰也沒看出兩人是如何落敗的。

蒼龍寧勝天一手摸着垂胸長髯，攢攢眉道：「各位道兄可曾看出這兩個小丫鬟的路數來嗎？」

萬靑峯微微搖頭，沉吟道：「婁、柴二位香主，一身所學，在江湖上，足可列名一流高手，居然會在人家手下走不出三招，可見並非技不如人，其中只怕另有古怪！」

智通大師道：「依老衲看來，他們都是和兩個小姑娘對掌之後才落敗的，奇怪也就在此，婁、柴二位施主一個練的是『絕戶掌』，一個練的是『陰手』，這兩種武功，雖非正宗武學，但江湖上已極少對手，更何況他們都有數十年修爲，豈是十六七歲的小姑娘所能抗衡？莫非這兩個小姑娘練的某種功夫，恰好有尅制他們之功能……」

寧勝天矍然問道：「這會是什麼功夫呢？」

智通大師道：「這個老衲一時也說不

上來，非親身經歷，很難體會。」

他們說話之時，也正是戚嬤嬤向鄭玄通招手的同時，寧勝天口中唔了一聲，立即以「傳音入密」朝鄭玄通說道：「鄭香主，注意和老婆子動手之時，不可和她對掌。」

鄭玄通心知教主一身武功高不可測，也許已經看出對方來歷，才要自己不可和她對掌，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屬下省得。」

一面舉步走下石階，迎着戚嬤嬤大笑道：「鄭某果然沒有看走眼，想不到會在這裏遇上高人，連兩位小姑娘都有極高的身手，鄭某自然非向老婆子討教幾手不可了。」

隨着話聲，嗆的一聲撤出四尺長的一柄黑色闊劍，目注戚嬤嬤問道：「不知老婆婆使的是什麼兵刃？」

他是聽了教主的囑咐，才撤出劍來的，不然，他外號黑煞神，以「黑煞掌」馳名江湖，自然非用掌不可，豈肯一上場就用兵刃？

戚嬤嬤霎着一雙三角眼，雙手一攤，呷呷尖笑道：「老婆子一向從不使用兵刃，這雙手就是老婆子的兵刃了，你只管使劍，老婆子就以雙手奉陪。」

鄭玄通心中暗道：「看來她掌上果然另有名堂！」一面說道：「那就請吧！」

戚嬤嬤尖笑道：「老婆子是這座宅院的人，總算是主，主讓客先，自該由你先出招，不過……」

鄭玄通看她拖長語氣，沒往下說，忍不住問道：「不過什麼？」

戚嬤嬤道：「是你要和老婆子動手的，對不？」

鄭玄通道：「不錯。」

戚嬤嬤道：「你要和老婆子動手的目的，不知究是什麼，是要咱們分個勝負，還是生死相搏？」

鄭玄通不覺一怔，忙道：「老婆婆言重了，鄭某和妳並無過節可言，怎麼會是生死相搏？」

戚嬤嬤呷呷尖笑道：「那是你對老婆子起了懷疑，想看看我武功路數了？那好，你要和老婆子打多少招？」

鄭玄通被她一口道破，心中暗道：「這婆子果然不簡單！」一面含笑道：「在下悉憑老婆婆劃道。」

戚嬤嬤道：「十招不多，二十招不少，老婆子已經出來了一回，萬一小姐找起我來該怎麼辦？所以老婆子的意思，咱們就以二十招為限，不知你認為夠不夠？」

鄭玄通心想：「我本意就是要看看妳們路數，有二十招，應該夠了。」

心念一動，頷首道：「好吧，客隨主便，老婆婆既然說出二十招，那就二十招好了。」

戚嬤嬤道：「你現在可以發招了。」

鄭玄通手中闊劍緩緩舉起，喝道：「在下那就不客氣了！」

喝聲出口，闊劍業已緩緩刺出。

說他「緩」，緩的其實只是出手的勢而已，闊劍一經出手，突然間就快得如同電光一掣，斜刺戚嬤嬤左肩。

「來得好！」戚嬤嬤尖沙聲音喝着好，上身輕輕一側，一道烏光黑劍貼着她肩頭刺過，一下就避開了鄭玄通的一劍。

黑煞神鄭玄通雖以「黑煞掌」成名，但他在這支黑煞劍上，也有精湛的造詣，先前兩場，三絕手婁通和催命符柴一桂在兩個小丫鬟手下沒走出三招，他心中早有戒心，這出手一劍豈會如此簡單，憑人家上身一側，就能輕易躲閃得開？

但鄭玄通一劍出手，就刺了個空，忽然感到自己這一劍暗藏的幾個變化，經對方上身一側，竟然用老了，所有變化，再也使不出來。心中不由驀然一怔，顯而易見，對方這上身一側之際，也同樣隱藏了幾個變化，才會使自己的劍招變化，無從發揮，口中沉喝一聲：「好身法！」

他這句「好身法」，雖稱讚對方，但也是向教主暗中報告，這戚嬤嬤的身法十分特殊，好讓蒼龍寧勝天注意她的身法。

喝聲出口，劍勢突發，一柄四尺長的烏黑闊劍，劍光重疊揮出，宛如一片烏黑，漸漸蔓延開來，幾乎擴及一丈，大有風起雲湧，月色無光，四周盡是他凜烈劍風，把戚嬤嬤一個人影，困在他重重劍影之中。

戚嬤嬤說過，她這雙手就是兵刃，但她忽略了一點，鄭玄通這柄闊劍，足有四尺來長，人家可以在和妳相距四尺來遠，就刺得到妳身上，妳雙手無法加長，相距四尺，就連人家衣角也夠不上。

現在鄭玄通一劍緊過一劍，使得綿密有如天羅，妳根本近不得身去。

但戚嬤嬤雖被困在一片烏雲般的劍光之中，一支支來去如電的烏黑劍光，只是像穿梭般在她身前身後，身左身右，打閃似的飛掠而過，竟然一記也刺不到她的身上。

寧玄通凝足目力看去，只見戚嬤嬤一個人竄來竄去，只是在劍光中打轉，雙腳騰挪移動，上身左右搖擺，前後左右不出三步，但卻迴旋自如，自己密如天羅的「黑煞劍法」幾乎沒有一劍不是擦着她身子而過，也幾乎劍劍都落了空。

心頭不禁大為震驚，暗暗忖道：「這老婆子使的莫非會是『大挪移身法』？」

就在大家目光全注意在戚嬤嬤避劍身法之際，突聽一個嬌脆的聲音叫道：「戚嬤嬤！」

這聲音在大家全神貫注之際，聽來特別顯得又嬌又柔，十分甜美？

「啊？」戚嬤嬤失聲道：「會是小姐來了？」

「拍！」這是兩隻手掌合拍的聲音，但這聲「拍」聽到大家耳中，漫天烏雲般的劍光，隨着倏然而滅。

等大家注目看去，鄭玄通四尺闊劍，劍尖已被戚嬤嬤合在雙掌之中，莫想掙動分毫！

不！她朝鄭玄通呷呷一笑道：「小姐來啦，咱們不用比了。」

雙掌一收，放開闊劍，就慌慌忙忙的一個轉身，朝左首長廊躬着身道：「老婆子該死，沒想到會驚動了小姐。」

鄭玄通在揮劍如風之際，根本沒有看清楚自己闊劍是如何被戚嬤嬤雙掌合住的？對方這雙掌一合，陡覺從劍身上傳來陰一股氣，蔓延極速，迅即循腕而臂，直上肩頭，雙手立感痠軟無力。

差幸她很快就放開了合攏的雙掌。闊劍才不至於當場墮地，心頭暗暗驚駭不止，忖道：「她練的會是什麼陰功？竟有如此厲害，無怪教主要叮囑自己不可和她對掌了。」

鄭玄通、柴一桂、婁通三人，和大廳上的衆人，此時所有目光幾乎都集中到從左首長廊出來的四人身上。

走在最前面的是兩個綠衣小鬟，她們的年齡和秋香、冬香差不多，也同樣生得眉目如畫，身材苗條。

從秋香、冬香兩人的名字，就可以推想得到這兩個綠衣小鬟敢情是春香和夏香了。

她們手中各自提着兩盞六角宮燈，欵步走出。

兩個小鬟後面，則是一個一身白色衣裙的少女，長髮披肩，長裙曳地，在兩盞宮燈照明之下，生得眉如春山，目若秋水，一張鵝蛋臉，一點淺紅櫻唇，看年齡不過二十來歲，卻冷艷無雙，容光照人！

說她是大家閨秀，果然是當之無愧，但是卻使人感到一般大家閨秀所沒有的英氣。

白衣少女後面緊跟着一個七十來歲的老蒼頭，一身藍布衣褂，頭上盤着花白小辮，腰背微彎。

這人只有黑煞神鄭玄通認識，他就是這座大宅院的管家王老爹。

鄭玄通就是跟他商借這座大宅院的。

任你廳上衆人都是江湖上成名多年，見多識廣的老江湖，也看不出這大宅院的主人——「小姐」，究竟會不會武？究是什麼來歷？

他們連已經和鄭玄通等三人動手過招的戚嬤嬤、秋香、冬香，都沒看出武功路數來。

戚嬤嬤話聲甫落，忽然看到跟着小姐身後走出來的王老爹。

這下氣可大了，腰幹一挺，瞪着三角眼，呷呷尖笑道：「好哇，王老頭，原來小姐是你去搬出來的，你擅作主張，把大廳借給外人，還可以說是弄幾文外快（外快，是額外收入的意思），你不向小姐稟告一聲，至少也該和老婆子我說上一聲，也不至於發生剛才這場誤會了，你看到老婆子和人家起了衝突，該現身說說清楚，你卻居然趕進去驚動小姐，你說該死不該死？」

這話聽到廳上衆人耳中，心知她方才說的不假，這白衣少女，果然是住在後花園的「小姐」了。

王老爹連忙拱着雙手，陪笑道：「戚嬤嬤，這是妳錯怪小老兒了，妳戚嬤嬤剛才在氣頭上，小老兒就是想勸妳幾句，只怕也勸止不住，雙方都亮了兵刃，小老兒有幾個腦袋，敢勸說妳老，所以……所以只好進去稟告小姐，妳老也只有小姐才勸止得住……」

白衣少女沒待王老爹說完，就接着嬌聲說道：「戚嬤嬤，王老爹說得不錯，妳老和人家發生了誤會，他怎麼勸得住妳？所以我急忙趕了出來，不管怎樣，人家總是跟王老爹商借過的，來者是客，我們總不能得罪了客人，妳說是不？」

她語聲嬌柔，聽來十分悅耳。

戚嬤嬤連忙陪笑道：「小姐說的，自然是對的了，老婆子就是因為咱們是主人，所以……呷呷，只是點到為止。」

她和秋香、冬香三人，確實只是點到為止，並未傷人。

白衣少女朝王老爹嬌柔的問道：「王老爹，你說跟咱們借房子的，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他是誰呢？」

王老爹忙道：「回小姐，他就是神燈教的首席香主鄭玄通鄭大俠，他說：跟咱們商借前廳，是因為他們教主要在這裏宴客。」

「嗯！」白衣少女輕嗯一聲，問道：「那一位是鄭大俠呢？」

到了此時，鄭玄通不得不出聲了，舉步走上，抱拳道：「在下就是鄭玄通，方才和戚嬤嬤事出誤會，驚動小姐，眞是不好意思。」

白衣少女一雙清澈如水的眼睛朝鄭玄通投來，一面還禮道：「原來是鄭大俠，小女子失敬了，鄭大俠諸位光臨寒舍，這是寒舍的榮幸，只不知貴教主來了沒有？小女子可以拜識貴教主嗎？」

她語聲嬌柔，說來婉轉，使人有無法拒絕的力量。

鄭玄通含笑道：「小姐好說，敝教主正在廳上，容鄭某先容，只不知姑娘如何稱呼？」

「我姓楚。」

白衣少女點點頭道：「那就有勞鄭大俠了。」

她只說姓楚，不肯說出名字來，大家閨秀的閨名，豈是隨便可以告訴人家的？

鄭玄通心中暗道：「此女看去嬌柔，說話倒是老練得很。」

一面拱拱手道：「楚姑娘請稍候。」

連忙舉步走入大廳，朝寧勝天拱拱手道：「教主，你大概都聽見了，這白衣女子自稱姓楚，要見教主，不知教主意下如何？」

寧勝天微微一笑道：「咱們借用人家的前廳，她是這裏的主人，以禮求見，老夫能不見她嗎？」

鄭玄通道：「那麼屬下就去請她進來相見。」

「唔……哦……」

寧勝天忽然低哦一聲，問道：「鄭香主方才和那戚嬤嬤動手，可曾看出她的路數來了？」

「屬下慚愧。」

鄭玄通道：「屬下和她放手搶攻了十數招之多，依然沒有看出她的路數來，不過她被屬下逼攻之際，避劍身法，極似『大挪移身法』，最後屬下闊劍被她雙掌合住，似有一股陰氣循劍滲入屬下雙臂，一時之間，幾乎力道盡失，與傳說中的『借物傳陰』頗相近似，屬下愚魯，不知這一猜測是與不是，不敢證實。」

「唔！」寧勝天聽得心頭暗暗一震，「大挪移身法」和「借物傳陰」，豈不都是沉闃已久，昔年從西域傳入的魔教武功麼？

鄭玄通這話明明暗示戚嬤嬤是魔教中人了。

一面微微頷首，揮手道：「你去請她進來。」

鄭玄通答應一聲，躬身退出，走到階前，拱拱手道：「敝教主有請，楚姑娘請進。」

白衣少女一隻纖纖玉手扶在春香肩上，蓮步細碎，拾級走上石階，她一走，戚嬤嬤立即跟着走上，夏香、秋香、冬香也相隨走上。

她們本來是她的侍女，鄭玄通自然不好攔阻。老管家王老爹却頗識大體，獨自在階下留了下來。

神燈教有二位香主，催命符柴一桂，三絕手婁通站在階上，四名武士則站在階下。

黑煞神鄭玄通引着白衣少女走入大廳，蒼龍寧勝天已從主位站了起來，呵呵笑道：「今晚老夫奉假貴府，接待幾個朋友，不想驚動了主人，老朽深以爲歉，還望楚姑娘多多包涵。」

白衣少女回頭朝鄭玄通問道：「鄭大俠，這位就是貴教教主嗎？」

鄭玄通連忙點頭道：「正是。」

白衣少女檢衽一禮，說道：「小女子何幸，得能拜識教主。」

寧勝地抬手肅客道：「楚姑娘不嫌簡慢，就請上坐。」

白衣少女一雙盈盈秋水掠過在座衆人，嬌柔的道：「教主這幾位貴友，都是年長前輩，小女子怎敢高踞首席？這個小女子萬萬不敢，再說，今晚雖是教主宴客，但小女子總是地主，論年齡，論賓主，小女子都該坐在下首才對。」

說着回頭吩咐道：「夏香，妳把椅子搬到下首來。」

夏香答應一聲，果然走上去把椅子搬到了下首，秋香不待吩咐，把一副乾淨的杯筷也搬到了下首。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教主，諸位前輩快請坐下。」

她自己也在下首的椅上落坐。

寡勝天呵呵一笑道：「楚姑娘這般客氣，老夫只好不和妳客氣了。」

一名神燈教武士手執銀壺，正待給白衣少女斟酒。

白衣少女吩咐道：「秋香，還是妳來斟酒吧。」

秋香答應一聲，朝那武士嫣然一笑道：「我家小姐要我斟酒，你把酒壺交給我吧。」

雙手從那武士手中接過酒壺，給白衣少女面前斟滿了酒。

白衣少女盈盈站起，說道：「小女子借花獻佛，對教主聊表敬意。」說完舉杯就唇輕輕喝了一口。

寧勝天笑道：「這杯應該是是老夫謝主人的！」一口把酒喝乾了。

白衣少女清澈的大眼一轉，嬌聲說道：「教主這幾位貴賓，還沒給小女子引見呢。」

寧勝天心中暗道：「此女談吐不俗，但絕非官宦人家的閨女，看來她是有意探聽咱們虛實來的了。」

聞言呵呵一笑道：「不是楚姑娘說，老夫差點忘了，今晚楚姑娘是地主身份，老夫自該給姑娘引見。」

接着就替八卦門封居易，武功門崔介夫、形意門金贊廷，少林智通大師，黃山萬青峯等人，一一引介了。

白衣少女驚啊一聲，喜形於色的道：「原來教主今晚宴客，席上都是當代名人，小女子也曾聽戚嬤嬤說過，黃山世家，原來這位就是黃山萬松山莊的萬莊主。」

戚嬤嬤站在她身後，呷呷尖笑道：「小姐，老婆子也和妳說過皖西三傑，妳怎地忘了。」

白衣少女道：「我記得小時候嬤嬤和我說過皖西三俠的故事，我幾時忘了？」

戚嬤嬤尖笑道：「那麼小姐就該知道金掌門人，封掌門人，崔掌門人三位，就是皖西三俠的師兄。」

白衣少女雙眉舒展，欣然說道：「眞的！」

戚嬤嬤又道：「還有這位老師父，還是少林寺的高僧。」

智通大師合手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女施主過獎，老衲怎敢當得高僧二字？」

白衣少女又站了起身，舉一舉酒杯說道：「諸位前輩大俠，光降寒舍，這是寒舍無上光榮，小女子一向不會喝酒，但爲了對諸位前輩的敬意，小女子先乾了這一杯酒。」

說完，果然舉杯一飲而盡。

萬青峯、封居易等人，看她乾了一杯酒，也只好自乾了一杯。只有智通大師是出家人，以茶代酒，也把面前的一杯茶乾了。

秋香不待吩咐，手舉酒壺，立即給大家面前斟滿了酒。

白衣少女站起身，朝衆人衽檢一禮，說道：「小女子今晚得識這許多當代高人，實是畢生之榮，小女子多有打擾，謝謝教主，也謝謝諸位前輩大俠，小女子告退了。」

寧勝天含笑道：「楚姑娘怎不多坐一回？」

白衣少女喝了一小杯酒，已是玉顏泛紅，艷若桃花，嬌柔的道：「這一杯酒，已使小女子不勝酒力了，諸位慢用吧，恕小女子失陪了。」

說完，又是檢衽一禮，一手扶着春香，轉身往外行去。

秋香聽說小姐要走了，趕緊把酒壺還給方才給大家斟酒的那名武士，低聲說道：「小姐要走啦，把酒壺還給你，謝謝你了。」

跟着戚嬤嬤身後就走。

寧勝天目送白衣少女一行人走出大廳，不覺濃眉微攏，沉哼道：「咱們都是數十年的老江湖，今晚却竟然栽在一個小女子的手裏，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咱們半點也奈何她不得。」

萬青峯含笑，說道：「豈僅半點奈何她不得，連此女究竟是何來歷，都一無所得。」

寧勝天一手拈鬚，微微一笑道：「此女來歷，兄弟雖然不敢確定，但八九不離十，大概也差不多了。」

崔介夫睜大雙目，奇道：「寧老哥看出來了，她是何來歷？」

寧勝天道：「崔兄看她穿的衣裙，是什麼顏色？」

崔介夫道：「白色。」

寧勝天笑道：「江湖上有那些人穿白衣的？」

萬青峯聽得聳然動容道：「寧老哥認爲此女是……」

寧勝天不待他說出口，就攔着笑道：「看來萬大先生也想到了。」

萬青峯道：「只是……」

寧勝天說道：「錯不了，方才鄭香主和戚嬤嬤動手，發現她的避劍身法，極似『大挪移身法』。後來闊劍被她雙掌合住，就有一股陰氣由劍身傳入掌心，循臂而上……」

智通大師驀然睜目道：「會是『借物傳陰』！」

萬青峯雙目光陡射，凝重的道：「果然如此，那麼方才就該把她留下，說不定皖西三俠等人的失蹤也是她們弄的玄虛了。」

寧勝天笑了笑道：「方才她口口聲聲的地主自居，以禮求見，敬酒之後告退，咱們抓不到她證據，又能對她如何？」

封居易矍然說道：「如此說來，她們最先出現兩個丫頭，再來一個戚嬤嬤，此女到最後才露臉，這一切，看來極似偶然發生之事，其實很可能是經過一番安排的了。」

崔介夫道：「封兄推想雖是不錯，但她們如此安排，目的又何在呢？」

萬青峯矍然道：「諸位道兄快運氣試試，可有什麼不對之處？」

智通大師道：「萬莊主的意見，認爲她們做了什麼手脚不成？」

萬青峯道：「如若沒有什麼圖謀，她們何用煞費周章，要來和咱們見面？方才明明有神燈教的弟兄斟酒，何用再要那個丫頭替咱們斟酒？」

寧勝天臉色微變，口中唔了一聲，點頭道：「萬老哥這顧慮極是，咱們還是小心一二的好。」

大家經他一說，就各自凝坐不動，運氣檢查。

過了不多一回，寧勝天長長吁了一口氣，首先睜開眼來，智通大師跟着睜開眼睛。

寧勝天問道：「大師感覺如何？」

智通大師合掌道：「老衲檢查不出有何異樣。」

寧勝天道：「兄弟也沒有什麼。」

他們說話之時，萬青峯、封居易、崔介夫，金贊廷四人也各自運功，檢查完畢，並無異樣。

萬青峯道：「如此就好，沒有事故，大家就可以安心了。」

口裏雖然這樣說着，心中總是疑惑莫釋，那姓楚的姑娘分明有意來覷伺自己幾人行動，絕非這座大宅的小姐，她此舉必有用意。

寧勝天看他沉吟不語，不覺笑道：「萬老哥可是還有什麼懷疑嗎？」

萬青峯抬目道：「兄弟雖然測不透其中緣故，但總覺此女絕不是這座大宅的女公子，她這番舉動，必有目的。」

「哈哈！」寧勝天長笑一聲道：「英雄所見略同，這一點兄弟早就看出來了，方才已命鄭玄通暗中通知敖六，跟蹤她們，身後查看後園情形，大概不需多久，就可以回來了。」

崔介夫道：「寧勝天果然不愧是一教之主，處事縝密，這一着棋下得不錯。」

寧勝天得意一笑道：「要你崔掌門人口中稱讚一句，眞不容易，諸位是名門正派，只要繼承前人基業，站穩脚步就行，兄弟領導敝教，要在江湖立足，就得天天都爲生存奮鬥，一步走錯，就會滿盤皆輸，沒有你存身之地，所以每一件事，都非得用點心機不可。」

崔介夫笑道：「你牢騷又來了。」

「阿彌陀佛。」

智通大師合掌道：「寧老施主說的也確是實情。」

正說之間，只見黑煞神鄭玄通匆匆走入，朝寧勝天行了一禮，說道：「啓稟教主，方才屬下奉教主之命，要敖六香主跟蹤那姓楚的女子，往後園探視，屬下怕敖香主一人前往，無人接應，所以擅自作主，請柴（一桂）、婁（通）二位香主隨後接應……」

神燈教四大香主，各有一身特殊武功，平常有一位香主，已足夠應付，但今晚情形和平常不同，鄭玄通敗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老婆子手下，柴一桂、婁通更是陰溝裏翻船，敗在人家兩個十六七歲的小丫鬟手下。

因此平日目空四海的鄭玄通也小心起來，暗中跟蹤人家，還加派了兩位香主。

寧勝天頷首道：「很好。」

鄭玄通等教主點了頭，接着又道：「回教主，敖香主等三人進去了已有一刻時光，仍然毫無消息傳來，只怕發生了什麼意外，屬下是否要進去瞧瞧？」

封居易道：「寧老哥，依兄弟之見，不如大家一起去，這姓楚的女子如果確是魔教餘孽，對方說不定有備而來，可能還是一個陷阱，進去的人手少了，豈不正好個別給她們吃掉？」

寧勝天點頭道：「好，咱們就一起進去，方才沒有把她留下，這回非逼她顯出原形來不可！」

他因手下三大香主久無消息，心頭也不禁感到氣惱。話聲一落，手柱龍頭杖，呼的站起身來。

萬青峯跟着站起，說道：「不錯，她來覷伺了咱們的虛實，咱們也該把她底牌揭開來看看。」

智通大師因對方乃是女流之輩，在沒有證據可以證實她不是這座大宅的女主人之前，貿然在深夜去探看人家香閨，總覺於理有虧。

但寧勝天、萬青峯兩人已經站了起來，何況八卦門掌門人封居易說得也對，如果人手去少了，萬一對方佈下陷阱，去一個失陷一個，也不是辦法，心念轉動，只得跟着大家站起，不好加以反對。

寧勝天眼看大家都同意了，這就拱拱手道：「諸位道兄，敝教已有三名香主跟進去，也許路都留下了記號，因此，兄弟就不和諸位客氣，今晚就由敝教打了頭陣，兄弟有僭了。」

說完，左手一招，朝鄭玄通道：「鄭香主，你帶路。」

鄭玄通答應一聲，舉步走在前面，接着是蒼龍寧勝天、萬青峯、智通大師，然

後是三位掌門人——八卦門封居易，形意門金贊廷，武功門崔介夫。

鄭玄通走出大廳、就朝神燈敎的八名武士吩咐說道：「你們留在這裏，不用跟來。」

八名武士躬身應「是」。

智通大師也要慧因，慧果兩人留在廳前。

鄭玄通就走在前面給大家領路，一行人由左首長廊穿行，一路往裏行走（並未經過正屋），就已穿過三進院落，來至大宅後院，迎面一道圍牆，擋住去路。

中間一個圓洞門，緊閉着兩扇朱漆剝落的木門，門上有一扇形橫額，用清水磚鐫成的四個楷書：「別有洞天」。

由此可見這圓洞門外，就是這座大宅的後花園了。

鄭玄通脚下一停，回身說道：「敎主請在這裏稍候，容屬下進去把門打開。」

「不用。」寧勝天一擺手，道：「咱們既是探看虛實來的，自以不驚動對方最好！」

鄭玄通躬身道：「屬下那就先越牆進去。」

寧勝存朝他揮了揮手。

鄭玄通身爲神燈敎首席香主，今晚被戚嬷嬷雙手合住闊劍，感到十分窩囊，此時當着大家面前，自然要露上一手，他連足也沒點，只吸了口氣，身形就直拔而起，越過圍牆往裏飛落。

寧勝天一手捋髯，臉上微含笑容，回身道：「諸位道兄，出了圍牆，就進入後花園了，咱們能夠不露形迹爲是，因此進入後花園之後，最好各自隱蔽身形，或者每人保持一段距離，那麼如果一旦發生情況，也有迴旋之地。還有一點，就是不論任何一人，被對方發現，動起手來，如非情況不利，必須加以支援，其餘的人就不用全數露面，不知諸位道兄以爲如何？」

萬青峯道：「寧老哥說的極是，咱們就這麼辦好了。」

寧勝天不再多說，他連氣都沒吸一口，只是右手微一用力，（他右手拄着龍頭杖）一道人形恍如灰鶴凌空，一閃而逝！

他身後五人也各自相繼撲起，越過圍牆，飄落圓洞門外。

圓洞門外，是一片空地，本來鋪有石板，如今石板縫間，都長滿了沒脛青草！

即此一點，那姓楚的女子假冒此宅女公子，說是一向住在後花園，就不對了！

有人居住，豈會任由青草叢生，不加拔除的？

空地迎面，就有一座石砌假山，像屏風般擋住去路。如果是遊園的人，就該從假山洞中曲折穿行而入，但大家可不是遊園來的。

寧勝天等衆人飛落，左手打了個手勢，就朝假山右首一片樹林間閃去。

萬青峯等人立即跟着他向右掠去。

這片樹林並不深，只是遮擋入園之人的視綫而已，穿過樹林，眼前就出現了一條寬闊的石板路，石板縫間，當然也叢生了青草。

入園之初，因爲有假山擋路，現在視綫頓形開朗，到處都有參天古樹，和暗影中矗立的樓台亭榭，一望而知這座後花園佔地極廣。

大家遠遠的跟在蒼龍寧勝天的身後，並沒有看到鄭玄通，敢情他（鄭玄通）已經發現了門神敖六留下來的記號，是以並無多大耽擱，一直往前走去，有時捨了大路，轉入小徑，有時又從小徑轉出，已經換了另一條石板路，黑夜之間，大家反正一個跟一個的傍花隨柳而行。

雖然時至黑夜，又是曲折穿行，但大家都經驗豐富的老江湖，心裏有着一個概念，那就是自己等人這一路所經方向，是朝後花園的東北方行去。

現在幾乎已穿越過三分之二的地方了，依然並沒見到門神敖六等三人的蹤影。

正行之間，萬青峯突聽前面的蒼龍寧勝天以「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青峯兄注意了，前面一座樓宇，已有燈光，你通知後面的人，保持警覺，咱們要從右首一排花樹繞過去。」

萬青峯也以「傳音入密」說了聲：「兄弟省得。」

一面再以「傳音」通知身後的智通大師，要他依次告訴身後的人，說完，就迅疾移動身形，朝前掠去。

果然在他掠到方才寧勝天駐足之處，就看到左首十數丈外的一座樓宇上，透出明亮的燈光！不，樓宇前面，也有燈光。

他循着右首一排一人來高的花樹，掩護身形，掠了過去。

這排花樹，有如道一圍牆，把這座樓宇圍成了一圈，和外界隔絕。

由鄭玄通領路的一行人，如今全已到了樓宇的右側。

因爲樓宇正面，是一條青石舖成的道路，右首這排花樹就到道路右首爲止，中間就形成一個缺口，左首花樹，從道路左首開始，向左圍去，就因爲中間有一個兩丈開闊的缺口，大家就不好過去。

不能過去的原因，是樓宇前面此刻燈火通明，如果有人橫越過去，就會給樓宇中人發現。

樓宇前面的石階上，正有兩個苗條人影，一左一右站在那裏，這兩人正是姓楚姑娘的兩個侍女，秋香和冬香。

鄭玄通等七人，此刻已經各自藉着花樹隱蔽好身形。夜間行動，確實有一個好處，四周一片漆黑，固然可以隱藏得住，越是有燈光的地方，也越好隱藏。因爲有燈光的地方，燈光越亮，沒有燈光的地方，就越顯得黝黑。

寧勝天眼看一路行來，都有神燈敎的暗記，但快要接近樓宇，記號就不見了。

由此可見敖六等三人，並未被對方發現，但這三個人呢？

他們如在附近，一定會發現自己等人也趕來了，自然會悄悄過來，向自己報告的，但却始終不見他們的影子！

如果說他們已被對方制住，這也不可能，一路行來，並無半點打鬬痕迹！

心中想着，一面也凝目打量着這座樓宇。一排三間樓宇，由花樹圍成了一道圍牆，前面有一片用青石板鋪成的小院落。

中間一間兩扇朱漆門敞開着，裏面也隱隱有燈光透出，樓上一排花格子窗上，也透射出明亮的燈光。

此刻已快是二更天了，她們樓宇上下，燈光通明，究竟有什麼事呢？

萬青峯以「傳音入密」說道：「寧老哥，她們今晚好像有事！」

寧勝天也以「傳音入密」答道：「看來此女果然神秘得很。」

就在兩人說話之際，只見一條人影從石板路上奔行而來。

鄭玄通一眼認出這人正是王老爹。

方才他還是彎腰駝背，一副龍鍾老態。連路都走不動。現在，他腰還是彎的，背也依然駝着，但脚下却輕快無比的一路奔行而來。

到得樓宇前面，只聽他大聲說道：「秋香、冬香，快去稟報小姐，老夫人快要到了，此刻離園門已經不過半里光景，快叫小姐出去迎接。」

這話他說的極响，隱身在花樹外面暗處的七人幾乎全可以聽到。

寧勝天朝相距不遠的萬青峯互望了一眼，意思是說：「原來樓宇中的燈火輝煌，是在等候『老夫人』！只不知這『老夫人』是什麼人？」

秋香「啊」了一聲，急忙說道：「冬香、妳守在這裏，我去稟報小姐。」

說完，一個轉身，急步朝裏面奔了進去。

不多一回，從門中像一陣風般奔出來的是戚嬷嬷，她一眼看到王老爹，就尖聲說道：「王老頭，你說老夫人已經到了半里外了？來的還有是誰？」

王老爹道：「小老兒只在轎前給老夫人請了個安，就急着趕來向小姐稟報，隨行的還有些什麼人，小老兒沒看清楚。」

戚嬷嬷哼了一聲道：「人說咀上無毛，辦事不牢，你王老頭一大把年紀，還毛毛躁躁的，連老夫人隨行的人都沒看清楚，你眞是越活越回去了。」

王老爹不服氣的道：「戚嬷嬷，妳這話就不對了，小老兒是奉命去接老夫人的，在轎前請了個安，老夫人就叫小老兒回來，別說小老兒，就是妳戚嬷嬷，敢在老夫人面前東張西望，去看隨行的人？」

戚嬷嬷沒有理他，只是自顧自呷呷尖笑着道：「老夫人來了就好，老婆子就是担心着小姐的安危，今晚前廳那些人，一看都不是好相識，神燈敎的蒼龍寧勝天，就是個半白半黑的路數，還有黃山世家的萬青峯，沽名釣譽，自命正派，其實他心裏有鬼，又有誰知道，還有，像封居易、金贊廷，崔介夫這些混球，自以爲是一派掌門人，還不是與寧勝天、萬青峯兩人狼狽爲奸，牽着鼻子走？他們今天找上門來，顯然是不懷好意，你王老頭只貪圖人家幾両銀子，就答應把前廳借給人家，眞是引鬼上門，若不是老夫人趕巧會在今晚趕來，咱們今晚只好輪流守夜，誰也休想闔上眼皮睡覺。」

她這番話，是在數落王老爹；但聽到寧勝天等人的耳中，當眞是指着光頭罵賊禿，把大家駡慘了，但此時此地，縱然聽到她指名道姓的罵着，你又能怎樣？

這時，一身白衣的楚姑娘已由大門中綽約走出，嬌聲說道：「娘離這裏不過半里路了，我們快些出去了。」

戚嬷嬷尖笑着說道：「老婆子就是在等小姐咯，小姐出來了，咱們就得快點走了。」

一面朝王老爹道：「你還不走在前面領路？」

王老爹答應一聲，立即搶在前面朝外就走。戚嬷嬷跟在王老爹身後，楚姑娘只帶了秋香一個丫鬟，跟着戚嬷嬷走去。

冬香依然站在門口的石階上，春香和夏香都沒跟楚姑娘出來，那是在屋中忙着了。

「老夫人」回來，她們自然要收拾收拾，也許正在燒水烹茶，或是在做着宵夜也說不定。

寧勝天目光掄動，因爲自己等人，剛才隱蔽身形，是面對樓宇隱伏的，如今形勢有了改變，楚姑娘等人出去迎接「老夫人」，待回她們就從背後的石板路來的，那麼自己等人就隱蔽不住了。

他相度地形，暗中以「傳音入密」通知每一個人，選擇地形，各自先找可以隱蔽身形的有利角度，隱住身子，以逸待勞，靜等「老夫人」來了，再作計較。

一面又以「傳音入密」指示黑煞神鄭玄通，趁這一段時間，去找尋敖六等三人的下落。

鄭玄通點點頭，身形一晃而沒。

過了約莫頓飯工夫，只見鄭玄通閃了過來，朝寧勝天低聲說道：「屬下在四周找尋了一遍，不見三人蹤影，方才潛入樓宇，也只看到春香、夏香二人正在忙着，似乎也不像被她們所制……」

寧勝天一怔道：「那麼柴香主等三人又會到那裏去了呢？」

鄭玄通道：「屬下也正覺奇怪，他們有三個人，縱或遇上意外，也應該有留下記號的時間，怎會平空就失了蹤……」

寧勝天心中不覺一動，突然低喝道：「有人來了，你快隱藏好身子。」

鄭玄通深知敎主內功精深，自己雖然還聽不到什麼，還是絲毫不敢怠慢，迅快身形一伏，隱入了花林暗處。

果然就在他隱伏好身形，過沒多久，耳中也已聽到一陣輕快的脚步，從遠處傳來。武功一道，就是有不得絲毫之差，譬如你老遠可以聽到人到的脚步聲，就可先行隱藏起來。

反之，人家如果先聽到你的聲音，你縱然隱蔽得最好，人家也可以測知你隱藏的方向。這一行人中如論內功修爲，當推蒼龍寧勝天第一，就是少林智通大師也有所不及。

五丈開外，終於有了燈光！

那是八名綠衣少女四前四後簇擁着一頂軟轎，健步行來，每人手上都提着一盞燈，是以剛從前面一條石板路上出現，就使人有燈火明亮之感！

前面的四個綠衣少女後面，就是腰背微彎的王老爹，他身後跟着三個人，赫然是失蹤的神燈敎三大香主催命符柴一桂、三絕手婁通、門神敖六。

只要看他們神情，分明穴道受制，走得不大自然。

三人後面，則是馬臉，個子高大的戚嬷嬷，稍後是一手扶在秋香肩頭，欵欵如凌波仙子的白衣少女——楚姑娘。

（未完・十九）

鬼火魔燈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白雲帶同無名公子到飛雲堡查究誰是皇甫天華，經過辨認無法分出眞假，無名公子雖然失去記憶，依稀對小紅樓似有印象，想進去看看，遭到皇甫天華拒絕。此時又來了自在僧、石少虎、狼人，他們也是來查狼人是否飛雲堡的人，同樣遭到總管王師古的拒絕，正在爭持不下，萬聖教副教主帶同武士來到，聲言要和三大世家和自在僧等人印證武功，皇甫世家老主人新喪除外，自在僧師徒豎白旗倖免，上官清不服戰死，石少虎、無名公子戰敗收爲黃衣武士，石少虎目的想打探該教內幕，冷寒星似有所知，提出告誡，石少虎仍暗中偵查……

查邪教棘手・求武功制裁

鎮八荒賀天雄是個粗人，說的更露骨：「你壓根兒就不應該出手迎戰，那個瘋和尚才是最聰明的人，公子若能幸離開魔教，請代老夫傳令黑道，一律立字認輸，退避三舍，那個不要命的兒郎敢拿鷄蛋去碰石頭，老子就造他祖宗。」

石少虎意氣風發的道：「少虎玉珮被擄，非戰之罪，奮力拚鬥下去，不一定會準敗，此來乃是受上官世伯示意，欲一探魔教虛實。」

大信大師小聲的宣了一聲佛號，道：「施主想知道些什麼？」

石少虎道：「晚輩想知道，這個萬聖教究竟是何來路？」

鐵掌余冠羣道：「三四月前，在長白下，好像從天而降，突如其來的出現這麼一個帮派，到現在爲止，還沒人知曉魔教的來龍去脈。」

石少虎道：「據萬花樓主尙小雲言講，萬聖教主叫牛立羽，四位前輩可曾見過這個人？」

余冠羣道：「只聞其名，未見其人，教中事務，悉由冷寒星全權處理。」

石少虎道：「獨眼黑煞馬可夫，血手雜毛瘋道人，是早巳惡跡昭彰的魔頭，其來有自，冷寒星、何浩之、田十郎三人，却未聞未見，彷若從地底冒出來一般。」

窮神沙青峯說道：「事實確是如此，在中原武林道上，從來沒有他們這一號人物。」

石少虎道：「若說是武林末學，或情有可原，這三人分明是頂尖身手，自必事有蹊蹺，會不會是扶桑松上國的餘孽？」

沙青峯道：「老化子亦曾懷疑魔徒非我族類，但查無實據，徒喚奈何。」

石少虎道：「沒聽他們說過番話？」

「沒有。」

「可有異樣的習慣或嗜好？」

「也沒有。」

「四位當初是栽在何人之手的？」

鎮八荒賀天雄一想到這件事就有氣，惡狠狠的道：「冷寒星這個婆娘。」

石少虎道：「冷寒星的功力如何？」

賀天雄道：「高不可測，老夫在她手底下沒走十招就吃了癟，想來眞他媽的窩囊。」

石少虎吃一驚道：「只有十招？這麼厲害，第二次挑戰的情形又是怎樣？」

賀天雄道：「外甥打燈籠——照舊，沒有超過十合。」

石少虎一陣錯愕，目光從大信、余冠羣、沙青峯臉上掃過，余冠羣明白他的意思，慨然一嘆道：「我們四個人的情形如出一轍，總共加起來還沒有接下冷寒星的一百招。」

沙青峯道：「只怪當時自視太高，如今想起來，可能連何浩之、田十郎這兩個小子都打不過。」

大信大師愁雲滿面的道：「不是貧僧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連上官白雲，武當張百愚，少林大智師兄算在內，恐怕沒有一個是冷寒星的對手。」

冷寒星技冠羣豪，石少虎心頭一片冰涼，道：「冷寒星、何浩之，田十郎等三人，論年齡，均在三十以下，何來如此超卓的絕技，可有什麼奇特的地方？」

余冠羣道：「是有些奇特之處，但又得不出一個具體的結論來。」

石少虎又問道：「能否窺出他們的師承？」

沙青峯道：「似是而非難下定論。」

石少虎凝視着大樑上的鐵鍊，道：「二次落敗，終身爲奴，眞委屈四位前輩了，何不弄斷這條鍊子，恢復自由之身？」

賀天雄第一個出言反對：「不！人無信不立，咱家寧可老死萬聖教，也不幹這種食言而肥的事，要走也要挺着腰幹，正大光明的走出去。」

石少虎說道：「如何正大光明的走出去？」

賀天雄粗聲大氣的道：「再跟冷寒星那個婊子幹一架。」

石少虎說道：「這不是只有兩次機會嗎？」

沙青峯道：「還有第三次機會。」

「少虎願聞其詳。」

「第一次落敗入教，第二次終身爲奴，第三次挑戰若失敗，就必須當衆自戕以謝罪。」

「換言之，這也是選擇最危險的一條路。」

「根本是一條死路，想要勝過冷寒星，簡直比登天還難。」

石少虎柴房之行，無異是一次絕望之旅，心情沉重異常，深深的歎息一聲，道：「照這樣看起來，天下武林，豈不是只有任人宰割，毫無反抗的餘地，莫非連一點辦法都沒有？」

少林大信大師正經八百的道：「辦法倒是有一個。」

沙青峯、余冠羣，賀天雄跟他在一起處了三四個月，還沒聽他說過有辦法，齊聲追問道：「禿子，是什麼辦法？怎麼從來沒聽你提起？」

大信大師肅容滿面的道：「石施主的祖父石破天，武當派上一代的掌門人全眞道長，還有我們少林寺的上一代掌門人，亦即老衲的恩師悟性大師，於二十年前，爲了追殺血魔君、十惡婆——」

話至此，倏然住口不言。

因爲外面響起了步履聲。

余冠羣惶聲忙叫道：「石公子快躲起來！」

晚了，「來」字尚未出口時，一名負責監視任務的黃衣武士已闖進來，開口就說：「石少虎，你——」

「殺了他！」

「殺了他！」

黃衣武士僅僅說了四個字，就被賀天雄、沙青峯打斷，大信和尚，余冠羣以手代嘴，各打出一支兒臂粗的燒火木柴，石少虎也及時攻出一掌。

變生肘腋，黃衣武士連慘叫一聲的機會都沒有，兩根木柴已沒入心口八寸深，復被石少虎一掌震飛出去。

怪哉，黃衣武士飛出後便沒再落下來，被人接抱在手中。

接抱的人是酒肉頭陀自在僧。

狼人就緊跟在他後面。

賀天雄等人已衝到門口來，大信大師見此情狀，忙道：「二師兄請速退，此地絕對不可久留。」

自在僧眞不愧爲是得道的高僧，當下一言不發，抱着黃衣武士，衝出去十幾丈遠，停在一株老樹下，道：「狼崽子，用你的長指甲，在樹皮上留幾個字。」

狼人道：「留什麼字？」

「自在僧迎戰黃衣武士，獲勝擄去爲奴。」

「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就是要他們知道人是你師父我擄去的。」

「宰了就算了，何必多此一舉？」

「傻小子，不這樣石小子，老叫化他們就會有麻煩。」

狼人終於想通了，留字爲念，跟着自在僧越牆而去。

經過這一鬧，深恐驚動何浩之，冷寒星，石少虎亦未敢久留，利用地物遮掩，折返前院東廂。

來到前院附近時，陡然發現冷寒星、何浩之、田十郎正結伴而來，朝自己所居東廂行去。

石少虎睹狀，驚得頭皮發炸，腳底抹油，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直奔屋後，從後窗潛入。

糟了，自己的鋪位上已有人在睡。

是眞人，被子一起一伏，那是呼吸的象徵，還有鼾聲，絕對假不了。

可惜此人係蒙頭而睡，看不到眞的面目。

弄得石少虎滿頭霧水，情急之下，也無暇查究是誰鑽進自己的熱被窩，見無名公子已歸，靠牆邊的，那個監視自己已一命歸陰的黃衣武士的位子正空着，不管三七二十一，鑽進去就睡。

剛剛睡好，步履聲起，冷寒星、何浩之、田十郎等三人已推門而入。

三人六目，左掃右視，見四人好夢正酣，鼻鼾聲連連，彼此相視一笑，默然退出。

直聽到腳步聲遠，全無聲息時，石少虎才鬆了一口氣。

也才有揭開是誰鑽進自己被窩裏這個

謎的工夫。

慢慢掀開被子，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頭長髮，再往下看，赫然發現是謝紅梅。

謝紅梅是在裝睡，睜開眼來，一把便將石少虎抱在懷中。

石少虎一驚，噤聲道：「紅梅，小心，別驚醒無名公子他們。」

謝紅梅噘起小嘴，在石少虎的唇上親了幾下，道：「放心，我巳經點了他們的睡穴，天塌下來也聽不到。」

石少虎心下稍安，張口欲言，謝紅梅警覺有異，二人急忙交換一個位子，又裝作蒙頭大睡。

房門悄沒聲息的被人打開了，冷寒星，何浩之，田十郎二度入室。

冷寒星使一個眼色，說道：「十郎，掀！」

田十郎上前三步，掀起石少虎蒙頭的被子。

見是石少虎無誤，這才疑雲頓消，一聲不響的退出去。

靜默了片刻之久，再無任何動靜，石少虎始開口說話：「紅梅，妳怎麽知道我在十柳莊？」

「我們一直跟在你附近。」

「妳說你們？」

「是的，上官白雲父子兄妹，自在僧師徒，我們不約而同，都在暗中接應你，適才因見主人潛離此屋，不久那個黃衣魔徒去盯公子的梢，奴婢怕露出馬脚，故而鑽進主人的熱被窩，以防萬一。」

「狼人師徒巳經照過面，上官父子兄妹現在何處？」

「在外面監視魔教崗哨。」

「魔教戒備森嚴，妳這樣太危險。」

「主人，不是奴婢吹牛，這幾個黃衣狗腿還沒有放在紅梅眼內。」

「紅梅，千萬別低估了萬聖教，冷寒星，何浩之等人咱們誰都惹不起。」

「奴婢以後小心就是。」

「沒有必要，還是少來爲妙。」

「上官前輩交代，問主人是否巳經摸清了萬聖教的底？」

「魔教好似從天而降，沙帮主，余莊主他們也諱莫如深。」

「可有對付魔教的奇策妙計？」

「好像有。」

「怎麽說好像有？」

「因爲大信和尚的話還沒有說完。」

「老和尚怎樣說？」

「這事牽涉到少林，武當兩位上一代的掌門人，以及家祖石破天的一段往事秘辛。」

「主人，咱們乾脆將四位前輩刦走，然後再共商大計不好嗎？」

「名節攸關，四位前輩不同意。」

「那就主人自己一個人走吧。」

「會走的，但是在擊敗田十郎之後，不是現在。」

「主人是何等身份，這太委屈了。」

「這也是一種磨練，何況尚有未竟之功。」

「請主人祇須格外小心。」

「妳自己也要特別留意。」

「再見。」

「再見。」

一陣擁吻，解開無名公子黃衣武士的睡穴後，謝紅梅始依依不捨的離去。

× × ×

第二天一早，那名監視石少虎的黃衣武士失踪了，震驚整個萬聖教，幸好自在僧的巧安排，一肩扛下來，儘管冷寒星、何浩之等人疑雲滿腹，却找不到一個對象，只好不了了之。

但却加強了對沙青峯、余冠羣諸人的監視，從而也使石少虎更加提高警覺，在十柳莊停留的三天內，未敢再有任何的接觸。

第四天，萬聖教再度開拔，渡過黃河，到達豫北，目標是居豫北武林重鎮的西門堡。

可是，事出意外，當他們到達的時候，西門堡巳面目全非，被人捷足先登。

只見高大的堡門之上，懸吊着一枚風鈴鬼火，兀自迎風搖曳，「叮叮噹噹」的鈴聲不絕。

鬼火的光芒一樣的碧綠，在夜幕之下，飄浮閃爍，陰森森的恐怖異常。

堡內廣場上，死屍狼藉，血流成渠，東倒西歪的躺着一大片屍首。

更多的人是死在屋內，或被勒斃在床，或被粉紅色的絲巾吊死在樑上。

西門堡上百口的人，不論男女，無分老幼，被魔燈教全部滅門，鷄犬不留。

顯而易見，魔燈教動員的爪牙數不在少，偷襲之外，再加公然屠殺，其手段之狠毒，行爲之殘暴，比萬聖教猶有過之。

冷寒星的轎子巳停下來，冷厲的聲音道：「魔燈教太可惡了，竟敢如此塗炭生靈，給我搜，凡是魔燈教徒，不論首從，一概格斃，本座今天要爲天下武林討一個公道回來。」

「是。」

在一片應是聲中，紅、藍、白、黑五色武士，紛紛散開，奔向四方。

石少虎嫉惡如仇，一馬當先，見不遠處精舍內一燈如豆，裏面還聽到有女子嬌喘的聲音，當下不問青紅皂白，大聲叱喝道：「什麽人？出來！」

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在屋裏應道：「老娘正忙着呢？出不去！」

石少虎聽出是十惡婆的聲音，氣得七竅生烟，不遑多想，當即破門而入。

蓬！十惡婆巳及時攻出，兩股暗力一撞，震耳欲聾，一扇厚重的木門立告碎裂，十惡婆當門而立，兩隻手在忙着整理散亂的衣褲。

床上躺着一個一絲不掛的男子，見此情狀，如夢初醒，提着褲子從後窗溜了。

十惡婆淫邪潑辣的道：「石少虎，你壞了老娘的好事，是陪老娘上床去玩？還是賠一條小命？」

石少虎怒氣冲天的道：「十惡婆，妳寡廉鮮恥，簡直禽獸不如，我問妳，妳現在還有什麽話說。」

十惡婆桃花眼一瞪，道：「小子，你在放什麽屁？」

「石某是問妳是否魔燈教主？」

「老娘不喜使喚人。」

「那是魔燈教徒？」

「老娘更不喜歡被人使喚。」

石少虎道：「十惡婆，妳會與魔燈教

毫無瓜葛？」

「老娘只喜歡跟小白臉發生關係。」

「那西門堡主西門彪這一家人是怎麽死的？」

「你瞎了，當然是魔燈教的傑作。」

「西門堡慘遭滅門，妳十惡婆人在現場——」

「只是巧合，老娘素喜在清靜無人的地方興雲作雨，告辭了。」

何浩之見她作勢欲走，暴喝聲中，橫跨數步，硬將她的去路堵住，殺機滿面的道：「騷婆子，不論妳是不是魔燈教人，今日都休想離開西門堡！」

十惡婆自視太高，可沒把何浩之放在眼內，眼波流轉，穢語如珠：「可人兒，怎麽着，可是要將老娘留下來陪你上床遊龍戲鳳？」

獨眼黑煞馬可夫咧嘴怪笑道：「可以，素聞妳床上的功夫有獨到之處，老夫願意陪妳玩上三天三夜。」

十惡婆連吐三口口水，道：「呸！天下的男人死光了，祖奶奶也不會找妳這個豬八戒！」

何浩之接口說道：「本教的規矩，相信妳巳有一個耳聞，想向妳討教幾招正統武學。」

十惡婆道：「祖奶奶除妖精打架外，從來不跟人玩印證的把戲。」

「何某向妳挑戰。」

「一個巴掌拍不響。」

「妳拒絕？」

「哼！」

「按照本教的規矩，不敢應戰的人必須留字認輸。」

「只有自在僧才會幹這種混帳事，門也沒有。」

有字出口，人巳拔起兩三丈高，身法美妙快速至極。

「給我拿下！」

命令是冷寒星下達的，何浩之、田十郎彈身攔截，反被十惡婆利用交手反震的力量上了房。

「奶奶的，老子眞的非剝妳的褲子不可。」

獨眼黑煞馬可夫不肯罷休，彈身疾追而去。

血手雜毛瘋道人不甘寂寞，也接踵而起。

冷寒星更快，疾逾閃電，快似流星，後發而先到，搶先登上了精舍屋頂。

結果還是晚了一步，十惡婆巳縱落密林中，踪跡全無，氣得冷寒星直跺脚，震塌了半個房頂。

萬聖教不僅人多勢衆，財力也極爲雄厚，投宿住店往往是全部包下，現在西門堡滅門死絕，正合了冷寒星的意，命人略作清理，當天晚上便住在西門堡。

三更半夜，等大家都入睡，冷寒星、何浩之也來查過房後，石少虎重施謝紅梅的故技，將無名公子，及同房的另二名黃衣武士的睡穴點住，費了不少工夫，又摸索到少林大信、沙青峯等人的宿處來。

在十柳莊住的是柴房，西門堡更等而下之，住在茅房隔壁的一間空屋裏，臭氣冲天，苦不堪言，石少虎還得担心被如厠的人發現。

躲在一個牆角上，背對着厠所，石少虎望了大信和尚一眼，道：「日前老禪師曾謂有辦法對付萬聖教，並言及武當全眞道長，少林神僧悟性，與家祖父石破天，請續前言，以啓茅塞。」

大信和尚整理一下思緒，道：「他們三位前輩，爲了追殺血魔君、十惡婆，一去二十年，生死下落不明，一直是武林中的一宗懸案，江湖上解不開的一個謎。」

窮家帮帮主窮神沙青峯道：「事實本來就是如此，三位大宗師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大和尚此言莫不是有新發現？」

大信大師道：「是有新發現。」

石少虎神色一緊，道：「什麽發現，可是三位老人家仍健在人間？」

「是否仍健在，雖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必有冠絕寰宇的武功遺留下來。」

「大師何敢作此論斷？」

「是聽關外有一位藥商說的。」

「這位藥商怎麽說？」

「他採藥山中，曾目睹三位鬚髮盡白，神仙一般的老人，時而互相鑽研，時而盤膝打坐，有時候還會高來高去的琢磨印證，那位藥商亦粗通武技，據他說簡直巳達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的境界。」

「這三位老人就是全眞道長、神僧悟性，及家祖父他們？」

「那位藥商受三位老人之囑，不肯直言，是貧僧猜的。」

「有何依據？」

「三位老人一僧一道一俗。」

石少虎「哦」了一聲，道：「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差不多十一二年前，確切的時間那藥商巳不復記憶，所以說三位老人是否仍健在，尚不得而知，但不論如何，一定會有絕世無匹的武學留下來。」

「此點應可肯定，但不知此山在什麽地方？」

「同樣受三位老人之囑不肯言講。」

「奇怪，三位老人一去二十年，音訊杳然，鑽研絕技，却存心自秘，不欲外人知，包括親人弟子在內，這是爲何？」

「此事的確令人費解。」

「老禪師是如何識得這位藥商的？」

「純粹是偶然相遇。」

「可巳將消息傳達少林？」

「老衲正待動身，便作了魔教的階下囚，今夜算是第一次公開。」

「好，但能離開萬聖教，晚輩就跑一趟關外。」

「不必去關外，經貧僧一再請求，那位藥商曾言此山在南方，不在此地。」

「有沒有一個較明確一點的範圍？」

「藥商曾在三位老人面前發過重誓，再也不肯吐露一言半語。」

消息雖然有欠明確，目標模糊，範圍又極遼闊，幾乎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在絕望的黑暗之中，總算現出一綫曙光，沙青峯、余冠羣、賀天雄皆顯得興奮異常，咸認欲破萬聖教，覓得三個前輩高人鑽研出來的蓋世武學是唯一的希望。

窮神沙青峯道：「石公子打算如何離開萬聖教？」

石少虎不假思索的道：「走大路，挺

胸脯，光明正大的離開。」

「田十郎那小子不好惹，公子有幾成的勝算？」

「全力以赴，捨命以搏，希望能爲武林同道挽回一點顏面。」

「有無絕對的致勝把握？」

「對敵交手，不到最後一刻，誰也不敢誇此海口。」

鐵掌余冠羣道：「一定要有絕對的致勝把握才行，須知一旦落敗，就得終身淪落爲奴。」

鎭八荒賀天雄慷慨激昂的道：「不但要贏，而且要贏的乾淨俐落，痛快淋漓，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叫田十郎那個小王八蛋爲石公子抬轎子。」

石少虎自我解嘲的笑笑，道：「總瓢把子說的輕鬆，想要達到這個境界，再苦修十年也不一定辦得到。」

賀天雄道：「別說十年，老子連十個月都等不了。倒有一個讓公子在十天之內功力大進的好法子。」

大信和尚道：「賀施主有何錦囊妙計，快說出來大家聽聽。」

賀天雄虎目暴睜，散發着異樣的神采，道：「很簡單，由咱們四人各助他十年的功力，便可在三五日大有進境，打爛田十郎那個兔崽子。」

他話一出，沙青峯、余冠羣、大信和尚齊皆精神一振，同聲應好。

石少虎却不以爲然，情詞懇切的道：「助在下十年功力，就等於四位前輩減損了十年的苦修，晚輩不能接受。」

窮神沙青峯一本正經的道：「石公子，助你十年功力，是加重你的責任，目的是爲了誅滅田十郎，以及何浩之，冷寒星這一夥惡徒，遏阻萬聖教這一股逆流，幸勿謙辭。」

賀天雄是個直心腸的人，道：「話已經說的够清楚了，若是再推三阻四，賀某就將你扔到隔壁茅坑去。」

石少虎道：「晚輩不是謙辭，更不是推卸責任，而是怕影响四位前輩第三次的決戰。」

賀天雄道：「算了，第三次的決戰遙不可期，甚至根本是燈蛾撲火，要不是老子怕沒有力氣給冷寒星抬轎子，被她看出破綻，怕不能親眼目睹魔教鷄飛狗跳，土崩瓦解，恨不能將畢生的修爲全給你！」

石少虎聞言大爲感動，道：「四位前輩既然如此說，晚輩遵命就是。」

余冠羣道：「什麽時候開始？」

賀天雄說道：「打鐵趁熱，現在就開始。」

「誰先來？」

「主意是賀某提出來的，當然是咱家先。」

說幹就幹，一點時間也不肯浪費，叫石少虎盤坐在面前，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將一雙熱騰騰的手掌貼附在石少虎的背心上。

移功接力，最怕受到驚擾，一個不小心，就是兩個殘廢，甚至兩條命，大信、沙青峯、余冠羣一點也不敢大意，一齊湧向前面，將門口堵住，以防萬一。

事情進行的算是相當順利，半個時辰後，賀天雄的十年功力已告移接完畢，全身大汗淋漓，氣喘如牛。

石少虎則必須繼續行功，直至運行三十六個周天，上達七十二層樓，將新增的十年功力，全部收歸己有後，始挺身站起來。

夜色已經很深，石少虎不敢躭擱太久，當即回到自己的宿處。

孰料，一入房門，屋子裏已有兩位不速之客在候着。

一位是上官世家的主人上官白雲。

一位則是刑部總捕頭神刀林子俊。

石少虎一驚，道：「西門堡現在是萬聖教的大本營，冷寒星幾乎是天下無敵，沙帮主他們四個人，合起來打了兩次還是沒有接下他的一百招——」

上官白雲截口道：「世侄勿須過慮，老夫已有週密部署，明兒、倩兒、謝姑娘、常兄弟、還有自在僧師徒，都在外面守着，有什麽風吹草動，很快就會有警訊傳進來。」

石少虎道：「兩位進來多久了？」

林子俊道：「剛到不久，下官係奉聖命而來，從旁協助公子，不知是否需要動用朝廷兵馬，將萬聖教一舉殲滅？」

石少虎道：「暫時還用不到，因爲萬聖教表面上看起來並無顯著的惡跡，尤其是還沒有找到它的根，教主牛立羽壓根兒就不曉得他是一個何許人物，爲免打草驚蛇，且先稍安勿躁。」

上官白雲道：「那世侄此番涉險，豈非徒勞？」

石少虎將事情的經過細說一番，道：「那也不見得，起碼知道了冷寒星是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余莊主等人落敗的始末，家祖父三人的武學遺跡，可能是天下武林的希望之所寄，另外，還得到一則最新的消息。」

林子俊道：「什麽消息？」

石少虎道：「萬聖教的下一個目標是少林寺，再下去便可能會直撲開封上官世家，希望世伯能動員所有人力，儘速找到三位老人修練的那一座山。」

上官白雲道：「愚叔當盡力而爲，並知會自在僧，告警少林。」

石少虎道：「被屈武刦走的那個神秘人物可有動靜？」

「目前似仍潛伏未動，老夫佈綫極廣，一有動靜，馬上就會得到訊息。」

「依世伯看，兩個皇甫天華，誰眞誰假？」

「老夫難下斷言，倩兒的意思認爲無名公子是皇甫天華的可能性較大。」

白少虎道：「小侄倒覺得，兩個皇甫天華說不定全是冒牌貨，狼人才是皇甫世家的少主人。」

「此點老夫亦曾與自在僧討論過，許多惱人的疑難，均可因此而得到合理的解答，可惜苦無確切證據。」

「可不是嗎？皇甫夫人僅生一子，怎麽會鬧出雙包案，狼人被遺棄山溝，脖子上圍着魔燈教的標誌絲巾，顯係勒斃死而復生，在在都有脈絡可循。」

神刀林子俊緊鎖着眉頭，心事重重的道：「若說狼人才是皇甫世家的少主人，這兩個冒牌的皇甫天華又是什麽人？」

石少虎道：「也許正是地地道道的扶桑雙胞胎。」

林子俊道：「可是，皇甫世家非平常百姓可比，如何偷天換日，李代桃僵？」

「這正是咱們亟待查明的事。」

「公子曾說冷寒星、何浩之、田十郎這幾個人，好似從天而降，會不會也是扶桑松上國的餘孽？」

「少虎也是這樣猜測的，但所知有限，無從論斷，有一個人更應該多下一番工夫。」

上官白雲一怔，道：「誰？」

石少虎說道：「是萬聖教的教主牛立羽。」

「牛立羽？」上官白雲反復地唸了好幾遍：「江湖上好像從來沒有這樣一個人物。」

石少虎道：「許是官場中人。」

神刀林子俊應了一下，道：「官場中居高位者也沒有一個姓牛的。」

石少虎道：「八成是化名，而且，能够當上萬聖教的教主，駕馭冷寒星、何浩之這一羣牛鬼蛇神，絕非等閒之輩，林總不妨在有野心的權門豪貴，甚至皇族國戚間逐一過濾。」

林子俊神色一振，道：「公子所言甚是，日息國傳來的消息，松上餘孽與我朝奸黨結合，欲圖我大明江山，這個牛立羽說不定就是他們的合夥人。」

話至此處，上官白雲張口欲言，外面傳來三聲狗吠，這是事先約定好的警訊，知係萬聖教巡邏的人正向這邊接近中，互道一聲珍重，林子俊立與上官白雲悄沒聲息的退出去。

石少虎解開三位同室武士的睡穴，上床睡覺。

不一時，冷寒星、何浩之推門而入，見無任何異狀，隨即默然離開。

× × ×

萬聖教挺進的速度突然加快了，僅在西門堡逗留一宿，翌日便即啓程開拔。

目標直指少林寺，曉行夜宿，馬不停蹄。

當萬聖教的大隊人馬開到登封縣，登上少室山，闖進少林寺的山門時，酒肉頭陀自在僧師徒，也不過剛剛才到。

而石少虎移功接力的工作亦未完成，還剩下最後一個人沙青峯。

少林掌門人大智老禪師，正在方丈室內，召集衆師弟大仁、大勇、大覺、大因等聚在一起，共商存亡大計，大慧（自在僧）和尚師徒却被摒諸門外。

這倒並非大智大師不准他進入方丈室，而是酒肉頭陀自知自己放浪形骸，言行失檢，有辱少林清譽，未得掌門師兄的傳喚，不便擅入。

大因和尚小心翼翼的說道：「二師兄正在門外等候着，可否請掌門師兄喚他進來？」

少林掌門人大智老禪師端坐在一個蒲團之上，白眉盈寸，覆蓋雙目，聞言仍端坐如故，一語未發，連眼皮子也不曾抬一下。

大覺和尚挪前一步，道：「二師兄說萬聖教挾雷霆萬鈞之勢，所向無敵，橫掃黑白二道，其鋒銳不可當，避之則吉，未知大師兄意下如何？」

少林大智掌門人仍穩坐如故，閉目不語。

大心和尚將音量提高一些，說道：「我少林寺自達摩祖師開山以來，垂千百年，一直執武林之牛耳，豈可遇事畏縮，不戰趨避，貧僧主張不惜任何代價，與魔教週旋到底。」

不論正反意見，大智掌門一概默然以對，正陷入沉思中。

酒肉頭陀自在僧實在竪不住了，一反常態，莊嚴肅穆的道：「掌門師兄，冷寒星技壓羣雄，曠古絕今，我少林弟子恐無一人能望其項背，魔教隨時可到，請速作定奪。」

大智掌門依然故我，還是沒有開口說話。

幾位師弟却分成兩派，有的主戰，有的主避，主避的人少，主戰的人多，一時意見紛歧，相持不下。

就在這個時候，有弟子來報，萬聖教已登山入寺。

大智掌門乍然睜開一雙澄澈深邃、精光閃閃的眸子，站起身來，大踏步的向外行去。

他依舊一言未發，大慧、大仁諸僧默然相隨，一逕來到大雄寶殿之前。

萬聖教早已排好陣勢，雁翅般地人牆，比大雄寶殿還要長，冷寒星的轎子居中停放，四名紅衣武士一字兒立在轎前。

够威風，够氣派！

少林寺的聲勢亦不弱，大字輩的高僧兩旁，全是人潮，一眼望過去，光禿禿的全是光頭與袈裟，若論人數，比萬聖教還多。

雙方壁壘分明，嚴陣以待。

山雨欲來風滿樓。

石少虎看在眼裏，心情沉重異常，深知一場惡戰，已是迫在眉睫。

大信和尚望了大智禪師一眼，雙掌合十的道：「掌門師兄——」一陣哽咽，襲上喉頭，以下的話便再也接不下去，黯然亦復慚然的垂下了頭。

冷寒星在轎內說道：「少林寺歷史悠久，素爲武林同道目爲泰山北斗，殿宇林立，建構宏偉，的確氣象不凡，人謂見面勝似聞名，信哉，信哉！」

大智掌門終於開口了，單手豎掌爲禮，洪鐘也似的聲音道：「女施主客氣了，荒山野寺，不過是聊供出家人一個清修之地罷了。」

冷寒星道：「老禪師說那裏話來，少林派的武學威震寰宇，冠絕武林，本座乃慕名而來，專程就教。」

「阿彌陀佛！」大智掌門誦了一聲佛號，道：「佛門弟子，練武旨在強身，不敢與人爭長論短。」

馬可夫獨眼一瞪，拉直嗓門吼叫道：「老禿驢，別酸了，咱們打開窗子說亮話，本教今日此來，說好聽的，是切磋印證，說不好聽的，就是來幹架的。」

血手雜毛瘋道人說的更坦率：「而且要痛痛快快的幹一架，咱們輪番上陣，車輪大戰，讓你們少林寺好好表現表現。」

田十郎道：「聽說少林寺的『羅漢陣』乃武林一絕，若肯不吝賜教，我萬聖教

也不虛此行。」

少林寺掌門大智禪師卓立如故，語氣和緩的道：「敝寺與武林各派，素無嫌隙，跟貴教更談不上有任何過節，何必苦苦相逼，妄動干戈。」

何浩之冷哼一聲，道：「掌門人的意思是不肯與本教切磋武技？」

「武學一道，萬流歸宗，深淺全憑個人修持，刀兵相向，恐會上干天和。」

「然而，本教此來，却志在一戰！」

「那老衲只好敬謝不敏。」

「老和尚是說拒絕應戰？」

「這並非老衲的本意。」

「掌門人，請你把話說清楚。」

「佛門弟子，慈悲爲懷，不欲與人爭強鬥勝，但如逼人太甚，非戰不可，老衲也不會畏縮！」

「現在的情形就是非戰不可，本教鄭重的向貴寺提出全面挑戰！」

「既然如此，老衲別無選擇，只好敬陪末座。」

此話一出，酒肉頭陀自在僧的臉色大變。

大信和尚的臉色更難看，滿面驚駭。

冷寒星却喜不自勝，香風一掠，艷光四射，已從轎內緩步踱出。

萬綠叢中一點紅，論氣質，講風韻，尤其是她的冷艷，馬上震懾全場，不管是修持有素的老僧，或是不解風情的小沙彌，皆怦然心動，一致認爲是生平所見最美的女人。

酒肉頭陀聲急語快的道：「魔教規矩嚴苛，落敗的後果嚴重，請掌門師兄收回成命。」

大智掌門冷然一哂，語頗不善的道：「萬聖教逼人太甚，老衲已別無選擇。」

自在僧道：「請掌門師兄着眼全局，勿以少林寺存亡作賭注，留字認輸，可保實力無損。」

大智掌門的面色轉趨冷厲：「老衲心意已決，你勿須多言，少林派不會再有第二個——」

他本是要說「儒夫」，但大智掌門畢竟是得道高僧，涵養甚深，話到口邊，結果還是沒有說出來。

冷寒星却不願放過這個挖苦自在僧的好機會，冷言冷語的道：「掌門人之言不差，本座追求的是武學的最高境界，設若每個人都是沒出息的儒夫，那裏還會有進步。」

自在僧不甘示弱，反唇相譏：「哼，妳這是掛羊頭，賣狗肉，睜着兩眼說瞎話，美麗的謊言後面，誰不曉得妳是想吞併武林，獨霸江湖。」

冷寒星玉面一沉，道：「瘋和尚，閉上你的嘴，本座在跟你掌門師兄說話，到一邊涼快去，有一筆舊帳本副教主還沒有找你算呢。」

「什麼帳，該不會是風流債吧？」

「放肆，十柳莊的黃衣武士可是你擄去的？」

「廢話，老佛爺已留字說明。」

「你胆子不小，竟敢與本教爲敵。」

「豈敢，是他自投羅網。」

「他向你挑戰？」

「是偷襲。」

「人呢？」

「二次偷襲不成，大概是沒臉見人，自己碰死了。」

「瘋和尚，這筆帳且先記下來，等本座收拾了貴掌門後再找你算。」

「不必等，其實妳現在就可以算。」

「本座要領教大智掌門的高招。」

「洒家現在向妳挑戰！」

冷寒星聞言大感驚異，刻意的多看了酒肉頭陀幾眼，嘴角噙着一絲冷笑，半信半疑的說道：「瘋和尚，不會是在開玩笑吧？」

「貧僧說的是實話。」

「你不想再做縮頭的烏龜？」

「烏龜有時候也會露出頭來。」

「煩惱只爲強出頭，你不怕丢掉吃飯的腦袋？」

「死生由命，禍福在天，尚小雲算洒家不得好死，大概就應在今天了。」

冷寒星正中下懷，本待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但她乃是極端聰明之人，一顰眉間，已想到自在僧在故意攪局，想作大智掌門的替死鬼，當下玉面一寒，道：「長幼有序，現在還輪不到你。」

嬌軀微微一偏，面對大智掌門，又道：「難得掌門人慨允賜教，本座榮幸之至，就請劃個道兒吧。」

大智掌門雙目半睜半閉的道：「且慢，在未動手之前，老衲還有幾句話想先說清楚。」

「冷寒星在洗耳恭聽。」

「今日之戰，老衲係以個人身份和施主較量，不論勝負，概與少林無涉。」

「掌門人可是怕丢少林派的顏面？」

「女施主答不答應？」

「本座答應就是。」

「不管誰輸誰贏，皆到此爲止。」

「貴寺臥虎藏龍，多作觀摩對大家沒有害處。」

「貧僧堅持已見！」

「好吧，本座答應了，但掌門人也必須照着本教的規矩來。」

「說說看。」

「倘若本座幸而獲勝，掌門人必須列身本教門牆，降一級爲紅衣武士，反之亦然，冷寒星全憑老禪師處置。」

「貴教的規矩，老衲早已是一個耳聞，女施主勿須過慮。」

冷寒星道：「如此甚善，請教掌門人如何比試？」

大智道：「遠來是客，一切全請女施主作主。」

「那裏，那裏，客隨主便，冷寒星不敢僭越！」

話雖客氣，但骨子裏却表示冷寒星有強而有力的自信心。

大智掌門略作遲疑，不再客套，道：「也好，咱們輪流作主好了，直至分出高下爲止，儘可能避免正面交手，以免傷了彼此的和氣。」

「本座悉聽尊便。」

大智掌門不再吭聲，揮手示意立在大雄寶殿門前的弟子讓開三丈寬的一條通道，兀自掉頭走進殿內去。

在神案之上，取過兩隻木魚，乍然雙手齊揚，木魚帶着尖銳的嘯聲，飛出殿外

去。

接着，大智掌門亦如乳燕一般竄飛而出，人至簷外時，猛一式「鯉魚打挺」，紅色袈裟兜滿了風，輕巧寫意的落坐在殿脊上。

與此同時，驚人的事情發生了，木魚亦似通靈，同樣掉轉頭來，飛上殿頂，在大智掌門坐穩的那一刹那，飛回到他的雙手中。

這是最高境界的輕功與暗器技擊手法的綜合表現，尤其用力要恰到好處，稍有失誤，便會功敗垂成，非有三十年以上的苦修不可。

大智掌門不稍停歇，木魚一到手，便即擲出，循原路折返殿內，在原來的地方接到木魚，還置神案上。

難在人後發而先到，必須循原路，在原來的地方收回木魚，不能有一點差誤。

大智掌門做到了，少林寺的弟子喜形於色，石少虎亦暗自稱慶。

是一個人與衆不同，大信和尚依然愁眉苦臉，一點也不高興。

冷寒星嫣然一笑，道：「掌門人好功夫，果然不愧爲是一代大宗師。」

隨着語聲，登上石階，進入大雄寶殿，拿起木魚。

也隨着她這一連串的動作，全場靜默，屏息以待。

木魚擲出去了，人也飛出。

木魚再度出手，人亦飛回。

一樣的快！

一樣的準！

一樣的是原路原地！

也一樣的神妙絕倫！

不能說冷寒星贏了大智掌門，但她絕對沒有輸。

彼此半斤八兩，平手。

少林弟子的笑臉差不多全收起來了。

冷寒星的臉上却始終帶着笑意，從容自如，彈身縱上一棵老松，抓下來一把松針。

大家正納罕她取松針何用，冷寒星纖纖玉手一揚，一把松針立如蜂羣雨絲，照準大雄寶殿的「雄」字疾射而去。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脆弱柔軟的松針，竟如鋼絲尖錐一般，插入堅硬如鐵的木匾中。

而且，不偏不倚，全部插在「雄」字的筆劃上。

深淺一樣，分佈均勻，「雄」如改頭換面變成墨綠色。

全場鴉雀無聲，緊張的透不過氣來。

大智掌門禮貌性的稱讚了幾句，拔身而起，取下松針，射向「寶」字。

結果，深淺完全相同，毫不遜色。

分佈上却略嫌不够均勻，差之毫釐。

何浩之猛拍巴掌，朗聲說道：「本教勝了！」

酒肉頭陀不以爲然，道：「仍然是平分秋色。」

田十郎挑眉瞪眼的道：「放屁，你他媽的最好抬眼瞧清楚。」

狼人不服氣，以牙還牙：「你他媽的才放屁，也不扳着手指頭算一算，雄字幾筆，寶字又是幾劃，多寡不同，如何能相提並論。」

獨眼黑煞馬可夫的脾氣最是火爆不過，掄起拳頭來就要揍人，被冷寒星壓制下來，笑容滿面的道：「這位狼人朋友說的不錯，筆劃不同，作不得準兒，但盼掌門人下一個回合能出一個大家都可以一目瞭然的好主意。」

自在僧搶先說道：「洒家有一個好主意。」

冷寒星道：「瘋和尚，你有什麼好主意？」

自在僧沒再言語，步下石階，來至一個五尺高，兩圍大的青銅大香爐前，道：「用這個大香爐比一比內力修爲，最是公道明白。」

冷寒星仔細端詳了一下，道：「這個大香爐定在千斤以上，可是要抱起來？」

「不是抱，用推。」

「如何推？」

「以內家的暗力來推。」

「瘋和尚是說雙手不得接觸到香爐本身？」

「一接觸到香爐就以落敗論。」

「可有時間限制？」

「沒有，分出勝負即止。」

「哦，原來是兩個人同時隔着香爐較內力？」

「本來就是這樣。」

「怎樣才算分出高下？」

「爐脚向前移動，超過一尺以上者爲勝。」

酒肉頭陀自在僧出這個主意，其實是存了極大的私心，蓋內力火候，全憑經年累月的苦修而來，大智掌門年逾古稀，已經苦修了一甲子以上，造詣極深。

反觀冷寒星，二十多歲的年紀，就算在娘胎裏便痛下苦功，也不及大智禪師遠甚。

這是高招，穩贏的高招。

大智沒有反對，接受了師弟大慧的建議。

出乎意表，冷寒星也沒有反對，一口答應下來。於是，由自在僧、何浩之共同丈量，在青銅大香爐的兩側，各劃了一條一尺遠的長綫，任何一方，只要爐脚超出了綫，便以落敗論。

勝負之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誰也作不了假。

二人已就位，冷寒星在右，大智居左，拉好馬步，半蹲半站，雙掌平擧齊眉，距香爐皆在三尺上下，自在僧、何浩之齊聲一喊，二人吐氣發掌，洶湧如濤的暗力立即湧向青銅大香爐。

起先香爐紋風未動，二人面色如常，是一個相持不下的局面。

這個局面，維持的時間很短暫，四隻爐脚很快便有了動靜，向上移，香爐開始飄浮，彼此進進退退，互有消長，看不出明顯的輪贏跡象。

倒是現場目睹的人皆緊張萬分，千百隻眼睛全部凝注在香爐上，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片刻之後，二人的額頭已現出汗珠。

雙手與香爐間的距離則在逐漸縮小中。

香爐仍在飄浮，不進不退。

爐脚已經離開地面五寸多。

（未完・十二）

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十三等人用烟薰地牢，發現有三個窟窿冒烟出來，跟着衆人散開防止歐陽天聰走出來，結果沒有，原來他仍藏在地牢的機關內，被濃烟嗆咳的只好出來，手上雖然抓着軟劍，但沒有和衆人搏鬥，自己願意束手就擒，任從處置，嚴拾生主張立即殺死，長孫無忌、練青霞是官府中人主張押解上京師正法，雙方爭論不休，此時燕十三卻發現不見纖纖盈盈久不進來，知道有異，忙出去搜索，發現有黑衣人攔截，說出用纖纖盈盈換取歐陽天聰，約在江邊互換人質，至於這幫人並不是歐陽天聰的人，練青霞發覺他們用哨子離去，行動和曹建訓練的一樣……

無辜非命死　發現有倭奴

「哦？」齊飛有些意外的。

嚴拾生接道：「這個小子既然一無所知，還跟他多說什麽？」

齊飛目光轉向嚴拾生面上。「才不見一會子，那來這麽大的火氣。」

「你給我少廢話。」嚴拾生心情實在太壞，說話一些也不客氣。

齊飛居然若無其事，接對燕十三道：「我跟你不說廢話，有一件事非常奇怪。」

燕十三道：「你是否發現了那些人什麽秘密？」

「他們完全知道我們的來歷關係，若非我們當中有人給他們暗通消息便一定一直在跟踪打聽，可是我們竟然完全不知道。」

「別我我們的，我們什麽時候走在一起了。」嚴拾生又插口。

燕十三揮手截住。「他們應該是一直在跟踪打聽，那方面他們絕無疑問有一套不尋常的技術，以致我們一路上都一無所覺。」

「那你們便要小心了，他們必然已作好一切準備。」齊飛揮揮手。「可惜我帮不了什麽忙。」

燕十三道：「已經够多的了。」

齊飛道：「我只是爲了自己的利益，只希望姓長孫的能够早日了結，恢復自由。」

燕十三道：「我們對這件事一定盡力而爲。」

齊飛道：「放心，我不會就此罷休，一定要到看見姓長孫的殉愛。」

「這你還在廢話帮忙什麽？」嚴拾生怒火又冒起來。

齊飛大搖其頭。「看來我還是暫時離開，否則不住的給恐嚇快要給嚇破胆了。」話說完身子一縮，倒退回樹林內。

「這個臭小子，還以爲他到來有什麽好處，就是只懂得危言聳聽。」嚴拾生接罵下去。

「你還是得承認他乃是一片善意。」燕十三歎了一口氣。

嚴拾生冷笑。「他居高臨下，一直竟然一無所覺，到盈盈纖纖給擄走了才知道是什麽回事，你說那有這麽笨的人，你說氣人不氣人？」

燕十三道：「我以爲你應該保持心情平靜，一會兒說不定要你大展神威。」

嚴拾生道：「這個你不用爲我担心。」

燕十三身形再展開，向谷地的出口繼續掠去。

長孫無忌走着突然又省起了一件事，歎息道：「那些瓷匠只怕都落在他們手上。」

「他們目的既然在歐陽天聰的毒氣，有關人等當然都不會錯過的。」

「也是說他們只要弄來製造毒氣的工具，立即便可以開始煉製毒氣的工作，看情形，他們的勢力也不小，那些工作相信也花不了他們多少時間。」

嚴拾生忍不住插口道：「你這個姓長孫的這樣說是什麽意思。」

長孫無忌連忙應道：「換人之後我們便得立即想辦法看如何能够將他們找出來，以免痲煩。」

嚴拾生這才有點笑容。「我以爲你不想換人哩。」

「我像是這種人？」長孫無忌反問。

嚴拾生道：「當然不像。」一頓轉向歐陽天聰。「你聽到的了，我們就讓你暫時輕鬆快活去。」

歐陽天聰笑應一聲：「多謝——」

「我還以爲你已經變成聾子。」嚴拾生一聲冷笑。

歐陽天聰道：「若是你嚴大爺警告？這麽多次我仍然胡亂說話，非獨談不上聰明，簡直就是一個白痴了。」

嚴拾生接道：「你若是一個眞正的聰明人便應該知道最後還是不免要落在我們手上，知道應該怎樣做。」

歐陽天聰笑笑。「若連什麽時候應該做什麽事也不知道，又如何稱得上聰明人？」

「你明白便成。」嚴拾生回看長孫無忌。「還有什麽事需要解決？」

長孫無忌看看嚴拾生，一擺手，沒有作聲，他實在看不透嚴拾生，有時嚴拾生的表

現是那麼天眞，可是有時候却完全一個老江湖也似，什麼都兼顧到。

他的目光最後落到燕十三面上，燕十三顯然明白，搖頭。「我跟你一樣，所以完全不担心後繼無人。」

嚴拾生好像聽明白，又好像不明白，怔怔地看着他們，一聲也不發。

× × ×

江邊很靜，除了江濤拍岸，便只有風吹樹葉的聲音。

只有一條船，也就停泊在江邊，纖纖盈盈就給縛在這條船的船桅下，一個黑衣人手拿着一盒連弩向着她們。

大船的前面有一葉小舟，舟上也坐着一個黑衣人，靜靜的看着燕十三等人走近來。

等到燕十三等人差不多來到岸邊，舟上的黑衣人才開口：「讓歐陽天聽一個走過來。」

燕十三笑了。「這不叫交換，這叫送人。」

黑衣人道：「歐陽天聽上了小舟，你們亦可以到船上去。」

燕十三道：「你那個同伴手上拿着連弩，連弩一放跟着跳水逃命如何是好。」

黑衣人立即振吭道：「拋掉連弩。」

船上那個黑衣人應聲將手中連弩拋進江水，舟上那個黑衣人聽得清楚，道：「現在你可以放心了。」

燕十三道：「船上沒有其他人？」

「沒有，你若是担心，可以派人上去看着。」

燕十三目光一轉，道：「長孫兄，練姑娘——」

長孫無忌練青霞身形一動，一齊往船上躍去，與之同時船上那個黑衣人已然將兩柄長刀拔出，架在纖纖盈盈的脖子上。

一看他的動作長孫無忌便知道是一個用刀的好手，即使不將刀架在纖纖盈盈脖子上，在那種距離要將她們姊妹斬殺亦不是一件難事。

燕十三看着一揮手，道：「你可以過去了。」

歐陽天聽輕快的打了一個「哈哈」，輪椅滑行，迅速向小舟接近。

黑衣人配合得實在恰到好處，一條繩子手中飛出，正捲在椅子上，椅子立時凌空飛起來，不偏不倚，正好飛落在小舟之上。

「放人——」黑衣人接一聲。

船上那個黑衣人即將雙刀一收，往後倒退，長孫無忌練青霞正要掠前，盈盈纖纖突然叫起來。「火藥——」

「什麼？」長孫無忌面色一變，身形更迅速，還未接近，火光一閃，霹靂聲响，船桅爆碎，纖纖盈盈被縛在船桅上，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慘叫聲中，肢體碎裂，一身衣衫亦着火燃燒起來。

長孫無忌一心撲前割斷繩子救人，火藥爆炸同時身形仍然繼續挨近去，眼看收勢不及便要傷在火藥下，練青霞一條繩子及時纏至，捲住了他的手臂，硬硬將他拖回來。

他身形落下，突然探手抓住練青霞的臂膀，倒飛開去。

練青霞沒有掙扎，她亦已嗅到了火藥在燃燒的氣味，他們才離開，方才立脚的地方便爆炸開來。

更多的地方相繼爆炸，那條大船的艙面迅速變成了一片火海。

燕十三身形這時候亦已拔起，凌空方要落在艙面上，長孫無忌練青霞已迎上來，一聲：「船上不能留的了。」

燕十三一聲歎息，身形倒翻，跟着掠前來的嚴拾生亦被他探手抓住拉回去。

船上繼續霹靂連聲，火越燒越猛烈，不可收拾。

長孫無忌身形着地，立即問：「那個小子呢？」

燕十三道：「歐陽天聽一落小舟，他便催舟向江心，順流而去。

長孫無忌目光一轉，月光下只見那葉小舟已然去遠，要追如何追得及。

嚴拾生也知道追不及，仍然拔步追到江邊，嘶聲大叫：「有種的不要離開，回來跟我拚一個明白。」

一些反應也沒有，小舟繼續去遠，嚴拾生繼續追進水裏，一直到江水淹到了腰間。

燕十三看着嚴拾生，搖搖頭。「弩箭雙刀原來都是掩人耳目，船上原來早已安排好了火藥。」

「好毒的陷阱。」長孫無忌歎息。「這實在大出我的意外。」

「以盈盈纖纖姊妹的經驗，竟然毫無所覺，一直到火藥開始燃燒。」燕十三的語聲仍然盡量保持鎮定。「這些人實在不簡單。」

嚴拾生冷笑道：「我們也是不好欺負的，跟他們沒完沒了。」

燕十三點頭。「我不喜歡殺人，由現在開始，我却覺得是用劍的時候。」

嚴拾生嚷道：「用纖纖盈盈的一雙寶劍，將他們殺一個乾淨。」

燕十三道：「以後他們看見這雙劍他們便會後悔爲什麼將劍留下。」

長孫無忌說道：「當然少不了我這一份。」

練青霞接道：「目前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追尋他們的下落。」

長孫無忌道：「這方面官府方面應該可以帮忙的，那些人帶着歐陽天聽也應該很難掩人耳目。」

練青霞道：「希望就是。」

長孫無忌又歎了一口氣。「我們現在都是得翻越山嶺回去方才上岸的地方，希望我們的船仍然留在那裏。」

練青霞道：「船家是老實人，答應了我們不會離開的。」

嚴拾生立即道：「我們得先處理纖纖盈盈的屍體。」

燕十三道：「就讓他們這樣離開不是很好？」

嚴拾生抬頭望去，只見大船已然被烈火包圍，別說到船上去，就是接近也不可能。

嚴拾生看了一會，一面往岸上走一面道：「你怎麼能够冷靜？」

燕十三道：「因爲現在是需要冷靜的時候。」

嚴拾生又問：「這有什麼好處？」

燕十三移步上前，將一塊跳板抄起來

，手起劍落，一分爲二，嚴拾生看着奇怪，忍不住追問道：「你這樣做又是什麼意思？」

語聲未落，長孫無忌已然將飛過來的那塊接下，拋進水裏，身子接掠出，落在木板上。

燕十三與之同時亦將手中木板拋進水裏，一躍而下，催動木板，從船首那邊疾繞了過去。

嚴拾生看在眼內，恍然道：「那些人難道還未離開，就藏在大船的另一側？」

練青霞說道：「火藥綫要有人引爆才行的。」

嚴拾生目光落在水面上。「可惜我沒有這個本領。」

練青霞說道：「我們無妨守候在這裏等着。」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那些人若是向這邊逃命那是合該他們倒霉。」

練青霞道：「有燕大哥他們動手，已經足够的了，我們要對付的正是那些漏網之魚。」

嚴拾生身形展開，立即向船首那邊掠去，練青霞亦向相反的方向移動。

燕十三長孫無忌那邊差不多同時轉到大船的另一邊，也果然不出燕十三所料，四個黑衣人正蝙蝠也似釘在船舷下，只咬着一柄不長不短的利刀，一見燕十三二人出現，眼瞳中都露出了殺機。

燕十三隨即喝問道：「那一個可以說話？」

四個黑衣人沒有作聲，身子貼着船舷左右移動。

燕十三再問：「火藥是你們引發的？爲什麼要這樣做，是那一個指使你們？」

向他那邊移動的黑衣人突然一齊發出一聲怪叫，雙雙凌空撲出，揮刀刺向燕十三。

他們的身形迅速而怪異，用刀既狠又準，燕十三二人在木板上，要應付兩個人這樣的襲擊實在不容易。

燕十三却沒有留在木板上，身形拔起，一雙寶劍迎向來刀，不偏不倚，正削在來刀上，那兩柄利刀立時一斷爲二，燕十三借力再一個翻滾，左手劍扎進了一個黑衣人的心窩，反手劍的劍柄同時撞在另一個黑衣人的胸膛上。

心窩挨一劍的黑衣人當場命喪，被劍柄插在胸膛上的一個悶哼聲中，身子倒飛，撞在船舷上。

燕十三身形緊接撲至，左手劍洞穿了那個人的右肩，將那個人釘在船舷上，右手劍跟着抵住了那個人的咽喉。「說，你們是什麼人？」

那個黑衣人破口大罵，罵出一句燕十三完全聽不懂的話，脖子接往前一送，燕十三的右手劍便割破了他的咽喉，當場命喪。

長孫無忌那邊這時候亦將一個黑衣人斬殺劍下，亦一隻蝙蝠也似緊貼着船舷，追擊另一個黑衣人，看他的劍勢，顯然是要將那個黑衣人生擒，迫問口供。

燕十三目光及處，道：「這些人悍不畏死，不必多費心思。」

長孫無忌亦看見燕十三這邊的情形，應聲劍勢一擊，接連三劍迫進空門，再一劍刺穿了那個黑衣人的心窩，將他釘在船舷上。

燕十三這時候已探手往那個黑衣人身上搜索了一遍，却是什麼收穫也沒有。

長孫無忌亦做着同樣舉動，結果亦是一樣，回看燕十三，搖搖頭。

燕十三這才道：「他們是不是中原武林中人。」

「那是什麼人？」

「他方才說的那個話我雖然聽不懂，但應該就是來自東瀛的倭奴。」

長孫無忌一怔。「那可就麻煩了。」

燕十三道：「歐陽天聽落在這些人手上，後果眞的不堪設想。」

長孫無忌道：「若是倭奴，也容易分辯，未嘗不是一條綫索。」

燕十三搖頭。「以他們對江湖事情的熟識，只怕已然在江湖武林長了根。」

長孫無忌道：「可是到現在你仍然一無所知，若非他們一直隱藏得很巧妙，只怕便是他們另有所圖，未到採取行動的階段，所以一直隱藏起來。」

燕十三道：「果眞是這樣，我們是越早發現越好，現在知道這些人的存在，應該是一件好事。」

長孫無忌接道：「倭奴一直以來屢犯沿海，野心至大，未嘗聽說他們有意爭霸中原武林。」

「所以那種毒氣落在他們手上，不難想像他們會以之做出什麼壞事來。」

長孫無忌點點頭。「歐陽天聽也應該明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燕十三沉吟着道：「這個人爲求目的，不擇手段，最怕就是那些倭奴答應他事成之後，以他爲武林至尊。」

長孫無忌道：「你的意思是只要條件吸引，歐陽天聽一定會全力帮助他們，製造毒氣的了。」

「希望當然不會，但看歐陽天聽方才那種求存的表現，不答應那些倭奴的條件才奇怪。」燕十三長長的歎了一口氣。「這件事上我們處理得實在不大適當。」

長孫無忌搖頭。「事已至此，亦無須多說，本務之急，還是追尋歐陽天聽的下落。」

燕十三身形一動，落回那塊仍在江面漂浮的木板上，內力一催，往岸邊掠去。

長孫無忌亦不慢，差不多同時與燕十三回到岸上，嚴拾生練青霞左右迎上前，他們都聽到了呼喝打鬥聲，就是等不到要等的漏網之魚。

「一共有多少個敵人？」嚴拾生搶着問。

「四個，都殺了。」長孫無忌劍入鞘。「沒有人向外邊跑？」

「沒有——」嚴拾生接問：「那到底是什麼人？」

「相信是來自東瀛的倭奴。」

「倭奴——」嚴拾生叫起來。「怪不得行動那麼奇怪，完全不像中原武林中的人。」

練青霞接問道：「也問清楚他們的目的？」

「除了罵人他們什麼也不說。」長孫無忌道：「但不像是聽不懂我們的話。」

練青霞冷笑：「若是拿起來，總不信

他們那麼口硬。」

「他們寧可自殺也不肯落在我們手上，否則燕兄也不會大動殺機。」長孫無忌接道：「你消息比較多，可知道沿海倭奴的動向？」

練青霞道：「以我所知，近年來沿海比較平靜，偶然有倭奴出現，都是烏合之衆，一擊即潰。」

長孫無忌道：「這些倭奴却絕對可以肯定不是烏合之衆，一切的行動顯然極有計劃。」

練青霞沉吟着。「官府方面可是一些消息也沒有。」

嚴拾生插口道：「那是兩個理由，一是中原有人跟他們勾結，作好了接應安排，另一個可能就是官府有人隱瞞事實。」

練青霞立即正容道：「怎會有這種可能？」

嚴拾生道：「你是官府中人當然替官府中人說話，你甚至一定會否認有所謂貪官汚吏。」

練青霞怔住，長孫無忌接道：「就是有這種可能，動機何在？」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我若是可以告訴你，現在便可以將你帶到去他們的巢穴，將他們一網打盡，再將那些與他們勾結的官府中人找出來，自此天下太平。」

長孫無忌苦笑。「別人做不到，以你的英明神武一定會做得到的。」

嚴拾生道：「你這是拍馬屁還是灌米湯，我可是受不起來。」話說完還是忍不住打了一個哈哈。

長孫無忌接道：「看來目前我們只有先回到船上，一待天亮便立即與附近的官府聯絡。」

燕十三既沒有表示贊成也沒有表示反對，纖纖盈盈的死令他心情很不好，還有其他的問題，包括那些人的來歷，那些人消息的靈通。

× × ×

他們沒有折回原路，也就沿岸向船隻停泊的方向奔去，燕十三走在最前，跟着長孫無忌，嚴拾生本來是走在最後的一個，但走了一程，練青霞反而落後。

燕十三長孫無忌都沒有在意，一直到看見了那條船，回頭不見練青霞、嚴拾生，也以為練青霞伴着嚴拾生，未能够趕到來。

他們也沒有多作考慮，隨即上了船，燕十三巳經有些奇怪，上到了船上，連叫幾聲船家也沒有反應，知道又有問題。

長孫無忌一樣有這種感覺，劍出鞘，掠向船艙。

艙中仍然亮着油燈，燈光下看得清楚，船家一家大小，無一倖免，都伏屍在艙內。

「燕兄——」長孫無忌雖然意料之中，亦不由自主叫出來。

燕十三出現在艙外。「不出我所料，他們的確一路追踪到來，甚至巳考慮到我們可能乘船追踪。」

長孫無忌歎息：「這些人果然心狠手辣，而且計劃周詳，什麼也考慮到。」

燕十三道：「我們不能够乘船追下去，要追截他們是沒有可能的事。」

長孫無忌目光一轉。「要駕駛一條這麼大的船實在不容易，我們當中有那一個懂得這門子技術的？」

燕十三道：「小嚴一向誇口什麼都懂，到什麼地方總是問長問短的，說不定多少也懂一點。」

「那等他到來好了。」長孫無忌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燕十三當然不反對。

他們等了好一會，還是不見嚴拾生練青霞到來，長孫無忌不由懷疑到。「他們會不會途中出了什麼事？」

「那些人目的在歐陽天聰，應該不會再逗留自找麻煩的。」燕十三顯得很冷靜道。

「我們沿岸走來，用不着翻山越嶺，小嚴輕功雖然不大好，應該不會落後太多。」長孫無忌目光落在燕十三面上，突然一怔：「燕兄在想什麼？」

燕十三的目光這刹那顯得有些迷惑。「我在想練青霞，你可有發覺那些黑衣人出現之後，她的言談舉止有些特別。」

長孫無忌沉吟着：「燕兄這樣說來，我也覺得是有些可疑。」

燕十三接道：「她顯然也是在懷疑那些黑衣人的來歷，所以有那一聲虎威。」

長孫無忌道：「燕兄認為那一聲虎威其實是暗號。」

燕十三點頭。「也是說她懷疑那些黑衣人是某些人，突然一聲，希望有什麼反應。」

「當時那個黑衣人並沒有反應。」

「他人在烟霧中，又幪着臉，就是有反應我們也看不到。」燕十三又沉吟起來道。

長孫無忌想想，道：「練青霞當時的神態說話倒是有些特別。」

「據說她出身神武營，是曹廷的入室弟子，一直以來都是在京城中。」

「燕兄的意思是那些黑衣人極有可能是神武營中人的了，」長孫無忌搖搖頭。「這我實在難以想像。」

燕十三道：「練青霞也許就是有這種懷疑。」

長孫無忌說道：「燕兄當時何以不一問？」

燕十三道：「當時我若是省起來，也不會現在才在這裏發呆。」

長孫無忌道：「她很快便會到來，見面我們問清楚她好了。」

燕十三道：「我就是担心她中途離開，一個人回京城追查究竟。」

「她總該跟我們說清楚。」

「目前她既然只是懷疑，在未能够確定眞相之前，以她的性格是絕不會說出來的。」

長孫無忌怔怔的看着燕十三。「你實在想得太多了。」

燕十三苦笑：「她若是中途離開，小嚴不發覺倒還罷了，否則一定會追踪下去，這相信就是小嚴到現在仍然未見到來的原因。」

長孫無忌仰首一看天色。「那我們怎樣，在這裏等到天亮？」

燕十三道：「很快便天亮的了。」隨即在船上坐下來，神態說不出的落寞。

長孫無忌很明白他的心情，也沒有再

多說什麼，纖纖盈盈的死，令長孫無忌一樣難過。

× × ×

天終於亮了，練青霞仍然沒有出現，嚴拾生也沒有，燕十三也終於懶洋洋地站起來。「他們就是緩步而行，現在也該到的了。」

長孫無忌苦笑道：「若是你推測沒有錯誤，我們現在應該動身北上的了。」

燕十三接問：「你跟神武營的關係怎樣？」

長孫無忌道：「神武營與禁衞一向勢同水火，這一次我南下配合練青霞的行動，其實也不是合作。」

燕十三道：「那是說到了京城，我們要知道神武營的情形，除非找到練青霞，否則便要闖進去混進去。」

長孫無忌道：「有其他辦法的，只是在上京之前我們仍然要與官府聯絡，一來打聽練青霞的下落，二來也看看有沒有那些倭奴的消息。」

燕十三點頭：「這也好，此外，我們還有小嚴這一條綫索。」

長孫無忌說道：「練青霞到底江湖經驗不足，以小嚴的身手應該不會給她發現的。」

燕十三道：「應該就是，但小嚴有時也會出亂子，除非練青霞完全不發覺有人在追踪。」

長孫無忌道：「我們也顧慮不了這許多。」

「路上我們還可以找一個人，」燕十三接道，「雖然不一定有這個需要，但能够確定那些黑衣人的來歷也是好的。」

「這個是什麼人？」

「玄機子。」燕十三笑笑：「這個人另有一個外號叫萬事通。」

「江湖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也曉得的了？」

「據說是這樣，此外他還有一些鬼心思，設計打造一些奇形怪狀的兵器　可以用來對付江湖上一些獨門兵器。」

「他這樣做有什麼目的。」

「賺錢。」燕十三又笑笑：「所以這個人出現之後江湖上可以說根本再沒有什麼所謂無敵的獨門兵器。」

「他只是一個人？」

「應該不是，但許多江湖朋友有求於他都會向他提供一些江湖上的所謂機密，所以他知道的事情實在不少，至於可靠的程度，則要自己判斷了。」

「你突然建議找這個人，可見得對這個人多少也有些信心，」長孫無忌接問：「之前你也曾找過這個人。」

燕十三道：「是纖纖盈盈找的，我不能不承認這個人知道的事情實在很多。」

長孫無忌道：「好像一個這樣的人江湖人竟然會讓他存在實在奇怪。」

燕十三笑道：「需要他提供消息的人當然會暗中派人去保護他的安全。」

長孫無忌道：「這種關係倒是複雜，這個人能够在江湖上生存，當然有一定的本領。」

燕十三道：「沒有人知道他有多大本領。」

長孫無忌道：「這大概是由於他出手的機會不多，既然有那麼多人保護他，當然用不着他出手。」

燕十三說道：「道理上好像一個這樣的人，能够在江湖上生存，本領一定不會小。」

長孫無忌道：「既然是順路，我們亦無妨一見這個玄機子，看他怎樣說。」

燕十三無言點頭，神態又顯得那麼落寞。

× × ×

絕無疑問，玄機子的生意做得很大，所以莊院也蓋得很大，不少江湖人進進出出，以他的關係，一般江湖人要對付他實在不容易。

反正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求於他，所以盡管本身的秘密被他知道，一般江湖人還是忍着，只管去徹查洩漏秘密的人而不去對付他。

要見玄機子却並不困難，在長孫無忌燕十三就是這種感覺，他們才提出，接待他們的人便將他們引進內堂去。

玄機子也就在內堂等候，這個人在長孫無忌的印象應該是一個老年人，可是現在一見，却是一個中年人。

燕十三並不意外，在纖纖盈盈口中，他多少巳知道一些，對這個人他本來也沒有多大惡感，但一見之下，却還是由心一陣厭惡。

玄機子的眼神實在有些邪惡，連帶影響，面容也顯得有些詭異。

長孫無忌也有這種感覺，有意無意看了燕十三一眼，示意小心。

燕十三點點頭，他甚至巳感覺到玄機子的殺意，可是他實在不明白。

玄機子盯着燕十三，一會才道：「燕十三不愧是燕十三，果然不比一般。」

燕十三心念一動，應道：「所以我找到這裏來。」

玄機子接問：「我們到底什麼地方出現了漏子？」

燕十三搖頭，「說不得，這個漏子出現了一次，就會出現第二次，除非我們能够一網打盡，否則還會抓着這個漏子繼續下去。」

玄機子皺眉道：「我總會知道的。」

燕十三道：「可惜你再沒有第二個機會。」

玄機子冷然道：「未必。」

長孫無忌聽着奇怪，說道：「燕兄，這——」

燕十三道：「我本來還未能够確定，可是他一開口說話，我便完全確定了。」

長孫無忌目光一閃，道：「他就是那天晚上在歐陽天聰莊院院子裏出現的黑衣人。」

燕十三道：「語聲雖然不完全相同，但細聽之下，你不難發覺其實並沒有多大分別。」

長孫無忌道：「要聽得很仔細，當夜他說的話並不多。」

燕十三道：「你到底不是江湖人，有很多江湖人的技倆你是不會明白的。」

長孫無忌笑笑。「眞的踏破鐵蹄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玄機子一聽雙眉疾揚。「原來是這回事。」

（未完・廿一）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秋這「爛鞋」被郝振鵬撿去，他另有打算。霍小腰的童貞無端犧牲在「改換門風」下，痛不欲生，而母親蕭瑤串同莊前柳，出賣女兒左右爲難。盧卿知韋青傷重需霍小腰慰問，懺悔自己過失，使一對情侶再見面，本是好事，反令霍小腰更添惆悵，忍隱難言；更使冷眼旁觀的莊前柳心亂如蔴，這縷情絲眞是：剪不斷、理還亂，續離愁、更添愁。更令盧卿不知所措的霍小腰會失身於紈袴子，在蕭瑤來說是化算的買賣，在小腰來說已失去靈魂，人言可畏也可死。在這期間軍閥的軍長唱雙簧，詐騙金錢還想將韋青殺掉，幸被侯七將天九排殲滅……

演劾忠脫困　謀撮合難成

姓黃的說：「師母已經決定把師妹嫁給劉志超了。」

蕭瑤說：「怎麼你以爲是開玩笑！」

「娘……」霍小腰喃喃地說：「您眞以爲韋青的信心那麼容易被擊倒？」

「他不是絕裾而去了？」

「那是他聽了包來包去的下流話感到噁心而已！」

「不管怎麼說，妳巳經是劉家未來的媳婦，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吧！他姓韋的能改變這個事實？」

「但我們也不能改變他的心意！」霍小腰冷冷地說：「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飲者不以寒暑改量；好讀書者不以忙閑作輟！」

「小腰，妳是不是還想脚踏兩條船？」蕭瑤說：「人家劉大戶，可不是低三下四的戶頭！作了劉家的媳婦，可就不能再攪七捻三了！」

「劉家的人除了有錢之外，不知道他們還有什麼？」

蕭瑤再說什麼？霍小腰都不搭腔。姓黃的是晚輩，不過是奉命搭配演戲給韋青看，他雖同情師妹，却也不敢在師母面前唱反調。

× × ×

家廟中來了一個漢子，對門崗崗哨說：「孫團練在不在？」

崗哨歪戴着帽子，還叨着一截不到半寸長的烟屁股，瞇着眼說：「什麼事？」

這漢子說：「我是萬家的人，萬老爺子請孫團練去談談有關貴隊『換季』的事情……。」

一聽說要「換季」，這崗哨立刻伸手一讓，說道：「在在！孫隊長好像在洗內褲！」

孫大德並非沒有警覺性的人，但萬里不久前對他表示過，由於孫部的人關照萬家，萬家願負起孫部「換季」之責。冬天是棉軍衣，夏天是單軍裝。一年每人還供應一雙「二踢脚沙鞋」。

另外一年三大節日還有犒賞。總之，萬里對孫大德可算是另眼看待了。他和那漢子來到萬宅。客聽中只有三個人，那是萬、苗和一個三十來歲，從未見過的陌生漢子。

「孫老總請坐！別客氣！」

「萬爺，聽說您要……」

「是啊！我說過以後貴部『換季』的事全由本人負責。」

「俺要代弟兄們和揚州老百姓謝謝萬爺！」

苗玉堂笑笑說：「是我提起『換季』的事，萬爺才派人去請孫兄來此的！」

「謝謝苗爺……」孫大德發現那個陌生人十分注意他，孫大德忽生戒心。

萬、苗二人不停地和孫大德天南地北閑扯，那人似在一邊靜靜地觀察。老孫略有所覺。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萬里和那陌生人出了大廳，萬里說：「李排長，你觀察了好一會，是不是他？」

「萬爺，我不敢斬釘截鐵地說這口音及身材確是那夜兩個說話者之一，但很像後者說話的人。」

「那夜兩人說些什麼來？」

「前者說：苗爺，今夜幹得可眞痛快！要不要帶走這些武器？後者說：算了！咱們這就走人！」李排長說：「孫隊長的口音和身材頗似！」

「可是，人所共知，孫部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混飯吃的人渣子！他們會有那等身手？」

「萬爺！有很多人是長於裝不好扮傻的！」

萬里點點頭。二人先後入廳，萬里和苗正堂交換了一個眼色，苗正堂出廳一會，再次入廳時，手中有一支左輪手鎗，指着孫大德，說：「孫隊長，我看你是選錯了行，糟塌了你的表演天才！」

孫大德有點手足無措，說：「苗爺，你這是幹什麼？」

「孫大德，七八天前深夜，在山坳中那一手幹得很漂亮呀！」

孫大德陡然一愣，說：「苗總管，你說什麼？」

「怎麼？還要繼續裝熊？」

「俺不懂你說什麼！苗總管，開玩笑可別過火！」

苗玉堂厲聲說：「七八天前深夜，你帶了五六個高手在七八里外山坳內林中打了個埋伏，一口氣消滅了某部一個排！老實說，自上次把韋、莊等人困在民房中，行將得手時，一堆彈藥被人引爆而功敗垂成，事後研究，有人就懷疑是你幹的！」

「天哪！」孫大德拍着前額大聲說：「我的天哪，俺就不信，世上還有比俺對萬爺更忠心耿耿的。這檔子事，怎麼會栽到俺的頭上來了呢？」

萬里目不轉睛地睨着孫大德，李排長也是。苗玉堂冷笑說：「孫大德，說實話吧！」

孫大德發現門外窗外，人影幢幢，顯然已被包圍，插翅也飛不了，他氣極敗壞，臉紅脖子粗地說：「他奶奶的！這年頭眞是變哩！俺欠萬爺的情和知遇之恩，報答還來不及哩！怎麼會冒萬里得力部下之名去殺人？再說，就憑俺孫大德這副鳥架子，能消滅一個排？哈……」

萬里看看李排長，二人似乎都估不透似的。

問了好一會，沒有頭緒，萬里踱出大廳。苗玉堂軟硬兼施，威逼利誘，還是一樣。最後把他關了起來。

× × ×

孫大德兩天兩夜未歸，他的弟兄報告了韋、莊等人。韋青說：「他沒有交待要到何處去？」

「萬家派人去請隊長，說是萬爺要爲本隊『換季』，隊長就跟他去了萬宅。」

小八子插口說：「我們可以向萬里要人！」

小金魚說：「那不成，他們可以詭稱孫隊長根本未去萬宅，或詭稱那人不是萬宅中人，當然也可以詭稱孫隊長去過，但不久就離去了！」

韋、莊二人點點頭，莊前柳說：「八成萬里發現了什麼秘密，最可能的是消滅『天九排』的人洩了秘密。」

小金魚說：「孫大哥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就失去一道最有力的屏障！」

莊前柳說：「派兩『小』去探探再決定如何救援！」

「如果派兩『小』去，可能會自投羅網。」韋青說：「而對方也必會猜到兩『小』會去踩探的。」

小金魚說：「總不能不救孫大哥！」

「我去一趟！」韋青說？「他們不可能立刻下手，但老孫不會招，用刑則大有可能！」

「那要多派幾個人支援你。」小金魚說：「如果能把侯七和蕭瑤前輩都邀來，那就萬無一失了！」

韋青漠然說：「侯七我請不來，蕭前輩我不想請！」

莊前柳心頭一痛。小金魚茫然說：「韋大哥，爲什麼不想請蕭前輩？不久她就是你的岳母了呀！」

莊前柳想以目光擋住她這句話，但已不及。

「高攀不上！」韋青說：「我以爲一個人去沒有累贅比較好些！」

小金魚驚愕地品味他剛才那句「高攀不上」，以爲只是鬧了點鱉扭而已。她那知事情的嚴重性。

「我陪你去一趟！」莊前柳說：「家裏需人照料，就把阿酥請來。」

「不必了，老莊你照料這裏。」韋青外出和大空（即車大光）連絡一下，他如果去，就要車掩護他。

但就在這檔口，萬柔傳來消息，勸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到目前爲止，孫大德還未受刑也未招出什麼。

由此推斷，萬里還不信是孫大德帶人去殲滅「天九排」的。因此，他還不願失去這張牌。因爲孫大德以前對萬里的表現很忠。

「忠」字非常重要，就和「信」字一樣，信祂就可以上天堂作房客（不是作房東）得而永生。

所以在未得到確鑿鐵證之前，萬里還不捨得失去他親手培植的心腹。黑夜林中，漆黑一片，驚鴻一瞥，而且只聽到一兩句話，這太靠不住了。

經大家商量，決定再緩兩天行動。

小金魚和萬柔不熟，今日一見如故，親自下厨欵待她，而萬柔今天也不知爲什麽如此開心，開懷暢飲。韋青也差不多，有人敬酒他就乾，和萬柔碰過幾次杯。

莊前柳暗暗搖頭，只有他知道原因，韋青是消極，萬柔是頹廢，其實他們都是爲了一個「情」字。但莊前柳却不知道他們之間（韋、霍）發生了何事？

他不以爲蕭瑤母女會告訴他那件事，很可能是韋青受到霍小腰的冷落，或者僅知道小腰要嫁劉志超的事。

在韋、萬二人都有七八分酒意時，小金魚及小八子都被支了出去。

莊前柳也不信萬柔能取代霍小腰，但是他負疚在心，不能不試。他把二人放在一張床上，而且還動了一些手脚，這當然是二人醉了之後。

他本是個方正的人，自和蕭瑤有過肌膚之親後，就不是那麽一絲不苟了。可見「無欲則剛」這句古訓的權威性。

屋中沒有燈，正是不冷不熱的季節。

萬柔的酒量比韋青還好，所以她的酒意消得快些。在她迷離半醒之間，覺得自己被摟着，而她也摟着別人。

這種感受以前自然沒有過。由於是赤裸的，就更能因觸碰時奇妙感受驅除酒意，而隱隱猜到這是怎麽回事了。

她惺忪着眼，隱隱看到一個幾乎貼到她臉上的面孔。這正是她夢寐以求的人。也是好幾次綺夢中野蠻地侵犯她，却又使她失望的人。

她全身的血液突然沸騰起來。

她最強烈的感受是，男人與女人軀體之不同；他也體會到女人與女人之不同。因爲韋青也在逐漸清醒中，但在潛意識中，只有霍小腰才會造成他如此奇妙的感受，也只有她才可能在他的懷抱之中。

萬柔酒意消褪的速度比韋青快些，是以她此刻的任何舉措都不是無意識的。

她希望這件事有進度，不要再重演綺夢中沒有結局的興奮和慌亂。所以她要揪住這機會，况且她以爲這是韋青第一次向她採主動。

既然他巳經以行動表現，她爲什麽不作適當的反應。離了這個村，可就再也沒有這個店了。

她的過人勇氣是長久以來思慕之所積，她不會再蹉跎這等機會，兩臂緊箍，雙腿扭纏一翻，形勢就改變了。

她簡直不知道自己爲何有這麽大的勇氣？但是，這後果她似乎也不知道。因爲這種動作足以把一個魯男子嚇昏過去。

他驚悸中睜眼看清這近在三五寸內的嬌靨時，像一條鮮活的魚，一蹦就掙開她的摟抱而到了床下。

假如這是個短暫的綺夢，這夢巳醒；假如他們是上了鈎的魚，此刻也都脫離了鈎子。酒意幾乎全都褪盡。他們都有十幾秒鐘凝視着對方。

「怎麽會發生這種事？」

「你是不是以爲是我……」

「當然不會……八成是莊前柳，一定是他……」

「是他又如何？」萬柔失望極了，她以爲這是最後一次機會，即使功虧一簣，她也感激莊前柳。

「萬柔，抱歉！」

「如果認眞一點，此刻說『抱歉』就是一種侮辱！」

「萬柔，如果我的心還沒有死，也許我們還有希望。」

「你的心還未死？以及我是否還有希望？是不是都要看霍小腰的表現！」

韋青嘆息着整好衣服，他能隱隱看到萬柔臉頰上蜿蜒流濺的液體……。

× × ×

「萬爺，軍方又來催促，他們希望知道殲滅『天九排』的兇手是誰？」苗玉堂說：「他們的耐心似巳到了極點！」

「玉堂，我不以爲李排長的指認有什麽可靠性！」

「但也不敢說絕對不是孫大德是不是？」苗玉堂說，「萬爺，孫大德的過去，雖不怎麽顯赫，由於他爲一些大人物作過貼身保鏢，他的鎗法就不會差。」

「這只不過是我們的臆測。如果猜錯，我們就不僅是失去一個鎗手或保鏢，而是失去一個忠僕。」

「萬爺，萬一看走了眼……」

「玉堂，有件事你可能巳經知道，或者不知。」

「什麽事。」

「孫大德巳經絕食四天四夜了。」

苗玉堂微愕說：「四天不吃不喝也算不了什麽！他想死？」

門外的郭奇說：「他說願以一死報答萬爺……」

苗玉堂沒有再說什麽。停了一會却說：「萬爺，是眞是假？一試便知。」

「怎麽個試法？」

苗玉堂低聲說了幾句話，萬里點點頭，道：「郭護院你進來一下。」

「是！」郭奇聽了苗玉堂一席話，立刻出廳而去，萬、苗暗暗跟着。

此刻孫大德躺在稻草上閉目養神，郭奇敲敲鐵欄，低聲說：「孫大德……孫大德……」

「幹什麽。叫魂哪！他奶奶的！」

「老孫，把你關起來是誰的主意？」

「你管這事幹什麽？」

「我爲你抱屈，我知道你是個鐵錚錚的漢子！」

「這有什麽用？他奶奶個熊！八成是苗玉堂！」

「他？」郭奇低聲說：「你是說老頭子無意囚禁你？快別天眞了。」

「你說的老頭子是誰？」

「當然是萬里囉！」

「他奶奶個熊，老頭子也是你叫的？」孫大德自稻草上蹦了起來，指着鐵欄外的郭奇：「萬爺怎麽會要你來當內總管，簡直是大米乾飯養着賊！」

郭奇冷冷地說：「你以爲萬里就那麽好？」

「你再批評老爺子，俺就操你八輩祖宗……」

「你再嚷嚷，我就轟你一鎗，大不了對萬里說是手鎗走了火！」郭奇端着鎗，機頭巳翹起：「老子是苗爺的親戚，宰了你頂多被萬里訓一頓。小事一段！」

那知孫大德吼叫着：「他奶奶的，開鎗吧！萬爺的眼睛沒開光，才會要你來作內總管，開鎗呀，你要是不開鎗就是俺的灰孫子。」

郭奇把鎗端正，低聲說：「你以爲我不敢……」

正要開鎗，萬里大喝一聲，道：「郭奇，你敢……」

郭奇大驚，這工夫苗玉堂吼着說：「把鎗收起來，笨蛋！」

郭奇不敢違抗，悻悻地收起鎗。萬里對鐵欄內的孫大德說：「孫兄，萬某失察，也許寃枉了你……」

孫大德說：「老爺子，俺老孫雖然四六不成材，却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的鳥脾氣，絕不來二五眼的！俺怎麽會抽老爺子的後腿？」

萬里喟然說道：「近來惱人的事太多，孫兄你多担待！」揮揮手，要苗玉堂打開鐵門。

鐵門開了，孫大德走出來，郭奇突然以鎗指着萬里說：「我受够了！姓郭的爲你賣命，什麽好處也沒有，還不如姓孫的吃得開反而落了個王八旦！我只要把你交給牛、劉二人，換他們幾十萬大洋絕對不成問題……」

那知孫大德行動如風，自左側疾撲上去。一個「旋風脚」，郭奇的手鎗脫手飛出，郭奇扭身竄了出去，苗玉堂追出開了兩鎗回來氣極敗壞地說：「萬爺，用人不當，這是我的錯……」

「眞想不到……」萬里喟然說：「郭奇這個人本性並不壞，只是喜歡衝動。算了，把他找回來，多勸勸他，過去的，既往不究……」

迴轉身萬里稍激動地握住了孫大德的手，說：「孫兄，這次誤會，雖然得罪了孫兄，却也是焉知非福，能讓萬某看清孫兄的赤誠待我，以後也好圖報……」

「老爺子，你也不必和俺這個鳥人客氣，別人對俺好，俺就對別人好，郭奇犯上，忘恩負義，俺老孫就看不慣。」

萬里十分感動，安慰一番，當下開了一張五千的大洋票子，囑他多多來走動，有消息通知他一聲，還把孫大德親自送出門外。

「老爺子，我總以爲這樣放生未免有點冒險……」苗玉堂說。

「凡事都要冒點險的，」萬里說：「如說他的絕食效忠是裝假，那也許可能，但在郭奇突然以鎗指着我時，他竟敢以身擋鎗且以飛脚踢鎗的舉措來維護我，要說是裝假，就絕不可能了。」

苗玉堂沒說什麽，因爲他提不出反駁的理由來。

× × ×

第二天，在一個極秘密的地點，兩個人在密談。

「老孫，你能出來，我幾乎以爲是奇蹟！」

「是的，專員，俺本來也以爲出來太難，這有幾個原因。」

「什麽原因。」

「第一，『天九排』的排長未死，是我們故意留他的活口，回去向上級報告，以便造成「王八旦打雜種」讓他們窩裏反的局面，但是，李排長作證之下，大概不能確定那夜爲首的人是俺，且由於我還會好幾省的方言，那夜就不是說的鄉音，李排長也不敢確定是我。」

「大概是這樣的。」

「其次，這一點更重要，在我被賺而關進牢中的第二天晚上，萬柔自鐵窗外丢進一張紙條及一包花生來……」

「她？」

「對，萬柔是個有心人，沒有她我是出不來的，我就靠那一包花生米，維持了四天三夜的絕食局面。」

「不是還有一張紙條？」

「是啊，這紙條太重要了？她告訴我，萬、苗二人並未確定我就是殲滅『天九排』的首領，所以要觀察我，要我小心謹愼應付攷驗！」

「原來如此。」

「所以我毅然絕食，且揚言這不是老爺子的本意，因爲我對他忠心耿耿，必是聽了別人的讒言！於是我罵郭奇對老爺子不敬（郭稱老頭子而不稱老爺子都是在試他），萬、苗出現，郭奇拔鎗威脅萬里，我臨危援手，飛脚踢鎗，我既知他們在演戲，郭奇就不敢殺我，因爲萬里需要人手。我的表現感動了這頭老狐狸，我非但贏得了信任，還賺了五千大洋……」

兩人擁抱大笑。稍後孫大德說：「專員……」

「我說過，儘量避免這稱呼。」

「老弟，別怪我嘮叨，萬柔這姑娘挺不賴……」

「謝謝你，老孫，我心裏有數。」

「我知道，你忘不了霍小腰，老弟，可不是我爲蕭瑤母女穿小鞋，一個人的家世和出身很有關係。」

「老孫，你這話……」

孫大德說：「老弟，我本不想告訴你，但我既然知道了，若不告訴你，那就不够意思。」

「對，而且應該毫不保留，言無不盡才對。」

「不過我總以爲，知道此事的恐怕不止我一個人。老莊應該知道更多。」

「什麽事如此神秘？」

「小腰姑娘巳經和劉永泰的獨子劉志超訂了親。只是先下柬，後補擇日請客而巳……」

「孫兄，這是那來的消息？」韋青突然抓住了孫大德的雙肩。

孫大德有點後悔，他雖知韋青和霍小腰很熱，總以爲那不過是年輕男女對了胃口的普遍現象，一直不以爲會如此強烈。他說：「是劉志超在飯館中對劉家一位客人說的。」

「是孫兄親耳聽到的？」

「是啊，我當時在那飯館窗外經過，劉志超和那個朋友，正好坐在窗內座位上。」

「他們還說了些什麽？」

「老弟，我看算了，老實說，論外型，盧卿也許還略勝一籌。若論家世，萬柔最適合，你也許怕將來情仇牽纏，其實目前你應巳知道，萬柔不是這個萬里的親生骨肉。」

「當然，這一點巳可確定。」

「就算這個暫時也不想談，至少還有

小金魚和牛如蘭，也都不錯，又何必非小腰不可？」

「人有時就很賤！」韋青說：「他們還談了些什麼？」

孫大德一窒，說：「老弟，你眞是要聽。」

「是不是很不中聽？」

「對，我希望你沉住氣。很多人都會犯得了便宜就賣乖的毛病！」

「放心！老孫，發前人未發之論方是奇書。言妻子難言之情乃爲密友，你自管說吧。」

「劉志超曾說過這麼幾句話。如果是不經過大腦的風凉話，倒也罷了。只怕未必。」

「到底是什麼話？」

「他曾說：有的東西表面看來好看是很好看，吃起來却不怎麼樣……」

韋青突然自孫大德雙肩上收回手而不出聲了。因爲這些話對霍小腰是一種輕蔑，也是一種侮辱，而且暗示劉志超已經嚐到了甜頭。

「老弟，你要幹什麼？」

「我現在還能幹什麼？」

「老弟，我不該告訴你的。」

「孫兄，以你的爲人，如不告訴我這件事，你會寢食難安的。」

返回住處只有莊前柳在，韋青很平靜，因爲激動和忿怒的高潮已過，莊前柳說：「老孫的事該研究研究了。」

「不必，他已經出來了。」

「什麼。出……出……來了？怎麼可能？」

「世上有很多被認爲不可能發生的事居然也發生了……。」

莊前柳微愕，以爲這話弦外有音，但韋青立刻把孫大德脫困的一切經過說了。莊前柳讚嘆地：「萬柔這姑娘眞不錯，當然，她帮助老孫也等於帮你。」

韋青知道莊前柳說這話的動機，爲了撮合劉志超和霍小腰，他感覺愧對韋青，所以一有機會就爲韋青撮合別的女人。

「萬柔的確不錯，只是到目前爲止，還不能產生非他不可的情愫。」

「自古多情空餘恨，人生在世，也不必太認眞。」

「是嗎？果眞如此，你老兄又何必非蕭瑤蕭前輩不可？」

「這……」莊前柳一愕，看出韋青可能知道些什麼。他實在無法反駁，因爲他對蕭瑤有一份固執，然而，又爲什麼把已經和韋青有了深厚情感的霍小腰撮合給劉志超？他吶吶說：「韋青，你知道了些什麼。」

「就算知道也已經太晚了。」

「韋青，我對不起你。」

「這和打了一巴掌給塊糖吃有什麼分別？」

「韋青，我承認有錯，但即使我不從中拉攏，蕭瑤也會另爲女兒找其他富家子。反正她下了决心要改換門風，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人家要提昇家風，光門耀祖，外人有什麼資格反對？將來劉志超會有一位名醫岳父，你也有一個揚州三大財閥之一的親家，和揚州名公子的女婿。」韋青有點激動：「非但蕭瑤改換了門風，你們莊家也沾了光哩。」

「老弟，你儘管罵，我作錯了事，罪有應得。」

「罵人解決不了問題，可悲的是你的一番好意，未必能使她們母女光門耀祖，甚至……」

「甚至什麼？」

韋青本想告訴他孫大德聽到劉志超對朋友說的幾句話，又覺得這話可能被對方以爲有酸味，甚至是編造的謊言。

他默然出了門。而這時也正好只有小腰一人在家。

由於她已經是劉家未來的媳婦身份，這住處距劉家大宅不遠，且派有兩名護院暗暗保護。」

霍小腰的態度很不自然，也可以說很冷，只是說道：「韋青，有件事我要告訴你……」

「妳不說我也能猜得出來！」

「噢。」她怯怯地望着他，說：「你知道？」

「我知道什麼？」

「誰……誰知道你知道些什麼？」

「至少我知道山盟海誓有時便宜到用秤來秤，用火車來拉的程度，因爲它可以用錢買到。」

霍小腰端着茶都溢出杯外，放在韋青面前，欲言又止。

「聽說妳已經訂了婚。」

「……」霍小腰不出聲，本來應對之辭她早就背得滾瓜爛熟。此刻就是無法啓口。

「如果眞有這回事，不說話並不能解決問題。」

的確，事已至此，規避是辦不了事的，她抬起頭，表情上顯示不大在乎的神情，說：「是有這麼回事兒！」

清清楚楚，這幾個字自她的口中吐出來。

韋青望着她。她撫弄着茶杯，好像這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事，只是取銷了一次飯局那麼微不足道的的事兒。

韋青吃驚即在於此，曾幾何時？霍小腰變得這麼開通大方了，是什麼力量使她變得如此快而徹底？

他本來有千言萬語要問，但她只有這麼一句：是有這麼回事兒，就把他的話全擋了回去。

既然已經有了這回事兒就等於否定了一切，而以前，人家又未賣給他，更無任何契約，有什麼資格責備她？

「恭喜妳！」他已站起來，他感覺同樣的兩條腿，前此從未負荷如此沉重的身子。

「謝謝你……」毫無留客之意，假如她們是個紅客姐，他似乎只是一個三等嫖客。

他走到門邊又停下說：「無論如何，我要告訴妳一件事。這件事我本來不想說的……」

「你何不把這件事帶走，根本就不要說出來？」

像嗆了一口刺骨寒風，韋青只感覺渾身的筋骨都扯緊蹦了起來，但是，他忍了下來，這是因爲他過去愛過她。迄今仍未變。

「有人聽到劉志超在一品樓飯莊對友人說了這麼兩句話……」

霍小腰似乎震懾了一下，但不太明顯，這可能和預期的心理因素有點關連。他淡然說：「我不信！」

「妳以爲我說謊？」

「但願不是，就算說了謊，也收不到預期的效果。」

他幾乎想跳起來盡一切力量大吼一聲，但他反忍下來，却一字字地說：「要不是已經發生了某件事，相信妳也會重視這個未知數的謊言吧。」

「退一萬步來說，就算劉志超眞的說過這麼兩句話，我也不在乎！」

「不在乎？」韋青冷笑：「妳在乎什麼？這世上是不是還有妳在乎的事？」

「當然有！只要是人就一定有。」

「是什麼？」

「殷實的生活和顯赫門風！」

「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她忽然笑了起來，笑得像哭，只是他此刻未聽出來。也許是受了感染，他也笑了起來。

「不要笑了！」蕭瑤不知何時，已站在外間，隔了一道竹簾，衣着已大不同于往日，大概已能配合「改換門風」的身份了吧？

如果她以前總以自己賊脏眉賊眼，一身的賊味，此刻已經都不存在了。

「韋先生，小腰過去和你好過，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朋友，用不着鑽牛角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小腰已經選擇了自己的路……」

「晚輩已經知道了！」

「我以爲你似乎還不知道，因爲你曾經試圖擋住她的路！」

韋青長長地吁口氣，他知道小腰至孝，就是這個「孝」字粉碎了他們既有的交情，只要抬出一個「孝」字，幾乎所向無敵。

韋青笑着往外走，蕭瑤覺得笑聲刺耳，說：「你笑什麼？」

「在這件事當中，妳希望我哭還是希望我笑？」

「哭笑由你，都要給我站遠點！」

「老前輩，不用你交待，我會敬鬼神而遠之！」

「老前輩？我有多老？用得上這個『老』字？」

「在老莊來說，前輩之上絕對用不上一個『老』字，在我，不用個『老』字實在不够尊敬。」韋青笑笑說：「有人說，物之老者皆厭，唯松與梅則否。」

蕭瑤才四十七，看來比實際年齡少些，目前正是春風得意之時，最不愛聽這個「老」字。

「而韋青一向不以伶牙利舌見長，更不會刻薄，但今天，他的心情壞極，他是個被害者。那會有這麼好的修養？」

霍小腰也是個被害者，也可說害她的人就是她的母親，爲了孝，她咬牙犧牲了，但韋青反脣相識，居然激起了她些許共鳴之感。

蕭瑤怒叱一聲撲上來。韋青閃開，說：「老前輩，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們霍家已經變了門風，連『三手紅線』的『三手』二字都要丟掉，怎可再毛毛躁躁地動手打人？」

蕭瑤更怒，狂攻不已，霍小腰內心一絲絲的快感吧？但她既然已作了「孝」字的奠品，自要和母親站在一邊。

蕭瑤連攻七八招，一直在打空氣，老實說，除了剪綹之術，妙手空空之外，來眞工夫，她比韋青還差一截子。

她越打越火，越火就越不濟事。

韋青掉頭就往外走，蕭瑤追上就是一拳砸到，韋青側身一格，蕭瑤的胳膊好像裂開，痛得吡牙咧嘴。還被震退了兩步。

蕭瑤退出時，韋青已不見影了。却聞室內有人說：「小腰，告訴你娘，妳並不喜歡劉志超。不論發生了何事？我對妳還是……」原來他又自後窗進入。

蕭瑤怒極，向屋中猛撲。說：「小腰，告訴他，別讓他窮酸臭美了！」

霍小腰冷冷地說：「韋青，你不要再來了！一切都完了……」

蕭瑤說：「聽到沒有。姓韋的，你配不上她！」

「也許！城中相識盡豪華，日夜經過謝李家……」這次韋青是眞的走了。

「小腰，他說什麼謝、李家？是什麼意思？」

「娘，那是譏諷咱們，以『齊人之福』的典故來影射您的自卑和妄想……。」

「韋青迭格小癟三！拆那！」

× × ×

小喜子的戲班在揚州已經唱完了，三天後要去高郵，今夜小喜子和焦慎和在江中游艇上幽會。

他們最初是飲酒，小喜子藉六七分酒意表演「貴妃醉酒」，搧起火之後再眞槍實刀地幹。焦慎初迷戀小喜子的解語和媚騷，小喜子則喜歡他的出手大方和那份令人激賞的活力。

就在事畢之後，都有些倦意時，船身上的「篤篤篤」敲了幾下。

「是我的部下的連絡暗號。」焦慎初披衣掖了一支手槍自艙上探出頭來，一隻小划子靠艇邊，呂二抓住船舷低聲說：「焦爺，易先生的人來找您，正在那地方等你。」

「易先生的人？姓什麼？」

「他姓梁，他說有急事，要和焦爺面談！」

「沒說要談什麼？」

「沒有？」

「幾個人？」

「只有梁先生一人，三十郎當歲，左下巴上有顆帶黑毛的痣。」

焦慎初點點頭，這是不會錯的了，連絡的人，左下巴上會有一顆帶毛的黑痣，而且一定會姓梁。

焦慎動回艙，小喜子還像一隻白羊躺在床上，身上的披單只蓋着最當眼隱秘部份。在燈光之下像玉雕般地璀璨耀目。

焦慎初的手正要伸入被單中，那白羊滾就到床內角去了，而且發出一陣嬌笑。

「小喜子，我去一下，有要緊的事。」

「慎初，後天就要去高郵了。你就不能多陪我一會？」

「實在是有急事，小喜子，我會儘快

趕同來……」摸上床温存了一會，匆匆上了小划子走了。

焦慎初這人十分機伶，他這巢穴就很隱秘，前廳是賣冥紙和錫箔的。不會惹人注意。

見到梁先生，焦慎初深深一禮，說：

「想不到先生親臨揚州。」

「風聞上海、揚州和青島三地的情況，以揚州一地最不穩，我實在放心不下，所以不得不來一次。」

「其實也不像風傳的那樣。」焦慎初說：「可能是由于姓韋的那小子傳出的謠言所致。」

「什麼謠言？」

「秦璽落在揚州。」

「這謠言是他造的？」

「大概是的，這小子可能是所有在這渾水中摸魚的幾撥人當中，最難纏難惹的一個。」

「聽說他是個特派的專員。」

「梁爺，這可顧不了那麼多。此人不除，咱們終不免處處掣肘。」

「為什麼不及時離開揚州？」

「梁爺，只因一度與屬下合作的章九如和郝振鵬倒戈，在他們就逮以前，不能就此一走了之！」

姓梁的除了下巴有一黑痣外，看樣子不是江湖中人，大概也不會功夫，他說：

「你估計要多久可以辦到？」

「梁爺，這很難估計。但我會全力以赴。如果順利的話，兩個月內當能逮住他們。」

「如果此地事了，請立刻和上海的人滙合。儘快結束……」

「為什麼這樣緊三火四地……？」

「當局已十分注意，全面展開調查，且緹騎四出韋青只是打頭陣而已……」

焦慎初記得不久前博物院組織法研討會議時，委員經亨頤曾在會上大聲疾呼：風聞已有人製成贋品，掉換故宮中的眞品，有古董欲的人已混入，相信不到十年，故宮的珍品又將盡成贋品，「保管」二字，可能變成「保完」……。

其實何需十年，大約三四年就夠了。焦慎初說：「屬下會儘快結束一切到上海報到。」

梁先生說：「在這兒千萬要小心，不可私生活奢靡，攪七捻三！」

這句話很刺耳，什麼叫「攪七捻三」？大致是指他在揚州和相好的聚聚。難道管理國家珍寳，監守自盜，不是攪七捻三？所以焦慎初很反感。

在此同時小喜子却在危急之中。

原來焦慎初這艘遊艇也泊在北門外江中，萬沒料到，距郝振鵬那艘私人的江船只有兩百多公尺左右。

郝振鵬自己的船上囚禁了章胖子，為他大量仿造贋品書畫及古董，另一艘租來的船上是阿秋。

待產的阿秋即將臨盆，目前她挺着一個大肚子，一籌莫展，只有在船上過着半幽禁的生活。

當然，阿秋也不是甘于受人擺佈的女人，她有自己的打算，也正如郝振鵬也有他的打算一樣。郝振鵬本打算立刻離開揚州去上海，但自俘獲阿秋後，他又動了貪念。

他以為目前的阿秋不啻是棵搖錢樹。

剛才他在艙口以望遠鏡眺望江景，忽然發現一個人極像焦慎初，由一遊艇上跳到小划子上離去。

郝振鵬在焦的手下受過奇恥大辱，自然不忘此仇。他仔細觀看一下，斷定是焦慎初。

追是追不上了，郝振鵬就特別注意這艘遊艇。此刻正是掌燈時刻，小艇上掛了盞馬燈，隨着船身動蕩搖擺不已。很久之後，他發現只有一個人進進出出。

這人四十左右，看來是小艇的輪機負責人，事實上這種小艇一人就可以兼二職——駕駛與機械手。

郝振鵬猜想，焦慎初為了安全，必然住在艇上。又觀察了一會，沒有看到第二個人。立刻叫部下駛來舢舨。

舢舨到了遊艇邊，他隱隱聽到一個年輕女人與一男子的交談聲，但江上有點風，聽不清在說什麼。

他交待部下在船舷上掩護他。他上了遊艇，進入艙中。

那個男人就是在望遠鏡中看到的漢子，女的披着睡袍，正在吃消夜，這漢子似乎連厨師職務也兼了。

如今二人見艙梯上站着一個人，二人都震懾了一下。漢子說：「你……你是什麼人？」

焦慎初當然不止那兩個巳背叛他的部下，這也是他狡兔三窟中的部下。

「我是什麼人巳不關重要了！焦慎初匆匆忙忙地去了何處？」

漢子不答，目光盯在他的鎗上，似乎未上頂門火。

行家最注意這個。小喜子端坐不動，賣藝出身，終年跑碼頭的人，畢竟和一般婦女不同，說道：「怎麼？連姓名也不敢告人？」

「郝振鵬！」他哂然說：「郝某和盜寳的賊的部下不同，有什麼不敢的？」

小喜子說：「原來是離職逃亡的偵緝隊長……」

「正是。妳就是紹興戲班的當家花旦小喜子姑娘？」

「郝隊長有什麼事？」

「請姑娘去清唱兩段以助酒興！」

「怎麼？出條子呀！我又不是幹那行的！」

「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妳以為唱戲的又比窰姐高尚多少？」

「而一個離職逃亡的公務人員，他又比一個戲子高明多少？」

「嘿……」郝振鵬冷笑，說：「好一個伶牙利齒的小娘們，胆子可不少！」

「怕什麼？你眞以為就吃定我們？你眞以為慎初一點準備都沒有？」

郝振鵬頭一側往後一瞄，那漢子巳閃電撲上。他以為對方的鎗未上頂門火，又在分神之時。

小喜子和這漢子心靈相通，那句「你眞以為慎初一點準備都沒有」的話，正是配合他的施襲。

他的速度不謂不快，但因相距兩步半到三步光景，而且他是站在五層艙梯的第三階上，這漢子要奪鎗顯然很不利。

郝振鵬警覺下立刻上了頂門火，幾乎同時，這漢子的右手巳摸到了他的鎗身，但還沒有够上重要部位——機頭之間的空隙。

搶奪機頭巳翹起的短傢伙，必須胆大心細，眼明手快才行。這次搶鎗行動，只差毫厘。

如果他不去搶，而一手往上一格，使子彈射向艙頂，另一手或一膝來一次「騎馬毒」的話，後果應會好得多。

「砰」地一聲，血花四濺，竟把這漢子的右上額炸飛。人一側，弄了滿地的血漿。

這景象既慘烈而令人噁心，但郝振鵬只看了一眼就甩甩鎗口，說：「小喜子，焦慎初去了何處？」

「你以為我會告訴你？」

「妳該相信，我有辦法讓妳說的！」

「什麼辦法？說出來聽聽如何？」

「使老焦的禁臠讓大家分享！」

那知小喜子笑得好開心，說：「郝隊長，是你嗎，是不是還有別人，不怕你見笑，慎初嘛，比我大二十歲，雖然身胚結棍，畢竟歲月不饒人，老是在緊要節箍眼上不大中用，所以我老是在半飢餓狀態之中，如果你行的話……」她那帶鈎子的媚眼往床上一瞟，說：「現成的戲台，文武場齊備，這台戲說唱就唱……。」

郝振鵬一楞，心想：我的媽！還眞有點來者不拒，門戶開放的架式，他攤攤手，在艙窗中向外交待了幾句話，要他的部下把舢舨弄到船舷另一邊，然後在船上藏起來，以免焦慎初同來時看到。

「小喜子，既然妳是葷腥不忌，我也就實受囉……」

小喜子一點也不含糊，往床沿上一坐，就敞開了睡袍，接着就扯她的褲帶，說：「來吧！」

床邊一具屍體，腦漿塗地，她居然視若無睹，郝振鵬自不是「吃素」的動物，而小喜子也極具姿色，自然有胃口。

只不過每個人都有他起碼的格，他的部下就在上面，怎麼能說幹就幹？況且焦慎初不是好纏的貨色，必須小心才行，他笑笑說：「還眞有點飢不擇食的樣子！」

小喜子說：「郝振鵬，我是你，就馬上離開揚州到上海去。」

「為什麼？」

「不論哪一方面，你都不是焦慎初的敵手！」

郝振鵬說：「我是長大的，可不是被人唬大的。」

「郝振鵬，聰明人一點就通。」

郝振鵬說：「只可惜我不是妳想像中的聰明人！」

「你想要什麼？」

「焦慎初的人！」

「他的肉特別好吃些？」

「那倒不是，也許他能值幾文！」

「怎麼？有人開出價碼來哩？」

郝振鵬笑着點頭。

「他值多少呀？」

「五十萬大洋。」

「你看我值多少？」說着半躺在床上，擺出一個迷死人不償命的姿態，一個女戲子，就算不是唱「嬲、紡」的能手，賣弄風情總是看家本領。

郝振鵬還眞有點眼花繚亂，因為睡袍內的短褲，只遮住了她那溜光水滑的玉腿的六七分之一。

就在這時，艙窗外有人低聲說：「郝爺，好像是焦慎初同來了！」

郝振鵬往上一逼，小喜子的反應眞快，往床內一滾，準知他此刻不敢開鎗，因為焦慎初聽到鎗聲會及時警覺。

郝振鵬怕她喊叫被焦慎初聽到，就想砸昏她。

兩人一逃一追，小喜子也許是太慌張，突然滑倒，郝振鵬伸手要去抓她的頭髮，那知上當。

原來床上有一支「掌心雷」藏在焦慎初的皮鞋中。

郝振鵬的手堪堪抓到，另一手中的鎗把砸向她的後腦，但他的掌心忽然觸到硬硬涼涼的東西上。

這時他才發現她手中有支「掌心雷」，而且只要一弄板機，就會射中他的心臟部位，郝振鵬自悔孟浪，粗心大意。

「郝振鵬，丢鎗！」她小心地坐起，此刻郝的右手下垂，鎗自然也是下垂的，鎗下垂和鎗口平端且巳瞄準心窩的局面是絕對不同的。

「小喜子，妳放心，我不會冒險！」

「丢鎗！手別擺動，只要鬆手就成了，可別拏你自己的小命當兒戲，一個榜樣就躺在你的身邊。」

郝振鵬眞的不甘心，甚至他懷疑，這個小娘魚會不會開鎗？只不過冒險的代價太大了。

「如果五秒內不丢鎗，我就叫你的腦袋開花！」

她數到「三」時，郝振鵬的鎗掉落地上，小喜子用脚去撥手鎗，但郝振鵬是半蹲在地上，忽然伸手去抓她的脚踝。

他以為够快也够準，在她的身子猛然翻落時，他同時一閃，就算她開了鎗也不會命中。

他的算盤打得不錯，似乎忘了小喜子在戲台上丢紙團給焦慎初的勁道和準頭。所以他的手還沒抓到，她的脚挽了個花，蹴在他的眼鼻之間。

眞正是滿臉開花，向後仰翻。

幾乎同時，小喜子巳撿起郝振鵬的手鎗，在窗中大聲說道：「慎初，我巳制住了郝振鵬，你要小心艙面上的人，只有一個……」

艙面上的人因怕焦慎初看到，他藏身之處不在艙窗附近，附近也無風筒，所以艙中二人說話及打鬥他沒有聽到，注意力全在駛來的小划子上。

此刻一聽主人被制住，而焦的小划子還有五六丈遠近，立刻奔向艙窗向內射擊，然而，小喜子的位置是個死角。

這個郝的部下，一邊向焦的划子上射擊，一邊向艙中掃射，雖射不到，也希望為郝振鵬製造脫困的機會。

但這樣顧此必然失彼，被焦慎初一鎗射中了右肘，巳無法持鎗，立被焦慎初生擒。

郝振鵬被上了銬子時，小喜子投入焦慎初的懷抱中，她說：「慎初，好險！」

（未完・廿）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衆俠擋着衝來的十六名金甲武士，仲清和擋着孫豹人，萬選青對婁子和，藍啓天協助高步雲、竺天生、祝士諤、陸子暘、韋凌雲等先將金甲武士消滅放倒，還有馬天龍率領的天龍隊、項楚雄的火齊隊一共五十六人，由宋天壽、聞天聲、丁藥師父女、加上白骨三英等十七人以少敵多，史琬、藍玉鳳纏鬥桃花女的四名宮裝侍女，拖住陣脚，幸好差强人意，能够控制了局面，逐步轉弱爲强，清除附敵，向大廳中心靠攏，爲徐少華押陣，對付史紫丹，目前大廳中只有桃花女和四名侍女、史紫丹，他力敵徐少華，仍未落敗，其勢已孤……

首徒已伏誅 武林得安寧

也就在此時，突見兩條人影，奇快無比的同時飛閃而入，一個是藍啓天，他怕女兒有失，仗劍掠上。

一個是白元規，他看徐少華傷勢不輕，不能再和史紫丹交手，一面以「傳音入密」要賈老二把徐少華扶下，趕緊運氣行功，由他上去把徐少華替下來。

因此史琬、藍玉鳳被震後退，藍啓天和白元規正好補上。

史紫丹目光一瞥，大笑道：「好，好，今天反正全要上場的，你們兩個先出手也好。」

桃花女妖嬈的笑道：「就是他們兩個？不嫌太少了嗎？」

史紫丹沉嘿道：「不要緊，待回他們自會一個個加進來的。」

白元規喝道：「你說什麼？」

桃花女手提長劍，格的笑道：「我說你們兩個兩個的上來，不嫌太麻煩嗎？神君的意思，是說不消幾個回合，你們的人，看出你們兩個情勢吃緊，自會加入戰團來的，現在你懂了吧？」

她巧笑倩兮，說來嗲聲嗲氣，但口氣却是不小。

藍啓天朗笑道：「那倒未必見得！」

桃花女道：「藍大莊主不信，馬上就可分曉！」

「好！」藍啓天長劍一圈，一道藍色劍光直奔桃花女。

白元規也在此時朝史紫丹喝道：「咱們毋須多說，閣下接着了。」右腕一振，白骨劍漾起幾道白芒，直射過去。

兩人幾乎是同時出手，史紫丹和桃花女似是毫不在意，長劍隨手一左一右向外劃出。

他們這一劍看去各自施爲，封解白元規、藍啓天兩人的攻勢，但兩道劍光才一出手，就矯若游龍，光芒大盛，一下會合，居然像是一個人劃出來的一道劍牆，把白元規、藍啓天圈入在劍光之中。

這是外人所看到的景象，白元規和藍啓天卻並無被劍光圈住的感覺，只是感到

兩人被隔了開來，但他們本來就是各自攻向一人，第一招被封開，第二招第三招就緊接着出手。

如論劍上造詣，白元規功力之深，並不在史紫丹之下，藍啓天也足可對付桃花女，但不知怎的，交手不過三招，陡然發現史紫丹和桃花女兩人聯手之後，劍上威力不知增强了多少倍！

一個劍勢開闔，宛如汪洋大海，波瀾壯闊。一個劍勢奇幻，似東實西，劍劍狠毒！

三劍下來，白元規已可感到自己絕不是史紫丹對手，藍啓天也發現桃花女劍法之奇，自己根本摸不清頭緒，連想見招拆招，都封架不住。

白元輝、白元浩、白元亮三人看出情形不對，正待出手！

白骨神君看得目芒飛閃，左手朝前一擺，說道：「你們上去也不是他的對手。」右手白骨劍嗆然出匣，大步朝戰陣中走去。

史紫丹大笑道：「白神君再要賜教，兄弟歡迎得很。」口中說着，刷地一聲，一道劍光直奔白骨神君面門。

白骨神君沉笑道：「閣下口氣越來越狂了。」揮手一劍，朝前迎擊過去。

那知就在此時，陡覺身後有一縷極細冷芒激射而來，只好施展移形換位，側身讓開。

目光一瞥，看到一縷精光倏然隱去，不覺暗暗一怔，忖道：「原來偷襲自己的是桃花女，此女剛才使的大概是『束劍成絲』了，劍術能練到此一境界，已非易事，難怪他們口氣有如此之狂了！」

照說加上了白骨神君，白元規和藍啓天應該可以減輕負担了，那知白骨神君的揮劍加入劍團，雖然和史紫丹力拚三招，依然平分秋色，沒把史紫丹震退半步，也並沒有替白元規、藍啓天兩人解圍，甚至還是和白元規隔着一道劍牆，絲毫沒有衝破。

白骨神君在武林中可說是少數幾個超强高手之一，此時揮劍攻入，接連幾劍，不但未能把史紫丹逼退，甚至連想和白元規會合，都未能如願，心頭不由大怒，口中沉喝一聲：「看來史神君方才和老夫交手之際，果然留了一手。」

白骨劍隨着喝聲一連劈出九劍。他盛怒而發，這九劍果然聲勢極壯，記記含蘊全力，聲若裂帛！

但不論你劍勢如何凌厲，硬是衝不開史紫丹和桃花女兩支長劍縱橫糾結的一層劍網！像一片厚厚的雲層，可以把最强烈太陽都遮掩起來，變成滿天陰霾！

這一情形，看得白元輝心頭大爲凜駭，回頭朝白元浩道：「想不到這老賊竟有這般厲害，老三，咱們一起上去，看他如何應付？」

白元浩點點頭道：「不錯，他不過仗着兩人聯手，劍勢較廣而已！」

一面朝白元亮、白少游兩人說道：「元亮，你和少游站在這裏，不用上去。」

話聲一落，就和白元輝兩人率同八名中年劍士，揮動長劍，朝戰場中間縱撲而上！

這十個人，十支長劍，就像十頭兇猛的獅虎，劍先人後，撲入戰圈，當眞非同小可！

試想白元輝、白元浩兄弟，劍上功力，也不過稍遜老大白元規而已，若在江湖武林而言，已可算得上是頂尖高手。

那八名中年劍士，是白元規一手調教而成，且精擅聯手戰術，一身武功，還在白少游之上。

十個人一下衝入戰陣，朝史紫丹、桃花女圍攻而上，這一份聲勢，自是極爲强盛。

照說史紫丹、桃花女兩人目前正在和白骨神君、白元規、藍啓天三人交手之際，突然加入這十個人的圍攻而上，自該忙於應付才是！

但事情却居然會出人意料，史紫丹、桃花女對白元輝等十人的圍攻而上，好像視若無覩，絲毫無動於衷，一個只是自顧自的揮動長劍，開闔如故，一個依然劍勢奇幻，倏東倏西，令人不可捉摸。

他們並沒理會攻上去的十個人，但攻上去的十個人，都感到史紫丹、桃花女各自還攻了他們一劍。

不，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已衝入劍陣之中，前後左右，都繚繞着劍光，刹那之間，和自己一起衝上來的同伴，幾乎全失散了，只剩下自己一人，獨立蒼茫，奮勇迎戰！

這是白元輝等十人共同的感覺，站在戰陣外的人呢？他們只看到白元輝等十人揮劍衝上去的時候，一圈劍光，像天空閃電般連連閃動，等十人攻入陣去，劍光又及時封閉，十個人就一起被圈入在劍光之中了！

這一情形，直看得各大門派的人莫不悚然失色。

方才被桃花女毒劍所傷亡的人，各自趺坐在地，經過這一陣工夫，運功逼毒，但看去毫無半點進展。

乙老人家盤膝趺坐，右手抵在徐少華後心，正在運功療傷，賈老二、史琬、藍玉鳳、丁鳳仙等人守着他站在一旁。

仲清和看得暗暗皺眉，手持一對鐵筆，朝萬選青道：「選青老弟，咱們人數雖多，但形勢似乎對咱們不利，咱們除非聯手把史紫丹、桃花女除去，如論單打獨鬥，只怕沒有一個人會是他們對手，咱們機不可失！」

萬選青矍然說道：「仲掌門人說得極是，咱們只有合大家之力，才能够把他們除去，咱們不妨過去和丐帮韋帮主先商量商量。」

仲清和點點頭，兩人相偕朝韋凌雲身邊走去。

韋凌雲眼看兩人朝自己走來，慌忙抱拳，說道：「二位前輩可是有什麼指教嗎？」

仲清和含笑道：「韋帮主言重，兄弟方才和萬老哥商量，認爲以史紫丹的武功，有白骨神君這樣的高手，加上白骨三英，咱們任何一個門派，都無法和他抗衡，此人不除，武林後患無窮，即以目前來說，依然奈何他不得，唯一的辦法，只有咱們集合所有力量，一起上去，或可把他捕殺，這要韋帮主合作才好。」

韋凌雲道：「仲掌門人的意思，可是

要敝帮八大長老加入戰圈嗎？」

萬選青接口道：「不錯，要擊殺此獠，唯有大家全力一擊，貴帮八大長老功力深厚，再加上仲掌門人和兄弟兩人一同出手，或可克奏膚功。」

韋凌雲望望八大長老，問道：「柏長老，你的意見如何？」

鐵猴子柏長青道：「仲掌門人和萬莊主所見極是，目前形勢，已極明顯，白骨門和藍大俠等人，一旦落敗，咱們再要出手，就來不及了，而且目前各大門派的實力，也只有咱們這些人了，除了和他放手一搏，已別無選擇。」

韋凌雲點頭道：「好，咱們就和仲掌門人、萬莊主二位聯手同上，給他來個攻其無備。」

柏長青回頭道：「帮主和三位副長老可留在此地，給大家掠陣。」

韋凌雲笑道：「我也要參加，搏殺武林公敵，我自然也算一份了。」

他是帮主，話既然說出來了，柏長青自是不好反對。

計議定當，就各自分散開去，丐帮八大長老使的都是打狗棒，兩人一組，分爲四組，可以聯手攻敵，韋凌雲使的也是打狗棒，但他另有威力極强的「擎天三式」，必須以左手施爲，無法和人聯手，就得單獨施展。

柏長青怕他有失，就把他安排在四組人的中間，萬一不敵，八位長老儘可以全力保護。

仲清和、萬選青兩人一組，共分五個不同方向向戰圈撲攻而上。

這一下雖是分五個方向撲攻，但因丐帮八大長老使的是八支竹節精鋼打狗棒，足有六尺長，施展的同是「打狗棒法」，這一發動，八支打狗棒宛如一片烏雲，朝史紫丹、桃花女當頭蓋落！

韋凌雲更不怠慢，口中吐氣開聲，左手接連使出「擎天三式」第一式「隻手遮天」、第二式「不測風雲」、第三式「石破天驚」。

這三式只有丐帮帮主才能練習的鎮帮掌法，果然威力非凡，從第一式出手，就掌風呼嘯，有如迅雷乍發，接着就像風雷交擊，天地倏變，一丈方圓，大有地動山搖之勢！

仲清和、萬選青也隨勢跟上，一個雙筆劃起點點寒芒，漫天飛洒，乘隙而入。一個長劍開闔，劍勢如長江大河，滔滔奔流！

這一擊，可說各竭其能，每個人都把自己最拿手的絕活使了出來，因此五面交擊，威勢之盛，無與倫比！

但這番波濤洶湧的攻勢，只是在戰圈之外，虛張聲勢而已，他們誰也攻不進戰圈去。戰圈中，除了白骨神君，沒有一個人的劍勢、掌力，能夠威脅到史紫丹、桃花女兩人的。

丐帮「打狗棒法」雖是厲害，黄山「萬流歸宗劍法」雖然博大，但史紫丹早已有了破法，自然不會把他們看在眼裏。

韋凌雲的「擎天三式」，因係丐帮不易之秘，只有帮主一個人會使，是以史紫丹也沒有破法，但韋凌雲究竟年事尚輕，功力稍遜，對史紫丹也不足以構成很大的威脅。

因此這十一個人（仲清和、萬選青、韋凌雲和八大長老）的投入戰圈，比方才白元輝、元浩和八名中年劍士也差不了多少。

剛剛發動攻勢之際，看去好像聲勢不小，但在史紫丹、桃花女雙劍聯手，不過幾招之後，這十一個人又被史紫丹縱橫交織的劍光圈了進去。好像他的劍勢，可以包容萬物，任你人數再多，只要使開了手，就可把你圈入在劍光之中。

一經被他劍光圈入，縱然你人數衆多，也會被劍光各個隔離開來，就算你練有合擊之術，到了這時，也聯不起手來了。

這下眞把白元亮、白少游看得大爲凜駭，全場高手幾乎全投進去了，史紫丹居然僅憑一支長劍，能把這許多人圈入劍光之中，他使的會是什麼劍法呢？

只聽戰場中响起白骨神君的聲音喝道：「諸位小心，史紫丹使的乃是昔年號稱魔劍天王的『大羅天劍法』，一經施展，其長處就是專門能把敵人困入劍光之中，但若要傷人，必須另有人和他配合。如今和他配合的乃是桃花女，此女使的是昔年九指聖母的『天殘魔劍』，一劍出手，可以分襲數人，才是眞正殺手，諸位對她務必多加注意。」

原來白骨神君發現自己在功力和對敵經驗上，和史紫丹不相上下；但若論劍招奇奧，自己就不如史紫丹甚多，要想勝他，實非易事，不，自己一點把握也沒有。

再看史紫丹和桃花女聯手之後，一個以劍光圈人，一個乘機施展殺手，此一陰謀，十分惡毒。這就一面揮劍和史紫丹交擊，一面却暗暗注意着桃花女的劍招，只要她出手襲擊，他就以迅疾手法，搶先朝她攻上一兩招，使她忙於封架，無暇再去傷人。

此時眼看丐幫的人也投了進來，人數一多，自己就無法兼顧，替大家把桃花女的「天殘魔劍」一一化解，才出聲告誡大家，希望大家多加注意。

話聲出口，只聽見桃花女格格的一聲嬌笑，說道：「白神君這句話豈不是把他們看成了沒見過世面的的孩子？雙方交手，只要有一方不留神，就會被另一方乘隙出手，何用一個困敵，一個出手，這麼麻煩？」

口中說着，長劍突然迎面洒出，一片劍光，急如匹練，朝白骨神君胸前電射而來。

但在這片劍光下面，另有七點寒芒，作北斗七星狀，毫無聲息的襲向白骨神君臍下七處穴道。

白骨神君白骨劍朝前揮出，噹的一聲，擋開了射向胸口的匹練，口中忽然大笑一聲，說道：「老夫早就料到妳會乘機偷襲！」

右劍疾落，劃下一道劍幕，擋住對方七點寒芒，左手也在此時，倏然暴長，施展「通臂功」，五指勾曲如爪，疾向桃花女執劍右腕抓去，使的是白骨門的「白骨神抓」。

桃花女還來不及去縮手，突然一道劍光從斜刺裏飛來，削向白骨神君左腕，那自然是史紫丹出的手了。只見一陣嘶嘶輕

响，幾條尺許長的赤金光芒朝史紫丹頭臉激射過去，那是藍啓天放出來的七條飛天蜈蚣！

史紫丹大笑一聲，左手揚處，凌空拍出一掌，只見他左手堪堪揚起，已變成一隻色呈暗紅的手掌，一道炙熱如火的的掌風，向上湧起，七條飛天蜈蚣立時有四五條被他「火靈掌」的火氣一炙，紛紛跌落在地上。

就在此時，史紫丹右手長劍突然「錚」的一聲，從他手中掙脫，向上飛射了出去。

史紫丹心頭一驚，他自然知道這是乙九施展「縱鶴擒龍」功的「擒龍手」把自己長劍吸了過去，目光迅速一抬，長劍已經飛出去八九尺遠，口中不由大喝一聲，右手同樣向空一招。

他雖然不會「縱鶴擒龍」，但潛修苦練了數十年，一身內功已臻上乘，這一招手平飛出去的長劍立時被他內力吸住，雖沒倒飛回來，却也不再向外飛出，一下停空中。

乙老人家已經給徐少華運氣療傷完畢，人就站在五丈開外，一見史紫丹的長劍在空中停住，不覺招手笑道：「過來，過來。」

那停在空中的長劍又掙動了一下，要待朝乙老人家飛去！史紫丹也急忙向長劍招手，凝聲喝道：「回來！」

長劍經他招手，又停住不動了，雙方各展內功，爭奪着這柄長劍，也等於較上了內力，乙老人家遠在五丈以外，史紫丹和長劍却只有八九尺遠近，但他不敢移動脚步，生怕稍一分心，長劍就被乙老人家收去。

剛才白骨神君因丐帮的人衝入戰圈之際，就暗中叮囑白骨三英，捨了史紫丹，盯住桃花女（因已方人手一多，自己照顧不來，怕她乘機傷人）。

這時史紫丹長劍脫手，和乙老人家較上內力，以他的身份，對方手中無劍，就不好再出手了。

丐帮八大長老眼看史紫丹長劍脫手，正是最好的機會，鐵猴子柏長青左手打出暗號，八大長老八支打狗棒同時出手，人影倏合，八道棒影閃電朝史紫丹左右前後集中攻到。

韋凌雲更不怠慢，右手打狗棒往地上一插，左掌一記「不測風雲」掌風如濤，朝他當頭蓋落。

史紫丹看得大怒，一隻色呈暗紅的手掌猛向攻來的八大長老掃了出去。

白骨神君急忙喝道：「小心他火靈掌，快向後退！」

一道炙熱如火的掌風已經橫掃過來，柏長青，張友泉，任青山三人首當其衝，立被掌風掃了出去，跌倒地上，立即昏迷不省人事。

韋凌雲見狀大吃一驚，差幸王麻子，汪長壽，邵長根及時搶出，把三人抱起，退了下去。

史紫丹也因這一記「火靈掌」，稍微放心，停在空中的長劍「嗖」的一聲，被乙老人家的「擒龍手」吸了過去。

站在史紫丹身後不遠的四名黃衣使女，手中還捧着玄鐵如意，白玉拂塵等物，看他長劍脫手，急忙趨了上來，以備他取用。

史紫丹向她們揮了一下手，仰首大笑道：「史某就是不用長劍，一樣可以置爾等於死地。」

口中說着，右手一振，伸出一隻烏黑的巨靈掌來（黑手印），左手一抬，手掌色呈暗紅（火靈掌），這一黑一紅兩隻手掌，看得令人目悚心驚。

他在這一瞬間，身形飛旋，雙掌左右橫掃而出，逼得圍攻他的人，紛紛却步，後退不迭，連白骨神君也不敢和他硬接，向横裏斜退開去。

桃花女眼看機不可失，立即振腕發劍，一支長劍，飛射出八九點寒芒，朝向後疾退的衆人投去。

白骨三英及時人影閃動，三支白骨劍急疾劃出，戰場中登時响起一陣叮叮輕响，每人接了她分射出去的三劍。

史紫丹雙掌掃過，眼看衆人辟易，不覺仰天大笑道：「你們人數雖多，怎麼沒有人敢接老夫一掌？」

「黑手印」、「火靈掌」，確實沒有人敢和他硬接！

但就在他笑聲未落，突聽半空中有人大喝一聲，一片烏雲像泰山壓頂，往他頭上直蓋而下。

那是一件寬大的黑袍，有人從大廳樑間往下罩落，樑高三丈，史紫丹身高六尺，中間相距不過二丈四尺，這襲黑袍有人鼓足了內勁而發，來勢自然十分迅速。

這人正是千毒谷主紀千里，他方才誤接了史紫丹一記「火靈掌」，被魔火眞氣幾乎炙傷內腑，幸他練成毒功，慌忙服下「毒靈丹」，經過一陣調息運功，算把火氣逼出體外，恢復過來，心頭對史紫丹恨之入骨。

自思不論劍法掌法，都難是史紫丹的敵手，惟有用毒，或可勝他，因此在雙方激戰之時，悄悄登上横樑，隱身俟機。

正好乙老人家施展「擒龍手」，把史紫丹手中長劍吸了過去，他趁機脫下身上長袍，貫注內力，往下罩落。

這一件長袍，乃是千毒谷主隨身最毒之物，有人和他動手，別說手足碰上他衣角了，不消幾個會合，只需長袍因風飄動，內功稍差的人，就會頭昏腦脹，不支倒地。（方才他曾和史紫丹激戰多時，史紫丹未曾中毒，是因內功深厚，些許因風飄散的毒氣，自然傷不了他）。

史紫丹喝聲入耳，急忙仰首看去，發現紀千里把一襲黑袍朝自己當頭蓋落，對方乃是以用毒出名的千毒谷主，這件黑袍若無特別作用，豈會身隱樑上，在此時向自己擲來？他心念轉動之際，貫注內力的長袍離頭頂已不過七八尺方景。

史紫丹沉嘿一聲，雙掌倏然朝上撑起，再向外一分，但聽一聲裂帛大响，千毒谷主一件黑袍被他「火靈掌」、「黑手印」兩種絕世武功在頭頂上七八尺的上方撕裂開，震成千百片碎布，隨着勁氣，朝上捲起。

這兩種掌功所發出來的力道，豈同小可，朝上捲起的千百片碎布，不啻千百支箭鏃，紀千里那有躲避的機會，口中悶哼一聲，從樑上直跌下來，又是砰然一聲，

墮落地上，就一動不動。

紀若男看得心胆俱裂，口中尖叫一聲：「爹……」一個人急步衝了過去。

黑袍碎裂，蘊藏在袍上的千種劇毒，自然也會紛落如雨！

藍啓天眼看紀千里居高臨下，擲下黑袍，史紫丹一紅、一黑兩隻手掌朝上撥起，他一聲不作，左手大袖一展，數十隻體積細小的飛蛾，朝史紫丹身上激射過去。

史紫丹身上穿着金縷衣，不怕刀劍，但金縷衣只是一件上衣，數十隻飛蛾鑽入他長袍之內，到處亂螫，自可咬到血肉之處。

史紫丹口鼻之中吸入不少劇毒，還一無所覺，但被飛蛾到處亂螫，至少也有十幾處刺痛，自然立時就察覺了，他只當是紀千里黑袍上的毒虫，心頭又驚又怒，正好紀若男哭喊着衝了上去，口中怒哼一聲：「該死的東西！」右手揮手一掌就朝紀若男拍了過去！

但見人影一閃，徐少華一下攔在紀若男身前左方，左手及時斜拍出去，他不敢和史紫丹的「黑手印」硬拚，但施展「縱鶴手」，從橫裏推出，自可把「黑手印」掌力向右推開，同時口中大喝一聲：「老賊看劍！」

右手抬處，秋水寒一道清瑩劍光，已向史紫丹當胸遞去。史紫丹拍向紀若男的「黑手印」被他「縱鶴手」推開，身子微微晃動了一下，對他刺來的秋水寒，居然不避不閃，劍光倏沒，但聽「嗤」的一聲，業已刺入他胸口。

原來史紫丹口鼻之中吸入千毒谷主黑袍上的千種劇毒，又經藍啓天數十隻飛蛾鑽入體內到處亂螫，在他拍出一記「黑手印」之後，就巳劇毒發作，徐少華刺去的這一劍，他早就失去知覺，那裏還會還手？也只有秋水寒可以刺穿刀劍不入的金縷衣，這就是他謀奪到金縷衣之後，一直要追索秋水寒的緣故。

徐少華沒想到自己這麼容易就一劍刺入史紫丹的心窩，心頭不由得一怔，回手拔出短劍，巳經激動得流下淚來，大聲叫道：「爹，孩兒總算給你老人家報雪血仇了。」

他抽出秋水寒，史紫丹挺立的身子才砰然往後倒去。

徐少華這聲哭喊，聽得正在和白骨三英激戰的桃花女猛吃一驚，長劍急遽揮出三道劍光，把白骨三英逼退一步，口中尖叫着：「神君，神君！」

身子一仆，左手迅快撈起史紫丹的屍身，往後連退兩步，雙目盡赤，望着徐少華，厲聲道：「是你殺了神君……」

話未說完，脚下一個踉蹌，身子往前一傾，朝地上撲倒下去，她不知史紫丹衣上沾滿了千種劇毒，是以話聲未落，就毒發身死，和史紫丹作了同命鴛鴦。

這下直看得四周的人莫不悚然動容，怕沾上劇毒，紛紛後退不迭！

大廳上一場激戰，至此巳經全部停止，史紫丹的四名黃衣使女，和桃花女門下的秦妙香及四名宮裝侍女，早巳嚇得面無人色，站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

買老二笑嘻嘻的走了過去，尖聲道：「好了，好了，史神君和桃花仙娘因抱着太大的野心，才致有今日的失敗，如今自食惡果，首徒巳死，妳們不用害怕，沒人會傷害妳們的，不過秦姑娘，妳身上有天殘魔劍的解藥？」

秦妙香伸手入懷，取出一個玉瓶，遞了過來，說道：「這是仙娘奪命毒劍的解藥，只須把藥末敷在傷口上，就會有毒血流出，等血色正常，就可無事！」

接着目含淚光，抬頭問道：「我們可以把神君和仙娘的遺體運走嗎？」

買老二道：「史神君和桃花仙娘兩人遺體上，都沾滿了劇毒，誰也不可去碰觸，除了焚化，還能運出去嗎？妳們放心，這裏自會有人給他們埋葬的！」

史琬走到離史紫丹身前數尺，盈盈跪拜下去，含淚說道：「你是殺死我爹娘的仇人，但你也扶養了我十八年，視我如己出，我……們的恩仇，從此勾消了。」她仰首向天，哭道：「爹，娘在天之靈，請恕女兒不孝，沒有手刃親仇，但大哥旣巳殺了他，二位老人家也可以安慰了……」說着不禁大哭起來。

聞天聲示意柳飛絮，藍玉鳳過去扶起史琬，低聲勸慰着。

買老二巳把解藥交給了丁鳳仙，要她去分別給桃花女毒劍所傷的宋和壽、杜浩然、高步雲等七人治療劍創。

另外丐帮長老柏長青、張友泉、任青山三人，被史紫丹「火靈掌」所掃中，傷得雖然還算不重，也內腑如同火灼，只是喘氣，服了丁鳳仙從爺爺藥箱取出來的「冰雪散」，再經過一陣調息，也差不多好了十之八九。

現在大家都聚在一起，商量善後。

仲清和朝聞天聲問道：「聞老哥，你看這裏該如何處置呢？」

聞天聲連忙抱拳道：「不敢，兄弟正想問問買總管呢，看他可有腹案？」

「嘻嘻，馬陵先生不恥下問……」買老二聳着肩笑嘻嘻的道：「其實這裏巳經沒咱們的事了。」

聞天聲道：「買總管此話怎說？」

買老二道：「這裏是鳳尾帮的所在，自該由賀帮主來善後才對。」

萬選青在旁道：「賀天錫他不是……」

買老二忙道：「賀帮主是被史神君用藥物控制，身不由己，經小老兒給他服了解藥，巳經沒事了，這時候正在前面遣散史神君手下的無敵營……」

聞天聲道：「無敵營三百武士，這樣遣散不大好吧？」

買老二嘻的笑道：「馬陵先生放心，方才小老兒足足化了頓飯工夫，早就廢了他們武功，包括總領司徒望在內，從此再也作不起怪來了！」

聞天聲道：「那桃花女的手下呢？」

「嘻！」買老二伸手朝大廳左首一指，說道：「你老請看，他們（天龍，火齊兩隊武士），自然比照無敵營待遇辦理，只要等廳門開啓，就可領取川資，各自回籍謀生！」

聞天聲笑道：「原來買總管全巳有了妥善安排。」

萬選青道：「但大廳這兩扇厚重鐵門，要如何才打得開呢？」

「這個容易。」買老二口沫橫飛的道：「小老兒當過大會總管，這點機關還會摸不着邊嗎？」

說完，雙足一點，人巳縱身躍起，伸手在樑上摸了一把，就回身落地。

只聽一陣隆隆悶响，兩扇厚重鐵門果然徐徐開啓。

秦妙香率領四名侍女和史紫丹的四名使女，向史紫丹、桃花女二人遺體拜了幾拜，黯然朝廳外行去。

秦妙香一雙俏眼幽幽的朝徐少華投以一瞥，似想和他說話，但終於低頭走了。

祖東權也在此時，抱起千毒谷主遺體，由紀若男和衆人一一道別，才和五方護法一起回轉千毒谷。

這一場激戰下來，各大門派這邊，只有千毒谷主是唯一犧牲的人，大家心頭都感到十分沉重，默默的送了出來。

徐少華輕咦道：「師父呢？」

買老二笑道：「乙老人家早走了。」

走出大廳就看到黑面龍王賀天錫率同四名堂主走了進來，看到衆人，連忙拱手道：「託天之幸，諸位道兄總算無恙，兄弟慚愧，被藥物控制，差點作出對不起江湖朋友的事來。」

杜浩然道：「老哥毋須自責，咱們這些人還不是被他控制了，若非買總管巧妙安排，咱們全成爲千古罪人了。」

「阿彌陀佛，杜老你少說兩句吧，小老兒會担當不起。」

買老二連連拱着手，一面朝黑面龍王道：「帮主爺，咱們說正經的，裏面這個爛攤子，就交給你了。」

賀天錫忙道：「些許微勞，兄弟自當擾辦，這是應該的。」

買老二站在階前，舉目四顧，朝白骨神君和白元規拱拱手道：「白神君，這次多蒙白大莊主三位趕來支援，才能敉平一場武林刦運，小老兒在這裏謝了。」

白骨神君豁然笑道：「此次如非買總管洞燭先機，遑論老夫，白骨門都可能淪入魔爪，要謝，也該是白骨門向你致謝才是。」

「白神君言重，小老兒不敢當。」

買老二轉過身去，朝宋天壽，聞天聲兩人拱拱手道：「宋大俠，馬陵先生，如今少莊主大仇巳報，該和少夫人（史琬）一起回雲龍山莊去了，小老兒的差使也大功告成，該向二位和少莊主，少夫人告辭了。」

聞天聲道：「你要走了？」

「嘻嘻！」買老二聳聳肩，笑道：「小老兒是奉師命來協助少莊主的，事情完了，自該回去覆命了。」一面朝小珠，小玉招招手道：「妳們兩個隨我走吧。」

史琬被他一連兩聲「少夫人」叫得粉面飛紅，此時聽說他要走，不覺問道：「買總管，你會來看我們嗎？」

買老二嘻的笑道：「只要有酒喝，小老兒一定會來。」

他像大馬猴似的，彎腰聳肩，率同小珠、小玉往外行去。

但站在階上的藍啓天耳邊，却响起他的聲音：「藍老大，別忘了，小老兒方才和你說的話，小老兒也和宋老大說了，自會有他作主，小老兒黃山回來，再來喝謝媒酒。」

（全文完）

通天眼

·本文承自第84頁·

小牛點點頭，他那副呆頭呆腦的樣子，似乎更易獲得別人的信任。

何學林把小牛帶到冲晒室去，巡視了一遍之後，又帶他到那間控制室去。小牛最感興趣的，當然就是後者了。

何學林指着控制室裏的儀器說：「這是一副電腦，它所收藏的資料豐富，老闆的占卜就越靈，但是，這秘密你千萬不要說出去。」

小牛答道：「我知道了。」

何學林簡括地把一些使用電腦的常識告訴了小牛，以便必要時，小牛可以代替他的職位，小牛本來對電腦就有濃厚的興趣，尤其這兩三年來，旣學且問，對於這方面的知識非常豐富，所以何學林一說他就明白了。

只是對於傳眞方面設備，他仍有懷疑，所以問道：「電腦方面的資料，怎麼可以傳到老闆的占卜房裏去？」

「電腦裏面的資料，是傳到水晶球裏去的，也只有他一個人可以看得見。」

「爲什麼？」

「因爲他除了一副特製的透視眼鏡之外，還有一副隱形眼鏡，兩者配合起來，便可看見水晶球內的提示，那種提示就是由這副電腦直接傳送過去的。」

何學林說完，又順手開了一副電視機，按動一個按鈕，螢光幕上立即出現一些畫面，小牛看見那些畫面之後，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冷顫！原來那是魔家星占卜房外面的會客大廳，人客就坐在那兒的沙發上輪候，小牛那天曾經和游天虹在那兒出現過，所以小牛担心何學林巳經見過他的樣子了，那麼，何學林應該知道他的底細。旣然知道，爲什麼不識穿他？小牛越想越感到渾身不安。

何學林沒有注意到小牛的表情，他又說：「這是可以透視大廳裏的情形的，要是我們從螢光幕上發現了什麼名人，便立刻把電腦資料準備妥當，待至那人進入占卜房見魔家星時，便傳送到水晶球去，那麼，魔家星就變成『天眼通』了。」

小牛恍然大悟。他一邊注視螢光幕，一邊回憶當日與游天虹坐過的位置，直到他想起了當日所坐的一排沙發位於大廳一角，鏡頭剛好無法映到，小牛才悄然放下了心頭大石。

何學林解釋完各項設備之後，又說：「在以後的日子裏，我會敎你如何把最新搜集的資料，灌輸到電腦系統中去。」

小牛又故意問道：「誰爲他搜集到這麼多資料？」

「主要資料來自那些女傭，魔家星的生意大部份由他們介紹來的。」

「女傭？」小牛怔了怔，重複地說。

「是的，她們分佈在每個角落，是魔家星手上最可靠的綫人。」

小牛記起了那晚跟踪魔家星時，偷聽到他與那個女傭的談話，也就明白過來了。

小牛聽何學林的語氣，似乎集中在魔家星的占卜方面，看情形，他似乎極力避免提及魔家星的勒索勾當。其實，那才是最重要的。相信魔家星靠勒索的收入，也一定非常之可觀，雖然魔家星收的占卜費用也是出名的昂貴，但是與勒索所得的費用，眞是小巫見大巫。

小牛負起偵查與滲透的重任，自然要逐步去了解更多關於這方面的事情，但是爲免打草驚蛇，小牛也不敢太過着痕跡去追問，他只能順其自然，希望何學林會在不知不覺中，讓他

知道更多。當小牛有機會進入黑房時，他看見那具打火機形的袖珍攝影機，他立刻想起了游天虹曾經提及過這東西。於是，也故意拿起來把玩。何學林解釋說道：「這是紅外綫攝影機，相機是特製的，菲林也是特製的，但你只須明白如何將極小的底片冲晒放大就行了，其他的事，亦無須去理會。」

何學林雖然沒有說明白，但是，小牛巳經領悟到所謂「紅外綫透視攝影機」的妙用，原來所有的裸照都是利用這特製的攝影機拍攝出來的，紅外綫可以滲透各種棉毛衣服的纖維，所以拍攝出來的照片，明明是穿得整整齊齊的，也會變得赤條條。

那一天，何學林的工作似乎比較清閒，因爲前來光顧魔家星占卜的客人不多，而且，大部份是一些小市民，他們在電腦的記憶系統中，都沒有資料。

何學林一邊在跟小牛閒談，一邊留心着螢光幕中的人們，看看有沒有什麼名人，他的面前有一本厚厚的册子，上面貼滿了名人的照片，每幅照片底下，都注有電腦系統的資料密碼。只要按照這些密碼在電腦按鈕上按動合滴的數目字，經巳縮影了的資料，就會再度重現，直接傳送到水晶球那兒去。

何學林正想跟小牛說點什麼，他突然頓住了。小牛知道在螢光幕上，可能出現了某位名人，否則他不會緊張成這副樣子。因此，小牛也就迅速把視綫移到螢光幕上面去。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小牛也呆住了，來者並非別人，正是私家偵探江强。小牛在驚愕之下，何學林巳把他的照片找到。照片脚下有編號，只見何學林在電腦按鈕上連接按動了一組號碼，將資料傳送出去。

江强在會客廳裏，但占卜房內暫時未有客人，所以何學林及時通知了魔家星。

魔家星在水晶球內看見了那一組有關江强的資料之後，也呆了一陣。

由於這時候江强是魔家星的唯一客人，所以很快地江强便被魔家星的女助手請了進去。

江强坐下之後，魔家星用生硬的本地話問道：「不知閣下想問些什麼？」

「我想知道有件工作是否能完成。」江强說：「這件事對我影响甚大，請爲我占卜。」

魔家星照例又是合什焚香，喃喃自語一番後，雙目直視水晶球。

魔家星說：「閣下是位私家偵探……」

聽了這話，江强吃了一驚，他心裏暗想，這個天眼通果然厲害，但他却沒有想到有關他的資料早巳經入了。電腦

魔家星又說：「照玄機中的暗示，閣下的工作將無法完成。」

「爲什麼？」

「我不負責查根問底，只能將我從水晶球見到的一切告訴閣下。」

「既然你能知道我是個私家偵探，也許你也知道我所說的那件工作是什麼？」

「不，水晶球內沒有顯示。」魔家星說：「你還有什麼要問嗎？」

「當然有，我想問問你有沒有聽過黃金這個人的名字。」

「水晶球不會顯示這問題。」魔家星說。

「不要再裝蒜了，黃金的太太曾經到這裏來占卜，她在這裏給人攝取了一幅照片，之後又遭勒索，我懷疑這件事與你有關。」

小牛在螢光幕上看見這樣的情形，心裏不禁暗罵江强。他還沒有足夠的證據，怎能這樣打草驚蛇呢！小牛從螢光幕上看見魔家星的臉色大變，他站起來，怒視着江强，吼道：「滾，你快給我滾！」

江强也不甘示弱，他從櫈子上一躍而起，說道：「如果我今天不能弄清楚這件事，我決不離開。」

魔家星一手搭着江强的衣領便往外跑，江强也不是善男信女，回身一掌把魔家星推開，兩個人就此扭打起來。何學林從螢光幕上看見這樣的情形，也不知所措。眼看江强佔盡了上風，他又不敢報警，因爲他們所做的事是見不得光的。就在這時，他身旁的小牛突然衝出了房間，把何學林嚇了一跳，他本想叫住小牛，但巳經來不及了。

江强一看見小牛，先是一怔，隨即想說句什麼，但小牛巳向着他的小腹一脚踢過去，他在毫無準備之中被小牛有機可乘。小牛這一踢，痛得他幾乎昏死過去。他捧着小腹，指着小牛說道：「你……你……」小牛連忙向他打了一個眼色，他莫名其妙，只好說道：「魔家星，我不會就此罷休的！」說完，他匆匆跑出了魔家星的占卜辦事處。

江强走了之後，魔家星才回過神來，他看着站立在一旁的小牛，說道：「小兄弟，你幫了我的忙，我不會虧待你的。」

自此之後，他不但加了小牛的薪金，而且十分信得過小牛，就連那些裸體菲林存放的地方，也讓小牛知道，只是短短的三個月時間，便成了魔家星的心腹。

那天傍晚，何學林告訴小牛，他明天有事不能回來，要小牛代替他處理一切工作。

小牛立即通知了游天虹，游天虹認爲時機巳經成熟，叫小牛開始行動。那天傍晚，小牛工作得很晚，魔家星走進控制室，說道：「小牛，怎麼今天這麼晚還不放工？」

「機件有點故障，要修理好才可放工，否則明天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小牛，你眞好。」魔家星說：「我現在出去晚飯，你做好後自己把門關好吧。」

「老闆，你放心去吧。」

魔家星出去之後，小牛立即開始行動。他把魔家星的夾萬打開（游天虹教會了他開鎖術），取出了裏面的鈔票，然後將電腦磁碟內的所有資料洗掉。一切做妥之後，他匆匆離開魔家星的辦事處。第二天，何學林回到魔家星的辦事處，走到控制室打開電腦，但電腦螢幕上是一個空白的畫面，他不禁吃了一驚！他趕忙通知魔家星，聽到這個消息，魔家星這一驚非同小可！

「怎麼會這樣的？」他叫。

「我也不知道，小牛代替我工作的。」

「是小牛幹的？」何學林還來不及回答，外面巳响起了一連串的敲門聲。

「誰？」魔家星走到門邊問道。

「我們是警察，請你開門。」

魔家星一聽到警察二字，嚇得七魂掉了三魄。門外的敲門聲更加激烈了。

警察們在外面叫了一陣之後，隨即破門而入，魔家星呆立在客廳中央。

「對不起，我們要搜一搜。」警方把一張「入屋搜查令」展示在魔家星的眼前。

原來游天虹他們巳經用匿名電話報了警，警方其實也開始懷疑那個印度人了，接了游天虹的電話之後，於是立即採取了行動。

結果，在魔家星家裏搜出了大批裸照及那些裸照的底片，魔家星終於法網難逃。「千門奇俠」又一次大功告成。

小牛偷了魔家星在保險箱內的那筆金錢，他們師徒二人將這些金錢全用於救濟貧苦的木屋區居民及貧苦的老人身上。那些被勒索的有錢人，雖則得不到這些錢，但是仍然要感謝游天虹和小牛師徒二人，因爲他們終於把事情弄明白，把罪魁禍首送上法庭，最後讓魔家星罪有應得，入獄服刑！

（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踪俠影

孤兒悲身世

朔風怒吼，大地蒼然——

穹蒼低垂，彤雲密佈，大地一片灰黯，冷清，淒涼……

這時，荒野道上，忽有一條修長的影子，影隨身形，如一條黑綫劃過雲地，飛馳而過——

突然，他停在一片層伏起落陰氣森森的崗丘前，兩道如冷電般的目光，疾快的向左右一瞥，那薄薄的嘴唇，緊閉成一道兩端下彎的弧綫，顯出一種倔强堅毅，冷漠的神色。

寒氣襲人，一陣陣呼嘯刮過林梢，濤音起自天籟，高低不平的崗丘上，矮樹分立，有如幢幢鬼影，樹影搖曳，虬枝枯幹，奇形怪狀，隨風擺動，有如猙獰惡鬼，舞臂獠牙，顯得一派陰森、恐怖。

驀地，一聲低沉尖細的森森冷笑，像似幽靈般由荒崗上飄送下來。

這夜行人那張奇醜的臉上，泛出一絲鄙夷、不屑的冷笑，身軀直拔，冲霄而起，行若巨鳥翔空，又似龍飛九天，曼妙輕靈至極的撲向崗丘。

崗丘上一片亂塚，雖然下過了雪，仍未遮住那高低起伏的墳塚，墓碑林立，除了狂風刮過樹巔的濤音外，四周却是一片死寂，陰森森地，那有半個鬼影。

這夜行人劍眉帶煞，寒芒湛湛，一聲激昂長笑，道：「萬人傑，我們既然相約在此，何必躲躲藏藏。」

語音甫歇，墓陰深處，揚起一聲嘿嘿

江湖覓仇踪

冷笑，一條人影猝然飛起，飄拂的長衫，有若蒼穹的曳光，眨眨眼兒，崗丘上若似鬼魅一般，已多了一位劍眉星目，鼻挺如樑，風流倜儻的中年人——玉面神簫萬人傑。

玉面神簫萬人傑星目神光暴射，嘴角微彎，露出一副陰險狠毒之色，冷冷笑道：「絕魂手岳天鵬，我們一筆舊帳，今夜便可作個澄清了斷，有什麼遺言，就趕快留下！」

語罷，又是一聲陰沉刺耳得意的詭笑，其聲雖低沉，但仍震動四野，功力之高，顯然超乎一般。

絕魂手岳天鵬輕蔑不屑的冷哼一聲：「你這蠢賊，岳某今夜定叫你難逃修羅死域之路。」

說話中，突然欺身飄進，左右雙掌連環擊出，掌勢縱橫如山，層層疊疊，迅捷絕倫的拍出七掌，仿若山崩海嘯般，攻向玉面神簫全身各要害，招式奇詭，精奧，凌厲毒辣。

玉面神簫萬人傑「嘿嘿」一聲冷笑，身軀微挫，雙臂在身側圈起一輪弧影，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風，疾速湧出。

一聲悶雷般的啞鳴，勁氣迴旋激蕩中，人影陡地分開，各自一聲悶吼，霍然會合，奇詭怪異招式，復又齊出。

兩人都是當今武林絕頂的高手，出手俱在生死存亡一綫之間，這場凶險搏鬥，眞是驚天動地而泣鬼神，實爲武林中所罕

見。

但只見吟嘯震天，袍影蔽空，人影翻騰。

二人出手皆貫足眞力，硬接硬拚，一接即分，分合不停，身形步法，奇妙深奧，時若鳳飛鸞舞，時若獅撲虎縱，輕巧如炊烟繚繞，沉重似地裂天崩。

兩道灰濛濛的光華，有若海中兩條巨大的怒鯊，翻騰戲浪，風狂勢疾，罡氣洶湧，迴旋勁風，嗚嗚尖嘯，令人口鼻皆空，懾人心魂至極。

功力相當，最耗眞元，任何一方若呈現不繼，立即命喪當場。

驀然，一聲尖嘯，夾着得意的詭笑，道：「絕魂手，你已註定三更死，那能留至五更天。」

玉面神簫萬人傑身形猝然飛起，宛似遨遊九天的神龍，掌勢驟出，驀然，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一片威猛勁氣，重如山岳，緩緩壓迫下來。

絕魂手岳天鵬壓制住那翻騰如潮的內腑，狂吼一聲，兩掌化成千百掌影，形成一層層的無形勁氣，疾迎上去。

「波」的一聲輕響，玉面神簫身軀疾降，二人四掌倏然相對吸住。這正是磁轉乾坤的神功，武林中人最爲忌憚的內力相拚。

這種較量內力，看來平淡，其實最爲凶險歹毒，絕無取巧之處，全憑自己本身修爲內勁對抵，直到對方橫屍爲止。

但見岳天鵬雙掌微微顫抖，手肘之處漸漸彎曲，約彎到一寸左右，停止不動，臉露勉强之色，盡力提聚眞氣逼住對方壓力。約有一刻光景，絕魂手岳天鵬雙掌慢慢前逼，彎曲的手肘却又恢復筆直。

玉面神簫萬人傑的手肘反而緩緩下彎，他那得意的面龐立刻泛起一絲訝色，萬沒料到對方功力竟比自己深厚，眞是匪夷所思，可是，他仍有恃無恐。

就在此片刻之間，風聲颯颯作響，聲音由低沉而漸强烈，兩人脚站之地，逐漸下沉，那互相碰激的無形勁氣，形成一陣陣空氣渦流，漩聲如雷，四周白雪，漫空飛舞，樹枝簌簌疾響。

眞是樹苦花愁，鬥得天昏地暗，厲鬼哀號，令人觸目驚心。

此刻，墓陰深處，緩緩踱出一位體態婀娜，肌膚如雪，美若天仙的少婦，在她那雙瑩玉若雪的嫩臂中，正抱着一個甜睡的嬰兒。

絕魂手岳天鵬驟然見此少婦，全身不禁一陣激動，痛恨，一齊湧上心頭，此刻，他恨透了這個世界，心中有如無數利劍刺戳着他，痛苦無比。

這美麗的少婦手舉着一柄長劍，目露兇光，正一步一步向二人走來。

「哇」！在她左臂環抱中的嬰兒，突然一聲凄厲悲啼，也許，他無知的小心靈，意識到這慘酷的命運，即將來臨。

這美麗的少婦，聽到嬰兒的哭啼，心中也不禁一震，他要孩子的父親呢？還是自己的情夫呢？淫蕩使她失去了理智，仍然逼近旋刮的强風裏。

此時嬰兒的凄厲啼哭聲，震破夜空，宛如巫山猿啼，慘不忍聞。

那美麗少婦看見絕魂手那張醜陋猙獰的臉，一陣一陣的抽痙着，放眼瞟去，又看到另張英俊粉玉般的臉龐，使她泛出得意的微笑。

在美與醜之間，她選擇美的，但在善與惡之中，她却選擇了惡的。

那無知嬰兒的小心靈中似知無望，瀝血剖心的聲嘶力竭嚎哭，倏而歛絕，那俊美澄清的小星目圓瞪，呆望着這慘酷的一幕。

岳天鵬這時，自料生機已斷，自己非死不可，男子漢大丈夫，生既無樂，死又何懼，惟腦際中一層未能澄清的霾霧，不斷的幻出：惡妻雖然爲色所迷，追求現實，未能事夫，以致琵琶別抱。

內心不無愧怍，站在這個立場，那敢親手舉劍殺親夫，幹出天人共憤的惡毒行爲？

啊！她漸漸接近了，三步，兩步，一柄銳利的長劍，倏而刺進絕魂手岳天鵬的後背，倔强的他，連哼一聲都沒發出，他咬緊牙根，血水自嘴角慢慢滲了出來，面上汗淚俱下。

她瘋狂地舞着長劍，連連向自己的親夫岳天鵬猛刺，但他仍然倔强地站着，雙手平伸，眼睛暴瞪着這兩個慘酷的兇手，他想報仇已是無能爲力了。

嗟乎！似此行爲，眞比豬狗不如，似此慘無人道！

正合着古人所說的：「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了。

絕魂手全身都被血水滲透了，他的心，肉體，正被人一片片地宰割着，身上幾乎已無一完膚。

突聞「砰」然一聲，他翻倒在地，氣絕身亡。岳天鵬，終於捨棄世間的榮辱而去，一切再也不影響他了。

正是，未酬壯志身先死，遺留家恥不克休，綿綿此恨，令人死不瞑目。

玉面神簫連聲怪笑，身形動處，一個箭步竄了上去，接過那柄長劍狠狠的砍在岳天鵬的屍身上，一條右臂，應劍而斷，鮮血遠遠濺到地上，萬人傑嘿嘿的怪笑聲中，長劍連連向絕魂手屍體砍下，這是瘋狂慘絕人寰的行爲。

霎眼間，絕魂手岳天鵬的屍身，已是肢斷骨殘，血肉模糊，悽慘零斷，散佈滿地，慘不忍睹！

倏地，一聲凄厲兒啼，響徹夜空，但啼聲突告歛絕，一團小黑影靜躺在地面上，可憐這條小生命也遭了毒手。

一聲陰詭得意的怪笑響起，二條人影併肩揚長而去。

天空無星無月，大地一片漆黑，亂塚雜林，寒風凜凜，殘葉飄落，夜鳥「呱呱」，不斷凄厲的嘶叫。

這正是人間最凄涼的一幕。

驀地，一聲凄壯冗長的嘯聲，劃破寂夜，飄空傳來，風聲嗖然，荒崗下輕捷絕倫的掠上一條人影，微一俯身抱起那嬰兒，身形又猝然飛起，像似巨鳥翔空，瞬間消失在這凄涼、恐怖、陰森的荒崗上。

×　×　×

夏去秋來，落葉繽紛，夕陽斜照，歸鳥投林，落日餘暉，將天際映印得多彩而絢麗。暮色漸深，城外道上，行人如蟻，

城門出入的行人更似過江之鯽。

此刻，城外官道上，迎風馳來一匹很瘦的黑馬，它的速度很慢，意態甚是懶散，無精打采的揚着蹄子，踏在地上，發出「的的！得得」的聲音……

黝黑的馬背上坐着一年青人，年紀大約二十左右，修長的劍眉，一雙蘊光含煞的星目，猿臂蜂腰，一副健壯的體格，雖然身着一襲素淡舊青衫，但混身似泛出一股高貴瀟洒卓越不羣的氣質，且極富於男性的魅力。

青衫少年星目游顧道旁狹潭中，那已凋涼的荷花，莖垂葉枯，在他眉目之間，略帶憂愁，皺着雙眉，好似見景觸動了他重重心事？突然，他仰頭發出一聲輕微長嘆，如非道上行人擁擠，這景色眞是太凄涼，太惆悵了。

瘦馬鐵蹄擊地面，的的，得得，隨着人羣進入城門。洛陽是我國古都之一，氣象自是不同，但見街道兩側樓閣，鱗次櫛比，此刻華燈初上，紅綠燈光閃耀，商女嬌呼，細竹，飄送不絕，眞是熱鬧非凡。

青衫少年任隨瘦馬踱至一處較爲幽雅的大客棧門前，抬頭一看，祇見樓閣橫匾上，斗大的四個金字：「吟風客棧」。

這時客棧裏，忽忙奔出一個店小二，躬身抱拳笑道：「這位爺！可是準備住店麼？這兩天客人特多，幸好，敝號還剩幾間雅靜上房呢！」

青衫少年翻身下馬，道：「給我開一間上房，好好照顧這匹瘦馬。」

少年說着話，探手入懷，摸出一錠白銀，塞進店小二的手裏。

店小二接過白亮的銀子，暗忖道：這錠銀子少說也有十兩，遂趕忙陪笑道：「爺，是！是！敝號招待週到，包準爺們滿意。喂！老張來牽馬呀！」

語音甫歇，一個禿頭少年趕過來，一手接過轡繩，那知道這匹瘦馬，微嘶一聲，猛地頭向左右一擺，禿頭少年整個人一陣踉蹌，直被摔出一丈以外。

青衫少年微一躬身，抱拳作禮，道：「這位兄台請多多海涵，劣馬性烈，不知被摔傷了沒有？」

禿頭少年，一伸手便又要去抓馬轠，那知馬頭又是一陣搖擺，口中低嘶，禿頭少年已吃過一次苦頭，猛把右手收回，退後一步。

青衫少年見狀，上前輕拍着馬頭，道：「瘦黑，你這幾天日夜奔勞，太辛苦了，隨他去好好休息吧！」

青衫少年此種幼稚的舉動，不禁使站在旁邊的店小二心中暗笑。但說也奇怪，此匹瘦馬竟像能通人意，左前蹄掀擊地面，馬頭不斷連點，輕聲低嘶。

青衫少年回頭道：「這位兄台，我這匹瘦黑，生性孤癖，不喜和別馬同一馬房，就請你單獨開一間，用點上等草料餵牠，改天一起清帳。」

禿頭少年彎腰作揖，道：「爺，是！一切照辦。」

說着話，接過馬轠，奇怪的很，此瘦馬再不反抗，很馴服的跟着他走了。

店小二湊前作揖，笑道：「爺，這匹座騎祇是太瘦一點，不然定是匹寶駒。」

青衫少年聞言冷笑一聲，意態像似嘲諷着這些凡夫俗子，肉眼無珠，豈是識貨之輩。

此時，倏地店小二欠身驚叫道：「我怎麼這樣糊塗，只顧閒聊，爺，請！小的引你至院房。」

店小二前頭引着青衫少年，穿過了兩重庭院，到了一處跨院的小圓門前，回頭彎腰笑道：「爺，這是敝棧中僅餘的三所單獨跨院之一，清靜幽雅，佈設華麗。」

說着話，推開兩扇木門當先而入。

青衫少年仔細的打量這所跨院，果然十分幽靜，四週用青磚砌成了一堵圍牆，竟成一所獨院，院中擺着十幾盆蘭花，淡淡清香，幽幽四散，三明兩暗的高大廳房，只見檀桌錦墩，綾壁玉玩，藍緞遮頂，白毡鋪地，佈置得眞是雅緻異常。

店小二回頭作揖，笑道：「爺，看看這所跨院還中意麼？」

青衫少年緩步進房，看室中佈置，高貴雅麗，明窗淨几，纖塵不染，微微一笑，道：「這所跨院我全部包下來，過幾天再算帳。」

店小二陪笑道：「沒有關係，沒有關係，爺不知可要吃些什麼？請吩咐下來，小的即刻送來。」

青衫少年道：「好了，多謝你，有事時，我才再麻煩你吧！」

店小二應聲道：「是，爺！」

說罷，遂彎腰退了出去。

青衫少年像是疲倦已極，店小二出去後，他便和衣斜靠檀木牀沿，微閉着星目，像是養神，又像沉思，臉上神色冰冷。

驀地，他輕微長嘆一聲，喃喃自語，道：

「岳雲龍呀，岳雲龍，你還記得那幕幾乎使自己心碎，哀慟欲絕的景象嗎？自從八歲流浪江湖，受盡人間的冷漠，看到的盡是波譎雲詭的江湖，十二年來，忍辱負重，歷盡滄桑，浪蕩江湖，你所期待的是什麼？無非是想學成絕世武功，報雪那血海深仇。

「岳雲龍啊！你不能再自誤了，你無論如何，也要探到碧鳳寶旗，查出那部絕世奇書之藏處，學成武功。」

原來這青衫少年正是絕魂手岳天鵬的兒子——岳雲龍，此刻一幕慘痛的景象，重又展現在他腦際，他想到莫如剛莫叔叔遭仇人「寒風殘骨掌」擊中八年後，寒陰殘毒攻心，垂死之前，勉强提着最後一口氣，斷斷續續向自己說道：「龍兒，我是不行了，但我這樣死去，是對不住你父親的，唉！事情已過了八個年頭了，本來叔叔想等你長成之後，方告訴你身世，但現在已經不行了，我因中了『寒風殘骨掌』的寒陰殘毒，已入膏肓，可憐你還這麼年幼……。

「龍兒，你父是被人謀殺而死的，死後又被人慘酷分屍，兇手是你親生母親，和一譽滿武林，沽名釣譽，盜世欺名的蟊賊。

「這人面禽獸的傢伙和你母親，殺了你父親後，又施毒手，向你打了一記『寒風殘骨掌』，那時你不過週歲而已。叔叔把你帶回關外時，你已經氣若游絲，離死不過幾天的殘命，但，生死造化，冥冥中蒼天自有安排，叔叔在一所奇大古墓，巧合地得到了二百年前武林怪傑青霜老人的

遺物，一株救活你的絕世奇珍靈藥『朱鶴靈果』，和那柄轟動了天下武林的青霜短劍。

「龍兒，你要深記叔叔的話，雖然這一筆血債，深若浩海，但你報仇之望，却十分渺茫。他是當今宇內名宿，與你父親並稱齊名，不但內外武功，均臻絕頂，蓋世無雙，而且奸謀險詐，欺世盜名，假仁僞善，反而譽滿四海。因此，除了兇名卓著的黑道魔頭和這奸人無套交情外，其餘黑白兩道，正邪各派均都多少與他有交誼，對他好感。

「他舉手遮蓋天下人耳目，這好似魚目混珠，好歹無人分辨，豈不令我傷透腦筋！……

「這時你不過是個八歲大的孩子，即令等你長大成人，但在武林無半點聲譽和閱歷，孤獨無援，縱使你挺身揭破眞情，公諸於世，只怕也難得他人信任、諒解。

「龍兒，最痛恨的，就是你父親一生正義，嫉惡如仇，反而蒙受武林唾棄，這才眞是可悲的事情，龍兒，你報仇之望，由這幾點來分析，眞是十分渺茫，令人不敢指望，除非自己武功絕頂……岳家只有你一塊骨肉，你……好自……爲之……仇人……是……」

話至此處，傷發難制，連仇家與母親的姓名，都未說出，即含恨而逝。

岳雲龍聽罷，心碎胆裂，痛不欲生，滿腔仇恨，怒火沸騰，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深深刻劃着這血海深仇。

所以凡人之頭腦，可以是「爾刻爾堅」，一旦受到刺激都會生出反抗力量，至反抗不生效力時，自然會想出較爲妥善的方法來應付。所以，常常受到別人，自會增加智慧，堅定心志。所以他年紀雖小，其志氣已經是非常堅强了，尤其是先天性所造成的，使他立志將來，學成奇絕的武功，替父親、叔叔報仇雪恨。

自從八歲那年，便在江湖上，到處浪蕩，受盡別人的冷落與歧視，至今已歷江湖十二年，他不但連仇家和母親的姓名都沒查出，而且，也沒學成驚人的武功。

岳雲龍本是性情中人，想到此處，不覺淚珠滾滾而落，滿腔心思，勢將漲破心腹，雖至深夜，雙目也無法合攏。

二更敲過，店伙在外面走來走去，閂店門，熄爐火，過不一會，這些聲音就完全沒有了。

但，岳雲龍却仍未睡着，夜越靜，他的思潮就起伏得更厲害。

猛地，在此死寂的夜裏，忽有一聲輕微小石擊在瓦上之聲，起自對面屋背，聲音雖極細微，但岳雲龍已霍然驚覺，他皺着眉頭，從床沿站了起來，走到窗口，推開窗子四下張望。

祇見院子裏，月光朦朧，碧空中繁星閃耀，萬籟俱寂，唯有秋虫輕鳴而已。

岳雲龍目光再向四下搜尋，微撩長衫，身形一動，竟然穿窗而出，他的身形，就像一縷輕烟似的，冉冉飛起，在空中輕輕一擰身，不藉任何憑藉，就悠然變了方向，輕巧地落在屋頂上。

岳雲龍這一「孤雁斜登枝」的絕妙輕身功夫，足以驚世駭俗，可是，岳雲龍自己便不知道所使的身法，是華山派的輕功絕技。

原來，岳雲龍自從八歲行走江湖，已逾十二年，其足跡遍歷大江南北，朝夕勤練鐵掌神劍莫如剛所授的武功之外，還到處歷練，有時，凡碰到有人決鬥，他便暗中窺看別人的奧妙武技，回到住處後，再加用心研究，揣摩，往往如是者，幾達千百次。

在這浪跡江湖不長不短的十二年中，幾將天下各種門派絕技，模仿學會。

又兼他天生聰明異稟，智慧舉世無雙，憑伊所見所聞，覺得他人演技，不盡妥善時，便細加研究，加以糾正，因而經他數次糾正之下演出來一招一式，便和原來招式，全脫了節，所以，他學成的招式，便可說是自己首創，無人知其奧妙。

因此，在不知不覺間，他的武學，不斷精進起來，不過，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所學的武技，是屬於那家那派的？功力究竟到何程度？

岳雲龍這時脚踏屋面，如若行雲流水，不帶半點聲息，在瓦面上走了幾步，即隱入屋脊暗影之處。

突地屋脊那邊，傳來一絲輕笑，輕聲說道：「兄台好俊的身手！」

岳雲龍臉色微變，猛一錯掌，身軀往前一探，沉聲喝道：「什麼人？」

那邊屋脊傳來一聲輕笑，風聲嗖然，一個黑衣人猛地長身而起，雙臂一張，就像一枝疾箭似的竄出四丈遠近，再一個起落，就想往黑暗中逸去。

岳雲龍來此洛陽城，原來是他探到神秘白鳳令旗主在洛陽城附近的消息，看這黑衣人意欲逸去，焉肯讓他就此一走了之，就在那黑衣人長身欲去的時候，他也撲了上去，低聲叱道：「好朋友，給我留下來。」

但那黑衣人身法似乎超越尋常，岳雲龍剛撲過去，那人已掠走好遠，岳雲龍毫不遲疑地一擰身，身形毫未作勢，也掠出四丈開外。

兩人的輕功竟然都好到極巔，幾個起落，已飛掠了十餘座屋脊。岳雲龍心中懔駭不已，忖道：這人好快的身法，像是未盡展開來，武功確不含糊，岳雲龍雖心知黑衣人輕功高超過自己，但他生性倔强，冷傲的性格，促使他脚下仍舊越發加勁，立心要趕上這人，探個究竟。

岳雲龍暗在讚賞這黑衣人身法好快，彼方黑衣人何嘗不在驚奇他的輕功，超越尋常。

兩人星飛月瀉，瞬息之間，已掠出闊區，看看前面已是一片空地，城牆已經在望，祇見黑衣人好俊的輕功，身軀微挫，身形如弩離弦，冲起三丈多高，在空中一個快巧妙曼的身法，整個人如夜梟掠空，便要飛出城外。

岳雲龍在後面七八丈外，眼見黑衣人就要飛出城牆，心中大急，一面加緊飛掠，一面叱喝，道：「好朋友何必藏頭露尾，彼此都是男子漢，有什麼事不妨當面談談，朋友你要是如此，可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黑衣人聞言身形微頓，那本已飛出城牆的身軀，突地停頓下來，祇見他右掌隔空向城牆虛按，左掌上揚，整個身子倏地

轉倒過來，輕飄飄落在城牆上。

這種驚人絕妙的身法，不但妙到極巔，眞正是了不起，單憑這手輕功來斷定他的武功，的確不可思議，簡直是匪夷所思了。

黑衣人一陣哈哈……聲音清婉美妙，略帶冰冷的氣息，叱道：「這位兄台，不知緊追在下不捨，是要作何打算？」

只這答話時的瞬間，岳雲龍已撲至牆脚，聞聲向上望去，祇見城牆上停立一位滿身黝黑裝束的蒙面人，體態纖巧玲瓏，窈窕多姿，此刻，他那雙露出面具外的美目，正射出一股湛寒精光，仔細打量着岳雲龍。

岳雲龍劍眉微挑，喝聲反問道：「閣下深更半夜，光顧樑上，投石問路，請問尊駕屋頂投石，不知意欲何爲？」

黑衣人說道：「我以爲兄台出言，必有什麼大道理，哈哈！沒想到竟完全是强詞奪理之詞，好沒道理，難道吟風客棧，全是你一人所包，不容別人走動，大概兄台身手不凡，强行留難，區區倒願領教高明。」

岳雲龍見此黑衣人語鋒銳利，行踪神秘，猛然想到那詭譎難測的白鳳令旗主，他暗忖：此人頗覺可疑，大概是白鳳令旗的一丘之貉。

於是岳雲龍哈哈一笑，道：「好極！好極！在下正要討敎你們這些人物的高招，兄台就請動手吧！」

黑衣人冷冷一笑，道：「且慢！領敎之事，改天再談，在下正有急事要辦，暫且告辭。」

說畢，微轉一下身子，便欲飛落城牆之外。

岳雲龍聽黑衣人拒絕挑戰，更加明白自己所疑不錯，見黑衣人要走，便猛一翻腕，從懷中掏出一件暗器來，厲聲喝道：「出爾反爾，非君子，朋友，你再不站住，我姓岳的就要發暗器了。」

岳雲龍心胸光明磊落，他並不肯暗箭傷人，所以先聲明警告。那知黑衣人冷冷一笑，頭也不回，逕自轉身欲去，極似蔑視。

岳雲龍微一皺眉，隨着身形，右手往外一揚，登時一縷尖風，急勁地朝那黑衣人背後打去，單憑腕力就能將暗器打出四丈開外，這種强厚的腕力，的是驚人。

那暗器眼看就要打在黑衣人纖細的身上，那知黑衣人冷笑一聲，聽風辨位，頭也不回，手腕一反，竟然也打出了一件暗器。

只聽「噹」的一聲輕响，這兩件暗器竟然在空中互擊，對方那枚暗器，餘勁不弱，竟照原方向朝他襲到，岳雲龍右手向前一抄，身軀急速撲上來，而黑衣人雙掌迅若閃電，望着已然如飛掠上來的岳雲龍拍去。

黑衣人揮掌雖似輕描淡寫，其實却已凌厲絕倫！

岳雲龍只覺一片剛猛無儔，凌厲無匹的勁風，臨頭壓下，當下大驚，霍地一用身形，向右微偏，在這危急一髮的刹那，足見岳雲龍一身功力，已不含糊了。

一聲清嘯，霍地斜轉，飄出丈外，輕若飄絮般，仍落在地上。

岳雲龍仰頭上望，「咦！」的一聲驚叫出來，城牆上的黑衣人踪跡已杳。他那敢怠慢，雙臂一振，「急雪乍翻香閣絮」，恍似夜梟冲霄而起，身在空中，雙脚猛地微曲，雙臂掄動，盤空疾轉如輪，飛出城牆外，端地奇詭絕倫。

黑暗中有人讚聲，道：「好個詭異身法，武林中尚未見有此種絕技，實在了不起！……」

岳雲龍聞言之後，微微泛出得意心情，爲何我這武技，被稱謂之鮮見？眞令我不可思議，是好，是壞？啊！旣說我了不起，當然是讚好的意思。

岳雲龍在這自我微頓，略爲分神，裹足不前的瞬間，黑衣人踪跡已杳。月光朦朧，夜色悽然，寒風刺骨，淡淡清輝的月光，照着城牆之外，闊大的曠野，那裏還有黑衣人的影子。

岳雲龍幼遭慘變，浪蕩江湖十幾年，閱歷頗豐，江湖的雲譎波幻，狡猾鬼計，他深切瞭解，但是今夜黑衣人的詭秘神態，可就使他莫名其妙的弄得腦海裏一陣糊塗。

驀地，岳雲龍突然想到，黑衣人不知打出何種暗器，居然碰落了自己的小鐵劍，餘勁還能射向自己，現被自己握在掌中，尚未失掉，爲何輕輕的竟似無物，思念至此，急忙鬆開右掌，心頭懔駭不已，原來黑衣人的暗器，竟然是一團揉成的紙團，裏面隱約還寫着字跡。

岳雲龍張開紙團一看，紙團裏面赫然整齊地寫着一行秀麗的字跡：「已有人暗中追踪，望君須加警惕青霜短劍！」

字跡旁邊繪着一隻精緻玉簫，沒有署名。

岳雲龍看罷，臉色驟變，沒想到黑衣人行踪是這麼詭譎莫測，連自己在過去十幾年來從未露過鋒芒的青霜短劍，他也知道，雖然，他留字好意示警，但青霜短劍牽連着極廣的武林恩仇，假使一旦被人眞正發現青霜短劍是在自己身上，那後果簡直不堪設想，眞令自己孤掌難鳴，承担不起。

這簡單數字報警！竟使這個意志堅强，智慧蓋世無雙的哥兒，駭得面目驚色，思慮復思慮……。

岳雲龍越想越驚，冷汗不禁浹背直流，驀地，岳雲龍劍眉上竪，星目湛湛稜光暴射，帶着一股堅毅神色，由鼻孔中發出一聲輕蔑的冷哼，自語道：「要是你們這般卑賤，邪惡之徒，存心窺伺青霜短劍，我定叫你們濺血歸魂。」

岳雲龍的心就這般的冷酷，强硬嗎？不，不，不是他出生就具有這種嗜殺的天性，而是他自幼就嘗盡慘痛的遭遇，又加上世上種種的醜惡，卑鄙行爲，使他看得太多，以致令他生出一種抱負。

因此，除暴安良四字的大道理，深刻在他的腦底，始終未曾爲殺孽因果報應問題而考慮。

因此，他對那些假仁假義之輩，更加無比的鄙視和輕蔑，對那十惡不赦之徒，切齒痛恨地希望他自己總有一天，能夠以惡霸的血，來洗清世間的汚穢，擁護正義之輩，安居樂業，所以，他不時期待着自己能夠有奇絕的武功，以自己巨臂膀力量

，來掃蕩妖氛，以造福蒼生，達成自己的願望。

自忖丹心貫日月，惟恐自心不堅耳，惡魔之力雖大，豈能阻止我之行大道耶？

岳雲龍正自泛起如泉湧的感慨之間，倏地，突見一條人影起自右側二十丈開外，恍若輕烟電閃，朝郊野飛馳而去。

岳雲龍忖道：看你輕功多俊。心念一定，足下也迅如流星趕月似的飛奔追去。

岳雲龍雖然明知黑衣人武功高不可測，但他天生倔强的性格，使他不知加以顧慮細想，單單以欲問明黑衣人的來歷，及知道眞相，故不甘失掉這大好機會。

岳雲龍輕身飛行功夫，端是高絕，只不過瞬息功夫，二十餘丈的距離，已經拉到五丈遠近，前面夜行人像是還沒發覺有人追趕。

岳雲龍一追近，才察覺這夜行人，不是剛才那詭異的黑衣人，這人身材中等，身穿黑綢長袍，文質彬彬，一副瀟洒的風度，他發覺追錯了人，本想調轉頭不追，但，驀地此刻，前面夜行人突然喃喃自語：「可恨我追魂秀士一生和那些煞孽，倒行逆施，狼狽爲奸，泯盡天良，携手合作，沽名釣譽，矇騙武林千百同道，此種浩大罪惡，雖然是萬死不能贖此罪孽，但也不能甘心死在此蟊賊的手裏。

「看我拚了這一條老命，也得把他罪行公諸於世，到時候，天網恢恢，看他怎能逃出公道，等到他受到應得的制裁後，那時自己縱然是粉身碎骨，也就甘心瞑目了。

岳雲龍聽得慄異不已，想不到前面夜行人，竟是名噪大江南北，紅得發紫的追魂秀士冷奇，聽他的話好像是悔恨自己誤爲人用，從此立要痛改前非，但却被人暗中跟踪追殺。

岳雲龍腦中突被追魂秀士的話，弄得頭昏腦脹，莫名其妙，堂堂一個譽滿江湖的追魂秀士，甘願給人利用，還都是做那些傷天害理，盜世欺名的事，是誰有此種能力，能夠指使追魂秀士爲他效勞？

追魂秀士冷奇說着話，腳下一加緊，身形驟閃，一刹那間，疾飄出二十幾丈，岳雲龍看得暗暗佩服，追魂秀士眞不是徒具虛名之輩，他本是個冷傲之人，此刻見到高人，一時豪興大發，而且他也意欲參透其中緣故，隨即腳下加勁，施出「暗風浮影」的身法，恍若一道烏烟，緊隨着追魂秀士的身後。

晃眼間，二人身影已深入郊野，前面便是一片荒墳，觸目盡是纍纍青塚，周圍矗立着數十株三四丈高的古柏，枝葉伸張，迎風沙沙作响，荒草遍地，陰風慘慘，不時傳來夜梟長嗥之聲。

追魂秀士冷奇，倏地雙臂一振，身形騰空躍起，疾若閃電，飄出五丈遠，雙腳沾地時，大夜梟，疾往岳雲龍頭頂反撲過來。

岳雲龍猛挫疾追之勢，微擲身子，詭異的一個怪轉，輕飄飄翻出一丈開外。

追魂秀士冷笑一聲，道：「你還眞有兩手！」雙肩一聳，腳不離地，欺身而進，一掌直劈而出。

岳雲龍知道追魂秀士定必誤會自己，但此刻凌厲掌勁，已迎面劈到，無暇分說，上身微微一側，避開一掌，那知追魂秀士身手如風，一掌落空，手腕翻轉，倏地，又戮來兩指，踢出兩腳，身手乾淨俐落，招招攻襲致命要害，端的歹毒無比。

岳雲龍被追魂秀士一陣腳指連施的攻擊，迫得緊向後退出三二步，他本是冷傲性格，見追魂秀士出手毒辣，冷哼一聲，欺身而上，拳掌交錯，連環劈出，但見掌影飄閃，眨眼之間，向追魂秀士反攻了十二掌。

追魂秀士冷奇當下一驚，掌指一陣揮舞，一口氣拆解了岳雲龍迅速的猛烈攻勢，趁勢還擊，掌指拳腳連飛，同時發出三指，三掌，三腿，三拳。

這種各以奇奧迅速的手法，近身相搏，表面上雖看不出什麼威勢，其實最爲險惡不過，爭搶先機，蓄勁掌風，俟機待發，腳下桀樁如山，只憑上半身俯仰轉側，讓避對方攻勢，只要稍一失神，輕則重傷，重則殘命。

猛然兩人暴喝一聲，各揮出一股强烈無倫的勁力，直掃過去，强勁的力道，帶起盈耳的嘯風。

拍的一聲輕響，追魂秀士冷奇微退半步，岳雲龍雙肩一陣搖動，但腳下却原地不動。

追魂秀士心頭震驚異常，暗忖道：自己縱橫江湖幾十年，生平罕逢敵手，想不到這個年紀輕輕舉止瀟洒的少年人，功力深厚，出手招式竟然奇奧詭異，似乎內勁略勝自己，不知是那門派。

岳雲龍被追魂秀士掌力震得心頭一陣翻騰，差點支持不住，他此刻也仔細打量這位成名高手。

祇見追魂秀士是位氣度爽朗，文質彬彬的中年文士，舉止典雅，神態之間，顯得風流倜儻，除了眼神之中，略露鋒芒之外，却是不露武家形跡，分明功力內蘊，爐火純青，已入化境。

驀地，追魂秀士冷冷問道：「閣下是誰？我們素昧平生，躡蹤在我身後，不知有何意，想莫是奉人之命？」

岳雲龍由鼻中冷哼一聲，冷冷道：「在下並非是善爲人所驅使之人，廣闊曠野，各走各的，毫不相干，我倒要問動手就打，是前輩原有一貫的作風嗎？」語氣帶着譏諷之意。

追魂秀士冷奇聽了這話，突然仰天哈哈狂笑，道：「駡得好，駡得好，沒想到我冷奇今天變得此等鬼詐，剛才粗豪孟浪，冒犯之處，誠不敢却，尙請這位兄台高抬貴手，在下這裏謝過！」

岳雲龍本是性情中人，他剛才只不過暗氣追魂秀士之孟浪，此刻見他這樣豪放，心中暗自欽佩，本來也是自己不對，暗地跟踪人家，而引起這場誤會，於是朗聲道：「不敢當，不敢當，小可因誤認了人，致引起此場風波，誤犯之處，亦不敢推諉，晚輩也謹此致歉！」

追魂秀士輕嘆一聲，俊臉略帶悲愴之色，道：「這位兄台身手不凡，爲冷某平生所僅見，剛才區區自語之言，大概你也聽清楚了，如你不嫌冒昧，冷某想把我知道那惡魔的秘密，詳情直敘清楚，不然冷某死後，那蟊賊的假面具，也就永遠不能被人揭穿了……不過，素昧平生，兄台如

果知那魔頭秘密之後，對於你身心是非常危險的，啊！眞是兩面皆難……」

岳雲龍自幼便對那沽名釣譽，盜世欺名之輩，深加痛恨，此刻，聽了追魂秀士之言，激動豪興，朗聲道：「冷前輩，晚輩雖然無能，却也不至於畏死若此，如蒙前輩這樣器重，晚輩赴湯蹈火，百死莫辭，竭盡所能，亦要略效犬馬之勞……」

追魂秀士臉上一掃悲愴之色，道：「老弟這等肝胆照人的胸襟，實在愧不敢當。啊，普天之下，歷歷蒼生，眞難找出老弟這等丹心赤誠之人。」

驀的此刻，猛然，兩聲陰森怪笑揚起，二條人影，宛如夜梟撲空，捷如鬼魅，落在二人面前。

岳雲龍見其身法之快，難以形容，不禁打量來人，一個是瘦長怪叟，灰眉細白，面目猙獰古怪，此刻嘴角掀起一絲陰狠殘酷的笑意，不住打量端詳着自己。

另一位煞白瘦臉，長髮披肩，身材短小的怪老頭，仰天陰笑了幾聲，細眸中暴射出詭譎的獰光，怪聲怪氣道：「冷奇，任你極稱蓋世智囊，今夜你休想逃出黔川二梟計策，叫你乖乖自投羅網……。」

語音甫歇，一連串發出一陣咻！咻，得意諷笑，笑聲宛如鬼啼，鬼叫，刺耳已極……

追魂秀士看清來人之後，臉上神色微變，厲聲喝道：「好，好，黔川二梟，冷某並沒有虧待你們，哼！想不到你們竟然喪盡天良，同室操戈，豈不令人笑掉了大牙！」

瘦長怪叟長夜梟，幽靈似的冷冷一笑，啞聲道：「冷奇放明白點，打蛇不死後患無窮，今夜此地四面八方，已盡佈下高手，全等你這個了不起大人物，難道你還以爲腹中鬼計，能夠再得逞嗎？看你已經成爲强弩之末，今夜諒你多長兩隻翅膀，也難逃此噩運，反正註定你已是異地怨鬼，他鄉孤魂，乾脆給我閉嘴，不要再弄玄虛了。」

語音剛停，川黔二梟旋風梟、長夜梟，雙雙疾如閃電迅雷，使出「暗滴花梢」，「沉雲乍黑」二招，只見兩雙鬼爪十指箕張，一左一右，直向追魂秀士左腕脈門及氣海穴抓去，其勢頗兇。

黔川二梟名震遐邇，雖然名列武林黑道高手，但他們深知追魂秀士武功高絕，妄想趁他沒備之間，共出毒辣絕招，一擊把他毀掉。

眼看，追魂秀士脈門，氣海兩穴，便要抓上去，好個岳雲龍，立即一聲搖曳長嘯，平地反掠過來，面對雙梟，加入戰陣，身形絕快。

嗖，嗖！疾揮兩掌，狂飇起處，有如潮湧海嘯，一陣猛烈無比的勁風，疾捲向黔川二梟騰空未落的身軀。

立見長夜梟詭譎的倒翻，順着掌風轉飄出丈外，身材短小的旋風梟，則整個身軀捷若鬼魅般兩個旋轉，疾降地面。

嘿！嘿！冷笑一聲，欺身直上，雙掌一連揮動，刷，刷，刷，快速無比的手法，向岳雲龍掠來的身軀，疾拍三掌，招法奇詭，掌勁凌厲。

岳雲龍急忙偏頭，擰身，斜飄開二尺，避開擊來三掌，迅出左掌，反劈旋風梟的面門，掌風如刀，凌厲無比。

旋風梟嘴泛起一絲獰笑，身影閃開，又展出那詭譎莫測的旋轉，短小的身子巳轉至岳雲龍的側面，掄起一片掌影，籠罩岳雲龍全身要穴。

岳雲龍神定氣和，右掌倏地推出，左掌橫掃過去，掌勁接實，祇聞「拍」的一聲輕響，岳雲龍左肩頭猛覺一陣火辣辣地疼痛，不自主的倒退三四步。

祇見對方怪臉鐵青，身軀却一步步蹌踉後退，但他嘴角仍一陣咕嚕，發出冷笑，音浪難聽已極，彷彿在嚴冬之地，不勝其寒，勉强說話似的。

倏地，旋風梟停止了後退的腳步，嘴角一翹，陰森森道：「相好的，果然眞有兩手，但若以爲這樣，就能伸手管閒事的話，那未免顯得太不自量力了，你今天找上我們的晦氣，無異是老虎嘴上捋鬚，嘿嘿！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自來。」

岳雲龍中了旋風梟一掌，只覺心胸間一陣血翻氣湧，一口眞氣似乎有點異樣，此刻，聽了他那種卑鄙的語音，倔强，冷傲的他，由鼻孔中發出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星目中陡然暴射兇光。

他不顧自己已經受傷，舉起右掌向着旋風梟遙遙一揮，掌風過處，祇見旋風梟右掌也微然推出，但推到一半，旋風梟猛地往後便倒，七孔流血，暴斃於地。岳雲龍身軀一陣搖晃，一屁股跌坐地上。

長夜梟見狀，突然身軀騰空而起，疾速向岳雲龍掠撲過來，這邊的追魂秀士冷笑一聲，身形巳如鷹隼般，疾掠飄向長夜梟。

以旋風梟的功力，會暴斃於岳雲龍的掌下，長夜梟是萬萬想不到的，但這事情的發生，只不過電光石火的一刹那，等到長夜梟倏然發覺之時，旋風梟巳經一命歸天。

原來在剛才，岳雲龍肩頭雖然被旋風梟擊上一掌，但旋風梟同時，也被岳雲龍一股剛猛無儔的暗勁擊中要害，五臟六腑巳遭重創。

黔川二梟聲震遐邇，以他們那種狂傲，孤僻的生性，因此，並未立刻運功療傷，勉强提一口眞氣說話，假裝無事，以至瘀血侵入經脈，就在岳雲龍再度發掌之時，旋風梟中元精氣，巳經全部鬆散，所以，受不起岳雲龍輕微的一掌，便告斃命。

岳雲龍被旋風梟拍中一掌，內腑巳經受傷，此時最忌運氣揮掌，他這一運氣揮掌不打緊，心胸一陣絞痛，氣血浮動，眼前發黑，一屁股跌坐地上，長夜梟疾撲過來時，雖然他知道，但已全身乏力，此刻，他見追魂秀士截住長夜梟，他深知追魂秀士功力深厚，即使不勝，但一時也敗不了，他立刻歛凝心神，自己運功療傷。

追魂秀士冷奇之龐大身軀疾速掠迎過來，左手斜斜劈向長夜梟，疾風銳利，掌未切到，長夜梟臉上立感一陣火辣辣地疼痛，微一偏頭，袍袖疾揚，掌風頓減，右手快逾閃電，劃出極大圓圈，倏而拍向追魂秀士左腕肩。

追魂秀士冷笑一聲，微一擰身，左腕微曲，倏地上翻，反扣長夜梟脈門，右掌如奔雷迅電，刷刷拍出兩掌，專搶偏鋒，



掌法凌厲異常。

長夜梟乃成名一方的黑道高手，掌上工夫詭異，不同凡響，切向腕脈的一招，僅是虛招而已，眼看這掌劈切到中途，却將掌鋒微偏，這時剛好避過了追魂秀士，反扣脈門的一招，因長夜梟右掌劃了個斜弧，倏然轉變了方向，橫着朝追魂秀士的腹下切去。

追魂秀士微一吸凹腹部，施出疾風掌法，左掌疾送，長夜梟祇覺眼前一花，追魂秀士的左掌竟然後發先至，五指分張，抓向面門。

長夜梟武功眞是奇特，祇見他身軀倏向後仰，切小腹的右手，疾速翻上，以倒播蓮花手，由掌變拳，猛扣追魂秀士左「曲池」穴，左脚迅若電閃，踢向下陰「促精」穴，端的毒辣異常，假使眞個被他踢到，追魂秀士當場可能要萎頓在地，陽精虛脫而死。

追魂秀士眼光飄處，立即驚覺，疾揮右掌，踏偏宮，硬生生一擰身形，堪堪躲開這兩招，這只是略一閃避之間，却已被長夜梟搶了先機，只覺長夜梟瘦長的掌影，前後左右朝自己滾滾籠罩，使他無法還手。

長夜梟連攻十招過去，突發一聲刺耳的狂笑，身形捷轉，手中已多了一副陰陽把，寒光閃耀，那副陰陽把，突扣追魂秀士的右腕，眼看冷奇右腕就得廢了。

那知追魂秀士享譽江湖，並非倖致，到底眞是憑着武功，在刀山劍林中闖出來的。此刻，他雖然手腕有被扣的可能，但却臨危不亂，口中吐氣出聲，嘿的踢出一腿。

此腿，正是追魂秀士聞名武林的追魂腿，腿出迅疾絕倫，非但無影無形，快如閃電，對正敵人心窩踢到，正是攻敵之所必救。

長夜梟仗着那看家兵刃，一招得手，眼看只要一擰，追魂秀士的腕骨便得分家，那知人家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竟然一脚踢向自己的心窩，自己若還不肯撤手，冷奇雖顧不了右腕，自己却要口噴鮮血不止而亡。

驀地，長夜梟陰森森的一聲冷笑，雙手一分，大仰身翻觔斗竄出去。

長夜梟怪目稜光暴射，又「咻咻」一陣冷笑，道：「姓冷的，你就快抽出傢伙，來送死吧！」

追魂秀士此刻嘴角正掛着一絲微笑，心中已動殺機，他淡淡道：「長夜梟，你若識時務，就趕快滾吧！我也不爲已甚，只要撤回老魔佈下的爪牙，那時冷某絕對不會虧待你。」

長夜梟嘿嘿冷笑道：「追魂秀士，老實告訴你吧！你就休打逃生的主意吧，仙簫萬珍珠公主，大概也已到洛陽，難道你還妄想求生嗎？如果你眞是識相的話，就該趁早自戕，免得大家動手。」

追魂秀士聽到仙簫萬珍珠已到的消息，臉色驟變，露出惶恐之色，但轉瞬即逝。仍是一副泰然的冷笑，一翻腕子，竟從腰裏撤出一口奇特的短劍，精光耀目，長才尺許，劍尖分爲雙倒鈎，這正是一口罕見的利器「魚刺劍」。

祇見追魂秀士虎腰一扭。健腕微挫，魚刺劍由下向上斜斜上揚，猛地吐氣出聲，厲叱道：「你就先送死吧！」劍勢如虹，竟又倏然落下，分心刺出，帶着一縷尖風，指向長夜梟。

長夜梟陰森一笑，陰陽把倏地向外一封，身形略進一步，祇聽嗆啷一響，人影乍分，兩種奇特的兵刃，硬生生的接了一下。

兩人兵器，皆是精鋼百練，一擊之下，自然分毫都無損傷，長夜梟隨即變式，陰陽把上舉眉間，左手把平舉當胸，追魂秀士即將魚刺劍衝出平刺之狀，左掌橫斜外揚，兩人凝然卓立，穩如山嶽，一招眞力硬碰後，並不進擊。

兩人對面卓立，正如兩隻待機而鬥的公鷄，雖然此刻俱都未再出手，但僅如一陣暴雨臨到前的片刻靜寂罷了。

果然，霎眼間，祇見追魂秀士斜身脚步，魚刺劍首先射出了一個劍花，從上往下一旋，劍走輕靈，往右一搶步，劍鋒再一轉猱身而上，魚刺劍化出幾道青虹，推出如春潮的劍浪，湧向長夜梟全身要害。

長夜梟怪叱一聲，右手把一封劍身，左手把「瞬風眨眼」，嗖地，竟然守中帶攻，驟刺追魂秀士嘴鼻間「人中」穴。

追魂秀士對這口魚刺短劍，已有數十年性命雙修的造詣，端的變化巧捷，虛實莫測，此刻一領劍勢，微一斜身，「倒轉陰陽」，腕中劍一沉、一提，這一劍撩上，立刻便得洞腹穿胸。這招「寒鋒驟沉」，劍走偏鋒，正是武林之中極爲罕見的招數。

但見長夜梟一聲厲叱，一對陰陽把，格、攔、摘、刺、翻、打，竟然連走險招，閃展騰挪，怪招連出。

追魂秀士愈戰愈勇，手中劍拽青虹，似道靈蛇，隨着長夜梟團團穿轉，左掌劈、拍、打、抓，全出進攻招數，掌劍齊施，連出辣招，迫攻敵人要害，奇詭已極！

高手過招，舉手投足，有如長江大海，有時却又如梢滴晶珠，乘隙而入，端的精奧絕倫。祇聽見長夜梟怪叫一聲，「怪蟒翻身」，瘦長身軀微挫，「風臨八角」，左右雙把挾着勁風，銀星萬點，欺身進迫；正是「一寸短，一寸險」，招招詭異，狠辣，火候老到。

追魂秀士面帶冷笑，劍鋒一撩長夜梟左腕，「抽撤連環」，劍尖跟着往外一送，一招兩式，斜削長夜梟脇下。長夜梟猛一擰身，左把抄劍底往上一崩，右手把翻腕刺出，又是「嗆啷」一聲輕嘯。

却聞追魂秀士一聲吭傲狂笑，脚下微錯，「魚躍龍門」，劍光疾如電掣，直刺長夜梟耳旁的「立珠穴」。

這招奧妙奇特，捷速無匹，迫得長夜梟只能微一退步，「橫架金樑」，雙把竟又猛地上翻，找着追魂秀士的劍鋒格去。

這一塲眞是打得天昏地暗，飛沙走石，夜色無光，連交換二百餘招，猶未決勝敗，追魂秀士爲了爭取時間，陡起殺機。

這時只見追魂秀士魚刺劍伸到中途，就硬生生撤了回去，身隨劍走，脚下「倒踩七星」，連環幾步，便向後退出七尺，左手往腰間一探，接着手腕一甩，青光驟閃，勁嘯破空，幾點寒星脫手飛出。

（未完・一）